

真善美

沙迪亞賽巴巴傳奇之三

目錄

親愛的讀者

- 1 旭日東昇
- 2 注意：全世界在祈禱
- 3 非洲大陸甦醒了
- 4 身教與言教
- 5 記號和簽名
- 6 排燈節
- 7 西方慕道者
- 8 舍地的腳
- 9 法喜充滿三角洲
- 10 祂是一切，在一切中
- 11 靈光出土
- 12 空掉自己，讓祂來充滿
- 13 真仁慈！真仁慈！
- 14 盲腸炎神蹟
- 15 活在愛中
- 16 極樂燈塔
- 17 巴巴的各種稱謂
- 18 結語

親愛的讀者

「人類渴望以語言文字去量度，卻受挫而返；那是連想像力都無法迄及之處，」奧義書只用否定來指稱它——「彼」即巴巴，本書之主題。祂宣稱祂在我們每個人內部，而我們也都在祂內。祂宣稱，測量祂的實相是白費功夫。

巴巴有一次說：「我既非人，也非神仙，亦非天使長或天使。不要當我是四姓階級中的婆羅門、刹帝利、吠舍或首陀羅，或是人生四階段中的學生、持家者、退休者、遁隱者。要當我是真理的老師、真善美，」相片在第一階段的底片，明與暗是反過來的，經過「洗片顯影」，就變成清晰而真實。

巴巴把它變清晰，變真實。祂說，祂是真善美，那是祂——聖愛的化身——的三種顯現：愛，在思想上，是真；在行動上，是善；在感覺上，是美。

巴巴對人造成多方面的、使人蛻變、難以磨滅的衝擊，這種驚人的故事，哪是任何一隻筆，不論其多虔誠、多深邃，能描述得了的？

然而，當人有幸接觸到巴巴的愛時——縱然是那麼一點點、那麼短暫——那種狂喜，又催促那支最衰弱無力的筆去呼喚所有人前來分享，不論那聲音是多麼模糊不清。

巴巴來人間，是回應人類的痛苦，祂說：「善人和他們自身能力的不足，渴望救世主來引領他們，我回應了。」

因此，所有人都有權聆聽一段博伽梵師利沙迪亞賽巴巴的神劇，以及有關祂的引領的故事——不論講述得多麼結結巴巴、模糊不清。

本書第一部份於 1961 年問世；第二部於 1968 年交到您手上；現在將第三部最謙卑地呈上供您細讀、悅讀。感激巴巴加持筆者的手，讓其能將祂的神蹟遊戲和殊勝事蹟編織成花圈，放在祂腳前。

布林達梵

邦加羅爾

N. 卡斯督里

1972 年 3 月 16 日

1. 旭日東昇

沙迪亞那羅延那·羅箬，年齡 14 歲，龍崗高中四年級學生，一天傍晚扔開書包，說：「我的追隨者在呼喚我；我有我的工作要做。我不再屬於你們了，」然後走出他哥哥的家，坐在一棵榕樹下，唱了一首歌，並要聚集在那裡的人跟著他唱：「想從生、奮鬥、成功、失敗、舒適與生病、和死亡的鎖鏈中解脫的人哪，來吧！頂禮於上師足前！」宣告了祂令人驚奇的再臨。

好消息傳播開來：「馬哈拉施特拉邦舍地的賽巴巴實現承諾，再度來人間。」往舍地去的朝聖人流轉向布達巴地，那是祂出生之地，是祂以唱歌、跳舞、音樂、神祕度過童年時光之地。殘廢、生病、受苦受難的人，成百的從各地前來。巴巴給予安慰、治療；祂對那些來尋求指引的人，透露祂的過去，那些塑造祂的現在；透露祂的現在種種，那將決定其未來。祂沛降無量的愛給不快樂的人，不分貧富；祂展現超人的法力，超越大自然的定律；祂的智慧超過最偉大的聖者。那些來檢驗祂的人，留下來讚歎祂；那些頌揚祂的人，想要讓其他人也分享那種興奮；於是，主的勝利從一個地區散播到另一地區。這是犁田階段，準備期。

在祂人生的第 32 個年頭，剛遊遍印度南北，巴巴決定進一步進行其復興正法的工作，範圍更廣，更持續。祂以十一種語言出版了〈永恆戰車御者〉月刊：泰盧古語、英語、泰米爾語、馬拉雅拉姆語、坎那達語、馬拉地語、古吉拉特語、孟加拉語、印地語、阿薩姆語、尼泊爾語，這是祂的召喚的喇叭，是祂喚醒人們的號角、是人類征討六大內在敵人——淫欲、瞋、貪、執著愛戀、驕傲、憎恨——的軍旗。巴巴還勸人們聚在一起，齊聲合唱神的榮耀，並彼此勉勵，一起向祂邁進。祂親自走遍這塊土地，像一朵雨雲，沛降勇氣與信心之甘霖，給那些被懷疑、失望、爭吵、左右為難之烈日烤乾了的心。此為播種階段，真理、達摩、內在和平、愛的種子，以歷久彌新的吠陀聖典和世界各地的聖者、先知們的親身體驗強化過的種子。許多人受到那愛之光的感動，許多人開始發奮修行並且不屈不撓的努力去服務，他們受到祂的講道啟發，開始向內去尋找內在實相，不再向外尋覓其影子。許多人透過巴讚唱誦，得以狂喜地與神交流。這些人被召喚至馬德拉斯，參加第一次全印度沙迪亞賽服務團研討會，這次大會讓每個參加的人具備了新視野和新活力，來提供社會服務並明心見性。那些種子於是在「賽太陽」溫暖的陽光下迅速萌芽。

本書前兩冊已經記載了這些事件，讓筆者繼續編寫這部「Bhagavatha(博伽瓦譚，

博伽梵往世書)」——上主的故事，將天堂帶進人心，將人類從自我囚禁的監獄裡解放出來！

2. 注意：全世界在祈禱

1968 年 5 月 12 日，巴巴為達摩史剎舉行開幕儀式。這個建築瑰寶是建造在一塊高地上，俯瞰整個孟買，做為賽家人的國際中心。這座神的宮殿也用來當做世尊巴巴在孟買時的住處。

「Dharmakshetra (達摩之地)」[註一]是博伽梵歌第一句的第一個字，在那兒，它被當做形容詞來用，來形容大戰戰場，在該處，考拉瓦兄弟的強大力量，最終因為主克里希那的恩典，而被般度五兄弟的「正義」粉碎。該地原本稱為 Kurukshetra(俱盧之野)，由於神的干涉，以援助真理、正義、和平、愛，而將其轉化為 Dharmakshetra。這個字總結了交戰雙方的歷史，它象徵無始以來人心中善與惡的衝突。最終，當我們像般度五兄弟那樣，接受神，並供奉祂於心中，擔任我們的戰車駕駛時，這場衝突，就以善得勝而告終。而如今，這個字更進一步地闡釋了巴巴在人類歷史上扮演的角色，因為祂已經宣佈自己是「永恆戰車御者」，是開天闢地以來眾生的生命舵手！

[註一] Dharma：達摩，正法，義，道德倫理。Kshetra：場所，場地，場域。譯者按：孟買的賽巴巴道場 Dharmakshetra 在本書中音譯為「達摩史剎」。

我們可以想像主克里希那手握韁繩，阿周那在聆聽祂的教導。我們看到主克里希那，就像今日的巴巴一樣，指引、護佑、提醒、斥責、顯露，並重振那些剛愎和搖擺不定的人！Dharmakshetra 這個字，讓我們想起並衷心感激古今世界各地那些人，他們發現 Dharma 的清澈川流，並縱身跳入其中；他們活出 Dharma 並示範給人看：那種生活如何給人快樂與平靜；他們為了它犧牲一切。

巴巴給那棟建築物取這個名字，並不是隨便取的，祂說過，祂說的話，沒有一句是缺乏靈性效能的。取這名字，是一種召喚，是親密的邀請你，去傾聽博伽梵歌；祂從你心中對你耳語，來治好你的顛倒夢想，來昇華你的內在戰場，成為靈修的運動場；它是一個咒語、一個祝福；它是一項宣佈，宣佈上主已經降臨，祂的任務已經開始。凡是在這個悲哀、愚蠢、掙扎的世界尋覓的人，都可以像阿周那一樣，請祂當自己的戰車御者。祂把這世界當做祂的「達摩之場地」，因為，這是人能學習、實踐、收穫達摩的地方。巴巴說：「從事 Karma(行動)，令其受到 Dharma(達摩)的管制。實踐 Dharma，並意識到：『一切萬有都是 Brahman(梵，道)』。沿著 Karma 之路邁進，抵達 Dharmakshetra，那兒，Brahman—realization(明心悟道)在等你。」

數千位來自印度各地甚至海外的信徒，從遠方乘著恩典之風而來，目睹開幕典禮。那天晚上，超過五萬人充滿渴望的靈魂聚集在孟買 Versova 區 Bharatiya Vidya Bhavan 技術學院的校園，表達他們對此盛事的法喜。整個華麗的建築結構，於灌入第一罐水泥之後 108 天內完工。「9」是「道」的數字，是這棟神聖建築結構的主題，建築頂端有 18 瓣蓮花，包圍著巴巴住的房間；柱子，階梯，1008 格的格子牆，都是 9 的倍數。

Sri P. K. 薩旺先生提醒大家：巴巴前世在舍地時有祝福過馬哈拉施特拉邦。如今，馬哈拉施特拉邦再度有幸成為祂建立 dharmakshetra 之處。巴巴說，「Kuru」意為「去做」，所以每個人都活在這個 Kuru-kshetra 裡，行動於其中，因而累積了功德或業障。在此過程中，如果 Dharma 之電流照亮了人生每一個時刻，那 Kurukshetra 就變成 Dharmakshetra。巴巴說，這就是這個達摩史剎要給世人上的一堂課。

巴巴住在 Sathya Deep，就是那間外面包著蓮花花瓣的圓形大房間，四周圍著有水的壕溝。這地方立即成為靈性活動的蜂房，供應豐富的甜美和光，沙迪亞賽兒童心育班的兒童們、擔任服務志工的男孩女孩、巴讚團和服務組織的成年人，都在那兒得到愛並學到了尊敬。巴巴對聚集在祈禱廳內的求道者和社工演講，讓他們的理解更加深入，視野更寬廣。

此際，一輛輛載滿賽信徒的公車從遠方各城市開進孟買，車上乘客高聲唱誦巴讚，讓路人以為百善地尼樂園正在通過該處！每列有停靠孟買市區 Victoria Terminus, Bombay Central, 或 Dadar 站的火車，都有掛專用車廂，裡面擠滿了來自馬德拉斯, Trivandrum, 邦加羅爾, Vijayawada, Nagpur, Navasari, 德里, 加爾各答, Lucknow, Dehra Dun, 以及附近鄉村的男女老少。旅程艱辛又令人厭煩，但是巴讚所釋放的維他命「G」(God)讓身心的煩悶頓時一掃而空，歡樂地趕赴博伽梵的達瞻。不只走陸路！還有從海外搭船或飛機來的，分別來自錫蘭、新加坡、雅加達、馬尼拉、科威特、杜拜、卡薩布蘭加、蒙巴薩島(Mombasa)、奈洛比(東非肯亞首都)、坎帕拉(烏干達首都)、阿魯沙(坦桑尼亞東北部的城市)、馬爾他島(在地中海，位於西西里之南)，以及香港、斐濟、德黑蘭、東京、美國東西兩岸、西印度群島、秘魯、巴西。

原來他們都是來參加第一屆全球賽信徒大會的，大會將於 5 月 16 日在古印度知識教育事業集團 (Bharatiya Vidya Bhavan) 孟買校區開幕。巴巴宣稱，阿梵達的信徒舉辦全球大會，由阿梵達親自蒞臨指導，在人類歷史上，還是頭一次！難怪他們成群結隊

飛來印度，像空曠海面上的鳥兒飛到船的桅杆上棲息一樣！

那天日出時，各地代表魚貫進入大廳，一股友誼的芳香撲鼻而來，那是記憶中從不曾有過的，那種溫暖的歡迎，以前很少經歷過。講台後方的牆上有兩幅壁畫，一幅是描寫聖者柴坦亞(Chaitanya)在高聲唱頌神的榮耀，狂喜中渾然忘我；另一幅是迪亞格拉賈(Thyagaraja)從內心深處唱頌主羅摩的慈悲、力量、與王者威嚴，時時觀想祂就在眼前！在巴巴的椅子後方，是一幅油燈的壁畫：光與愛的燈焰，筆直而明亮，任何風都吹不動它！9點時，巴巴進場，親切仁慈的微笑，如鮮花花瓣，灑向全場來賓。目睹祂發出的光和愛，令在場每個人法喜充滿。沒多久，吠陀唱誦的仙樂梵音就在耳際響起；然後，在開場白之後，巴巴叫每個州和國家的代表報告其區域內賽組織的概況，於是，法官、副校長、科學家、醫生、詩人、官員、商人起身報告他們各自區域內的服務組織、讀書會、巴讚團的活動。

來自澳洲的霍華德·墨菲說：「澳洲需要您的愛、您的光。」來自挪威的 Tideman Johannessan 承認：「您的教誨、您的指引在北歐極為需要，在那裡，僵化的教條幾乎壓抑了真正的靈性渴望。」來自錫蘭的 Nallainathan 請求道：「我們是一群在黑暗中摸索的孩子，讓我們看見吧！」來自烏干達首都坎帕拉的 C. G. Patel 醫生祈求道：「非洲最需要您。」來自墨西哥特卡特市的英德拉·黛維(Indra Devi)說：「我對加州聖塔巴巴拉、柏克萊、芝加哥、以及其他大學的學生講世尊巴巴，演講結束後他們都不願散去，除非我答應他們我會帶巴巴來美國；他們渴望祂。」來自洛杉磯的查爾斯·佩恩宣稱：「我們仰賴印度提供我們靈性指引；我們請求巴巴來，當祂與我們同在時，祂也會與其他每個人同在！」

當晚於校園舉行的公眾集會，有超過十萬人參加，可以看見賽穩穩坐在他們每個人心中。印度副總理德賽(Sri Morarji Desai)，聖雄甘地手下最清教徒的副手，主持集會。稍早他在達摩史剎見到巴巴，並感受到，祂對這個深陷在仇恨與貪婪泥沼中掙扎的世界，充滿了慈悲。眼前的景象很明顯的令他受到感動：一個個方形區域裡面擠滿了慕道者，右邊是女士，左邊是男士，他們來自全世界，來自各廟宇、清真寺、教堂、錫克廟和其他祠廟。他們靜靜的，懷著期待，充滿熱情和敬愛，飽賞巴巴俊美的臉。德賽說，人類最好的老師是博伽梵歌，因為，梵歌勸人盡其能力去造福世界，並將所有工作都奉獻給神，而不在乎其成功或失敗，因為神最知道該如何給予報酬。

巴巴居然用古代梵文來開始祂的演講！祂吩咐過我將祂的演講口譯成英文，我站在

講台另一端的麥克風後面。可是，當「諸神的語言」從那神聖的嘴唇如此甜蜜而順暢地流出時，我幾乎呆住了，心中既欽佩又擔憂，心想，這下要怎麼將這條洶湧的恆河疏導入英國的泰晤士河？沒多久，巴巴就改用泰盧古語繼續演講：「身體是個神龕，裡面置奉了這個『我』；國家則是『我們』，這個集體意志，的廟宇；世界則是『祂』的廟宇，『祂』是『我』和『我們』的總和。」

「這是一次來自所有宗教信仰的人的聚會，所以適合我在這裡宣告：每一種宗教信仰都不外是一種淨化衝動和情緒的努力，是發現真理——包括有形、無形——的整個過程其中的一部份，尋覓的都是相同的寶藏；頂峰是同一個，只不過路徑有很多。嚮導也是一樣，有很多，聲音很大，競相追逐金錢和威望，」巴巴說。

在一次動人的演講中，巴巴談宇宙的神性本體，祂宣稱：「有些人發誓在太空深處沒有找到上帝的蹤跡，或是斷言上帝已死，說祂就算沒死，也活得太久而失去對人類的用處，說祂一直就是個殘廢，代價昂貴又討人厭。但即使是這些人，也不得不承認，有個東西，它超越人類理性瞭解範圍，瀰漫整個世界，並且在愛、捨離、服務中顯現自己，那個東西就是上帝，」

巴巴對古印度知識教育事業集團在復興永恆正法 (Sanathana Dharma) 的理想和實踐上，所做的努力，予以肯定，祂說：「這次會議是三條聖川的匯流，第一條是對於自性的知識 (Atmavidya)，與會代表和來賓咸認為那是成功人生的首要之務；第二條是來自各種族、各宗教的求道者形成一群善知識，彼此交流切磋；第三條是印度文化的一些基本原理，而古印度知識教育事業集團 (Bharatiya Vidya Bhavan) 幫助這些求道者記住這些東西。」

七個副委員會各自討論分配給他們的議題，然後於 17 日中午舉行的公開討論會中提出他們的建議。討論的主題有 (1) 頌讚、持誦神名、遊行善聚談 (Nagarasankirtan) [註二]，(2) 吠陀和梵文教育，(3) 學校和大學裡的道德教育，(4) 服務志工的錄用和訓練，(5) 婦女部的建立和運作，(6) 賽組織各級單位之間的協調，(7) 印度本土沙迪亞賽組織和海外單位之間的關係。

[註二]一群人沿著大街小巷唱著聖歌或持誦神名，通常於黎明時。

接著，葛卡博士 (Dr. Gokak。曾任賽巴巴大學的副校長) 對大家講巴巴的道成肉

身本質：「我們在這裡相見，是帶著共同的目的，是要確定，意識對物質、主體對客體、見者（seer）對所見（seen）、戰車御者對戰車、以及超凡的形而上的東西對瑣屑之事，都有無上權力；因此，我們不會像其他人那樣，對巴巴具有人的形體這個現象感到困惑，那個形體只是無形的『道』所穿的一件外衣，」他解釋。

巴巴按照祂前一天晚上所做的宣佈，講上帝的名號——不論祂眾多名號中的哪一個——的莊嚴偉大和榮耀，以及持誦祂的名號對個人產生的穩定良性影響。「在這個物質主義年代，」巴巴說，「不斷唸誦上帝的名號，是人的一個希望，冀望藉此能抵達祂，或是讓祂接近自己。持誦名號能讓神恩降臨；古印度的女聖者米拉（Meera），口中唸著神的名號，把一杯毒汁一飲而盡，結果毒汁變成了甘露。要時時憶念神的名號，沒有中斷，來聖化你日日夜夜的每一分鐘。我不想要你認為我想讓自己的名號和形象廣為人知。我不是來建立一個新的教派。要知道這一點：人類過去和現在使用各種名號來指稱和敬拜同一位上帝，而賽（巴巴）這個形體，是所有這些名號的『相』。所以，我教人對上帝的各種名號——像是羅摩、克里希那、大自在天、賽（巴巴）——不要有分別心，因為它們統統是我的名字。如果你們敬拜我的名字和形象，卻不去培養像我那種對眾生一視同仁的情懷、我那種平靜不起漣漪的心、我那種神性聖愛、我那種自制和耐性、以及我那種極樂，那敬拜有什麼用？你們許多人請求我給個訊息，我的人生就是我的訊息啊。七情六欲都很淡，具有勇氣和信心，殷切想要服務那些在窮困痛苦中的人，如果你的人生活得像那樣，那你就是在服膺我的訊息。」

世尊（巴巴）充滿慈恩的目光射向在場一張張飢渴、企盼啜飲真理的臉，忽然間，祂的目光變得柔軟，充滿慈悲，祂提高音量，講話速度變快兩倍、三倍，在場每個人都本能地感覺到，人生中的一個偉大時刻來臨了。他們狂喜興奮地準備好聆聽巴巴透露偉大的天機，聆聽一次人類史上少見的可遇不可求的大祝福。

祂說：「今天聚集在這裡的，都是虔誠的人，來自社會各階層。我必須告訴你們我的真相，因為你們一百個人之中有九十九個不知道。你們來這裡，是被各式各樣的需要或興趣拉了來，是出於對靈性事務的愛好，或是因為渴望發展你所屬的社會或教育事業機構，或是出於仰慕或傾心，或是出於愛或尊敬或忠誠，或只是一股熱情，想加入人家的狂喜或是和他們分享你自己的歡騰。

其實，你們無法了解我的真相，不管在今天或甚至經過數千年的堅定苦修或全心探究，縱使全人類一起努力。不過，一會兒之後，各位就會認知到神聖本質所沛降的極樂，

這個神聖本質已經採用了這具神聖的身體和這個神聖的名稱(譯者按：意指巴巴的身體和名稱)，各位能有這個機會，實在比那些隱士、僧人、聖者、甚至那些具體顯現神的某方面榮耀的人物，都來得幸運！

因為我走在你們中間，像你們一樣吃東西，並和你們談話，你們會被迷惑，認為這不過是人的現象罷了。小心，不要犯這個錯誤。我也和你一起唱歌玩耍，和你一起從事各種活動，藉此來迷惑你。但是，在任何時刻我都有可能對你顯露我的神性，你得做好準備，迎接那一刻。因為神性外面包著一層人的性質，所以你必須努力去克服那幻象（Maya），它把神性遮蔽了，讓你看不到。

每個神聖實體、每種神聖本質，亦即，所有人類用來指稱神的名字和形象，都在這具身體(譯者按：意指巴巴的身體)上顯現出來了。不要被懷疑所擾，只要你在心中的神壇安置對我的神性堅定不移的信心，你就能一睹我的實相。反之，如果你像個鐘擺一樣，一會兒信心，一會兒懷疑，那你永遠無法認清我的真相並贏得那種極樂。你們很幸運，現在，就在這一生，就有機會見到這種『集所有神的相於一身』的現象，並體驗到伴隨而來的極樂。

再來看看另外一個事實：在過去，當神降生於人間時，儘管祂在世時恩典明顯而豐沛，世人卻總是要等到祂的色身已經離開人間之後，才認出祂是神的化身，而得到那種極樂。而且，那些化身在世時，所博得的忠誠和虔誠，是出於對祂們超人的力量和技藝的敬畏，或是對祂們的帝王權威和刑罰大權的懼怕。可是，仔細想一下沙迪亞·賽這個化身，在這個物質主義猖獗、對神積極的不相信、又不虔敬的時代，是什麼原因讓這具化身受到世界各地數百萬人敬拜？你會相信，基本原因，在於這是一具道成肉身。

再者，各位多幸運，能目睹世界各國向文明古國印度致敬，能聽到人們敬拜沙迪亞·賽這個名字的聲音，在祂還在世時，就響遍世界各角落——當這具色身還在你們中間、和你們在一起、在你們面前時！」

這個震撼性的宣言令代表們瞠目結舌，當他們離開大廳回到房間時，每個人都發現自己的身高增加了幾吋，因為每個人都覺得自己蒙受祝福，見到一場獨一無二的奇觀。巴巴常常提到祂是神的化身，是神親自以人身示現，但是這一回，祂強調，祂和從古至今人類心目中神的一切名號與形象，無二無別！

翌日早晨，各副委員會將報告交給一個會議來審核，所有代表都參加這個會議，有幾位代表在會議中演講，巴巴作總結，講全球賽組織從事服務的基本方法。在這個只有偽善才安全的時代，巴巴的訓令必須直截了當而尖銳，祂澄清：「認為人人都有一樣的權利、義務、職責、責任，這種看法是錯的。你不能說所有的母牛都一樣，一次買一打。有些母牛缺奶，有的會大聲叫著要多一些飼料，有些奶水較少，有些較年輕，有些較老弱，有些較馴服，有些有野性。人也不是各個都一樣，每個人當遵守的行為準則，也是由一些會變的因素決定，像是年齡、專業、地位、權威、學問、性別，並且還要考量該人是老師還是學生、是主人還是僕人、是父或子、有病或是健康、等等。至於我，約束我的規則只有一個：愛，那份愛會使你靜下來，會安慰你，會激勵你與我合一。」

晚間的研討會上，有四位學者以梵文演講，他們都來自巴巴成立的全印度至高寧靜學者組織[註一]。奧斯本夫人用英文對大家演講，主持人介紹她是《不可思議的賽巴巴》一書作者的太太，該書描寫舍地：賽巴巴 (Shirdi Sai Baba)，祂是當今與我們在一起這位無法理解的賽巴巴的前世！

[註一]All India Prashanti Vidwan mahasabha，為一全印度吠陀學者學會，成立宗旨在於喚醒人類，要透過古代經典裡所強調的道德、義和一些價值觀，去達到至高的心靈平靜。

巴巴將代表們研討出來的各種提昇靈性的建議作個總結，也當作祂對各州代表談話的要旨，祂提到頌讚、靜坐、讀書會、特別是遊行善聚談，遊行善聚談被視為是各單位非常重要的一種活動，巴巴說：「這就是從前迦耶提瓦 (Jayadeva)、枸倫嘎 (Gouranga)、圖卡琅 (Tukaram)、卡畢爾 (Kabir)、普倫達拉·德斯 (Purandara Das) 等聖者將神帶入每一顆心中的方法。在破曉前的時段集合，沿街緩緩前進，一面唱誦頌讚來榮耀讚嘆神，將神的名號帶至每家門前，喚醒尚在沉睡中的人，淨化被恨的怒吼和貪婪、磨擦、不和、恐懼汙染了一整天的空氣。還有什麼服務比這更了不起——以神的名號來開始這一天，幫其他人記住祂？」

最後的告別會議於 19 日上午十點舉行，巴巴要求將這次大會的各項主要決議通知所有來參加的人，那些決議是一些少見的指令，是針對提昇一般人的靈性而作的。葛卡博士因為感觸良多而緘默不了，演講時，他發覺自己在說：「賽 (巴巴) 是通向所有偉大境界、所有心靈光輝的大門。『賽』不是個使人目眩的字眼；賽不是個束縛的字眼；賽不是個有限的字眼。這個字含有所有其他字的意義。太初有『道』 (有個『字』) ！

那個字就是祂。」馬哈拉施特拉邦國會發言人巴爾底先生說，巴巴正在迅速把孟買從一個「感官快樂之都」改造成一個「神性之都」。我們大可以說，這個蛻變過程，不只在孟買，而是在全世界都開始了！巴巴還談到，人類急需知道自己是永生不死的，從而在失去希望、意氣消沉時，能像《摩訶婆羅多》裡的阿周那一樣，從這種認知中汲取勇氣。

達摩史剎因巴巴在大會期間住那裡，而成了每日的聚會場地，在那些聚會中，巴巴忙著解釋、詳細闡明、強調基本的靈性修習和智慧，不管時間，不在乎自己身體會有多累。此外，巴巴還在那裡指導一個百善地青年營，有超過 65 位大學校友參加。孟買獅子會在這裡特別舉行了一次聚會，請求巴巴的指點他們，該持那些態度以俾其活動之推展，該持何種哲學來支撐其團體。據觀察，巴巴較常允許海外代表謁見祂，那是因為他們和祂作個人接觸的機會較少，他們渴望儘可能接近祂，只要祂允許，時間越長越好。

這次大會中，被巴巴拉向祂自己的那些人，其中一位就是古印度知識教育事業集團（Bharatiya Vidya Bhavan）的創辦人暨副校長孟熹博士（Dr. K. M. Munshi），他是甘地主義老將，集學者政治家、愛國作家、務實的行政官、潛心古印度文化的學生於一身。他比大多數追隨聖雄甘地，為爭取自治而奮戰的勇士們，更深刻地覺悟到，印度必須獨立，這樣她才能有自尊，並敬愛她自己的文化，因而堅持這個文化所標榜的理想，從而對人類的進展作出無價的貢獻。古印度知識教育事業集團，就是孟熹為了復興印度文化而成立的，好讓年輕一代有意願當「母親印度」（Bharatha Mata）真正的孩子，過那樣的人生，才算繼承了歷代聖賢累積下來的絕世智慧。巴巴同意在這個集團的校園內舉行大會，此處是一塊肥沃的田地，在不久的將來，就會豐收吠陀和奧義書文化。巴巴也提到這一點，並予以肯定。因此孟熹博士造訪了達摩史剎以及這次大會的會議廳，他說：「我一生都對那些有超自然能力的人深感興趣，試圖瞭解他們如何投射自己的人格，釋放出一波波信心之流，轉化他們的追隨者成為全心奉獻的人。」

當孟熹博士首次在達摩史剎見到巴巴時，「希望」見到了「實現」，「渴望」見到了「達成」，「祈禱」見到了「所求的恩賜」，因為巴巴到來了。祂來了，在科學的寶座上，安置古印度文明的知識——亦即關於自性的知識，來恢復印度成為人類之上師，來幫助印度人得到印度獨立的成果，教導他們如何馴伏、征服自己，然後透過印度人來教導世人。

巴巴注意到孟熹博士右手因帕金森氏症而有點在顫抖，於是，用孟熹博士自己的話，「巴巴從座位起身，接過我的手指，用祂自己的手指覆蓋著，然後用祂手上冒出的

聖灰來按摩我的手指。接著，祂的手像抹桌子一樣在空中揮舞，變出一只戒指。祂抓住戒指，將它套在我右手小拇指上。我頓時覺得手指的僵硬感幾乎完全沒有了，右臂和右腿的顫抖也不見了。」有必要在這裡提一下，這次療癒是永久性的，而非一時的。在醫學上，帕金森氏症是最難處理的疾病之一，連舒緩症狀都很困難！

不只神奇地解除了他一直咬牙忍受的身體障礙，巴巴還去除了他心中的阻礙，讓這位七十多歲的著名學者接受巴巴成為他一直在尋找的上師。巴巴造訪了孟熹的家，每位家人都發現自己在告訴祂秘密和私事，以示信賴祂。祂向他們保證，祂其實一直與他們同在，陪他們走過這段凌虐和犧牲、殉難和權力、醒悟和決心、復興和恢復的混亂歲月。祂告訴孟熹的兒子，多年前他搭火車旅行時，他不得不尋求一位鐵路路旁小站的站長的庇護，那時祂其實一直陪伴著他！祂肩負起責任，把健康和快樂帶給孟熹的親友，因為沒有人在祂的愛的範圍之外。孟熹博士寫道：「祂有能力在人心中種下信心的種子，當這些種子發芽後，能將他們從貪、恨、懼中解放出來。」

難怪當孟熹認出巴巴真實面目的那一刻，他所有的保留、矜持都不見了，原先他把巴巴當成不過又一個「巴巴」[註一]，在自己一生多采多姿的事業中，已經遇過一系列的「巴巴」。他毫不猶豫地在他的教育事業期刊上宣告這件事，這份期刊是印度主要期刊之一，流通量達到五萬份。凱撒大帝在其征服大不列顛的戰役中，說了這句歷史名言：「Veni Vidi Vici」——「我來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而在這裡，則是「我去了，我看到了，我被征服了」！這不僅僅是孟熹博士的經驗，每一個帶著清晰銳利的眼睛去見巴巴的人，都得到同樣經驗。

[註一] 「巴巴」意為「爸爸」，為對有德望的長者或聖者之尊稱。

知名女瑜伽士英德拉·黛維(Indra Devi)籌劃了一個「光的十字軍」的運動，來照亮人心中那個被仇恨所肆虐的地獄。這月 18 日，應英德拉·黛維的特別請求，巴巴在達摩史剎點燃了一盞永恆之燈，那盞燈的聖火點燃其他的燈，這些燈會對所有冥想它們的人放射出愛之光。

「賽太陽」的升起，讓一些既得利益者渾身不舒服。無論巴巴走到哪兒，都有數以百萬計的人趕過去，這種現象讓那些工於算計、做宗教生意的人愣住了，深怕傳統的捐獻、奉獻馬上就會枯竭，威脅到他們的生計。他們完全不懂，巴巴來，是要為信心花園內每一棵植物澆水，祂不是一位宗教派別製造者，而是一位偉大的宗教調和者，是那座

頂峰，在某些人眼中，那是希瓦神 (Siva)，在另一些人眼中，那是毗濕奴 (Vishnu)，在一些人眼中，那是耶穌基督，在其他一些人眼中，那是真主阿拉，或是佛陀——根據他們從哪個角度來觀看而定。那些專門報導聳人聽聞消息的報章雜誌，都受不了誘惑而做褻瀆和惡意中傷的報導。一些較負責的雜誌則試圖去調查了解，他們派去的代表要求見巴巴，並試圖當面測量這種罕見現象的深度。大約 30 位各大英文和印度文報紙的特派記者於 5 月 21 日來到達摩史剎，他們問的問題都是自然而然地出於好奇心的驅使，他們想知道巴巴行神蹟的目的和做法。巴巴回答說，這些是祂的神性的證據，而非表演，「是愛促使我給予，而當我要給予時，那件東西就準備好了，」祂說，「我能以我的意志力 (Sankalpa) 將地變成天、天變成地，然而那並非神的偉大力量的唯一徵兆；那份愛、那種慈悲、那種無比的耐心，來處理所有這些脆弱和狂熱，那份將它們全部治好的宏願——這些才是獨一無二的徵兆，」巴巴解釋。

那些前來調查的人，都被促請坐下來學習。祂勸告報紙界應該強調印度文化的和諧，強調印度式人生的價值觀，而不是在那裏強調差異性和缺陷。祂要他們既不要阿諛奉承，也不要誹謗中傷。祂要他們不要燒香，而要多著重在報導一些服務和奉獻的例子。

5 月 24 日，巴巴搭車去古吉拉特邦，那兒有許多讀書會和頌讚團，還有祂的種種神蹟，人們沉浸在對賽 (巴巴) 的奉愛中。巴巴在巴羅達 (Baroda，古吉拉特邦第三大城) 待了一天，接見當地附近區域，像是納迪亞德市等地的信徒。在去巴羅達途中，祂還蒞臨了納夫薩里市 (Navasari) 和蘇拉特市 (Surat，古吉拉特邦第二大城，蘇拉特縣縣府所在地)。然後巴巴返回孟買，然後又去普那。普那的安得拉邦同鄉會在他們協會總部歡迎巴巴 (但這不是出於任何語言或地域的標籤，因為，有哪個地理區域敢宣稱他們含有巴巴的成分比其他地區多？祂是屬於全人類的)。巴巴講到那些困擾人類的問題，以及有效而寶貴的解決之道，那是數千年前的聖者們發現的。普那地方的人都慶幸有機會得到達瞻 (Darshan) 和啜飲他講道的甘露。在去海德拉巴途中，巴巴在索拉普市 (Sholapur) 停留了一下，在那兒，祂力勸人們探索自己內在的資源，並學著去發展它們，「建立對自己不可動搖的信心，對自己有能力活得又好又久、能對他人有用處的信心，」祂如是勸告。在海德拉巴，祂的訊息也同樣是任性剛愎和搖擺不定的人的滋補品：「要愉快一點，培養對神的信心，結交有善德的朋友，養成紀律，心懷服務的高尚理想。控制感官，不看、不聽邪惡的事物，不要津津有味地咀嚼那些邪惡的想法、邪惡的景象、邪惡的話和消息。走正直的路，不要走彎曲不正直的路。不閱讀垃圾，或是觀賞邪惡的電影。用頌讚、遊行善聚談、念念不忘神的名號，來調伏心念，」巴巴指示。6 月 10 日，巴巴返回百善地：尼樂園 (Prashanti Nilayam)。

本章大可用查爾斯·佩恩 (Charles Penn) 的信中一段話作為結束，那是他回美國後寫的，他這次在孟買得到巴巴達瞻，是生平第一次，令他興奮不已。孟買達摩史剎和全球賽信徒大會的經驗——尤其是巴巴透露祂是道成肉身這件事，更豐富了他的信心和虔誠。

巴巴在他美國的家中顯靈現身，說：「你，查爾斯，在孟買親眼見到數以萬計追求了脫生死的人，努力想看到我一眼。這些數目，與靈界無數肉眼看不見、想接近我的靈魂相比，不過是滄海一粟。而我對所有前來的眾生，都給予光和愛，幫助每個眾生前進，走向解脫。

所有親自來我這裡的人，在他們開始『看』到實相時，都幸運地抵達了了脫生死的階段。那些喊著要見我一面的人，他們的祈禱都得到了回應。對他們每一位，我都儘可能給予達瞻的機會，因為他們值得得到我的愛。

然後，查爾斯，還有那些可能永遠不會見到我的人，他們一樣透過朋友、書、相片而抵達我。對每一個這些人，只要他們深深渴望，我會給予內在的達瞻。這些人我也一樣深深愛他們，因為他們已經開始視自己為超越肉體的存在，是神性的靈魂，這是真正朝向明心見性邁進。解脫和心靈寧靜，可透過在冥想中愛上主而得到。我是真如法身，有許多名號和形象，凡是這樣來冥想、靜思我的人，都會得到心靈的寧靜。」

3. 非洲大陸甦醒了

「我發願要將全世界的人籠罩在吠陀經裡那種普世大愛的養育照顧之下，因為整個世界就是我的大宅，五大洲是裡面的各個廳。我來人間，是要在人類史上銘刻黃金的一章，在這一章裡，虛假將會失敗，真實將會勝利，美德將會盛行。於是，品德——而非知識或發明技巧或財富——會帶來力量。智慧將在國會裡受到推崇。

不要誤解，我的目的不是要展現神奇的力量，讓世人目瞪口呆！我來，是要賜予祝福、賜予極樂，來獎勵那些真心努力靈修的人，以及領導人類進入自由、光和愛。」

巴巴以這些話結束了他對自己身分的揭露和他在人間的使命，全場 1700 名有特權聽演講的代表個個興奮不已。

六月最後一天，在這次歷史性宣告之後才五十天，巴巴就從孟買搭波音的飛機去非洲東部。這是祂首次航行越過印度疆界，也就是說，是肉身親自去、事先有宣佈、並且有隨從人員同行。

這是一個剛進入黎明的大陸，祂要去幾個還在嬰兒期的共和國，帶給當地勇氣和慰藉，讓心與心相連，加速愛的流動！巴巴總是趕去那些有一股渴望在呼喚，或是有一股焦慮在喘息的地方。

六月 29 日，達摩史剎舉行了一場巨型的公眾聚會，孟買市民向祂告別。隨後，在機場，數千送行的群眾擠到滿出了停機坪，一直推擠到柏油跑道上來，隨著飛機起飛，用每一分熱情來向祂歡呼！

飛機在超過 35,000 呎的高空，以 590 哩的時速飛行，巴巴在波音的飛機上異常忙碌，賜予機上乘客（很多是故意搭這班飛機的）恩典，像是親筆為書或照片簽名，變出一把能治病的聖灰，或是提供有啟發性的答案，解決各式各樣私人問題。

來自洛杉磯的鮑伯·雷木爾（Bob Raymer）也是這次派對的一員，他看到巴巴雙腳一直壓在前座向後傾斜的椅背上，前座沒有人，他沒有錯過機會，按下快門兩次，拍攝了兩張巴巴蓮足的照片，那雙蓮足千萬人敬愛。巴巴見狀，從祂座椅後面的袋子中取

出一張卡片，寫了一段親切的儆戒，寄給「鮑伯，波音 707！」而鮑伯則回以附帶愛慕的道歉，寫了另一張明信片：「天藍海亦藍，我等願成真，與汝共飛翔！」

其實，天空並非永遠是藍的，它多數時間是陰暗的，匯流了大片印度雨季的雲，慢慢飄向印度。海面像鏡子般反映天空；在其表面偶爾可看到銀色的鋸齒狀漣漪，感覺飛機好像懸在半空中，而海和陸地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從底下拉走。沒多久，地面上一脈脈的岩石和一塊塊綠斑似的植物，只要視線清楚，就隱約可見，但是棉花般的雲很快就遮住地面。播音器宣佈飛機正飛越過肯亞山！我們只看到，高出白色雲海，藍色鋸齒狀不規則的山頂。

一下子，雲海已經在我們上端！下方，在太陽下閃閃反光的，是一排排紅色和棕色的屋頂，肯亞首都奈洛比到了！時鐘顯示差四分鐘十二點，但我們的手錶堅持現在已經是 2:24PM。

巴巴現身機門，數千人站滿了每一處有利位置，一顆顆充滿渴望的心，不自禁唱起「Nandalala！Yadu Nandalala」^[註一]來歡迎祂。我們一行人辛苦地通關、經過走廊、填表格、簽證蓋章簽名、爬過一關關例行障礙，巴巴卻由帕特爾醫生 (Dr. C. G. Patel) 用一輛點綴了花圈的轎車迅速接走，駛入唱出那首迎賓頌讚的人群中。

[註一]Nandalala 指聖主克里希那，Nanda 是他的養父。Yadu：雅度族。

「他們撒出花朵、揮舞火焰、從內心深處唱出優美的旋律，那景象是一場眼睛和耳朵的饗宴，」巴巴說，「讓我回想起當年聖者加耶提瓦 (Jayadeva) 和葛爾阮嘎 (Gouranga) 唱頌神的榮耀和功德的那些日子，」祂寫道。

我們必須繼續行程去坎帕拉——「非洲之珠」烏干達的首都。這趟路全程 407 哩，筆直的公路，良好的路面，沿途綿延數哩的怡人風景，誘使轎車在路上疾駛。

我們直到夜色籠罩時才通過肯亞國界，肯亞的箴言是：「Marambee」：「讓我們和諧地一起工作，」這種精神在沿路的麥田、牛耕、路旁一群群充滿活力的村民，可以明顯看出。他們快樂地跳著舞，手拿帶葉子的樹枝，活潑地朝著天空揮舞。

一路上經過的幽美林蔭大道，讓冗長煩悶的旅程，比較不那麼單調。我們愈爬愈高，恬靜的綠色草原和清涼的空氣令人心曠神怡。一年到頭都有雨，孕育了一系列潺潺而流的河川和淡水湖。

我們看到了東非大裂谷，我在邁索爾 (Mysore) 的大學教人類學時，有在書上讀過這處地方，它的裂口在我們下方，深達兩千呎，兩岸是懸崖峭壁！我們看到了納庫魯湖，它是個蘇打湖 (Soda lake)，湖旁是納庫魯市，一群為數可觀的非洲人和印度人聚集在那裏盼望巴巴到來，他們都得到達瞻作為報酬。巴巴走在他們中間，發現有幾個人需要聖灰，於是就變出來給他們，祝福他們。

從烏干達邊界的馬拉巴，一輛引人注目的前導車駛在巴巴的座車前頭，象徵祂受到該國統治者歡迎。轎車行進至金賈，在此處，尼羅河從維多利亞湖的子宮流出，被引導經過一連串渦輪機，然後實現它的誓願，向北流入地中海，完成全長 3500 哩的地中海朝聖之旅。

半夜 1:30AM 我們抵達坎帕拉，實在不是會受到群眾熱烈歡迎的時間，然而巴巴自成一類，與眾不同。一幅幅迎風飄揚的標語，橫拉過街道，溫馨歡迎祂的到來；每隔幾碼就有一道用花編織成的拱門 (我們其中一位數了一數，剛好 108 道)，巴巴穿過時，燈光會照射。在帕特爾醫生居住的平房外面聚集了 2,000 人，他們繼續不停地唱誦頌讚，熱情不減，希望巴巴會給予他們垂涎已久的達瞻。而巴巴也沒有讓他們失望，祂從車上下來，緩緩地走在他們中間，讓群眾們大飽眼福，法喜充滿。他們的自制和恭敬，足可為模範。

坎帕拉從來不曾像那天晚上那樣苦苦期盼天亮！因為全市都知道巴巴來了，等太陽升起後就會給予達瞻。翌日一大早巴巴就出來了，祂站著，面對前所未見的大量群眾；祂走動在群眾之間用欄杆隔開的走道上，身形飄逸，沛降給每個人祂的至高無上的慈悲。

看到有人愁眉苦臉，或是聽到痛苦的呻吟，祂會停下來，輕輕揮動手，變出神聖的治療物品給當事人。祂走向那幾排站在人群邊緣的非洲人，親自握著他們的手，將他們拉進遮陽棚下，與其他人一起舒適地坐著聽大家一起唱頌讚。我們都覺得，是那些信徒誘使巴巴遠渡重洋，親自服務，予人健康和快樂。

「我不需要到處拜訪，我無所不在，始終如此！」巴巴告訴我們。「你們可以開車到處逛逛，我有我的工作要做，那是我來的目的。」可是帕特爾醫生力勸祂拜訪當地的印度教寺廟、巴哈伊信仰的禮拜堂、和電視塔丘陵。汽車開下山時，祂召喚這位身高六呎的警官擔任摩托車護衛隊，並且變了一條精美的垂飾給他，上面有耶穌基督的肖像，戴在脖子上。祂知道這人是個基督徒。

巴巴來，是要來應驗、滿足人對神的信心，而非來摧毀或擾亂。祂的愛，容不下任何分隔信仰與信仰的障礙、邊界、牆壁。唱誦頌讚時，祂挑選那些病人、殘障者、聾啞的人、盲人和殘廢的人，帶他們進入平房，親切又慈愛地和他們交談，祂用斯瓦希里語[註一]、英語、北印度語交談，並一一給予象徵恩典的紀念品——聖灰、護身符、垂飾，垂飾上有祂自己或耶穌基督的肖像或是某些神聖圖案。從屋內出來，每個人都面露笑容，眼睛閃爍著光輝，內心有一線陽光，踏著穩定步伐。一個進屋時還是全聾的人，出來後對奇妙的聲音世界驚異不已。一個患小兒麻痺症的男孩，出來時昂首闊步。一位坐輪椅進去「希望之屋」的病人，出來時用走的，雙手搭在同伴肩上，一位志工將空空如也的輪椅推出門外。

[註一] Swahili。屬於班圖語族，為非洲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之一，是坦尚尼亞、肯亞、烏干達的官方語言。

七月第三天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首先是飛到恩戈羅恩戈羅火山口（Ngorongoro Crater），當地是非洲最大的野生動物保留區。我們乘汽車抵達恩德培國際機場。巴巴和我們團裡其中幾個人於上午九點登上一架雙引擎的飛機，而我們三人則另外搭一架單引擎小飛機，朋友們熱心警告我們，不要選用那種飛機飛越充滿野生動物叢林！但我們對巴巴有信心，把他們引起的恐懼拋諸腦後。

我們搭乘那架脆弱不堪的超大旅行車，尾隨巴巴的飛機，由一位信心滿滿老練的英國人駕駛。整整一個半小時，我們飛在遼闊的內陸淡水海——維多利亞湖——上空，尼羅河似乎怎樣也無法將這湖的水排光。飛機緩緩飛過塞倫蓋蒂國家公園上空時，我們可以看到數以百計的瞪羚、斑馬和各種野獸。火山口是一巨大的圓形平原，超過 127 平方哩，上面是草地、灌木叢和森林，供大量野生動物棲息。在這處絕好的環境中，可以找到幾處馬賽人（半游牧民族）的小村落和許多養得肥肥的家畜。

我們的汽車離開飛機跑道，開往 Crater Lodge 飯店時，幾隻野象，牠們是一個家庭，溫馴地扇著寬大的耳朵來歡迎我們，一排象牙，在正午之前的陽光下微微閃爍。幾輛英國製造的 Landrover 吉普車帶我們一行人走進一群群的野牛、斑馬、和大羚羊（gnu），沒多久我們就進入辛巴（獅子）出沒的區域。我們從安全的車內欣賞一頭龐大的公獅子，牠正趴在土堆上打呵欠；我們接近到差一點輾過一對正在草叢中午睡的肥胖母獅子！我們遇到更多這樣的動物家庭，沒多久牠們就對我們親切起來。我們感覺，巴巴是來祝福牠們的。一隻母獅子不知忽然從哪裡冒出來，像位威嚴的貴婦，威風凜凜地向一群皮毛光滑的長頸鹿走去。一些鳥兒向這些長頸的弟兄發出危險信號，而長頸鹿又轉而向野牛、斑馬、大羚羊示警，幾秒鐘內，大夥就一溜煙逃走了，獨留貴婦站在那裡嗅空氣！

巴巴叫我們注意這種互相幫助的表現，祂說，人類在強調競爭和奮鬥求生存的好處，而野獸卻教他，互助合作和服務才是理想的生存之道。

我們在下午四點離開火山口平原，接近坦尚尼亞北部的納特龍鹹水湖時，飛機冒險飛過一處新形成的火山口上空，火山口還在冒煙，像是在對火神燒香！我們的「迷你」飛機在奈洛比國家公園上空盤旋了一會兒，等待機場發信號給我們，這讓我們在降落恩姆巴卡西機場（奈洛比國際機場）之前，有機會俯瞰下方的長頸鹿和駝鳥。

巴巴的轎車緩緩駛過奈洛比擁擠的街道，到一處公園，祂要在那裡舉行祂在非洲的第一次公開演講。人們爭相前去聆聽，盛況在肯亞史上是空前的，因為到現在為止，沒有一位來訪者有這樣普及的吸引力。忠於單一宗教或對所有宗教一視同仁的人、懷疑者、修行人、科學家、屬靈的人、各界男士女士都來了，他們渴望見到祂，聽祂說話，如果可能的話，甚至被祂接受。巴巴用真理的磚頭和愛的灰泥在每一顆心中建造祂的神龕。

祂的講道，強調每個人——事實上每個眾生——都是「神性光輝的一個小火花，神聖榮耀的一道海浪。」祂勸大家，要看到皮膚下方，看進身、心、甚至智力這些殼層的裡面，「住在這個骨和肉、憂懼和感受、疑惑和欲望裡面的，是那位不可分割、無所不在的上帝。」巴巴知道，這種正知正見，是確保種族和區域和諧最強力的基礎和最可靠的方法。

巴巴返回祂的住處，並降福給聚集在住處四周人山人海的群眾。稍後，祂坐在電視機前，一行人裡有幾位是生平第一次看到電視。當時的電視節目，導致巴巴特別針對這種傳播媒體所散佈的邪惡，作了一次開示，巴巴說，它鈍化人類高等的衝動，活化低等的衝動，「那些贊助者的目的，是要吸引越來越多的人到電視機前，於是水準愈來愈鄙俗，結果這個有價值的教育工具淪為 televisham（「電毒藥」visham：毒藥）！」祂說道。巴巴毫不留情地反對電影、連載漫畫、恐怖影集，這些東西在純潔無瑕的心靈種下感官煽情、混亂無秩序、貪婪、和嗜血性的種子。

奈洛比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市郊為獅子所盤據的都市！每天它在這些帝王似的大貓自由自在而飽滿的吼聲中醒來。七月五日一大早，我們去國家公園，再前去河馬池（Hippo Pool，一處位於國家公園內的地方），那兒有一群這種龐然怪物，另有幾隻鱷魚在曬太陽，離河馬很近，這使得巴巴對我們指出，在生活的藝術上，野獸比人更有智慧，「我們卻為了自己更大的榮耀，而殘殺同類！」祂說。

從河馬池折返時，我們看見兩隻有華麗鬃毛的獅子和三隻梳理得很清潔的母獅子，懶洋洋地在曬太陽。十來台照相機快門按下，牠們一點也不畏縮，反而搔首弄姿，像個明星被眾粉絲包圍！我們還看到了許多鴛鴦，看到一群長頸鹿笨拙地匆匆趕赴某個神秘的聚會處。

午餐後，帕特爾醫生帶巴巴和一行人搭車去納紐基（Nanyuki），這座城市海拔 6400 呎，如果你心中有詩意，你能體驗一腳踏在南半球、另一腳踏在北半球的那種興奮感，因為赤道剛好通過該處！事實上，此地一家旅館誇稱，赤道剛好通過他們的走廊。

去納紐基一路上可看到有種植咖啡樹和西沙爾？；基庫友族的人從茅草屋裡面窺視我們的汽車。在祕密谷，我們住在「樹梢」（Treetops），它是一間知名旅館，建在高蹺上，遠離地面。在夜晚，在一個高瓦數的人造月亮照射下，從那上面可以看到花豹在撕裂獵物的肉，看到野牛在舔鹽，還有大象、瞪羚、和其他野獸在炫耀自己，且大都自得其樂。

星期四了，於是巴巴讓我們的注意力遠離大象式的幻想，遠離動物的滑稽古怪，轉而帶我們進入自己內心的叢林，並描述如何捕捉棲息在那裡的野獸，祂告訴我們能讓這些野獸安靜下來、被馴化的修行方法。忽然間，祂的手呈圓形揮動，變出一只珠寶飾物，上面印刻有祂的肖像，將珠寶飾物放在一位坐在祂身旁的人手上。來！戴上！你渴望這

東西已經很多年了。然後祂轉身對我們說：「喔，你們每個人都想要些東西吧，是不是？」於是手再度揮動。祂手中出現一個金製的容器，祂旋開蓋子，裡面是滿滿的——甘露！芳香得超乎想像——濃稠甜美的液體恩典！

翌日早上，在回奈洛比的路上，巴巴在納紐基和其他許多城市和村莊都有下車，當地群眾都在等祂。祂心想：「是誰通知這些民眾，說我會經過這條路的？」他們一定是透過祂的慈悲而感知到了，這是我們唯一能提供的解釋。快到中午了，巴巴和其他人上了在等候的飛機，飛越東非大裂谷、著名的肯亞高地、和維多利亞湖的內陸港基蘇畝（Kisumu），抵達恩德培。

許多人利用這次巴巴光臨坎帕拉的好機會，來接受降福和聽取忠告、建議，印度駐烏干達大使辛格（Shri K.P.R. Singh）、烏干達的參謀總長伊迪．阿敏將軍、國防部長歐拿馬先生、資訊廣播部長歐基拉先生、內政部長巴塔林戈雅先生、警察總長歐爾業馬先生、以及其他非洲領袖在帕特爾醫生的住處和祂見面，一睹巴巴的榮耀。在祂停留期間，祂對一群獅子會和扶輪社會員、醫生、商人、和一些服務機構的成員及志工開示，祂以天生的溫和、親切和幽默感，來回答參加者的提問，包括非常私人的問題。每一次聚會接近尾聲時，祂都會在參加的人群中來回走動，變出琺瑯質或金質的肖像給圍繞在他身邊的人，基督徒就變給他耶穌基督的像，錫克教徒就變給他教主古魯南納克的像，祆教徒就給他索羅亞斯德的像，想要祂本人的肖像的，就給他們祂本人的肖像。祂慈愛地和一群馬克瑞里（Makrere）大學的學生講了好久的話，還站在他們中間，應他們要求拍合照。

團體聚會時，大家提問各式各樣的問題，「要是真有一位上帝，那為什麼我們看不見祂？」巴巴回答：「為什麼你企圖『見到』上帝？你就是上帝。無有一物不是祂，要那樣去體驗祂。」「如何常保快樂？」巴巴說：「要從內在得到快樂，你是阿特曼（Atma：神性，自性，真我）——永恆極樂之泉源。愛一切，那就沒有人會憎恨你或嫉妒你。」祂對一群醫生說：「嫉妒是醫生和律師的職業病！當另一位醫生贏得良好聲譽或酬勞時，要為他高興。要遵守你在畢業典禮上作的宣誓。」

七月七日，巴巴在坎帕拉舉行首度公開演講，聽眾來自各種族、各信仰，祂告訴他們：「就像同樣的血液循環流過身體的四肢一樣，整個宇宙的運行也是由那個『道』在運作。不要太過陷入生活的混亂中，而忽略了你和周遭的眾生，在上帝之內，都是一家人。不要過分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差異，而要專注在眾生都是一家人這種關係上。不要看

一顆顆的珠子，而要深思那條永恆、常在、將所有珠子串在一起的細繩。」這是一則令人振奮的訊息，受到穆斯林、基督徒、巴哈伊信徒、印度教徒、祆教徒一致熱情的贊同。

七月八日，巴巴在坎帕拉再次對大群聽眾演講，祂說：「在坎帕拉這裡，我要確切指出美好、滿意而快樂的人生的基本要件。」祂詳細說明了要過這種人生所必須有的修行，像是禪坐和愛，「愛是力量，愛是極樂，愛是光，愛是神。」巴巴說。

這些開示將巴巴和非洲人的心綁得更加靠近，人們在祂身上看到一位朋友、一位嚮導、一位領袖、一盞燈。可是消息傳開，說巴巴將於七月十日返回印度，因為那天是上師節。於是，當天傍晚，數千人坐在棚搭兒（Pandal）下，巴巴走在他們中間，一排排的非洲人跪著，遞上紙條和信給祂，有些人還流著眼淚懇求。筆者當時在帕特爾醫生家的平房，看到窗外一張張充滿敬愛表情的臉，不禁熱淚盈眶。我帶著喜悅，感激萬分，巴巴讓我有機會目睹，在一個新的大陸上，有這種自然流露的虔誠。巴巴輕拍我的背部，把我從沉思中喚醒，問道：「為什麼流淚？」那些紙條和信上充滿了悲傷，因為那些非洲人獲悉，巴巴打算於十日返回孟買。每個祈禱都在怨訴：「爸爸，不要那麼快離開我們！」

印度那邊收到電報，回程延後。

滿月的那天落在七月十日，這是求道者再次皈依在上師跟前的日子。巴巴已經通知孟買那邊，祂會於 11 A.M. 離開坎帕拉，9:45 P.M. 抵達孟買，好讓非洲和亞洲都能在同一天興奮地得到祂的達瞻！然而，非洲人對祂的渴望思慕，使他讓步，決定一整天都待在坎帕拉；至於其他大陸的信徒們，就賜予其他的神蹟，作為祂無所不在的明證。

那天早上有 25,000 以上的人來參加頌讚。那些非洲人也加入合唱，合唱的群眾是由坦桑尼亞籍的祖篤（Zoodoo）先生領唱。足足超過兩小時，巴巴緩慢地走在一排排寂寞、尋找愛、飢渴的心靈之間，給每個人一大把甜食外加一小袋聖灰。得到的人，大多驚異地發現，在小袋內，埋在聖灰中，有一個搪瓷或金屬的小肖像，上面是耶穌基督、十字架、克里希那或是賽巴巴本人的像。《烏干達看守人報》（Uganda Argus）刊登了一篇文章，宣布巴巴將人類一家和服務的訊息，帶來這個大陸。巴巴的講道和各項活動也透過電視和廣播轉播，讓所有人都能分享福音，得到啟發。

七月十號傍晚，巴巴和兩百位左右男女青年談話，他們都是唄讚聚會或公眾集會時的義工。值勤的警察和領頭轎車的司機也得到祂的恩典做為報酬。巴巴欣賞這些坎帕拉青年的服務精神和聰明才智，祂回孟買後，還提起這些人，「他們之前毫無控管和引導這麼大群人的經驗，他們沒受過訓練，他們靠自己引導自己。然而，他們表現出的耐心和機警，足可作為模範。他們全天候不停地工作，聰明地進行團隊合作。」祂說。

十一日，唄讚照常舉行，隨著一天天過去，參加的人愈來愈多，他們從遠近各地蜂擁而至首都。除了唄讚以外，巴巴還接見了一群群的修行人和沙迪亞賽服務組織裡活躍的義工，他們來自散佈於肯亞、坦桑尼亞和烏干達境內的各個省份。隨後，巴巴造訪帕特爾醫生的診所和許多虔誠信徒的家。祂每到一處，都有大群民眾趕來，站在大門口或是柏油路上等好幾小時，渴望再次目睹巴巴的榮光。

十二日，巴巴前去默奇森瀑布國家公園，該地是東非風景最美、動物最多的區域之一。筆直的公路，越過一連串山丘的肩頭，誘使我們那輛車的司機飆速，不斷超車前方車輛。我們快如脫弩之彈，結果一個急轉彎，車子失控，翻了好幾滾才停下來，輪子壞了，痛苦的引擎不再出聲。

巴巴的車已經過了馬辛迪城，離我們有 30 多哩之遙，祂對車裡的人說：「第二輛車遇上麻煩了，他們會搭計程車繼續行程！」

我們四個人在車內被拋上拋下，被碰、被撞、被擊、被割，一陣天翻地覆……司機跌了出去，坐在他左邊的朋友用未受傷的左臂奮力想打開卡住的車門，後座的坐墊壓在我頭上，嵌在我的頭和塌陷的車頂之間！我發現自己跨騎在同伴的胸上，血從我前額一道又長又深的割痕滴流到他的襯衫，傷痕是被我自己破碎的眼鏡片割的，撞到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

第三輛車駛至，見到我們，完全愣住了。他們小心翼翼把我們拉出車外。這輛車給我們帶來意外的驚喜—Kasturi Falls[註一]，不在原來節目單之內！車禍地點剛好有一間醫院，我是自行走進去的—雖然額頭割傷處還在流血，眼圈是黑的，左腿割傷，右腿腫起一大塊！我是災情最慘重的一位，感謝巴巴！非洲醫生為我掛號門診，門診表格上填的是：「日期：12-7-1968。姓名：卡斯督里。門診號碼：11112/68。診斷：輕微割傷（巴巴的恩典！）。治療：外科傷口清洗。注射：抗類毒素 1500。」那份表格我

現在還保存著，雖然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印著「此表格為本院財產」。

[註一]作者 Kasturi 於此處運用雙關語的幽默：Kasturi Falls 可解釋為「卡斯督里摔倒」，也可解釋為「卡斯督里瀑布」。

大難不死，笑看自己在一輛狂飆的車裡無助地彈來彈去，最後降落在旁邊的人的胸上！摔倒前，速度一定很快！巴巴總是勸我們：「早一點出發；慢慢地開；安全抵達！」

那間醫院前方的那個致命拐角處，我會記住，直到記憶力喪失為止。該地的地名就如同咒語一樣有效力，其魅力真不得了，重複唸誦那個名號或許能防止我未來的汽車災難。拿卡散夠啦（Nakkasongola）！那就是該地的名字，是一個魔術般的多音節字！我希望有一天能在那個地點立一塊石碑，上面刻著：「此處曾有四位仁兄呼喊『賽朗』（Sai Ram）！他們的命保住了。」

我們擠進第三輛車，抵達馬辛迪城，從那兒再雇一輛計程車繼續朝巴巴前進。接近國家公園時，我們見到歡迎標語：「對大象要讓路！」，這表示我們白天就可以看到幾群大象。

我們發現一對體型碩大無朋的野牛，十分惡意地盯著我們，一面咯咯嚼著路邊的草。我們的車搭船渡過寬廣的青色尼羅河，並從兩隻活生生的大象中間穿過，牠們尖銳的白色象牙約有五呎長。我們匆匆駛進 Pra Safari Lodge 旅館，巴巴上前來拍拍我們、撫摸我們，一面聽我們描述那場車禍——當然，祂已經知道了。

啊！所有車內的驚惶與混亂都值得！沒有一位母親對她受傷的子女，比巴巴更慈悲。療癒用的聖灰已經準備了，祂親自將聖灰敷在傷口，用自己的手帕當我眼睛的繃帶。祂憑空變出藥膏和藥片，輕輕壓或按摩疼痛的位置。祂把我們拉近身，疼愛地安慰我們。祂給我們力量，讓我們揮去心中惡夢般的畫面。謝謝拿卡散夠啦，謝謝開我們那輛車的人，讓我們得到這份獨特的禮物——神性的溫情。

幾分鐘後，我們就搭乘一艘汽艇溯尼羅河而上，向默奇森瀑布駛去，路程超過十五哩，然後折返。汽船通過一群群的河馬，牠們臥在一塊，只露出眼睛、耳尖、偶爾露出鼻子在水面上！其中有幾隻在陸地上，牠們後方站著幾隻小河馬，身體呈紅色，圓滾滾的肚子，透過茂密的紙莎草叢窺視我們。還有鱷魚，嘴巴張得大大的，不過牠們惡毒的

尾巴和貪吃的大嘴一點也沒有嚇到那些有趣的河馬。

我們看到鱷魚在水中，還有數百隻在岸上，甚至可能有數千隻，因為整個岸上從一端至另一端都爬滿了鱷魚。英國首相邱吉爾在青少年時曾經吃力地穿過這些叢林，乘船通過這段尼羅河，他向這些在睡覺的大蜥蜴其中一隻開了一槍，「槍聲一響，」邱吉爾寫道，「整條河的河岸，原先是長長一條棕色泥岸，瘋狂地衝進河裡。那一聲槍響驚醒了至少一千隻鱷魚。」巴巴注意到，許多玦科鳥（plover）在鱷魚區跳來跳去，有幾隻竟然膽敢棲息在鱷魚的血盆大口裡！他說：「瞧瞧這種鳥獸之間相互的服務！」是的，玦科鳥是唯一一種被鱷魚容許、甚至歡迎的鳥類，牠們吃去鱷魚身上鱗片的寄生蟲，從那些致命的牙齒間撿取腐敗的食物屑！

我們返回 Pra Safari 旅館，再次渡過尼羅河，車子載我們經過大象區到瀑布上游，幾群為數三、四十隻的大象，從一段距離外望去，像是一群群羊在草原上吃草，可是當我們走近牠們時，那幅景象令我們充滿敬畏與驚奇，一隻公野牛站在離巴巴的車幾碼遠處，而為了給牠一次很好的遠瞻，巴巴竟然站到車子的踏腳板上！牠看起來似乎非常感激，因為牠站在那裡注視了有幾分鐘，讓牠的兩隻小眼睛充滿巴巴的愛，然後轉身迅速回到牛群中。

我們可以在許多公路轉彎之處聽到隆隆瀑布聲，當我們接近時，就變成雷聲般的怒吼，然後，忽然間，瀑布就在眼前了！一小群一小群的非洲住民狂歡地在河岸邊跳舞。非洲住民很少靜在那裏不動的，他們一遇到節奏輕快的歌曲，就會隨之起舞。

默奇森瀑布又憤怒又迷人。尼羅河洶湧澎湃地流下一段連續的階梯，直到河床突然縮成岩石中的一個窄道，寬僅六碼。原本浩瀚的河面，通過這個入口，像被絞勒脖子般的形成單一道噴射流，衝下一個恐怖而美麗的裂罅，有 160 呎深。巴巴很高興我們能看到這種壯麗的景觀。鮑伯·雷木爾拍攝了一系列巴巴在瀑布前可愛的照片。我們返回馬辛迪，駛過的路因為一場傾盆大雨而滿是泥濘，我們不得不放慢速度，以防打滑。另一造成延誤的原因是大象穿越公路。

從馬辛迪我們前去 80 哩外的齊空斗（Kikondo），那兒有一間頌讚寺廟要舉行開幕，寺廟是一位信徒蓋的，採用純正非洲建築風格。那是一大片地產，種有米、甘蔗和香蕉。寺廟裡蹲滿了非洲裔勞工，他們尊巴巴為來自東方的神人。巴巴坐在一張特別為

祂準備的椅子上，但是沒多久祂就置身於一群農夫之間，變出甜點和治病的藥物分給大家。

祂告訴前來的非洲人和印度人說，所有動物中，只有人偏離了祂被分派的工作；其他的動物，不管遇到什麼阻礙，都謹守其正法 (Dharma)。老虎絕不屈己之尊去吃草，大象絕不受誘惑去吃魚吃肉；而人，萬物之靈，卻奴顏匍匐在獸性的泥沼中，還引以為傲。

我們於 1 P.M. 抵達坎帕拉，已經有幾千人唱著頌讚在那裡等，我們的延誤反而更刺激了達瞻的胃口。巴巴送給他們垂涎已久的禮物，在他們中間走來走去，並在裝飾過的平台站了好一會兒，讓他們都滿意。

7 月 13 日是個令人愈來愈愁眉不展的日子——雖然每個人都有達瞻、觸摸巴巴蓮足、和聆聽巴巴聖言的機會。來自坦尚尼亞的姆萬紮行政區、坦尚尼亞最大的城市三蘭港、肯亞第二大城蒙巴薩、肯亞的城鎮埃爾多雷特等地的民眾，紛紛力勸巴巴造訪他們的家鄉，坎帕拉市長請求祂稍微多待幾天。巴巴永遠無所不在，祂對所有呼喚祂的人顯靈，甚至對許多其他的人顯靈，這些人還不知道，神已經為了他們而來到他們中間。所以，對巴巴而言，無所謂「來」與「去」，沒有「到達」或「離開」。儘管如此，人們對祂的色身還是有難以磨滅的忠誠度，少了它，就覺得自己像孤兒一樣。

7 月 14 日，離破曉還有幾個鐘頭，半個坎帕拉城的人都來到帕特爾醫生家門前了，川流不息的汽車、飛機，將人從集錦佳、烏干達的姆巴萊城、烏干達東部的卡基拉、烏干達的卡巴萊區、艾卡葉、和卡畢拉等地載過來，這些地方有積極活躍的沙迪亞賽服務組織和頌讚唱頌團。「我沒有欲望去把人嚇到變成馴服或諂媚；我是來把真理和愛安置在人心中，」巴巴宣稱。所以，成千上萬的人祈求祂繼續待下來，或者，如果那不可能的話，至少很快再來。

當祂坐進車內時，連負責維持秩序，防止一排排群眾擠上前來的高頭大馬的警察，都頻頻拭淚！巴巴拍拍他們的背，但那只是讓他們更難過！去恩德培的路上塞滿了汽車、卡車、摩托車、腳踏車。東非航空要載巴巴去奈洛比 (印度航空的波音班機在那裡等著) 的班機，在跑道上行進時出了一點小毛病，所以坎帕拉得到陪巴巴在它的泥土上多待兩個小時的紅利！烏干達的座右銘是：「為了神，以及我的國家」，而巴巴降福給

那些記住它的人。

我們於 2.30 P.M.抵達奈洛比，幾千位前來歡迎的人得到一次快速達瞻做為回報，這是因為飛機的延誤促使機場管制官員立刻讓波音的飛機上路。我們從超過兩哩半的高空飛過衣索比亞和索馬利蘭，飛過紅海，於 5.15 P.M. 降落葉門共和國的亞丁港。孟買離此地 1910 哩，還要再兩小時四十分！

雖然巴巴沒有下飛機，而且在坎帕拉時班機日期就已經延後，但我們還是驚訝地發現，長長一列信徒和仰慕者（印度人和阿拉伯人）擠進飛機裡，去觸摸巴巴的蓮足。巴巴親切慈愛地和他們說話，變出有療效的聖灰給他們。

印度標準時間 12.45 A.M.，飛機降落於孟買聖塔克魯茲區的機場，機上載著當今世上最貴重的貨物。超過一萬顆砰砰跳動的心臟，不約而同齊聲歡呼：「捷！」（Jai，勝利）。

7 月 15 日，巴巴在達摩史剎（Dharmakshetra [見書末地名翻譯]）對人山人海的群眾演講。這次聚會是由孟熹博士主持，他說：「看到我四周的人對神的信心和對宗教的熱忱快速下跌，我痛心不已；想到這個古老國度的未來，我幾近絕望。可是，當我看著世尊師利．沙迪亞．賽．巴巴，目睹祂在數百萬人的心中造成的轉變，我又振作高興起來。」說著，忍不住流下快樂感恩的眼淚。巴巴宣稱，種族衝突和仇恨源自對於人類一家這個根本道理的無知。

祂提到史詩《摩訶婆羅多》裡面潘達瓦諸兄弟中的老大卡拉那（Karana）悲慘的故事。他母親將自己第一胎的孩子丟進恆河，孩子浮在水上順流而下，被一位馬車駕駛救起來，並將他養大，視同己出。他把他帶到考拉瓦眾兄弟（是潘達瓦諸兄弟的堂兄弟，雙方有不共戴天之仇。）的宮廷。卡拉那長大，成為考拉瓦眾兄弟的得力右手，潘達瓦諸兄弟視之為寇仇，和他戰鬥，決心不計一切代價殺死他。最後他們終於成功，而直到那時他們才曉得，卡拉那是他們的大哥，出自同一個子宮！嗚呼，他們慟哭、搥胸頓足、詛咒自己，然為時已晚！

人類是一家，彼此欠對方愛、服務和尊重；可是他們不知道這個真理，於是他們彼此仇恨、鬥爭、殘殺、用報復來毒化自己。「勝了對方，只不過是自我羞辱的另一個名

稱罷了，」巴巴說。

「我在東非所宣揚的，是這個『同一性』（Unity）的真理，人們常常透過『我執』的眼鏡去看它，而將它誤解為『差異性』（diversity）。」巴巴宣稱，「我在那裡會見的人，和那些聽了我的講道和談話的人，都一睹了實相。而悲與喜、得與失、勞苦和勝利，就像這實相表面起起伏伏的波浪。

他們有很多人告訴我，只有印度聖者的洞見能拯救他們，讓心中充滿平靜。真正印度文化的光輝，未來將會持續不斷以這種方式從一洲傳播至另一洲，從一國傳播至另一國，從一個社區團體傳播至另一社區團體。那是我的任務，是我的意志，」祂說。

幾個月後，一位布干達（烏干達境內的一個自治國）教師從非洲寫信來：「巴巴！救贖我，將我從悲傷中解救出來！我的一位摯友有幸在您走近時接觸到您道袍邊緣。他指點我向您祈禱，讓自己免於悲傷。」一位烏干達穆科諾城的慕道者寫道：「主啊！請給我力量去原諒那些傷害我的人，讓我忘卻我所受的傷。」一位獅子山共和國的羅馬天主教徒寫信：「祂的許多格言我都記在一本小筆記本上，當我需要慰藉和指引時，我常常會參考它。有一天，如果那是祂的旨意，我也許有幸來百善地．尼樂園一趟；也許永遠不會，但我會繼續以自己的方式來使自己愈來愈意識到天主的臨在。」

從這些信的字裡行間可以看出，只不過觸碰一下祂的道袍、或是觸碰祂的腳、偶然讀到一本祂寫的書或是關於祂的書、祂對你說一兩句話，或是因為得到祂的注意，瞧了你一眼，而滿懷感激，就能神奇的轉變人的某些強烈欲望，就能昇華人的種種衝動、傾向和態度。

但願祂的愛之光也照亮我們的心房，但願全世界發出那種永恆的光輝。

4. 身教與言教

巴巴匆匆忙忙從東非趕回孟買，再從孟買趕去安那塔浦（Anantapur），途中經過邦加羅，因為正法（Dharma [見書末註]）復興運動——祂就是為此而來人間——要在 1968 年 6 月 22 日開始邁出重大的一步：巴巴正要在安那塔浦建立一所女子大學！

奧若賓多（Aurobindo）說過：「一個新的思想中心必然是一個新的教育中心。」當代這位道成肉身，沒有像羅摩（Rama）的弓或是克里希那的追命碟那樣的毀滅性武器，祂靠的是教育，而非消滅；靠的是教導（instruction），而非毀滅（destruction）。好人被鼓勵要變得更好，更好的人則進入最好、受祝福的境界。壞的人則被鼓勵去擺脫懦弱的纏繞，懦弱使他們處於恐懼狀態，使他們在自我防衛時造成恐懼。

因此巴巴是當代首屈一指的教育家，祂的每句話都是一句真言咒語，每篇演講都是一部奧義書，每一番諄諄告誡都是一部《博伽梵歌》，每一首祂唱的歌都是直達靈魂核心的朝聖，都顯露了人的最終歸宿和神性榮耀。巴巴教導那些難以矯正的人、固執倔強的人、無宗教信仰的人、以及幼兒從事靈性修行，他接納所有人。在祂面前你不能聲稱：「飢餓的羊群抬頭仰望，但沒被餵食。」他們可能是綿羊或山羊，他們可能根本沒有抬頭仰望，他們可能不知道自己餓了，他們可能分不清好食物壞食物，他們可能不知道哪兒有豐富的食物！然而，巴巴撫愛他們，餵食他們，那些食物能確保他們健康無比、快樂無比，不被時間蹂躪，不被懷疑腐蝕！

巴巴經常寫信給那些祂想要糾正或安慰的人，或是引導他們成為那群幸運開悟者中的一份子。祂沛降愛給人，以交情深厚的同伴姿態來指引人，嚴厲警告人，並且拉著修行人的手帶領他們前進。祂寫的書——《聖愛流泉》、《般若之川》、《百善地流泉》、《禪定之川》、《正義流泉》、《問與答（靈性釋疑）》、《梵歌流泉》、《博伽瓦譚之川》，是寶藏，釐清了靈修中種種錯綜複雜的問題。沿著時間走廊代代相傳，印度的一些傳奇史詩和《往世書》累積了不少富有想像力、滿腔熱忱的人自行添加的字句，損及原著的崇高偉大，令尋覓神性瓊漿玉液的人倒盡胃口。巴巴修訂了《博伽瓦譚》（Bhagavatha）和《羅摩衍那》（Ramayana），讓這兩部史詩巨著成為追求了脫生死者的無價指南書。巴巴的講道，即使地點在最隱密的村莊，也會吸引數以萬計的聽眾。他的開示，宣佈了聽眾的人生將進入一個新紀元——就算他們聽不懂祂使用的語言也一樣，因為，如巴巴所說，當心和心以愛來交流溝通時，語言是妨礙，不是工具！

身為教育家，巴巴對於他想要教導的人，連其睡眠時間都不放過。那一次，祂顯靈，現身於提魯萬那馬來（Thiruvannamalai）的拉瑪那．馬哈希（Ramana Maharshi）修道院，敲阿貝達難陀上師（Swami Abhedananda）的頭，當時這位老上師正躺在床上睡覺，他坐了起來，不知道是誰在敲他的頭、為了何事！巴巴給他達瞻，讓他分別見到他的古魯，已故的拉瑪那．馬哈希，和巴巴自己，然後，兩人又在一片突然產生的光明中，一齊現身在老上師面前，這是為了對他揭露，祂和他的古魯無二無別。接著，祂以泰盧古語告訴他要如何修改他禪定的方式，好讓他能去除一直縈擾著他的疑惑和偏差。

對某些修行人，巴巴在那種只能形容為他們的「夢境」中出現，惠予他們及時的指點，像是「集中意念於喉輪。」那位收到這個指點的修行人問筆者此脈輪位置在哪裡，結果發現這個脈輪是身體的滋養中心，正好就是這位修行人當時面臨的問題。祂要另外一位出家比丘「把摩訶尼耶薩禱文（Mahanyasa）也讀誦一下，」當時這位比丘正在按照儀軌來讀誦《女神博伽瓦譚》（Devi Bhagavatham）。巴巴也會在對方禪坐時予以教導，像是加州的佩恩（Penn）先生，每當他在靈性方面遇到困境或複雜難解之問題時，祂就如此教導他。筆者在此摘錄兩段有一回祂在一位修行人夢中對他講的話，這位修行人一醒來就將其記載在筆記本上：

「你一定要能自由自在，不但不受憂懼羈絆，還要不受希望與期待的羈絆。信任我的智慧：我不會犯錯誤。要喜愛我的不確定性！因為那不是一次錯誤，那是我的意向和『願』。記住，沒有我的意願，沒有任何事能發生。靜下來，不要去瞭解，不要要求瞭解，放棄去瞭解，放下那種非要瞭解不可的心態。

去冥想那種介於醒與睡之間的感覺，看看它有多接近、多麼深深一致。那時會有真正放手的感覺，身體軟弱無力，知覺也軟弱無力。讓那種對上帝的感覺像睡眠般壓倒你。」

巴巴還出現在信徒夢中，教他們新的頌讚曲子，像音樂老師那樣坐在他們面前，並吩咐他們在達色喇節（Dasara）時到布達巴底獻唱。之後，他們抵達布達巴底時，巴巴果真要他們唱！一位信徒有一次因為民事官司纏身，幾近破產，巴巴出現在他夢中，直截了當告訴他：「親愛的朋友，Properties（財產）並非 proper ties（適當的牽累和束縛）！」身為教育家，身為神的化身來人間教化，巴巴無時無刻不在從事這項工作，範圍遍及全世界。

祂每場講道的開場白是：「諸位神聖阿特曼的化身！」那是祂全部教誨的要點及大意。人要了悟祂是阿特曼，征服不了，毀滅不了，無量無限，是上帝那片海洋中一個「有一識一極樂」的波浪。知曉此真理，是為虔誠，”Swaswaroopā anusandhanam Bhakthirithi abhidheeyathe”，古印度聖哲商羯羅如是說。

巴巴堅持要讓每個人都被告知這個關於自己本來面目的真理，讓每個人都能在鏡子裡瞧見自己，好讓他活在力量、信心、勇氣和平靜之中。祂說，生命之樹的樹根在阿特曼之中，要是缺少這個信心，我們就會枯萎，在陣陣短暫的順境、逆境之風中飄來蕩去！生命樹的樹幹、樹枝、樹葉、細枝是我們和外在世界——包括親友、「我」與「我的」、人生種種——接觸的分枝。樹上的花則是愛的言語、思想和行為；而從中得到的極樂則是其果實。但是巴巴說，果實中的甜味是美德——善良、虔誠而正直的品德。少了讓果實有價值的美德，少了阿特曼之根來維持樹的生命，人生只是白費功夫，身體這棵樹則只是燃料，只是餵害蟲、害鳥、害獸的糧秣。

為了在人們心中烙印下這個阿特曼核心的真理，巴巴成立了一系列組織，由浸淫在祂的教誨中的信徒來督導管理，並由祂來指導。還在蹣跚學步的幼兒由富於愛心的手臂抱進「巴拉·威卡思」(Bal Vikas) [註一]，這些課程班被稱為「兒童樂園」(Bal Vihars)，不過這個名稱已經被賦予專門意義。他們學唱頌讚，表演戲劇，劇本情節選自奧義書、傳奇史詩、《往世書 (Purana) 》、以及聖者的一生，其中許多是巴巴親自寫的。

他們要接受教育，學習如何尊敬父母和長輩，遵守交通規則，繪出一些情景和寺廟，或為其製作模型，那些景物能令人憶起人生一些較高的價值。他們見面時都恭敬的互道一聲「Om」——應該如此。簡言之，對兒童心育班的孩子來說，A 不是 Apple (蘋果)，而是 Arjuna (史詩《摩訶婆羅多》裡的英勇戰士阿周那) 階段，他們不唸「Baa Baa Black Sheep, Have you any wool ! ?」這種無意義的句子來學習語言，也不講什麼「Robin Redbreast」(紅襟知更鳥) 或是聖誕老公公，他們唸「Raghupati Raghava Rajaram」 [註二] 或是「Subrahmanyam Subrahmanyam Shanmukhanatha Subrahmanyam」 [註三] 來學語言！

[註一] Bal Vikas，兒童心育班，現已推廣至世界各地，稱為「沙迪亞賽人類價值教育」。
Bal：兒童； Vikas：綻放。

[註二] 是一首很流行的頌讚，歌頌主羅摩的榮耀，是聖雄甘地最喜歡唱的一支頌讚。

[註三] 也是一首頌讚。Subrahmanyam 傳說是象頭神 Ganesha 的弟弟。

接著小男孩和小女孩進入幼童服務志工隊（ Junior Seva Dal ），學習《博伽梵歌》中的一些經文，以及聖者所唱的一些敬拜神的歌。他們上緊急救護課，練習靜坐，藉由戲劇、繪畫、花飾來培養藝術才華，並在聽眾面前講巴巴和祂的教誨，複誦那些巴巴使用過的比喻和用來闡釋道理的故事。

當他們到了十八歲的年齡時，就讓其正式加入普通的服務志工團，給予扎實的靈性訓練，以便能忍受服務的冷酷現實。他們會組織頌讚團去探訪監獄、青少年拘留所、癲瘋病院、醫院、貧民窟、學校、和招待所。他們幫忙維持他們的城市或村莊乾淨健康，捐血給血庫，研讀經典，演出道德劇。他們利用每一個機會來培養技能，提供自己給那些貧苦弱勢的人使用。

年紀較大的人則有沙迪亞賽服務組織（ Seva Samithi ），他們組成頌讚團、遊行善聚談（ Nagarasankirtan ）、讀書會，慶祝神聖節日來紀念那些偉大的聖者。這些服務組織其中的婦女分部則將服務擴展至婦女，並教導兒童心育班，引導孩子走在真理的道路上。像這樣，在巴巴連續而一貫的激勵啟發和指引之下，一股較高等的教育形式和靈性蛻變的肥沃洪流，正在橫掃全球。

巴巴宣布過，祂來人間是要建立真理，根除非真理，復興人類的道德理想。世尊師利沙迪亞賽服務組織，在這個賽的時代，已經成為「賽思想中心」的教育中心。巴巴說：「這個組織是要擴大服務面，它不是用來炫耀虔誠或收集信徒或為某個新時髦品種爭取支持，它是專門致力於逐步幫人了悟自己的實相，並與它合一，這件偉大工作。」

Vidya dadathi vinayam，教育必須使人變得謙虛。智者虛懷若谷，認為其所知甚少；愚人驕傲自大，認為其所知甚多。謙虛和恭敬心是教育的真正果實，可是在今天在學校裡，恭敬心卻是第一個陣亡的。巴巴引用《博伽梵歌》裡一句格言：Pandithaah samadarsinah，學者（具有知識與智慧之人）以平等心對眾生一視同仁，視眾生為一體，他們不製造派系，不鼓勵仇恨，他們尋覓的是那個「太一」，知道了它，就知道了一切！他們尋求的是和諧，而非衝突。然而今日的學者，妒忌、惡意、衝突是他們的職業病。巴巴發現，復興道德和正義，必須也在教育機構內進行，因為每年他們都把不恭不敬、無紀律、無效率、無根之文化這些毒素灌進國家的生命之河中。

古奧義書時代的學生在每堂課前都被古魯（上師）諄諄告誡，說教育是一種共享的經驗，老師和弟子間有一絲的怒氣和誤解，都會汙染那份禮物、贈予者和收受者三方。今日的學生恐嚇老師，老師計算他們的金錢回報，規避自己教學的基本責任，他們也不檢視自己有受尊敬的權利。奧義書時代的古魯在弟子學習完畢後親自送他們回家，並諄諄勸誡：說實話，走正義之路，敬母如神，尊師如神！而這年頭父母卻被當成阻礙，從代溝對岸給年輕人帶來一堆麻煩。母親是一捆老舊迷信，老師可以賄賂或恐嚇，讓他們授予證書、給予及格分數，而得到學位！

因此巴巴覺得，必須盡快將青少年引回正路，必須警告他們，災難在前方等著他們，而且會透過他們降臨整個國家，不只在印度，而是在全世界。今日擴及全球的學生躁動不安，只不過是因內在失調而向外發出隆隆聲。他們成長的環境，以及父母、長輩、統治者為他們準備的角色扮演，充滿了虛偽和小器、搔癢感官的無聊瑣事。

俗語說：身教勝過言教，可是老一輩的人所提供給年輕一代的身教比他們的言教更有害！巴巴公平地歸咎父母、老師和社會，認為讓下一代在單調枯澀、憂鬱陰暗、否定理想、將神摒除在校外的學校環境裡長大，三方都要負責。巴巴認為，沒有一位權威有規定過道成肉身可以做這件事或不可以做這件事；主克里希那計劃駕駛一輛馬車來作戰，因為這是完成祂來人間的使命最好最快的方法；羅摩雖然明知那隻金鹿只是一個聰明的誘餌，祂仍然去獵牠，因為祂必須外出不在，讓羅伐那得逞，用計綁架希妲，以便名正言順地讓羅伐那這項殘忍罪行得到死亡做為獎賞！所以巴巴問：「我成立大學有什麼不可以？沒有人能阻止一朵花放送香氣到空氣中！施予教育，讓人的內在神性能彰顯出來，是我的本性。我盡一切手段來完成它。你們不是一直在祈禱『Thamaso maa jyotir gamaya—引領我們從黑暗走向光明』嗎？這就是我的回應之一。」

巴巴首先想到的是糾正女性所受的教育，因為，正如祂在《正義流泉》裡寫道：「一個國家的基礎，除非建立在其婦女的靈性文化上，否則無法強健而穩定。這一代充滿了不公和不義、惡意和貪婪、虛假和殘忍，因為養大這一代人的母親本身就不夠警醒或才智不夠，或者因為她們得不到男人足夠的信任，來讓她們負起磨練和養育子女的責任。往者已矣，為了最起碼拯救下一代，婦女必須接受經過良好規劃的教育，讓她們具備智慧、堅忍剛毅的精神和信心，能肩負大任。」

1966年6月，巴巴應當地女子高中之邀，造訪阿南塔普爾市（Anantapur），那是該縣首都和最大城市，距離百善地．尼樂園60哩。當時的女孩子接受高等教育，要

去老遠的地方，花了大量金錢和時間，接受的是那種品質的教育。這種悲慘的情況感動了巴巴，祂決心讓祂復興道德和正義的使命邁出另一步，因為女性幾千年來一直是德和義的監護人；搖籃是孩子第一所學校。祂宣佈，阿南塔普爾很快就會有一所女子學院。祂決心讓阿南塔普爾成為一場教育革命的注意焦點，這個教育革命會完成復興永恆之法（Sanathana Dharma^[註一]）的大業，造福整個人類大家庭。

[註一] 印度人自稱其宗教與精神文明為 Sanathana Dharma。

這所女子學院於 1968 年 7 月 22 日開幕。很少有學院開幕能這樣殊勝吉祥，或保證畢業校友能有一番如此成功的事業。沒有幾所學院在開學那天就有這樣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系列設備、傢具、書籍，以及最重要的，一群如此熱忱、教學效率極高的老師。

安得拉邦政府負責教育的部長擔任這次公眾會議的主席，他說，這次開幕的，不僅僅是眾多學院中又一所學院，而是女子教育史上新的一章，他知道，這所學院將會成為先驅，印度各地將會成立許多這樣的學院，因為巴巴宣佈，祂計劃在印度每個州成立一至二所學院，隨後會全部拼合起來成為一所大學，打造成為執行祂的任務的工具。

巴巴說：「成立這所學院，背後的動機不是追求名聲或是想傳播一個教派，或是希望賺錢。名譽是個多變而虛幻的東西；聲望很快便腐爛；利益，用錢來計算，是一種褻瀆。我允許這個學院成立，是因為它會在學生心中安置真理、德與義（Dharma）、平靜、愛，等理想。這些，是吠陀經所勾勒、論典所詳述、傳奇史詩舉以實例、無數世代的人實踐過並以親身經驗證實，最適合個人和社會進步的理想。每一個出生在文明古國印度的孩子都有權知道這項珍貴遺產並從中受益。

Agriculture（農業）是為了生活，Atma-culture（自性、神性、佛性的文化）是為了人生的成功，一個教育體系不讓學童接觸神——祂是唯一的依歸、唯一的親屬、唯一的嚮導和護佑者，等於是盲人在蒙蔽那些渴望見到光明的人。

女性是靈性文化的堡壘，可是，從今日受過教育女性的態度和行為可以明顯看出，她們正迅速屈服於浮華不實的東西、廉價而低俗的文學、和刺激感官的電影，為其所吸引。

每一個小孩都有五位母親，並且應該忠於她們，她們讓他的生命充滿意義和目的：親生母親、牛母親（供給牛奶的母牛和參與農耕的閹牛）、大地母親（土地，以百倍的穀物回報當初播下的種子）、地方母親（小孩出生的社會所居住的地區，當地的生活方式、思路、理想和目標會銘刻於他心中）、吠陀母親（吠陀聖典是珍貴的靈性遺產）。第一位母親要讓孩子知道其他四位母親的榮耀，因此她的角色和責任至為關鍵，那就是為何我決心要創下先例，成立一個女子學院，以便保存並弘揚正法（Dharma：德、義）的原因，我來人間就是要復興這個永恆普世之正法（Universal Sanathana Dharma）並帶領它走向勝利。」

「唯有自性的知識（Atma Vidya）能讓心住於正法。」巴巴宣稱。位於百善地．尼樂園的沙迪亞賽吠陀經典學校正在訓練一批年輕人，讓他們熟悉人心靈內部的地形地勢，這個內在世界，富有冒險精神的古印度先驅曾經探索過。他們也吸收百善地．尼樂園的訊息[註一]，練習靜默——不是壓抑大聲說話或表達情緒和強烈情感的衝動，那種負面靜默，而是發自自由、神聖、和知曉巴巴無所不在的那種正面靜默。

[註一] 百善地．尼樂園字面意思即為「至高寧靜之處」。

另外還有全印度百善地吠陀知識分子協會（All India Prasanthi Vidwan Maha Sabha），裡面有一群顯赫的吠陀學者和著名梵文學者，巴巴委任他們來和那些尚未經點化以及還在努力奮鬥的人分享自己的學識和心靈寧靜之財富，好讓這些人也能一睹那種榮耀並向前邁進。可是，巴巴說，自性的知識（Atma Vidya）不應該繼續再被吠陀學校和學者壟斷，世上每一個有辨別能力、沒有執著、有理智的人——不管他們自己知不知道——都有權吸收這個知識，來獲得快樂和心靈寧靜。

水比牛奶便宜，水是維生所必需，牛奶對身體的健康和強壯——以抵抗疾病的侵襲——不可或缺。現在，教導技能、傳輸資訊的世俗教育（水）在一般學校和大學都有提供，而自性的知識（牛奶）則儲存在吠陀學校和修道院裡。水和牛奶混合，價錢就變得昂貴，然後，它也變得有營養！因此，自性的知識必須和技能以及資訊一起傳授給大學青年，好讓他們能勇敢面對人生各種困境。

巴巴說：「我們聽說過七年戰爭、三十年戰爭、百年戰爭。而人和其內心之戰、靈魂個體和幻象（Maya）之戰、個人和外在客觀世界之戰，無時無刻不在發生，最早的人類就陷身於它的糾纏中，最後一個人也得要和它戰鬥。除非你像《摩訶婆羅多》裡的

阿周那一樣，選擇神當作你的戰車御者，將感官、心念、理智思維能力、欲望、手段與目的統統交託給祂，否則這場戰爭你不會是贏家。這就是自性的知識給我們上的一課，這就是天下所有的孩子都有權利吸收學習的一課。」

除了注意一般課程的需求之外，學院還規定學生要參加祈禱課和靜坐課。在一學年中還有開一門印度文明遺產的講座課，強調瑜珈和心理的平衡寧靜對健康與幸福的重要性，並安排有實修課程。學校訓練學生遠離電影和恐怖漫畫的汙染，鼓勵學生衣著要樸素，避免那種引人注目的洋式奇異髮型，並勸勉學生效法在傳奇史詩和奧義書以及正史上那些被稱頌讚美的古印度偉大女性。

學院充滿一股巴巴祝福過的氛圍，有助於良性（Sathwic：薩垂性，清淨性）品德的培養。巴巴經常造訪這所學院，並親自給予學生指點和建議。有時候，祂會帶充滿「賽（巴巴）的靈感」的知名教育家來對她們演講。尤其是，巴巴認識每一位教職員和學生，誰心中發生任何事，祂立刻就知道，所以，每個人都時時保持警覺，不要逾越祂所設下的行為方面的界限。葛卡博士（Dr. Gokak。曾任賽巴巴大學的副校長）曾說，很多人有強調過真理、義、（心靈）平靜、愛（Sathya, Dharma, Shanti, Prema）這些理想，但只有巴巴以實際行動表現出來，清清楚楚，毫不妥協。「如果你渴望內心平靜，就去跟巴巴學。如果你渴望找到愛，就去接近巴巴，讓祂啟發你。可是，巴巴還有一項極其卓越之處，那種卓越獨一無二，那就是法力。祂能以法力改變情況，定下事情的進展方向，引導那股助力向前，只要祂覺得有需要，祂可以使任何事變質或終止。所以，當祂成立一所學院，致力於某個目的時，它注定會沿著祂設下的路線前進，祂有那種法力。學院的學生有幸被打造成為工具，來改變世界成為祂所規劃的天堂。」

「讓我當你的戰車御者！」巴巴告訴我們，「把握這個獨一無二的機會，問問我怎麼修行能讓你了脫生死，因為，以後你要接近我就難了，到時候人們將會像洪流般從四方而來。這個神性現象註定會茁長成一棵『世界樹』，為普世之人提供樹蔭和棲息處，它以這副色身下凡人間，為的就是那個目的，它不知遲疑、停頓為何物。我的名字是沙迪亞（Sathya，真理），我的教導是真理，我的道路是真理，我是真理。」

很幸運的，巴巴是學院的戰車御者，因此學生會茁長成為正直、勇敢、誠實的朝聖者，她們會成為好女兒、有效率的市民、忠貞的妻子、慈愛的母親、以及專家級老師。母親養大孩子；她還教孩子尊敬父親。她必須這麼做，因為大自然沒有把父親像母親那樣親密的和孩子綁在一起。

「巴巴是來世間『教化』的！」查爾斯．佩恩宣稱，「讓我們把握機會，瞭解我們被吸引前來，是來學習的！我們千萬不要光是享受有祂在場時的那種短暫極樂，而要將這種安全感、這份內在寧靜帶回家中。回到家裡，我們務必要記得，距離再遠，巴巴的教導一樣能抵達我們，我們一定要記得祈禱，請求祂為我們解決每一個問題，然後接下來時時刻刻保持注意，祂隨時可能給予指引，答案會清楚而正確，易於解釋。」巴巴的大學裡每個學生都有特權擁有這麼一位老師！實在是太好運了！

巴巴對教育改革有一種急迫感，因為，在男孩和女孩們準備迎接人生的戰鬥時，讓他們的心靈捱餓，後果是嚴重的。所以阿南塔普女子學院在成立時，是使用借來的教室和大廳，以及匆忙搭建的棚子，以避免任何延誤，一面繼續按照祂親手設計的藍圖興建學校那些建築物。同樣的，當祂決定在邦加羅爾成立一所男子學院時，祂仁慈的容許學校佔用布林達梵道場的花園，以便在那裡搭蓋臨時建築，讓學校立即可以啟用。祂說：「大專院校不是由磚或砂漿組成，也不是以其建築規模來評鑑，而是要看其建築物內教室裏的學生品德如何，是否有用，看他們在運動場和外面的行為，看他們對父母、長者、老師的態度，以及他們日後抱持什麼樣的理想。」

巴巴親自督導實驗室、圖書館、教室興建的每個階段，讓工程能如期完工。於是開幕那天，一所嶄新的學校呈現眼前。一所大學，在開始收第一批學生的那一天，就設施齊全，這種例子是少見的！

1969年6月9日，邁索爾邦的州長 Sri Veerendra Patil 為學院舉行開幕儀式，他說：「巴巴來人間重振達摩，那是全人類福祉的基礎。達摩強調的是：道德倫理與靈性價值觀至上，而巴巴培育的學院註定會提升青年們的這些價值。」邦加羅爾大學(巴巴的學院附屬於該校)副校長 V. K. Gokak 博士致詞歡迎學院加入邦加羅爾大學，謂其是「邦加羅爾大學皇冠上的寶石」，說：「它會為大學教育樹立一個榜樣，不只在學術領域，在倫理道德與靈性領域也是如此。這所學院是巴巴以愛、恩典和智慧構思、設計出來，並完成的。一磚一瓦，每一項工程細節，祂都親自督導。這是給所有想從事真誠的愛心服務的人上一堂課。在這裡，老師和學生有獨一無二的學習機會，能在智育課程之外，學習如何和睦相處與得到內在平靜。」

開幕典禮吸引了大批當地村民前來，他們對於學院設立在他們的村子裏，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巴巴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並說，鄉村的人仍然保有一絲互助合作的精神與兄

弟之情、對神的信心、與對長者的尊敬。祂勸他們要擁護這些理想，這樣他們的孩子才會成為快樂的公民，不受都市生活有害娛樂的影響。

「這所學院會特別注意提供學生完整的教育，Karma marga (正確的行為、行動)、Dharma marga(道德倫理)、Brahma marga(靈性)三方面兼顧，」祂如是說。

對那些學生，祂說：「你可以繼續在這所學院讀下去，或是轉去別的大學，畢業後返鄉。但不論你在何方，我都希望你表現得像一個曾經受到我們特別關懷的人，光芒四射。不要陷入政治爭論和衝突中。政治這個東西，在目前——也許永遠如此——是一場卑鄙污穢的遊戲，在其中，激性情感高漲，追求權利不走正道，偏見被煽動成仇恨。你一定要成為一種新式的領袖，受過服務的磨練，重視世代代以來累積的古老智慧，帶著過去的光，邁向未來。」

巴巴給了一則訊息，要被印在學院的創校計劃書裡：「這個國度是神聖而蒙受祝福的，它的傳統是講究靈性的，可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要不就是渾然不知，要不就是對任何貼有『靈性』標籤的東西抱以輕蔑的態度。人們自己本身貶抑了他們固有的文化。糾正你自己的缺點，不要去尋人之短。對你的親人和好友，以及你的同胞，要抱持尊敬和和藹可親的態度；為國家服務，並為世界的福祉祈禱。」

祂選擇的學院校徽清楚而生動的表達了學院抱持的理想。校徽的圓圈裡面有一朵五瓣蓮花，五個花瓣代表世上五大宗教：Om 代表永恆之法(印度信仰)，十字架代表基督教，法輪代表佛教，新月代表伊斯蘭教，火焰代表所羅亞斯德的拜火教。蓮花出淤泥而不染，象徵美、和平、吉祥。蓮花內是「照亮之火」，少了它，知識只是累贅，人生只是枯燥薄弱的感官渴望。圍繞著圓形校徽上方，是一段文字：「依循達摩者，達摩護佑之；至高之達摩，莫過於真理」這是學院的校訓。當達摩不再啟發人、使人轉變時，整個世界必然會陷入痛苦和憂懼中。

創校計劃書裡列出學生要遵守的校規，其中有這麼一句：「現在各位既然得到特權當這所學院的學生，受到世尊師利沙迪亞賽巴巴直接指導和照顧，就應該決心當一個配得到這些的學生，記住巴巴的諄諄告誡：「缺少品德的教育，是非常危險的。」校規第 10A 條是：「學生特別要培養禮節、助人的精神和寬容的肚量。巴巴的五重行為準則——真理、義、和平、愛、非暴力——應該啟發每個在這所學院工作和讀書的人。」第 11

條是：「學院非常重視讀書。」學校有週考、月考、期末考、等等，學生的進度報告會定期送給家長。

學校規定，在開始一天的工作之前，要唱巴讚和禪坐，以及祈禱，學生、老師和職員都要到。最重要的是，巴巴對每位學生表現出母性的愛，不論學校有多少學生。祂是那麼的疼愛每一位男孩，因此他們都絕對的服從祂。他們深怕因為犯錯或犯禁忌而導致祂忽略或不理自己，所以他們永遠保持警覺，遵守紀律。

巴巴總是勸誡他們要避免犯五種過失：眼睛不該去看那些煽動感官的景象；心中生起的念頭不可以與道德或對父母、長輩、以及我們國家的文化相衝突。口中說出的話不該傷害別人的自尊，或者只是因為那是悅耳的話而說謊；也不該帶有誹謗或怨恨、惡意的味道。手不該因憤怒而抬起，也不該用來報仇，或是偷人東西。耳朵不該喜歡去聽那些淫穢的故事，或是醜聞，或那些有害的歌曲。心靈不該被那些壞習慣、壞的衝動、以及那些讓感官的陰謀得逞的計劃給污染。巴巴認為，這五種惡劣素質，是令人討厭的東西，每位學生也因祂的經常警告而將這些牢記在心。

學院裡的活動，沒有一項是巴巴不感興趣的，因為祂知道，教育的環境與氛圍，才是真正重要的。學校和學生宿舍都在圍場裡面，所以巴巴會在集體祈禱時走進來，會主持道德教育演講，並親自補充教師所講的東西。祂為學校的戲劇社親自編寫並導演戲劇。祂常常會拍拍一位好學生的背；斥責一位上課鐘響幾分鐘後才慢吞吞走進教室的講師；詢問一位懶惰的學生月考成績；變出一支鋼筆或手錶給某位勤奮、表現良好的學生——校長的報告證實了祂對這位學生的看法；建議圖書館員書籍分類的方法；往那些萌芽中的動物學家的解剖室裡面眺望；並像學院的守護神般四處走動。

因此，這所學院的學生都顯露出善的特質，具有高度的同情心、深度的學識、虔誠的氣質。

5. 徵兆

當巴巴呼喚：「捲起你們的床，跟隨我」時，很少人曉得，那是在呼喚大家遊街唱誦(Nagarasankeertan，一群人遊街唱誦神的名號和榮耀)。在全球大會上，巴巴建議祂的信徒在清晨 4：00 或 4：30(亦即所謂的梵天時段，Brahmamuhurta)起床，遊街唱頌神的榮耀，喚醒民眾意識到神。這種形式的遊街唱誦，在從前的鄉村地區，是司空見慣，可是因為人們的冷漠和嘲諷，這種習慣正在迅速消失。巴巴下令後，那些從未見過日出的人——因為他們都是在日昇三竿時才起床——開始大清早走出去，進入涼爽新鮮的空氣中，加入他們弟兄姊妹的隊伍中，讓新的一天對所有人成為一件快樂的事。當巴巴說：「跟隨我」時，這個「我」很明顯的是指神的無數個形象和名號中的任何一個。事實上，巴巴宣佈過，在遊街時，要唱頌神的種種形象和名號，而不要攜帶祂的肖像或是任何其他神像。「追隨神」，那才是祂的呼喚。

玄奧的形上學超過一般人的知識範圍；即使那些能深入其中的人，也是為了與人辯論或辯證法體操表演的樂趣；這些形上學所蘊涵的人生哲理，他們連一點點也不想實踐。複雜的儀式，其中一堆「要做」和「不可」，徒增其憂懼。光是 Jnana(般若知識)，能使你成為一個優秀的邏輯學家或辯論家，沉浸於吹毛求疵的詭辯，但若能活出那種知識，亦即付諸實踐，那你就成為一位 Jnani(般若智者)。修行或實踐能幫你成就人生目標。巴巴恢復了人們對神的名號的信心和名號的功效：「在苦難時呼喚我；你有權利祈求我的恩典。」

東非坦尚尼亞東北部阿魯沙市(Arusha)H. H. Agha Khan 藥局的 D. J. Gadhia 醫生寫道：「1971 年 5 月，Jamnadas M. Patel 先生病了，很嚴重。當我這個可憐的靈魂被召喚去看護他時，他已經斷氣了，心跳完全停止，感覺不到有脈搏。我們用聖粉按摩心臟，一面虔誠祈禱。結果他奇蹟似的恢復。Jamnadas 先生拜訪布達巴地時，巴巴告訴他：「我給了你新生命，因為你的醫生即時呼喚我。」巴巴的信徒知道，神的名號能喚來巴巴的恩典，從不失靈。他們不需要一套精闢的論據來讓自己相信 Sankeertan(遊街唱頌)是贏得祂的恩典最簡短、最甜蜜的方法。

但是有些人卻會憂懼！人們能那麼早起床嗎？那些富人和在當地有權柄的官員呢？鄰近會准許一大清早唱歌嗎？警察會保持安靜嗎？狗呢？難道他們不會狂吠，甚至咬我們一口？許多人不想被人看到他在街上唱歌，但又想遵守巴巴的命令，於是他們在 3 a.m.起床，那時街上空無一人，大家都睡得很熟，然後趁未被發現前很快就回家！但

是很快的，環境氛圍就改變了，一波熱情橫掃整片土地，鄰居歡迎這種旋律優美的補品！警察自己也加入，來啜飲那種法喜！狗完全不是問題。遊街唱頌從每週一次增加到二至三次，有些地方每天都有。遊街範圍擴大，人數增多。很快的每個鎮或都市都有了自己的遊街團體，他們通常在一間廟裡聚集，然後從那裡出發，最後抵達另一間廟而告結束。

在安德拉邦的真語村(Sathyavada)，遊街成員們發現，有神祕人物在他們還在睡夢中時就來敲門，要他們起床參加遊街唱頌。在孟買的 Chembur 郊區，遊街隊伍注意到：即使在雨季雨勢最猛的時候，他們也沒有受到一絲毛毛雨打擾。在阿薩姆邦最大城市古瓦哈提(Guwahati)，Sri Dutt Gupta 先生和跟在後頭的遊街團隊，照例沿著固定路線遊街，口誦神的名號。一個颶風迫近，挾帶著怒吼與傾盆大雨，來勢洶洶。沿路上，阿薩姆邦財政部的官員和守衛都警告他們找個地方躲一下，可是他們卻像往常一樣，繼續慢慢的邊走邊唱，直到抵達終點，結束巴讚，做完 Arathi，然後解散。雨沒有落在路上，毛毛細雨沒有濕了他們的衣服，風沒有吹亂他們的頭髮！一些必須靠拐杖走路的人，在參加過幾次這種晨間巴讚後，居然能扔掉拐杖，威風凜凜的走在路上。筆者知道一位住在邁索爾邦 Channarayapatna 的殘廢者，他就是以這種方式贏得神恩。巴巴說，遊街唱頌是《薄伽梵往世書》付諸實踐。經過一夜的睡眠，趁感官仍然處在蟄伏狀態，尚未嘈雜的涉入忙碌的一天，你應該走上安靜的街道，在涼爽、日出前的寂靜中，把神帶入每隻耳朵，散播神的名號的香氣，進入每扇打開的門和窗。這是自助，也是最高等級的社會服務。它能滋補身體，也能振奮心念。每首歌都能快刀斬斷糾纏某人的懶惰之結。你提醒了你的鄰居去感謝上天又賜給他一天做為禮物；那是愛的使命。它是一種具有淨化作用的火祭，因為它能淨化被瞋怒的吶喊和痛苦與驕傲的喊叫污染的空氣，它有助於去除內在和外在的污染。

有一天，在海德拉巴，來自各區域好幾隊遊街隊伍聚集到世尊巴巴的蓮足前，齊唱巴讚，那種場面著實令人大飽眼耳之福：巴巴祝福參加的人，賜予他們更多的衝勁來繼續修行。

7月25日，邦加羅爾的巴讚團，在著名的 Lal Baug 植物園裡的玻璃製品店，安排了一場阿坎巴讚(Akhand Bhajan，連續12或24小時不停的唱誦巴讚)。入口處有一行題字：「這個花園是神的廟宇」，用來形容巴巴親臨現場聽大家唱巴讚，再適當不過了。巴巴點燃燈火，為巴讚揭開序幕。結束時，祂把被神聖唱頌聖化的水，灑在數千位參加者的頭上。晚間，當巴巴抵達現場準備講道時，天空正下著雨。巴巴不喜歡任何人

受日曬雨淋，祂大發慈悲，在群眾中走動，讓他們坐到建築物裡面，然後從講台上桌子後方拿起一把鐵椅子給自己坐，放在一個大家都能得到達瞻的位置，然後開始講道。

1968 年的克里希那誕辰在百善地尼樂園慶祝了三天，許多賽組織稱它為賽克里希那誕辰：他們將它改成一個孩子們的節慶，給孩子們新衣服，並訓練他們表演小型戲劇和唱巴讚。在百善地尼樂園，世尊巴巴給了三次講道，講克里希那和祂的神蹟遊戲的意義。巴巴詳述名號的價值和效力，說克里希那這個名字的字根意謂「能吸引人、把人迷住」。克里希那是聖靈化身為人，出生於肚臍區域(Mathura，馬圖拉，克里希那誕生之地)，被送至嘴巴(Gokulam，克里希那在那裡度過童年)，在那裡，被舌頭(Yasoda，耶輸陀，克里希那的養母)撫養長大，唯有她(舌頭)知道其甜美。「在你的舌頭上撫養克里希那」，巴巴如是勸我們。「當年克里希那在那隻蛇怪 Kalinga 頭上跳舞時，牠的頭部噴出毒液；同樣的，如果你唸誦克里希那的名號，來自你身體的惡念就會蒸發」，祂如是說。

巴巴將克里希那道成肉身解釋為一切瑜伽修行的總成，這顯示：這位道成肉身來世間，是來協調那些表面上看起來不一樣的通往上帝之路，將各個法門做一對照。印度哲學的三種學派——聖者 Madhavacharya 宣揚的二元論、Ramanujacharya 宣揚的有限制的一元論、以及商羯羅宣揚的一元論——祂都予以強調，以適合求道者不同的需要和根器。

當達摩式微時，阿梵達就現身人間，一個時代又一個時代，以重新強化人們對正義的信心。清淨心導致般若智慧；「善」導致神性。阿梵達會護佑、引領所有德行純淨的人，並令其充滿法喜極樂。這句宣言是針對持二元論的人；從「有限制的一元論」觀點來看，靈魂和神是兩條軌道，心念(Manas) 是機車頭，拖著一節節感官執著的車廂沿著軌道前進，每一節車廂裡有理智、感官等行李，阿特曼(真我)是機車頭駕駛。車廂若沒有緊緊連接在機車頭上，就會鬆脫在軌道上。虔誠和信心是車鉤，要緊緊勾住。而商羯羅的絕對一元論則認為：無形無相的「道」是一體而不可分割，肉眼可見的世界只是疊加在「道」(Parabrahman)之上的幻象，就像在雲端的角樓和稜堡一樣虛無縹緲。有誰能在空中築堡壘並住在裡面？那些角樓和稜堡是你自己的幻想，無常又無意義。同樣的，這個宇宙是疊加在「道」上的幻象，它沒有根據且虛妄不實。夫「道」，不二、無雙、充滿極樂，萬法皆其心識(Chaitanya) 所造、所變現。根據世尊巴巴的說法，別人眼中的你，是二元觀；你心目中的自己，是有限制的一元論觀點；而你的真實面目則是不二論(一元論)所主張的真理！

1968年十勝節實在是殊勝！理由不止一個。在對服務志工演講時，巴巴清楚的表明，祂是那位永恆戰車御者，也是阿周那的戰車御者。「我也有一些誓願要履行，這些誓願在博伽梵歌上都有提過。我得護持達摩，高於一切。我得照顧那些一心想著我，沉浸於其中，別無他念的人，肩負起他們生活的擔子。取悅我最好的方法，是看到我在眾生內部，並為他們服務，就像你渴望為我服務一樣。」

巴巴闡釋當年祂(身為克里希那)時，在博伽梵歌裡面做的宣言，說：「我沒有受到任何強迫去工作，也不因工作而得到利益。但我仍然不停的工作，以便引領、教導、糾正錯誤。若我處於不活動狀態，這世界的輪子如何轉動？我沒有經理、秘書、助理，我事必躬親，連最細微末節之處都照顧得到——在此地，在任何地方。除了眾生的喜樂之外，我不需要其他食物。我是極樂的化身，我的本性是極樂；極樂是我的記號和簽名。」

另一天，祂宣佈：「要不要我告訴各位，我究竟什麼時候會有休息、鬆口氣、滿足的感覺？那是當我知道各位培養了捨離心，無貪著愛戀，並從事服務的靈修，而得到法喜極樂之時。我永遠在為了你的好而從事某項活動。我若不行動，沒有人會質問我；我不會得到或失去任何東西。雖然我沒有行動的渴望，但是你總是看到我在行動！理由是：我必須總是在做些事，以便啟發你、教導你，或做個榜樣給你看。我從事活動，讓你可以將每一分鐘轉化為提昇自己進入神性的黃金機會。」

巴巴在一次講道中，澄清博伽梵歌裡面的另一句話：「當梵歌要你放棄所有達摩(個人的職責義務)時，它並沒有要你放棄所有行動！這是因為，你無法逃避那項義務。可是若你是為了神，透過神，而從事行動，並知道祂才是為者(doer)，而非你，則每項行動都變成達摩，而導致神恩。於是，沒有一項行動會被罪惡或瀆神給玷污。因此梵歌裡那句保證，不是在建議你可以放縱、放蕩不羈、怠惰、或不活動，而是要人將整個小我交給神，將所有小我所做的事奉獻給神，」

達摩是個人和社會內在的聲音，那聲音來自神；它是歷史的聲音；它是良心，像繭一樣保護蝴蝶，讓其能長出翅膀，飛入極樂，那是它繼承的遺產。為期七天的火供，最後一天，進行結束式時，在象徵性的丟入絲綢、金子、檀香、以及祂變出來做為火供物品的寶石時，祂說：「你要將自己狹隘的眼光拋進火中，讓火焰摧毀它(因為那是啟示、淨化、明辨之火)，它視『大自然』與『道』二者有別。其實，『道』透過『道』，以『道性物質』生一切萬有。」

Sarvam Brahma Mayam——「這一切萬有皆是『道』(Brahman，梵)」。供品是道，火是道，火供者是道，目標是道。要將每個無價值的事物轉化為上帝；這個客體世界中每樣東西都是『道』，只是在狹隘、近視、無明的眼光中顯得與道有所區別。一尊銀製的神像，頂冠是銀的，衣服是銀的，底座是銀的，身體是銀的，臉是銀的，眼睛是銀的。認識那銀，並宣稱：「這一切萬有都是道。」

在另外一次講道中，巴巴以非常有啟發性的方式，整合行動瑜伽、虔誠瑜伽、智慧瑜伽三大法門，讓世人能正確了解其義。「當某人問你名字時，你並不給他你的真實名字，你以你那副身體被賦予的名字矇騙他，你沒有給他你生生世世沿用的名字，它歷經多次生死，它就是『阿特曼』(Atma，真我)！那個名字被你忽略了，因為它被三層面紗所覆蓋——mala, vikshepa, avarana。Mala 是惡、邪惡、放蕩，這些污垢，可以靠行動瑜伽予以去除，行動瑜伽是抱著崇高的目的從事無私的活動，不帶一絲驕傲或派頭，不認為行動的果實屬於自己。第二層面紗是 vikshepa ——無明，它遮蔽了真相，迷惑人的心智，混淆人的理性，給虛幻不實的假象覆蓋上一層誘人的金箔。這可以用虔誠瑜伽來去除，虔誠瑜伽是堅持不懈的敬拜祂——萬法的本源和支撐，真、善、美，愛、內在和平、喜樂的化身，在一切萬有之中，是一切萬有，為了一切萬有，透過一切萬有。」

「第三層面紗是 Avarana：將『無常』疊加在『永恒』之上；將幻象疊加在實相上；將繩子看成蛇；將正午的沙漠看成水光粼粼的湖；將珍珠母(mother of pearl)看成銀；將有各種形體、顏色，誘人分心的無常幻象世界疊加在『道』——宇宙的本體、宇宙的實相——之上。這層面紗是靠智慧瑜伽去除，智慧瑜伽能使人照見那無所不在、含攝一切、維繫一切的真如自性。一旦得到般若智慧，人就體驗到實相，獲得解脫，沒入真如之中——無數世代以前，他從真如中分離出來，進入個人小我的暗夜，做漫長而艱難的探險。」

九夜節是一個慶祝勝利、慶祝力量(Shakti，能量，力量，夏克緹)的節日，以三種形式來敬拜和慶祝，各三天——摩訶卡莉女神(Mahakali)，代表憤怒、復仇、冒險、大膽等方面的力量，是惰性(Tamasic)屬性；摩訶喇希彌(Mahalakshmi)，代表財富、權勢、統帥權、興旺這些方面的力量，屬於激性(Rajasic)屬性；摩訶薩拉絲瓦娣(Mahasaraswathi)，代表自制、正見、價值觀、正確性、知識、聰慧、紀律、正義、渴望、敬愛等方面的力量，是薩埵(Satwic)屬性。

百善地尼樂園的九夜節是為所有前來接受啟蒙、教導、啟發的人而慶祝的。來自世界各地同類的靈魂齊聚一堂，各自帶來珍藏於心中的寶的榮耀，使人沐浴在一片寶的榮耀中。每個人各自都有一本金書，上面用感激的淚水書寫對巴巴恩典的切身體驗。吠陀學者們在巴巴面前對大眾演講玄奧的道理，稍後巴巴再做簡單而生動的補充說明，使其易於了解。巴巴鼓勵這些學者鑽研錯綜複雜的哲學思辯，以便有朝一日能獲得「哲學家之石」(philosopher's stone)，能在宇宙萬象中看到一體性的「道」。身為這個時代至高無上的教育家，巴巴透過唱歌、戲劇、講道，藉著瞧看我們一眼，藉由手勢、表情、姿勢、禮物，透過話語、機智風趣或斥責，來引領我們走上愛的道路，抵達光明。

九天中火供做了七天，給大家上了一堂靈性科學的課，目睹其過程，我們體驗到全面的極樂：冥思奧義書描述的那無形無相、無屬性的道；觀想太陽是光和生命之源並敬拜之；於心中供奉宇宙的創造(無形生有形)—持續—毀滅(有形復沒入無形，靈伽象徵無形，在祭祀中有膜拜)的作者；透過儀式邀請夏克緹(Shakti)進駐一尊偶像，並透過偶像來聖化、讚美、取悅她；神聖的吠陀唱誦；以及史詩的朗讀。巴巴採用所有的表達媒介來對我們傳達訊息：要自我控制，讓喧鬧的感官和妄心靜下來。

每一次九夜節，祂都親自編寫一齣劇，讓 Vedashastra Patsala 的孩子們演出。這次九夜節的戲劇，演出的是小王子德魯瓦(Dhruva) 去森林裡修苦行以贏得神恩的故事。他希望神能讓他重新得到父親的寵愛，但是，苦修淨化了他的心，昇華了他的本性，他受傷的自尊得到療癒，於是他向神祈求與神合一。在劇中，那羅延那天尊說：「人們為了治癒頑疾而來找我，可是當他們進一步了解我時，他們就吵著向我要更有意義的恩惠，那正是我準備要給的，」這正是大多數來到巴巴面前的人的經驗！

九夜節結束，兩萬人帶著沉重的心離開百善地尼樂園，巴巴的話猶縈繞耳際：「好好沉思一下我給你的勸告，那是出於我滿滿的愛，具有改善和療癒的作用。試著去透過懺悔自己行為和思想上的錯誤，來淨化你的心；以堅定的決心重新塑造你的人生，去除思想、言語、行為上根深蒂固的有害習慣，讓人生符合上天的計劃，這樣，每個人的神性都能充份綻放。」

6. 排燈節

巴巴於 10 月 20 日開始從阿南塔普出發，去 Dharwar 市，做為期一週的北邁索爾各縣的巡迴旅行。有人問祂：「這肯定是一趟值得紀念的旅行，我們要如何稱呼它？」巴巴立即回答：「天堂般的極樂之旅！」是的，祂如是決定；祂一手導演；在每一處地方祂都是主人也是客人；祂是目標、是嚮導！無怪乎這趟旅行為數百萬民眾帶來天堂般的法喜。當祂的車隊經過邁索爾州的第一個城市 Bellary 時，好消息傳播出去，聞之者莫不欣喜並轉告親朋好友，於是消息閃電般傳開。那時正值排燈節前夕，巴巴前來的消息點燃了每顆心中的燈：燈火從一戶人家傳到另一戶人家，傳遍整個區域。

在 Gadag 縣，有許多人曾經得過祂的恩典，並充滿感激的敬拜祂的名號和形象，他們啟發了其他許多人，於是，一大群人手持鮮花聚集在城市入口處，以免錯過達瞻的機會。巴巴的車通過 Hulkoti 鎮和 Annigeri 鎮，信徒夾道歡迎，唱誦巴讚，希望巴巴會停下來，甚至從車上下來幾分鐘。巴巴的車抵達 Hubli 市市郊，受到市長和大約 3000 位市民熱烈歡迎，市長請求祂祝福 Hubli 市，讓其「快樂、健康而繁榮」。

Dharwar 市離此地只有十二哩路了，一行人進入 Dharwar 市，市長和一群來自「文化之丘」(Vidyagiri，由好幾所大學學院和訓練學院組成的複合教育機構)的飽學之士在市區入口歡迎祂。巴巴於晚間 9：30 抵達大學校區和副校長住的平房。

副校長阿德凱博士(Dr. Appa Saheb Adke B.E. Ph.D)是巴巴這趟旅行的主辦人，自從為了學校的事去了一趟澳洲之後，他就一直有病。Adke 博士對筆者透露：「我以為規劃祂的行程只是一件單純的事！沒想到，來自這個區域各角落誠摯的壓力，讓我一時不知該怎樣才好。巴巴了解到我左右為難，幫我解圍，說到了 Dharwar 市祂會親自安排。」他說：「巴巴來到 Dharwar 市時，我病得很厲害，然而祂的來到讓我充滿活力；從那一刻以後，我的精力比平常還要旺盛，」他幾乎沒法控制自己，誰也無法約束他並提醒他注意自己的健康。

當晚和隔天早上，巴巴給來自各地數千位聚集在平房前空曠草坪的信眾達瞻。祂於下午四點會見當地賽服務組織的各負責人，並迅速決定本次旅行的行程和路線。當晚有一大群信眾，至少 20,000 人，來聽祂講道。阿德凱博士致詞歡迎巴巴來卡納塔克邦，說：「這所大學今天從這份珍貴的神恩禮物得到了榮耀。我們這裡是搞材料、測量、那些會變、會產生、會衰敗的東西；我們關心的是收集、編纂、整理，分析和綜合的智性

過程；可惜我們不獲得或賜予智慧！我們的心變得硬如石頭，我們的腦袋變成了書。在史詩《羅摩衍那》裡，Ahalya 因為渴求那些無常、無價值的東西而變成一塊石頭，直到有一天，羅摩來了，祂的腳觸碰到那塊石頭，讓她恢復生命、美、善。我們也配得到那種神聖接觸。巴巴，讓我們醒過來吧，恢復我們真善美的人生！」

多年來與 Dharwar 市和卡納塔克大學關係深厚的 Gokak 博士呼籲他的同胞，將心中各式各樣沉重的焦慮、憂懼、軟弱、缺點、無能無力，統統獻給巴巴，換取祂的恩典保證，那恩典能瞬間減輕痛苦，能給人恆常的快樂。

巴巴以坎納達語開始祂的講道！沒有人料到巴巴會有此慈悲之舉，此舉引來全場男女老少熱烈掌聲，他們這時明白過來，巴巴出於無量的聖愛，首度以他們能理解的語言來演說。如雷掌聲在四周山丘間迴盪，再迴盪！「卡斯督里不在這裏！所以我得不經過口譯員直接對各位講話。自從二十五年前，我就和坎納達語區有接觸，但這是我第一次用坎納達語對群眾講話。你們讚美你們的語言，稱讚它是『卡斯督里』（在坎納達語意為：芬芳如麝香）！我希望我不會傷害了那個美譽，」巴巴說道。

祂的聖愛是如此強烈，使得祂願意使用出自我們口中的字彙來傳達祂的信息，讓我們能充滿興趣地接受。祂的首次坎納達語演講持續了超過一個半小時，語法句法、用字措辭和說明解釋，就像祂平常使用的泰盧古語一樣甜美有味。Dharwar 市的民眾為之興奮不已。「哇！那種法喜……」，「哇！那種啟迪……」，「祂那條恒河流得之快！」——這些讚歎充斥整個大學的氛圍。

講道結束後，巴巴唱了幾首巴讚，在場廣大信眾跟著唱。是一些讚美神的歌，以各種名號和形象：希瓦、羅摩、夏克緹、克里希那、Subrahmanya(希瓦的二兒子)，毗濕努。神聖的歌曲，巴巴以優美的聲音唱出，宛如克里希那的牧笛，讓在場每個人法喜充滿，真心回應。

在場群眾中，有許多只信奉一個名號、一個形象，忠貞不二。通常，他們會覺得，虔敬的說出其他名號和形象——更不用說以愛心唱誦了，對他來說，是「拜其他神」，是褻瀆自己信奉的神。雖然他們信奉的經典宣稱：「上帝只有一位，祂有很多名號」，但是他們生長的社會環境堅持要他們只能專注於一個名號，好讓他們的信仰派系化、弱化。所以巴巴的巴讚有如一股清新的風，清洗人心中的狂熱盲從，掃除恐懼的蜘蛛網！他們歎道：「只有巴巴能征服長年以來的習慣，喚起我們心中這種擴展性的快樂」。巴

巴直接鑿開一個人內在的宗教衝動之泉，無論他是男是女、年輕或年老、印度教徒、佛教徒、祆教徒、基督教徒、耆那教徒、穆斯林、甚至是不可知論者、虛無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

從那天開始，整個行程完全按照先前的安排，巴巴在「文化之丘」藝術學院的四合院對一群廣大信眾演講。祂種下一棵樹，讓祂的蒞臨在一代代學生的記憶中永保長青。祂變出一顆藍寶石戒指給市長，接著，祂講到培養紀律和品德，說：「這是我要給各位的信息：做一位愛的化身，不要憎恨或害怕任何人，培養對所有人的愛：了解別人的悲傷和快樂；為別人的快樂感到快樂；別人陷入悲慘境遇時不要得意。」「在你學習良好態度和習慣的同時，也學習像是靜默和禪坐之類的藝術，這會幫助你在『人生學校』獲得成功。這是『永恆之法』裡面最寶貴的一課。這個永恆之法(Sanathana Dharma)，我跟你保證，會在世界各地被復興，恢復其往日的榮光，讓全世界能有和平與繁榮。這是我來人間的使命。」

從「文化之丘」，巴巴坐汽車去 Hubli，那兒的卡納塔克醫學院擠滿了一大群信眾，渴望得到祂的達瞻和聆聽祂的開示。巴巴以坎納達語講道的好消息已經傳至 Hubli 和其他地區，大家都豎起耳朵捕捉祂的開示並珍藏之。「今天是排燈節，你們在這一天吃甜食。但是，是糖賦予每一盤餐點甜味。同樣的，是真如自性(Atma)賦予每樣東西、一切眾生「Sat—Chit—Ananda：有(它存在)—知識(它可以被了解)—極樂(它給人快樂)」的特性。當真如自性被名和相限制時，它即是『神』。」

祂勸學生，不要一時控制不住而發怒或萌生憎恨，而要用人類獨有的理性來明智選擇其他補救方法！「Mantra(真言咒語)這個字也可以用在口號、標語；Mantra 是要加以深思的。同樣的，每個口號、標語都得在理智的秤上秤一秤。」因為在場有很多醫學院的學生，所以巴巴問他們：「為了這麼一個四個字母的學位，你耗去你人生最好的一段光陰。難道你就不能每天至少花五分鐘時間靜靜地沉思上帝的玄妙和偉大？這在每一個原子和細胞的建造、運作、分解過程中都明顯可見。」

23 日，巴巴沿 Sirsi 路前往西岸，於上午九時離開 Dharwar，45 分鐘後駛近 Mundgod 村。高速公路只經過少數幾個村子，這是因為，在這一帶地區，房屋不是座落在路旁，而是在種植地或森林中，三三兩兩從一大片樹叢間鬼鬼祟祟地冒出頭來。因此，連距離道路二十到廿五哩遠的人都長途跋涉至 Mundgod，渴望得到當代道成肉身的達瞻。

那兒來了超過 4,000 位淳樸的農民和種植工人，面露喜色，巴巴在他們中間走動，看到三個有精神疾病的人，當場變出能治病的聖粉給他們。巴巴對群眾說了幾句話，是關於 namasmarana (持名憶神)和巴讚的。祂唱了三首巴讚，以便讓他們感覺到，唱巴讚能使人興高采烈。群眾也盡能力來跟著唱出祂那種迷人的旋律。

接下來，整條路每隔幾百碼都有歌唱和舞蹈來聖化！在 Malagi, Ekkambi, Isalur, Gowdalli 等村，村民的真誠，讓巴巴下車，站在那裡面對有紀律的群眾，有幾分鐘之久，好讓他們能將祂的形象烙印在心中，就像他們已經將祂的名字銘刻在舌頭上一樣。阿德凱博士寫道：「每當巴巴注意到路邊聚集了一群人時，祂都會打開車門，站在踏腳板上。民眾壓著門，拼命想盡量接近祂並觸摸祂的腳。可是，奇中之奇，門卻連一寸都不移動！好幾百人擠向半開半掩的車門，車門卻不動如山，抖都不抖一下！」

鐘敲十一響，巴巴進入沙迪亞賽服務組織的所在地，位於 Sirsi 的 Gopalkrishna 神廟，21 日那天祂隨口提了一下，說會於 11A.M. 抵達 Sirsi，大家都感到訝異，時鐘怎會對祂服從到如此瑣細的地步！就在城外，好幾萬人聚集在那裡來歡迎祂。阿德凱博士寫道：「祂不忍見到民眾在烈日下受苦，祂告訴他們，如果他們開始唱巴讚，雲就會聚集在他們上方的天空，提供蔭涼。」果不其然！巴巴博引 Basavanna (12 世紀宰相、聖者、兼坎納達語詩人)及其他 Veerashaivism(希瓦教派的一個支派)詩人和神祕主義者的 Vachana(詠讚希瓦神的坎納達語的詩)，展現其無所不知，攫獲在場信眾的心。「愛是神；要活在愛中。以愛開始一天；讓愛充滿一天；以愛結束一天。你們靠愛來把自己與我束縛在一起。我在一切眾生內部，所以你要對一切眾生有同樣的愛，」巴巴提醒他們。祂說：「瞧瞧唱誦祂的名號的效果，要是區區幾分鐘的 Namasmarana (持名憶神)就能給人這麼豐厚的恩典，那不停的 Namasmarana 能讓你多得到多少恩典！各位一心渴望得到我的達瞻，如今實現了。我樂於分享我的愛，願此『給』與『取』的過程能持續不斷！」巴巴走下講台時，40,000 位聽眾無不眼眶濕潤，感激和狂喜之淚明顯可見。巴巴回到 Gopalkrishna 神廟，觀賞祂本人和祂的活動的照片展。從該處祂馬不停蹄的(雖然很多人請求祂在當地休息一下)前往行程的下一站——臨阿拉伯海的卡爾瓦爾市(Karwar)！

朝聖者懷著渴望，密集的站在道路兩邊，形成兩堵人牆。可以看到各村莊的名牌——Nilekani, Hanumanthi, Marugara, Amminahalli, Janmane, Kasage, Kathagala, Hiregutti。在許多地點，巴巴應群眾默默的不斷請求，下車一兩分鐘，以微笑祝福群

眾，那微笑立即反映在每一張臉上。在安科拉(Ankola) 鎮，民眾的請求變得有點太過喧鬧，於是巴巴繼續前行，只向大眾揮揮手，那樣的祝福手勢也足以令他們感到安慰了！

Aversa 是個小村莊，卻佈置得像節慶一樣，路上橫懸著歡迎的花綵和標語，搭起拱門，飾以綠葉。道路兩旁聚集了超過 5,000 位信眾，他們是紀律與虔誠的模範。巴巴花了相當長的時間走在男女信眾之間的走道上，找出生病的人、陷於苦難中的人，給予幫助。慈悲的姿態贏得所有人的愛戴，巴巴走上演講台，講「同一性」(Identity)這個真理，談到它如何為「萬法」(Diversity)的幻象所肆虐，「真理會讓你無畏，因為，若一切萬法都是那『太一』(萬法歸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除了太一，別無『其他』，則何來恐懼之有？」祂問道。「那個太一的名字叫『上帝』。起床時，想起祂；白天做事時想到祂；上床睡覺時，建立起對祂的信心，以便在感官、智能和想像力不活躍時，那太一能充滿你、惠賜你了悟祂所帶來的極樂，」祂勸道。Aversa 的村民沒有失望，他們原本擔心巴巴可能不會唱巴讚，因為祂的隨行人員似乎有點想趕快離開的樣子——數英里以外卡爾瓦爾市的民眾從大約從中午開始就在那兒等呢！可是巴巴還是唱了巴讚，把村民的喜樂之杯注得滿滿的。

「一邊是浩瀚的大海，一邊是廣大的人類住區，介於這兩者之間，是廣泛的恩典！」當天巴巴如是形容卡爾瓦爾市的海岸景觀。「那是恒河，這是亞穆納河；而我的恩典是薩拉絲瓦蒂河，靜靜地潺潺流在你心中，」巴巴如是宣稱，把在場 25,000 信眾送到極樂的七重天！「這場聚會本該幾個小時之前就開始了，但是一路上兩旁一排排密集的群眾分享了各位的時間；我代表各位把時間給了他們，因為，他們也是真如自性(Atma)的化身，同樣有真如自性，啟發、教導、引領他們走向宇宙大我(Paramatma，聖靈)，他們的感激心是各位的收穫，」巴巴如是宣佈。

海浪附著貝殼的耳朵輕聲細語，說它們有多快樂，能在巴巴為卡爾瓦爾市唱巴讚時靜下來，興奮的以全副嗓門迴響。

巴巴晚上住在收稅員的平房，從那裡可以看到一波波的海浪，在星空下波光粼粼。次日早晨，巴巴去 Sitarameshwar 神廟，那是卡爾瓦爾市的心臟。從那兒祂再開車前往市郊的 Kodibag 一處社區，那兒住了一些信徒，他們靈巧而虔誠的手為舍地巴巴蓋了一座廟，並雕刻了一個舍地巴巴的雕像準備安奉。巴巴為那座廟舉行開光儀式，安奉神像。那典禮實在太有意義了，信徒們所敬拜的賽，如今就在眼前，令他們法喜無量。

從 Kodibag ，巴巴沿著濱海公路北駛，到達卡利(Kali)河出海口的渡輪碼頭，一行人連人帶車搭渡輪至對岸。

卡利河在此處出海，所以此處的水沒有鹹味。巴巴要阿德凱博士、他的兒子 Manohar 、以及渡輪上其他的人注意看兩百公尺遠處藍寶石般的海水，並說：「跨越生死的大海，對勝利有信心，因為主與你同在。」「我就在近處，為何要害怕！」(Why fear when I am near!)

汽車從渡輪卸載下來，一行人隨即繼續行程，約於十點左右進入果阿(Goa)邦。大約半小時後他們抵達 Margao 市，那裡也有數千人在等候恩典的降臨。他們渴望觸摸巴巴的蓮足，難以約束他們，這使得巴巴很難馬上就抵達講台。換成一般人，在這種情形下，可能會心生厭惡感，但祂充沛的愛，使得祂冷靜地走在興奮的群眾中。祂發現一位生病的人，變出一個耶穌基督的肖像給他，因為祂知道這人是個基督徒——雖然別人不太看得出來。祂變出聖灰，放在另一個人手中，他們猜這人應該是個印度教徒——雖然奇蹟式的療癒也完全可以給所有其他信仰的人。巴巴開示了大約二十分鐘，講三種屬性(Guna)：惰性(Thamas)、激性(Rajas)與薩埵性(Sathwa) ；講人如何從惰性的冷漠解脫出來，抵達激性的熱情，最後抵達薩埵性的平衡狀態。

接著巴巴前往果阿邦的首府帕納吉(Panaji)，當地的賽服務組織安排了一場公眾集會，巴巴將在文書大樓樓上的「維未卡難陀廳」舉行演講！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沒有一個大廳，能舒適的容納所有被巴巴吸引來的聽眾！祂經常說，聆聽祂演講的群眾，容納他們的頂棚，將會以天空為棚頂！因此，不可避免的事發生了，有很大一部分群眾被拒在大廳外面，沒有達瞻的機會。巴巴演講了一段時間，並唱了幾首巴讚，讓大廳內的群眾法喜充滿。那些在大廳外面的人，聽到講道和旋律優美的歌聲，說：「下次運氣會好一點！」「至少要感謝能有這樣」——被拒於廳外的數千位群眾如是安慰自己。

阿德凱博士寫道：「當我們接近果阿邦時，飛雅特汽車的彈簧壞了，我建議換一輛車以繼續接下來的行程，但巴巴告訴我：『我們將只開這輛車！』從果阿到貝爾高姆 (Belgaum) 的路，途中經過茂密的森林和山路，還下著一陣陣的雨。我們傍晚從果阿出發，於九點抵達貝爾高姆。我們是怎樣抵達目的地而沒有拋錨過一次，這個謎只有巴巴能解釋，我們知道，是巴巴的恩典讓保佑了一行人。」

到了貝爾高姆，巴巴直接走進群眾中，大約有 70,000 人之多。貝爾高姆是個大城市，而巴巴是至高救世主。當地的沙迪亞賽服務組織事先就花了一番功夫防範民眾自相踐踏，他們架起強韌的竹竿當做欄杆，將群眾分隔成區，並在區與區之間空出通道，讓巴巴走過，在近距離賜予民眾達瞻。當群眾接獲巴巴抵達的消息時，他們立即起身擠向他們判斷的巴巴所在之處！鄉土防衛隊、男女志工、童軍、以及賽服務組織立即開始行動，盡可能控制興奮的群眾。

這時巴巴已經走上講台，祂的金聲一波波向四面八方擴散，每個人站在自己所在之處，轉身面向聲音的方向，啜飲那瓊漿玉液。隨行人員中一位名叫 Sri Narke 的工程師說：「世尊舉起了祂的手！每個人都站在原地不動！世尊放下了手；他們安靜的原地坐下。」

「我無法準時離開果阿。一路上，不論我們經過森林或光禿禿的休耕荒地，每個村莊都有一群信徒在那裡等待，盼望著。我怎能忽略他們深切的渴望？」巴巴如是說。「我向你們借了一點時間給他們，」祂承認道。群眾緩和平靜下來。「這群數以千計光的尋覓者，他們渴望淨化自己，以便配得上他們的神性前途。你既然加入了他們，你就有一項責任：去了悟你的本來面目是神；每天靜坐冥想幾分鐘，對自己灌輸此信念，」祂建議。「山坡上的巨石被打造成寺廟裡的神像，鎚子和鑿子讓它成為一件美的東西，成為一樣永遠給人快樂的東西，一個給人啟示、給人激勵，使人生健康而神聖的永恆來源！你也要讓自己受到紀律的鎚打和苦樂的鑿擊，讓自己從頑石中現身，變成逼真的神像！」祂勸道。「我遊歷卡納塔克邦已經五天了，現在我想強調一點，數以千計的民眾參加這種聚會，還有數以千計的人等在路上。我知道，他們每個人心中都湧現對神真誠的敬愛，但是，敬愛必須以紀律來管束，不該狂野、放縱。你擠上前來觸摸我的腳，或頂禮我，也不顧及那些婦孺老病，你擠過來時壓在他們身上。當你向這個賽擠過來，以表露自己的虔誠時，不要傷害到在那些人內部的賽！若你讓寓居於他們內部的賽痛苦，則所有你見到、聽到這個賽的功德，和歷經的辛苦，都被抵消殆盡，」祂說道。許多人聽了，羞愧的低下頭懺悔。「要愛、寬容、尊敬那些體弱、殘廢、生病、苦難的人，對他們有慈悲和憐憫之心。為他們服務，感覺到與他們如同親人般的神性連結，」巴巴指示。

次日早上巴巴繼續行程，前往比賈布爾市(Bijapur)，是北卡納塔克邦 Bijapur 縣的首府。行駛不到幾哩路，祂就在 Bali-Hongal 下車，那裡聚集了一群虔誠的信徒，在心中祈求能得到達瞻，能觸摸到祂，並聽祂說幾句話。祂只給他們達瞻和跟他們說話，沒

有讓他們觸摸祂的蓮足，因為那天一大早就有好幾千人等在那裡！巴巴對他們開示自我淨化，要他們意識到神時時與他們同在，以之來淨化自己。

一整天，沿路上都是巴讚和 kirtan (聖歌唱和)。村民們等在那裏，瞧看每一輛路過的汽車，一面唱著巴讚，連續好幾個小時。他們攔下每一輛路過的摩托車和卡車，打聽巴巴是否出發了，在路上。一些村民以傳統的鼓和舞蹈來準備一次民俗式的歡迎；有些人取出家裡的長銅號角，吹得又響又久，喚醒鄉民迎接光輝的一天。有些人手持宗教活動用的大傘遊街，並說服廟裡的祭司們站在路上，手持一壺儀式用的聖水，口誦吠陀經文！整個車隊前後都有警車開路；警員一面管制熱情的村民，一面自己也忍不住儘量趁機觸摸巴巴的蓮足！

巴巴於中午時分在 Gokak 停留了約一個小時，然後急速前往比賈布爾，每走幾哩，行程就被當地民眾的渴盼和巴巴的慈悲打斷。對於與巴巴同車的人，這是一趟極樂之旅，巴巴唱了好多首歌，要其他所有人唱巴讚，這使得其中一、兩位當場即興作起詩來——巴讚描述的史詩情景歷歷在目。車底下，路面飛速向後退去，車上的人，卻渾然不覺時間和空間之存在。

阿德凱博士寫道：「在比賈布爾，擁擠的群眾綿延數哩。我抖膽向巴巴建議：『這個聚會得取消才行！我們不可能完成行程中的這一項！咱們去下一個地點吧。』」巴巴說：『No』。」。當時在那些道路和開放空間，最起碼湧進了 75,000 人，不耐煩的等在那裡。阿德凱博士寫道：「巴巴直接走進騷亂的人海中，大家都為祂捏把冷汗。可是沒多久祂就安全站上講台，上方有刺眼的強光，前方有麥克風。巴巴照例唱起開場白韻文，全場男女老少立即如醉如痴；波浪平靜了下來，全場一片寂靜，我們鬆了一口氣。」

「你出生的目的為何？身為一個男子漢，這些年來你成就了些什麼？當你死的時候，你打算留下些什麼？」巴巴問廣大的群眾。

Vineetha Ramachandra Rao 是隨行人員之一，他寫道：「據說當年克里希那吹笛子時，連那條千頭眼鏡蛇都服服貼貼的；當巴巴以迷人的聲音演講時——雖然那幾句開場白對他們的自滿和怠惰那麼具有挑戰性，這條有 75,000 個頭的眼鏡蛇靜靜地蜷伏著，陷入自省中。巴巴勸他們培養愛心，因為『愛是宇宙的原動力，愛是上帝，唯有愛才能使人贏得上帝的恩典，與祂合一。』」當巴巴講到巴讚的效用並唱了幾首歌時，全場

群眾毫無保留地臣服於祂的魔笛！心中所有高等的傾向都發芽、生出葉子、長出花苞並綻放；每個人都感到一陣法喜，宇宙意識導致的法喜。」

巴巴夜宿政府招待所，隔天一大早就起床，準備開始當天排定的行程。在路上行駛了約二十分鐘，一行人驚見一座棚子橫跨在路上，上面點綴著綠色和黃色的爬藤和花綵、旗幟和花圈。地面上，約莫一百個人在唱百善地尼樂園的巴讚！

我們來聽聽阿德凱博士描述當時發生的事：「他們懇求巴巴駛進他們的村莊，只有兩哩遠。他們說已經修好了路，夠格讓汽車通過。他們答應會安靜而有紀律。他們說村民都盼望祂光臨。我擔心能否準時執行一整天忙碌的既定行程，可是巴巴說：『嗯，咱們該去，停留個五分鐘。』」

於是車子調頭，駛過乾淨無塵、灑過水的路，進入村裡。車子經過之處，油燈揮舞著，婦女們散花在車上，男人們吹號角，擊大鼓。路邊的牛，角上塗了紅漆，脖子上的鈴鐺叮噹作響。見到村民們坐在那裡，法喜充滿，眼中閃著光彩，巴巴十分高興，唱了幾首巴讚，鼓勵群眾跟著唱，不猶豫，不害怕。結果巴巴在那裡待了約四十分鐘才駛回主要幹道。

那是一道愛的洪流，肥沃了整片區域，進入每戶人家、每顆心，喚醒男女老少：巴巴不忍心看到人們坐或站在大太陽下，也不能容許他們悶悶不樂。在比賈布爾到 Bagalkot 的路上，巴巴以坎納達語唱了許多首歌，讓副校長阿德凱博士、他的兒子、以及其他的人高興不已。祂唱了一些歌，是由中古時代著名的坎納達聖者 Purandara Das 和卡那卡達斯(Kanaka Das)創作的。祂並講述卡那卡達斯的故事：在 Udipi 城(在今之卡納塔克邦)有一間克里希那廟，裡面的克里希那神像是由 13 世紀的聖者，二元論的祖師 Madhavacharya 供奉的，卡那卡達斯因為屬於賤民階級，不得進入那間廟內！只好在廟外不停的祈禱。有一回，當他在繞廟時，他忽然發現廟後方有一扇小窗，遂探頭往內望去，可惜只能看到神像的背部，他站在窗前唱歌讚美主克里希那，渾然忘我，優美的歌聲吸引來一群人。這時卡那卡達斯再度探頭向廟裏望去，奇事發生了，只見神像已經轉過身來，示現正面，賜予他達瞻！……。巴巴還唱了幾首歌，是祂當場以坎納達語創作的。對於愛好坎納達語的人和求道心切的人來說，那是一個輝煌燦爛的時刻。

巴巴的車經過 Kerur 市等地，讓當地信徒大飽眼福，來到 Nargund，那兒聚集了約 12,000 人，來自附近各村莊，甚至來自開車要好幾小時的 Hubli 和 Dharwar。巴巴

告訴他們，「道」在一切萬法之中，唯有達到完美狀態的純淨心智，才能認出這一點；就像人體所有肢體和器官中，唯有舌頭能辨識出水中含鹽份。

穿過波浪般的草地和稻田，陣陣微風輕拂之下，巴巴於傍晚抵達 Navilgund。群眾人山人海，安靜而有紀律，巴巴滿懷慈悲的對他們講話並唱歌。祂說：「這個客體世界永遠在變，它斷斷續續，閃爍不定。可是真如自性(Atma)卻是永恆的、堅硬的，不受時間、空間、因果影響。"Ekam eva adwithyam Brahma"(註一)，要想意識到這個『太一』，你必須做五種修習：持咒、憶念神的名號、瑜伽、禪坐、三摩地。充斥於以太中的音樂，以電波的形式由廣播電臺放送出來，被接收器以及它用到的許多巧妙技術捕捉到，而顯現出來。同樣的，上帝無所不在，但肉眼看不到，心念也感受不到，卻可以透過這些技術來了悟、認出」，巴巴解釋道。

註一：出自奧義書，意為「夫道，獨一，無二。」

那天太陽一定是走得比較慢些，因為雖然途中祂在 Annigeri 停留了一會，接受路邊一大群信眾獻花，並沛降恩典給他們，卻能於 6:00P.M.抵達 Hulkoti 鎮。在 Hulkoti，熱情的信徒人數創紀錄，巴巴給他們達瞻，並保證祂的恩典會繼續不斷。

接著祂前往加達格市(Gadag),這個城市多少世紀以來一直以那座 Veera Narayana 神廟著稱，如今它是商業和工業重鎮。來見巴巴的群眾，人數驚人，超過十萬！

帕提爾先生(Sri K. H. Patil)致詞歡迎巴巴：「天堂今天對加達格市打開了大門！聖靈再度在這個古老城市發出燦爛的光。」在演講中，巴巴談到那段吠陀禱文：「Asatho maa sad gamaya (引領我，從虛幻不實走向真如實相)，Thamaso maa jyothir gamaya (從黑闇走向光明)..... Mrthyor maa amrtham gamaya (從死亡走向永生)」這段吠陀禱文總結了自從地球上有人類以來，人的渴望。祂說，「區別、差異」是幻象，我執是黑闇，欲望是死亡！因此，人務必意識到那「太一」，他是它的一個火花；它是這一切萬有，以及更多；它充滿並滿足一切萬有。」

巴巴領唱巴讚，群眾跟唱，歌聲清除了天空中「眾多性」的頻率，充之以真實不虛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羅摩、克里希那、夏克緹、希瓦、毗濕努，統統被整合入群眾優美的歌聲中，與巴巴的宇宙之音搭調，獻於賽的蓮足前。

抵達 Dharwar 時，大多數人家已經熄燈了，牛在路上打盹，反芻咀嚼一整天匆匆吃下的草！

隔天太陽從地平線升起時，日曆顯示當天是 10 月 27 日，巴巴就像太陽一樣朝氣蓬勃，毫無倦容——不論旅途多長，不論路上多麼單調，不論對祂的稱讚歡呼有多少種語言，多麼阿諛諂媚，不論祂在多少地方受到多少民眾盛大歡迎！祂就像太陽一樣，知道自己的使命，而且低調行事！

可是團隊中其他的成員，卻只是凡夫，令祂生起同情心，祂勸阿德凱博士、他兒子、以及其他人士休息休息，雖然他們不怎麼願意。而祂自己則花一整天去 Hubli 和 Dharwar 市的信徒家拜訪，因為巴巴常說：「你的極樂就是支撐我的東西」。每當巴巴拜訪一個家庭時，無論祂待的時間多短，都使其變成和平與愛的天堂。往往，祂自己一個人去，「好讓受訪信徒無需分神照顧隨行人員」！祂勸那些信徒，不要準備鋪張的招待會，不要花大筆錢在炫耀性的裝飾、華麗的花圈、昂貴的餐宴或在親朋好友間快速製造知名度。祂以我們最親近的親人身份來訪，好久沒來了，來祝福、療癒、豐富、提昇、緩和減輕、安慰、糾正、賜予勇氣和信心、證實他們的靈性渴望得到大圓滿。在信徒家裡，祂撫弄孩子們，連細微的禮敬之姿式祂都能認出；祂記得家中每個成員的姓名，還能說出那些他們不知道或是忘記的往事；祂答應家人，保證解除他們遭受的苦。每個人都因而對祂感激不盡。憂鬱濃厚之處，祂安裝快樂；在疾病的刺鼻霉味之處，祂帶來新鮮芬芳的健康與歡樂。祂的到訪，結束了那戶人家疾病、絕望、痛苦、懷疑的一章，開啟了新的一章：歡樂、和平與善意、旺盛的精力和充滿生命力的和諧。

星期一，28 日！巴巴要在晚間抵達布林達梵，所以祂沿著 Hubli-Davangere 路行駛，沿路上，車燈照亮了路旁村落和鎮上居民的臉，亮了他們的心。Kundgol 是第一個有群眾聚集的地方，是由當地沙迪亞賽服務組織主辦的。好一群人哪！偌大的足球場擠得水洩不通！起碼有 25,000 人！巴巴講到印度文化，講到 Bharath (古印度文明) 這個字。祂解釋：「Bha」意為「光」，悟道的般若之光，那種光顯示一切萬有都是「道」。祂說，在愛的驅使下，大家從一大清早就在那裡等待祂的達瞻，讓祂法喜充滿。「要擴展這份愛至所有人身上，因為我在一切眾生內部，」祂建議。「對我的虔誠，要透過服務、愛、互助合作來表達，並且不散播誹謗，不尋人之短，不憎恨別人，」祂強調。祂唱了幾首巴讚來結束講道，群眾聚精會神，全場氛圍一片和諧。

Karjigi 是下一個巴巴降福民眾之處，然後巴巴造訪 Agadi，這是一個神聖的村莊，因一位已故的聖者 Seshaachala Swami 隱居該處而著名。聖人和先知是挖壕的工兵，是礦工，是築路造橋、測量土地者，為阿梵達的到來做準備。神堂入口處，婦女們揮舞燈焰，吠陀學者們唱誦禱文來迎接巴巴。廣大的群眾在唱巴讚，祂在他們中間走動。稍後，祂對他們講神的名號的功效，以及持名的修行。

帶著「救贖」和「解救」的車隊在 Haveri 鎮耽擱了一會，巴巴去當地的「鄉里改造之家」(Home for Village Reconstruction)服務組織拜訪，並對一群農業學院和其他當地學院的學生演講，祂將他們的注意力拉向當地大自然的美和壯麗，說那是一項大家都可以分享的遺產。「你們還有另一項遺產，是大家都可以分享的，那就是神的恩典，」祂說。祂勸這些學生好好唸書，並透過憶念神的名號和巴讚，來學習與自己和他人和平相處的藝術。巴巴唱巴讚時，鄉里改造之家畜養的十來隻毛色光滑的母牛也在那裏聆聽，眼睛閃耀著光芒，耳朵興奮的扇著。之前，牛群中有一條母牛懷孕了，肚裡的小牛因為渴望聽到當年克里希那在布林達梵的聲音，而匆匆從母胎呱呱墜地，來到這世界。在 Ranebennuru 市，巴巴為藝術與科學學院立下奠基石，然後前往棉花市場，那兒有 25,000 信眾在等待達瞻。巴巴勸告他們：「讓你的話語充滿真實性，讓你的行動充滿真誠——Sathyam vada, Dharma chara——言必真，行必義；那就是抵達目標的方法。」巴巴的話和歌讓廣大群眾沉浸在極樂中一小時之久。

巴巴從 Ranebennuru 市開車，穿過一排又一排擠在路上的信眾，去 Harihar(祂在當地下車給信徒幾分鐘的達瞻)，然後一路經過 Davangere、Chitradurga、Sira、Tumkur 等城市，抵達布林達梵，滿載而歸——無數信徒的愛和狂喜式虔誠，祂的恩典擄獲了他們。

阿德凱博士寫道：「我很榮幸能陪伴巴巴，並親眼目睹每個地方信眾感激的法喜，以及巴巴對他們的真誠和單純所感到的快樂。我一直陪伴巴巴至懷特菲爾德(Whitefield)，快到邦加羅爾了，那兒是布林達梵道場所在地，並在那裡向祂告辭。臨別時，巴巴說：『不要認為你是獨自一個人回去的！我與你同在！我們一起走！』一句話顯示出祂的愛、祂的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祂的神性！」

人們對巴巴的敬愛，以及在每一處地方——不論是小村莊、有大學或工廠的城市、名勝古蹟、或是朝聖聖地——廣大群眾對祂那些希望和承諾之言的重視，能讓那些規劃

未來的人大開眼界，這些現象顯示，人們對靈魂的呼喚——走向較崇高的人生——有很明顯的反應；喜歡抄捷徑的心態和人工的快樂支撐，是抵抗不了巴巴神性指令的魅力的。

巴巴於排燈節開始這趟旅程，那是印度人慶祝光的節日。師利奧羅賓多(Aurobindo)在其所著的《瑜伽論 Synthesis of Yoga》中寫道：「古魯應該喚醒神性之光，啟動神性力量。」巴巴喚醒了神性之光，祂點燃了每一顆心中的燈，祂喚起了人們的神性力量。

7. 西方慕道者

「在這個人類歷史上至極危險的時刻，唯一能救贖人類的方式，是印度之道。」湯恩比(Arnold Toynbee)如是說，他幾乎是近代最有智慧的歷史學家。這是一個挫折感、恐懼、固執偏激、幻想的時代，種種社會疾病——犯罪、過錯、離婚、自殺、賭博、毒品——普遍呈現上升趨勢。政治疾病——變節脫黨、偽善、派系、貪腐、侵略主義——從一個國家散播到另一個國家。經濟疾病——貧富不均、過度開發——也成為全球性的。所有這些病態，根本肇因，根據巴巴的說法，在於人對自己沒有信心：「人已經失去了對自己的信心，他披上軟弱、猶疑躊躇、懷疑、不滿的外衣，遮蔽了自己的本性，讓他看不到蟄伏其中的巨大潛力——善、美、力量、滿足感。」

俄裔美國哲學家艾茵·蘭德(Ayn Rand)說：「為了生活，人必須行動；為了行動，他必須做選擇；為了做選擇，他必須定義一套價值體系；為了定義一套價值體系，他必須知道他是什麼，他在哪裡——也就是說，他需要一套形上學、認識論、和倫理學，亦即哲學。」而湯恩比宣稱：「印度哲學」。這是因為，在印度，哲學從來不曾被埋葬在墳墓裡，它始終是人們經營生活的流通貨幣，是家庭、社會、族群、國家的血液。它甚至被稱為「真知灼見」，亦即有智慧的經驗。換句話說，它比較屬於一種生活方式，而非一種對人生的看法。它比較強調達摩——道德，其理論基礎則是永恆不變的形上學真理。

所以難怪巴巴成了許多孤零零追求內在平靜和極樂者的慰藉和力量，他們受夠了世間的五光十色，從海外各國，像是美國、英國、和其他國家，來到巴巴跟前。巴巴告訴一群'foreigners'（「外國人」。對巴巴而言，那樣稱呼他們，是名詞的誤用；祂稱呼他們為'for-nears'，因為他們來，是為了某些可以緊緊抱住的「親近的」東西或人）：「除非我召喚你們，否則你們不可能來；我知道你們每一個人的過去和未來，知道你現在在渴望什麼，知道它何時會得到成全，如何被成全。」

約翰·希斯洛(John Hislop)寫道：「我們多半是從別人那裡得悉賽巴巴的。聽某人講祂的事蹟，於是開始打聽祂是何方神聖。在加州，第一波訊息來自鮑勃·雷穆爾(Bob Raymer)和他的朋友，第二波來自英德拉·戴維(Indra Devi) 和她的助理。英德拉·戴維是在馬德拉斯從墨菲(Murphet)先生那裡聽來的，墨菲先生是從鮑勃·雷穆爾那裡聽來的，鮑勃是從一位朋友那裡聽來的，那位朋友後來成了他太太！而她又是從一位朋友那裡聽來的。但是，這串鏈子第一個原始的環，是巴巴自己！」

聽聽艾爾蘇·考文(Elsie Cowan)是如何聯繫到巴巴的：「我和我先生結婚多年來一直在尋覓真理，我們追隨一個又一個信仰，每一步都給我們一點點智慧，但沒有安全感，沒有實際的知道該如何抵達目標。就像所有學習真理的學生一樣，我們也被教導：「基督就在我們的靈魂深處」等等。最後，我們聽說有一位古魯能幫助我們，於是我們追隨他並遵循他的教誨。他教我們的真理，和所有偉大上師教的都一樣。我們學靜坐和靜默。然而，內在，我們的靈性背叛仍然持續。」

為什麼我們無法了悟上帝？如果我們必須明心見性，那為什麼沒有明心呢？我們如是問道，他沒有答案，我們很是氣餒，經過一番討論，我們做出一項重大決定：大聲而真誠的祈禱，請求在世最高明師來帶我們抵達我們的目標。

而這位最高在世明師知道我們的處境，回應了我們的呼喊，因為，祂就是為了我們這樣的人而來到世間的。隔天，一位朋友來家，給我們一本書，是一本關於沙迪亞賽巴巴事蹟的書！我們從頭讀到尾，一種深度的寧靜充滿了我們，我們知道，我們的祈禱得到了回應！

巴巴接下來的「救援行動」一步步緊跟著而來，我們聯繫這位帶書來的朋友，找到其他巴巴寫的書，我們讀了那些書，沉浸在祂所講的簡單易懂的真理中。那週的星期天，我們去平常我們拜神的廟裡，一位好幾星期沒見的朋友來了，坐在我們身邊，她從包包裡拿出一個小紙包，我們看著她將其打開，驚訝地發現裡面是一些灰！她說是一位朋友從賽巴巴那裏拿來的(巴巴的恩典！)，並說有一股強烈的欲望驅使她將那包粉給我們(巴巴無限的慈悲！)，為此，她還得找到我們。她說(巴巴的話)，我們每晚要放些聖粉在舌頭上。祝福和奇蹟開始在我們生命中發生；雖然我們眼睛看不到祂，但祂以種種方式讓我們認識祂。然後，有一天，我們忽然想去見祂，於是我們去了一趟百善地尼樂園。」

約翰·希斯洛的太太瑪格達萊娜(Magdalena)很小的時候就受到巴巴吸引，那時她只有一歲，巴巴現身於古巴首都哈瓦那，在純潔無暇的幼小心靈中印下祂的光輝。據希斯洛說，當時她剛開始學走路，她看到舍地賽巴巴(巴巴化身為那個形象來祝福和賜予恩典)站在花園角落！她便蹣跚的走向祂，口中喊著：「爹爹！爹爹！」，但隨即感到困惑而止步，因為她真正的爹爹正站在房屋門口。希斯洛寫道：「驚奇中之驚奇，去年我們在印度時，巴巴對瑪格達萊娜證實那是真事；祂描述當時祂穿著的服裝，站在花園一隅的情景，35年前！」

英德拉·戴維(Indra Devi)，號稱「美國瑜伽第一夫人」，是俄裔美國人，有個印度名字，在美墨邊境設了一所瑜伽學院。她是在印度邁索爾學的瑜珈，然後在上海、倫敦、莫斯科教瑜伽。1966 那年，她剛好在孟買，住的地點從 Gwalior 皇宮可以看到，當時巴巴正在 Gwalior 宮，身邊圍繞著數萬仰慕的群眾，超過一個星期之久。當時她錯過了見到祂的機會，但在趕赴市區赴約時，在附近遇到幾次巴讚和巴巴演講造成的交通堵塞！後來，在去 Saigon (西貢。我告訴她說，妳絕對不能當成“Sai Gone”——「賽走了」；永遠是“Sai Won”——「賽贏了」)的路上，經過馬德拉斯時，她順道去神智學會總部探望一位朋友，結果遇見墨菲夫婦，他們興緻勃勃地跟她大談巴巴和祂的愛、祂的神力、祂的智慧。那種召喚清晰而有說服力，她從西貢回來了。在去那名垂青史的小村路上，她遇見當時的印度教育部長沈博士(Dr. Triguna Sen 博)，他在聖地與巴巴有一番富於啟發性的長談，正從那兒返回。沈博士警告她，說她可能會繼續待在百善地尼樂園，覺得自己抵達目的地了。實際發生的情況就是那樣，她把心投資在巴巴身上，做為終身存款，她呼吸賽、談論賽、夢見賽、休息於賽之中——無論漫遊到哪裡！

紐約的希爾妲·查爾頓(Hilda Charlton)在錫蘭待了很多年，後來搬到德里，在那兒，她接受上師點化，開始拜聖母並冥想祂。她偶然去了一趟舍地，在那裡聽說巴巴現在在人間，可以見到，在 500 英哩外的布達巴地！

另外一位“for-near”(巴巴對外國人的暱稱)，是來自挪威奧斯陸的艾爾夫(Alf Tideman Johannessan)，他是孟買港一家運輸公司的總經理，公司生意興隆，他的競爭者以各種低劣的手段試圖毀掉他的名聲和收入，包括巫術！他的幾個朋友和一位祆教祭司帶他去舍地巴巴的神堂，祈求消災解厄。

在其中的一次造訪，1966 年 2 月，就在艾爾夫絕望地坐在「前世巴巴」的墳前時，「這一世」的巴巴，以祂無法模仿的方式，接手他的問題！一位身穿藍襯衫的矮個子男士拍拍他的背，問道：「你有見過沙迪亞賽巴巴嗎？」艾爾夫沒聽過這個名字。那位矮個子湊著他耳朵低聲說：「如果神有來過地球的話，那這位就是祂了，」說著在他手上放了一個小墜子，上面鑲有一個搪瓷的橢圓小片，小片上是一個人物的肖像，身穿道袍，一頭蓬亂的頭髮。「這是沙迪亞賽巴巴，」那位矮子說道，「你可以於 3 月 14 日在孟買見到祂，」說完便離去。

艾爾夫向所有他認識的人打聽這位「人間上帝」，但沒有人聽說過祂，也不知道 3 月 14 日在哪裡可以找到祂。事實上，他後來才知道，那位穿藍襯衫的矮個兒男子在舍地宣佈這個日期之後，過了一個禮拜，孟買的沙迪亞賽服務組織才接獲訊息，告知巴巴抵達孟買的日子，並命令他們找一處適當的場地，位於市區內容易到達之處，四周有寬敞的空間供信徒聚集。

巴巴於 3 月 13 日凌晨抵達孟買，並於 14 日早上在 Gwalior 皇宮，大眾唱誦巴讚時，對艾爾夫微笑示意！在艾爾夫第一次得到機會與巴巴面談時，巴巴對他說：「還記得那位降頭巫師嗎？當時是我在幫忙你。」巴巴談到他歷經的成功和考驗——在生意上，以及在心靈方面，為縮小絕望和快樂之間的鴻溝所作的努力——告訴他說：「從現在起，我會當你的嚮導，在各個方面。」

阿諾·舒曼(Arnold Schulman)是一位編劇和知名劇作家，好萊塢和紐約寵兒，有一次在懷特菲爾德與巴巴見面。回到美國後，他說：「有一天，不知是什麼原因，我發覺自己心中生起一種強迫感，壓抑不下，揮之不去，克服不了，也無法將其合理化；我要寫一本關於巴巴的書！」後來他去印度時，巴巴召見他，在祂的房間裡面談，告訴他說：「時候到了，我就會召喚所有那些需要我的人到我跟前。是我叫你寫書的，因為我要你。要了解！我要的是你，不是書。」

就像這樣，他們從各地前來！其中許多人像希斯洛一樣，修行多年，在其本國接受過專家的指導，像是日本(禪師)、緬甸(佛教僧院)、尼泊爾(希瓦教派的古魯)、錫蘭(佛教僧院)、以及印度(瑜伽專家)。其中有許多人，因為接觸了羅摩克里希那弘法團(Ramakrishna Mission)、瑜伽難陀的見性學會(Self Realization Fellowship)、奎師那意識學會、克里亞瑜伽(Kriya-Yoga Conference)、以及其他各式各樣自我省視、自主、明心見性課程，而刺激了他們的靈性胃口。另外一些人，被那些郎中誑騙，說能迅速得到靈修成就，結果遍體鱗傷，他們因渴望光明而來到巴巴跟前。其他一些人，厭惡於迎合驕傲、貪婪及各種強大的衝動，拼命尋覓出路，尋找內在和平，而來到巴巴這裡。還有很多人，被那些徒具雄辯口才(卻只能掩飾其空洞乏味的內容)的人互相矛盾的辯證，唬得暈頭轉向，最後來到這裡，聽到「全知者」以直截而簡單的話道出真理，見到真理未經點綴的美。

巴巴說：「不是樹上所有的花苞都會綻放，也不是所有綻放的花苞都會結出果實，果實也不見得後來會成熟，並以其甜味充實這個世界。」那些膚淺的人、軟弱怠惰的人、

把宗教當學術研究的人、傲慢自大的人，首先從競賽中出局。至於那些為了得到巴巴珍貴禮物而來的人，是否做好了準備，程度各有不同。但不論其準備程度，與巴巴接觸，對心的淨化效果，是無可避免，無可否認的。

洛杉磯東西文化中心的茱蒂斯．泰伯格博士(Dr. Judith M. Tyberg)寫道：「自從上次在布達巴地，得到師利．沙迪亞．賽巴巴的祝福，至今已將近三年了，祂在各方面給我的幫助仍然明顯可見，我非常感激。」德黑蘭的 Jack Hakimzadeh 寫道：「在我心情沉重，幾乎不可能回到泰然自若的狀態時，我有去見巴巴，人生從此改變。」葛亞妮．格林(Jnani Greene)在百善地尼樂園待了已經有十個月，如是寫道：「巴巴告訴我：『不用醫生了，藥也免了；放開，放棄；讓我當妳的醫生！』」之後祂多次證明祂的效率和隨時在側。有一天，我的腳摔傷了，在黑暗中不小心踩進一條狹窄的水溝。我被扶到我的房間，傷處痛徹心肺。兩個小時過去，忽然間，疼痛感消失；我去懷特菲爾德參加巴讚，坐在一輛手推嬰兒車裡！然後，我不經意地注意到，我的腳熱熱的，我將腳放到地上，它完全好了！這次事件，後續影響更富戲劇性，因為，我漸漸明白，對任何形式的疼痛，對所有受限制的感覺，不論身體或心靈方面，都可以向祂求助。我發現，祂的處方對任何事都同樣管用。我是一個遲鈍的學生，還是會忘了向祂祈求！但祂出於無量的慈悲，不斷的提醒我。」

許多求道者從巴巴寫的書、從祂的講道、祂唱的巴讚、祂的相片和照片(用來敬拜和冥想)得到慰藉、力量、幫助、指引。約翰．艾佛所(John Eversole)從加州聖塔巴拉寫信給筆者：「謝謝您吸引了我對祂的注意力，使得祂的相片因而得以為我家牆壁增光；使得祂的聖灰得以永遠甜美的留在我的生命中；使得我的家人得以走上祂這條真理之路；使得我法喜的眼淚得以從地球另一端為祂洗腳。」

希爾妲．查爾頓的一個學生來到印度與巴巴在一起幾個月，她寫信給這位學生：「巴巴要我們和諧相處，因為，對任何人沒有愛，就是對祂沒有愛。如果我們不能對祂在世上的許多形體仁慈體貼一點，那愛祂有什麼用？克服對人和事起情緒反應最好的方法，是當某人和你不對頭時，把它想成是巴巴在給你考驗。在你這趟旅行中，你會看到許多人呼喊『巴巴』，卻不照祂的話、不照祂的要求去做。巴巴知道每個人心中的想法和感受，是的，巴巴是神，降生世間。」

希爾妲．查爾頓有一次寫信給筆者：「在我們的靜坐課程中，總是可以感覺到巴巴的臨在，一位新男孩看到巴巴充滿整個房間，一位學生體驗到：祂是『無限』，他們之

中有些人，抑制不住自己的法喜，在冥想時因至樂而大笑。他們或是直接看到巴巴，或是在夢裡見到巴巴。祂治好他們很多病。那些年輕的孩子開始遠離毒品，神智恢復清明，重獲力量。」在另一封信中，她寫道：「回顧那段在百善地尼樂園祂跟前的光輝日子，我視之為充滿機會的日子。然而，返回西方之後，如今我越來越體認到，祂無所不在，我有具體證據，一再證明。離開百善地尼樂園時，巴巴告訴我：『超越名！超越相！』」

法國的 Diane Marquier 在某人的房間裡看到一幅巴巴的肖像，底下寫著：「為什麼要害怕？有我在這裡。」當時她的反應是：「嘎！這是什麼呀？他以為他是誰？」她哼道。可是在她聽說更多關於祂的事蹟之後，她生起好奇心，好奇心變成探究、發現、虔誠。她寫道：「有一天，我向我先生要 300 塊錢，他說他沒那麼多錢，我對巴巴有信心，大膽對他說：『你給我 300，巴巴會給你十倍！』我得到了那 300 元。當天晚上，他在餐館賺了 3,000 元，那是我們在那裡工作一年以來的首次，大家都驚訝不已，除了我之外。」

加州聖塔巴巴拉的 Murial J. Engle 寫道：「我從未站得離神那麼近，要是我告訴你，說這人是耶穌基督，你會相信嗎？祂一眼便能看穿我們，並知道我們為何尋覓祂，無需我們說任何話；但祂慈悲為懷，不透露所有祂看到和知道的事，以免給人難堪！」

霍華德·墨菲引述一位虔誠而熱心求道的「德國女士」，她告訴他：「巴巴是純潔和愛的化身。」她寫信給他：「我越來越相信，耶穌再度來到人間了，化身為沙迪亞賽巴巴，是完完全全的基督。」

瓊恩·舒懷勒(June Schuyler)寫道：「一個活了 41 年，歷經不少挫折的人，如今找到化身為人的上主——至善、純愛的化身，那種喜悅，實在無法形容。我的一生，透過各種平常的人際關係——父母、孩子、朋友、婚姻——體驗過豐富的愛，但沒有一種能與巴巴給予和喚起的純潔的愛相比，那是聖愛！」

「遇見巴巴之前 17 年，人生的問題嚴重到覺得自己內心荒涼貧瘠。在巴巴跟前，內心乾燥的沙漠被洪流般的生命之水淹沒。」

1970 年 12 月 9 日，Annalisa Rajagopal、Indra Devi 和我三人在巴巴的指引下，去果阿邦宏偉的天主教慈悲耶穌大殿。耶穌會傳教士聖方濟各·沙勿略的遺體葬於此處。一如往常在敬拜耶穌的場所，祂的愛感動了我。我跪在祂的雕像前，心情複雜。我

這個虔誠的基督徒，多年來無疑受到耶穌基督的引領，如今我的心卻完全被沙迪亞賽巴巴擄獲。」

「耶穌啊！這是什麼啊？」——突然間我問道，「我在試圖事奉兩位主人嗎？您告訴過我們，這是做不到的。巴巴也這樣說。您知道我愛您，然而我的心充滿了巴巴，我已經完全下定決心去接受和遵循祂的指引。求求您幫助我！」

「剎那間，我想起那天巴巴對一群海外的求道者演講，那天祂用了一位口譯員——雖然祂經常直接以很棒的英文演講！當巴巴提到耶穌時，口譯員開始說：『你們的耶穌……』『不，』巴巴斥責他，並親切地加上一句：『我們的耶穌』，強調『我們』這個字！我心中浮現一個想法：是耶穌引領我到巴巴跟前的。雖然我目盲太嚴重，看不出，但我有一種感覺，巴巴和耶穌不是兩個主人，而是同一位。巴巴教我們的，一直是所有宗教信仰散發出來的氣息：愛、謙卑、虔敬、慈善布施、靈魂的狂喜。我的頭腦已經同意了，這種理解正逐漸在我心裡生根。

「在我早先對巴巴的一些經驗裡，我的妄心有時會試圖生起懷疑的風暴，但是每一次心中陷入這種混亂時，都有一種深度的內在平靜出面宣示，很久以前我就學會去信任這股平靜之流，那是內在的上帝在說：『沒事，一切都很好。』(All is well)」

「那天跪在耶穌像前，我了悟到，一切都很好。我得到那麼豐盛的祝福。我離開教堂，感覺到愛與被愛。」

霍華德·墨菲也提到類似的經驗，在他寫的《Sai Baba Man of Miracles 賽巴巴奇蹟》一書中，他說：「賽巴巴和耶穌有很多類似之處，不只在神蹟方面如此，講道的風格亦然。巴巴遠遠超過人類所能度量的範圍，除了神蹟(顯示祂能支配大自然)，除了能出現在任何地方並知道信徒在想什麼、做什麼(巴巴說：「我是一台收音機，能調到你的波段，」)，以及能提供護佑和幫助之外——除了所有這些超人的特質之外，祂還有一種純潔、無我的愛，這種愛尤其顯示巴巴具有耶穌一般的神性。」

筆者猶記得，有幾個晚上，自己與七位「外國人」在一起，他們在從新約聖經〈啟示錄〉的字裡行間尋找啟示，其中有幾位直覺上感到，解釋和了解巴巴的降臨相當重要，研讀著名通靈家愛德加·凱西(Edgar Cayce)深入探討聖經的著作，更加強了他們這種認知。他們閱讀凱西書中對「新耶路撒冷」的描述：「我在那裡沒有看到聖殿，因為上

帝就是城裏的聖殿。而他們會帶萬國的榮耀和榮譽進入城裡。他們絕不會帶進任何褻瀆之事物，也不會帶進任何令人嫌惡之事物。讓渴的人來，凡來的人，都叫他暢飲生命之水。」驚訝於其形容之貼切。然後他們讀到這一段：上主騎白馬(印度《往世書》中描述的 Kalki 阿梵達?)降臨，眼睛如火焰，身穿紅袍，紅得像是浸過血，上面繡有「萬王之王，眾主之主」的名字(巴巴也穿紅色絲袍，其中一件繡有金字，顯示祂是賽巴巴，亦即「聖父」)，祂的名字是「真理」。他們驚訝地注意到最後這一句，因為 Sathya(沙迪亞)意為「真理」！來到巴巴這裡的基督教求道者，發現巴巴和耶穌的神性徵兆有許多雷同之處，感到十分窩心。

有一天巴巴對一群美國人說：「你們許多人來我這裡，是因為還不知道母親的愛，」。其中一位美國人寫了一首歌，當時在祂手裡：「請喚醒我們，覺悟到與您的合一！親愛的母親啊！請引領我們回家，進入您！」當然，凡是在摸索人生意義，追尋原理、理想、價值、自我了解、自我表達的人，都是子女；而那位以憐愛之心扶起他們，引領他們顛覆的步伐、結結巴巴的舌頭、充滿驚奇的眼睛、搖擺不定的心念的，就是「母親」。安得拉邦一位偉大詩人、七十多歲的學者、瑜伽士和玄秘主義者，Velury Sivarama Sastry，曾與巴巴在一起好幾年，寫道：「在天秤秤的一個盤子上放置天下所有母親對其子女的愛，在另一個盤子上擺著巴巴沛降給膽怯、孤伶、衰弱眾生的愛，你會發現，放置巴巴的愛的那一盤會下沉！」耶穌說：「容許那些孩子走近我。」巴巴走在各種年齡的孩子中間，因為只有祂能給每個人他們所渴望的愛。」

基督的愛是那樣的強烈，祂承擔了他人的罪。巴巴出於愛心，承擔他人的疾病。1970年聖誕節那天，巴巴在孟買對人山人海的信眾提到，祂為了承受一位信徒的盲腸炎，欣然歷經劇痛，否則那位無助的信徒無法活命，祂說：「為皈依我的人承擔痛苦，是我的職責。我不會有『受苦』，而我盡我這項職責，所以你也沒有必要受苦。這整個『給』與『接下』的過程，是愛的神蹟遊戲，在愛中，它被我接收過來，所以我哪會受苦？基督為了那些寄託信心於祂的人，而犧牲其生命。祂宣揚了『服務是上帝，犧牲奉獻是上帝』的真理。」

有人問耶穌，為何祂與罪人一起用餐，耶穌說：「我來人間，就是為了那些罪人；需要醫生的，不是健康的人！」巴巴來人間，是為了那些犯錯的孩子，那些走入歧途的朝聖者。祂說：「說『你的身口意必須純潔，以便贏得我的恩典』就像說『你必須身體健康，以便得到一位醫生的幫助』一樣的愚蠢！純潔的人不需要一位主人！強健的人不需要醫生。」耶穌對祂的使徒們說：「我差你們去，如同羊進入一群野獸之中，但是上

帝的聖名會是你們的盾牌，空氣中也會充滿歌聲，每隻活的動物似乎都在說，讚美上帝，阿們！」巴巴呼籲祂的信徒：「去告訴每個人你在此地所體驗到的，告訴他們你找到了那快樂和內在寧靜的泉源，告訴他們，沒有一個人會被遺漏，所有人都會被拯救。」

加拿大總理的弟弟 M. Trudeau 偕同妻子，在加拿大駐印度大使的陪同下，一起來到布達巴地，巴巴當場變出一個上面有耶穌的十字架給他。在非洲坦尚尼亞的 Ngorongoro 縣，祂變出一個可愛的小十字架給祂搭乘的飛機的英國駕駛，但發覺對方並不怎麼高興，遂問道：「怎麼？你要我的肖像？」於是又揮了揮手，變出祂的肖像給對方。巴巴不會去轉變或稀釋人們已有的、能提供寄託的信仰，祂不會堅持要人家只敬拜祂目前的名字，或是只敬拜祂目前的形象，不！做個真誠、誠實、正直、保持覺知、警醒、純潔、充滿愛心的人，那就夠「宗教」了，祂如是宣稱。

來自紐約的約翰·莫斐特(John Moffitt，羅摩克里希那僧團超過廿十年的團員)在百善地尼樂園覓得巴巴，與祂見面後，他從邦加羅爾寫信給筆者：「我永遠忘不了那次談話——無限深奧、無限頑皮、無限簡單。我不禁想到，坐在師利羅摩克里希那跟前，會是什麼樣的情景……我就只是在那裡啜飲祂的甜美、愛心、頑皮。我請祂祝福我有一天能再來，祂熱情的說：「為什麼要來這裡？沒有必要，我永遠與你同在，我會在你心中。」如果曾經有證據顯示基督在基督教的圈子之外進行祂的工作，那必然是在巴巴裡面，以及祂之前的師利羅摩克里希那裡面。我的心念現在清楚了，疑惑解決了；我要執行祂的旨意。」

巴巴知道每個前來的求道者下的功夫有多深，他曾事奉過誰、敬愛過誰，從他們那裡吸收了些甚麼，以及最終他何時，經由哪種法門，能了脫生死，逃出這個荒誕卻誘人的迷宮。一位年輕的美國人太過公然標榜自己對巴巴有多忠誠，一天，巴巴對他說：「你的古魯在邦加羅爾，去！」這位熱情洋溢的仰慕者大吃一驚，抗議道：「不！祂就在此處！」可是巴巴堅持自己是對的，然後這位青年恍然大悟，自己曾經接受知名的馬赫西瑜伽士(Maharishi Mahesh Yogi)的啟蒙，學習超覺靜坐，巴巴是在告訴他，馬赫西來到邦加羅爾了。巴巴知道老根是綠的，無需多費功夫即可恢復其生命力。

「賽巴巴，賽巴巴；好仁慈，好仁慈！您是父親、母親、姊妹、兄弟、每個人」是一群「外國」信徒創作的歌曲中一段重複多次的歌詞，並在百善地尼樂園和其他地方合唱過許多次。巴巴是多面的阿梵達，集羅摩、克里希那、耶穌、佛陀、商羯羅、Gauranga、羅摩克里希那、祆教創始人查拉圖斯特拉於一身。

來布達巴地，本身就是個問題，尤其是對那些習慣於舒適便利的人；然而他們卻冒著奇怪的天氣、忍受特殊的食物、沒有宿舍、交流溝通的困難、以及其他種種不便，而堅持下去，不放過每一個可以見到祂、與祂說話、與祂在一起，盡量久一點，因為，祂是那樣的迷人，感覺上是那麼的親近，讓人迅速將種種不舒適與設施的缺乏拋諸九霄雲外。

Michael Schultz 的太太說：「我們積了什麼陰德，使您這樣慈愛而親切地召喚我們？」Eddie Fleur 寫道：「我有祈禱，而且每天都祈禱很久，祈禱自己對祂能有純潔的愛，並完全臣服於祂的旨意，而且能與祂在一起，就像猴神哈弩曼那樣，與羅摩在一起。」Gabriella Steyer 寫道：「祂的愛掃除了我們在此地感受到的所有打擾和不舒適，以及所有大自然強加於我們，不受歡迎的嚴苛苦行。」Georgiana 如是祈禱：「我是一個水泡，讓我成為大海」。Michele Melvin 說：「這兒有一種『愛無止境』的意識；有一處空間，不受限於任何狹窄的量測；有一個真理，超越這個妄見，在那兒，能明心見性。我向聖母巴巴祈禱，願我回家。」——據這群熱心求道者其中的另一位說，巴巴來，是要帶祂的子女回家！

另一位修行人，他給自己取名為拉曼(Raman)，以塗抹掉自己的過去，讓人不去注意，他寫道：「我們大多希望，來到這裡，能在自我進步方面，獲得明確的成就，最起碼在巴巴的幫助下在靈性道路上往前走幾步。巴巴用考驗來幫助我們靈修取得進展，其中一種方法是：完全忽略我們！是的！一連好幾週。祂會表現出好像完全沒有察覺到我們的存在。祂會向坐在我們左邊的人微笑，並拍拍我們右邊的人的頭！目光從你上方高高通過，表現得好像渾然不知你的存在。結果是：我們的自我縮小到一粒豆子大小！當你的大小剛好時，祂會突然看你一眼並來個燦爛的微笑，然後一切如舊，甚至更好。」

「你的手臂上注射了一針，那會讓你亢奮好幾個星期。當祂瞧你一眼並微笑時，你會覺得和祂有一種永恆的親密連結，你熱淚盈眶，恍若置身雲端。你頓時明白，祂一直都知道你的存在，知道你在絕望中自言自語的每一句話，每個念頭，每件你做過或尚未做的事，而最可貴的是：祂了解你所有的弱點，並且已經原諒了它們！」拉曼補充道：「要是我有朝一日能抵達無欲的境界，那麼最後一個放下的欲望，必定是希望祂看我一眼並露出微笑。」

約翰·希斯洛說，對於西方人，通常第一次接近巴巴的機會，是當祂把他們一整群都召喚過來的時候，不論是在百善地尼樂園或是在懷特菲爾德：「祂與我們一起席地而坐，邀請我們表達靈性方面的疑惑。在我們眼前，是一位看起來像印度人的男子(巴巴告訴阿諾·舒曼：「我不是男人，我不是女人，我不老，我不年輕；我是所有這些。」)，暗褐色皮膚(史詩裡描寫羅摩和克里希那有暗褐色皮膚)，纖瘦身材，頭上一大團黑褐色頭髮泛著淡淡的金色光暈。與這位神人見面，我們自然頭腦清醒，所有感官都保持高度警覺，全神貫注，觀察入微。我們注意到，祂的面容很靈敏，隨時反映所有心情和思緒的變化。祂的笑容甜美，充滿了愛，像個天真爛漫而富於情感的孩子。深褐色的眼睛柔和得讓人融化，閃爍著智慧和幽默。祂的聲音溫柔親切，像個母親；有時開懷的笑，幽默風趣，像個同伴；有時口吻嚴厲，像個父親。祂坐下、起身、走路時，動作優雅飄逸。祂的手勢富於表達性。空氣中有一股淡淡的香味，我太太 Magdalena 說那是茉莉花香！(巴巴是不搽香水的)三月我們從印度回國時，在檀香山，一陣同樣的香氣把我喚醒，香氣持續了約 10~12 秒。另一次，在孟買的達摩史剎道場，巴巴正在講一個故事來說明某個道理，我驚然發現祂的頭部籠罩著光暈。巴巴注意到我驚訝的眼神，說我實在很幸運，能看到那種異象！」

我們再來聽聽希斯洛形容巴巴如何對尋覓祂的人示現自己：「當我們坐近祂時，我們很快便明瞭，祂遠不只是一個優雅迷人的印度男子！我們的知覺變得深入，超越感官；我們意識到一種微妙卻完全的美，靜靜地充滿了整個房間。在那種微妙的意識境界，我們會感覺到一股慈悲、愛和光在流動，而我們知道，那來源是巴巴。

忽然間，我們的心念靜了下來，心中湧起一股快樂的感覺！所有牽掛一掃而空；平常的那個世界落到視線以外，遁入過去。」

阿諾·舒曼如是描述他的感覺：「不到一分鐘，我就變成一個流離失所的人！」「唯有與祂在一起的當下那種極樂狀態是真實不虛。」這種經驗是如此的真實，大家眼裡噙著淚水，有些人發現自己哭了。

這種與巴巴在一起的狂喜，在祂回答問題和講靈性方面的東西時，更加高漲。祂的智慧話語，那種法味與深度，令人心中充滿喜悅，幾乎難以承受。

巴巴召集各地的人，對他們開示，以故事和比喻來宣說對治欲望和悲傷的古老藥方。希斯洛寫道：「讓我拾取幾捆儲藏在這些弟兄姐妹記憶中的農穫：不要浪費時間哀

嘆過去，想那些負面、有害、悲劇、病痛的經驗。每段飛逝的片刻光陰，都可以是靈魂的一生！拋棄那些瑣屑的事物。要像星星一樣堅定不移。隨時尋找新的方式來表達你對所有人的愛。不要講太多話、不要跟太多人講話，你真正的朋友和伴侶是神。看到貧和富、健康和生病的差異時，應該有所行動，幫助那些窮人和病患。去除心念中的雜染、妄見、我執、惡念、感官印象、karmic imprints (業力印記，業力印痕)，效果與"die-mind"(死心，讓妄心死去)相同；但是你做得越多，心念中剩下的那些東西，其光輝就越明亮清晰；那就像 diamond (鑽石。譯者按：巴巴會變出鑽戒給人，意在提醒人要"die-mind"!) 一樣，你得切割掉一些小碎粒，讓其形成光滑的切面，才會變得貴重。「Baba」意為那個聖靈，它是 Sat-Chit-Ananda (真如—識—極樂)。B 是 Being——Sat(存在，有，真實不虛)；A 是 awareness ——Chit(識，覺知)；B 是 Bliss——Ananda(極樂)；最後一個 A 是 Atma(真我，真如本性)，吾人內在實相。若你們拋開妄見和欲望的纏繞，則你們也可以成為我。」

巴巴宣稱，祂的一生就是祂的信息。所以，在他身邊，觀察祂的慈悲、祂的單純、祂的熱忱、祂的洞見、祂的愛，本身就是一個寶貴的機會，能讓求道者得到圓滿與自由。祂的每句話，對於祂講話的對象，都充滿了意義。祂對每個人都是個案處理，祂不販賣廉價的萬靈藥來對治人們五花八門的缺陷；目標在你可及的範圍內；治療方法在你手上；祂對症下藥。所謂達成目標，就是睜開眼睛，醒過來，燃燈，否定一場夢魘。就那麼簡單；照見那實相，就像說它一樣簡單，祂如是說。為什麼要讓路變得漫長，然後推薦捷徑來贏得人家的感激？「點燃一盞燈，多少世紀以來的黑暗就會消失；你無需用槍來射掉它，無需用書來把它辯沒有，無需用眼淚來洗掉它，你不需要用拳擊的本領來推開它」，祂如是說。

對每一個人，巴巴都有最適合、易於攜帶的解藥，施之以憐愛。希斯洛說：「巴巴讓每個人都了悟到，他是祂的真如實相的反映。反映、表現出祂的本性——真與愛——是我們的職責，因為，那也是我們真正的本性。我們的首要職責，是將自己從「我們與上帝彼此有別」的幻象中解放出來，是沒入上帝，與祂合一，就像水沫浪花被風暴拋入空中，又落回大海，不再與大海分離。」

Hilda Charlton 在一封寫給她學生的信裡，描述她自己的一套靜坐冥想方法：「於心輪部位，觀想一個平靜的湖面，一朵蓮花升起，蓮花中有火焰，賽巴巴在火焰中。供奉賽巴巴於心中。隨著每次呼吸，感覺你在透過心輪吸入巴巴的聖愛，讓這份愛散播至全身，滿溢出來，四散流向所有眾生。」在另一封信中，她如是勸告：「你問：我要怎

樣與巴巴合一？持續不斷的愛祂就對了，把祂想成是整個世界、整個宇宙，祂的頭髮是天空，身體是大地，我們都是其中的小小原子。巴巴是上帝，而上帝在萬物中，在眾生內部。我們要在心中與萬有合一，那我們就能與巴巴合一。」幾個月後，一位學生回信：「我感覺自己好像在跟樹、樹葉、沙子說話，因為祂在所有這些東西內部。」有時候巴巴會藉由觸碰或發出願力，將祂的法力傳給夠資格的求道者，一位年輕的修行人寫信給筆者：「……………然後，我還沒有明白過來是怎麼回事，大師伸出手來，捏我的眉心，第三眼的位置，我有一種幾近極樂的感覺，一種無量無邊的狂喜，持續了將近五個小時之久。」

其他的修行人，巴巴透過夢來指引他們，那些夢，就像與巴巴面對面的教誨一樣真實。一位因腸疾而臥病在床的修行人來問筆者，Vishuddha(喉輪)是什麼意思！似乎巴巴在夢中叫他意守那個部位！我還得給他上一整堂脈輪的課。我發現，喉輪有深奧的治療作用！

筆者翻閱這類的夢的筆記，發現夢中的指點簡明而精確，與巴巴在人家處於清醒狀態時給予的指點一致。例如這一段：自由，亦即解脫，不是靠完善小我而得到，而是靠對『完美』與『不完美』不起分別心而得到。如果你尚未準備好放棄有限的小我，那就好好用你的精力來完善它，那樣，就把時間做了最好的使用。然而那不是終極境界。在『道』中，不存在所謂完美或不完美，Vibhakti(劃分，區分，分歧，差異，對立)不是 Bhakti (虔誠，合一)。我們再來聽聽這段：「不要要求『給個解釋』；不要『要求』有個了解，放下那種命令式的要求。『寂靜』不是『決心要那樣』！它一直就在那兒。寂靜是純淨的上帝源源不絕流入你，流入世界。」

這種清晰呈現在眼前、迴盪於耳內的教導，巴巴曾給過世界各地許多人，因為，巴巴永遠殷切地想為信徒釋疑，並在以『探究』犁過的田裡播下信心的種子。欲從世界各地，跨越大海，得到祂的教導，你不必是某個特殊人物，或是專精於某本頗負盛名的教科書上的某種特殊修行；你只需抱著那個疑惑，熱切祈禱，從心中呼喚那位至高無上的老師，就夠了。有一次巴巴問查爾斯·佩恩：「查爾斯，你呼喚過我多少次了！而我不是每一次都回答你嗎？」

有一天，查爾斯·佩恩在禪定中深深沉入巴巴源源不斷的川流裡，他問巴巴：「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兩者永遠不會相遇！為何是『二』，巴巴？此話若屬實，那我為何要渴慕您這位東方的人？東西方之間那道牆呢？它是否高不可攀？」

巴巴回答：「從童年開始，心念就充滿了半對半錯的真理(例如就像這個錯誤觀念)、似是而非的想法、甚至刻意的捏造。有時候嬰兒被隔離起來，以免與患有傳染病的成人接觸；我希望他們，為了我的緣故，與成人隔離開來，以便更加認識我！太陽是不分東方西方的。那些專制君主寧可讓人心中的紅熱煤炭不要冷卻下來，他們把那些煤炭扇得白熾，製造東方與西方，讓雙方對立，以滿足其驕傲並從中獲利。人人都要用真相來和這種非真相戰鬥，以事實來和錯誤觀念戰鬥，以愛來和仇恨戰鬥，以了解來和脾氣戰鬥。人必須在自己內部與這些東西奮戰，瞋心生起時，讓自己安靜下來；憂懼和懷疑時，向我祈禱。將你的頻道對準我的偉大力量，與之相應，這個力量，比起我放置在天空的那個太陽的力量，有如嬰兒的呼吸與颱風相比。查爾斯，將頻率對準你正在享受的這股有撫慰性的和風，與之相應！」

來到巴巴跟前尋求指引和恩典的求道者，心中那種迫切感，是一種痛苦的飢渴，是當他們穿越荒原時開始感覺到的，而非像大多數人那樣出於盲目。正如 Norman Mailer 所寫：「他們感到胸腔和內臟在腐蝕，幾乎大多數時候都如此，使得他們感到身體內部空洞化；感覺靈魂像被刺破一個傷口，不斷擴大；認為自己空空洞洞、流離失所，靈魂的中心沒有一個單一身份，那種感覺實在難受。」

其中一位西方人如是對筆者描述他的幾位同胞：「凱瑞自我流放至加拿大森林裡一年，另外一位去愛琴海的一個小島上。珍妮特是個天眼和心靈感應能力很強的人，卻一直不讓人知道這個秘密——在任何可想像得到的情況下皆如此，著實令人驚異！當他們看到巴巴時，珍妮特喊道：『祂是神，我看得出來。』她妹妹因厭惡西方文化而來到這裡。這兒有一位少年 Martin Stamp，拒絕了牛津和劍橋的入學邀請——雖然兩校都派代表來求他。他還在唸大學預備學校時，就已經是一個早熟的數學家。他渴望沉浸在上帝中。拉曼是位瑜伽老師，他把東方的信息帶進美國監獄，並收到監獄圍牆內他『學生』的來信。」

就像英德拉·戴維的瑜伽課總是圍繞著巴巴的教導和榮耀這兩方面，拉曼教瑜伽時，也對這些暫時不能適應環境的人講巴巴。其中一位 Steve Win，從加州 Lompoc 監獄寫信：「此處似乎有強大的負振動頻率，由於缺少一位強大、正面的嚮導來幫助我和其他人，我們只好隨波逐流，祈禱最好的情況發生。我若出獄，將會更嚴格訓練自己，朝自我覺察方面下功夫。我覺得，師利沙迪亞賽巴巴似乎在笑我們那麼認真地活在一個宇宙大笑話中，而祂很有耐心地在等待著來引領我們。我真心希望能很快與巴巴見面，

在祂神聖的腳前學習生命之課！我真心祈禱。我深信，祂會帶我穿過世俗想法的霧幕，抵達三摩地和『道意識』的純淨之光。我現在都花好幾個小時瞧著巴巴的相片，以便讓自己從『真正的監獄』——世俗思想、欲望與感官的折磨——中被釋放出來。」

巴巴在透過各種神奇事蹟，發生於世界各地，來宣佈祂的降臨。當佩恩的飛機在高空，油箱發生難以解釋的問題時，巴巴出現在他旁邊，指示他到出毛病的位置，並教他怎樣修復！有一次，墨西哥特卡特鎮(Tecate)的 Chunchuma Ranch 爆發了一場森林大火，那是英德拉·戴維的瑜伽中心和一個叫做「賽尼樂園」的僻靜地點所在之處，她向巴巴祈禱，巴巴回應了，頃刻之間讓大火轉頭往回燒，拯救了那裡的人和資產！考文夫婦在印度時，為了一直得不到一張特別的巴巴相片的拷貝，而感到失望，那張相片上印有一個達摩史剎的那種符號鐘，時鐘的「手」指針依次從一種靈性修習轉到另一個，直到指針指到 12 點鐘方向的「全然臣服」於蓮足前。那張照片，是一位攝影師不經意地按下快門而得到的，上面有這個鐘的圖案，就好像祂配戴了一個識別證一樣。他們問巴巴，出現這個圖案的意義為何，巴巴說：「它的意思是：完成時鐘上這些步驟的修行人，我將在愛中把他按在我心上！」巴巴被考文夫婦真心的失望感動，於是變出同樣的一張，放在他們在加州聖塔安娜房間內衣櫃後方那個鐘的底下。考文夫婦沒有注意到，於是牆上的鐘自己發出巨響，來吸引他們注意祂放在鐘後方的禮物。他們祈求神堂裡祂的相片能出現聖灰，結果照片上出現了一個星彩藍寶石，有八道光，看起來好像巴巴戴著一條項鍊，寶石在祂喉輪部位！至於英德拉·戴維，巴巴變給她一串珍珠項鍊，並保證，在極端狀況下，她能藉著這串項鍊的幫助，靠祈禱來治癒病人。祂還給她一瓶聖灰，可以治病，而且瓶子被祂加持過，裡面會源源不斷產生聖灰。如是，療癒、淨化心靈、改善品德、改善習慣、拯救吸毒者、透過持名和靜坐來得到內在平靜、以及其他恩典，繼續不斷，微小的、各式各樣的，時時刻刻都在發生，巴巴決心提昇所有修行人進入至高極樂。

筆者以傑瑞(Jerry)的體驗來結束這一系列的內心衷曲：「我與巴巴在一起已經有一年了，這段期間，我看到許多沒什麼信心、多病、不舒服的人來到祂這裡，當他們離開時，他們信心增加，覺得更舒適，心情更平靜。至於我，巴巴在我身上行使祂的奇蹟。隨著待的時間越久，我面對自己的所有的 samskara (意識深處的印象、記憶，習氣)，如同照鏡子一樣。它們顯得模糊而不真實，這些印象和記憶慢慢褪色，不再影響我，先是較近期的，然後漸漸延伸至那些童年的記憶。隨著這些印象結束，活在當下永恆極樂的時間變得越來越長！巴巴燒掉我執，消除了它造成無數劣行的潛在力量。在巴巴跟前，『當下』給我的感覺，是活在愛的極樂中，心念完全靜止，不思過去，不想未來，

唯一通過心念屏幕的印象，是神的泛音，亦即祂流向所有人的愛和平靜。花些功夫，我們就能靜止心念，倒空我們的杯子，讓巴巴能澆入祂的恩典甘露！」

8. 舍地的腳

摩訶希瓦之夜的巴讚持續一整夜，隔日早上，巴巴講解禁食和守夜的意義，以及巴讚的價值和吉祥。然後祂親自分發聖化過的食物，讓大家結束禁食。希瓦之夜的慶祝於早上結束，然而 25,000 信眾並未那麼快就離開，他們在等待觸摸巴巴蓮足和分得一些聖灰的機會，那些聖灰是在希瓦之夜為了浴神(Abhishakam)而神奇地變出來的。

於是巴巴走過曲折的通道，男女信眾蹲在兩旁，祂面帶微笑，慢慢走過，給每個人一兩包聖粉！一些熱情的求道者站起身來拿著祂的相片給祂簽名，祂都慨予賜恩。祂觸碰信徒呈上的一大袋聖灰，加持其治病效用，讓他們帶回家。祂會說些'Santhosham' 或是 'Accha' ——也就是「很高興」(Very Happy) 的意思——之類的字眼，讓信徒在得到達瞻，觸摸到祂，並聽到祂的聲音之後，心滿意足地走開。

許多人從遙遠的外地搭乘擁擠的火車，花費巨額的錢，歷經辛苦，來到一個講不同語言的州，忍受大太陽和寒冷，待在棚子下或樹下；但是當巴巴瞧著他們，或對他們微笑，或拍拍他們，或給他們一塊寶貴的食物或一小撮他們垂涎的聖灰時，他們頓時忘卻一切辛苦，甚至認為那是值得的。

其他人則繼續等待，盼望巴巴會召喚他們做私人面談！一整天，他們一排排面對面坐在尼樂園前方，等待那不容易有的機會：巴巴隨時會來叫他們進去做私人面談。

巴巴很體貼，祂在給人提供幫助時，花的時間會比平常久，祂先挑選那些明顯有病的人——癱瘓的人、小兒麻痺症的、關節炎需坐椅子的、坐輪椅的、用拐杖的、裝義肢的、打石膏綁繃帶的、以及那些有慢性疾病的，祂還挑選那些老年人、盲人、身心障礙者和弱智者。這至少要兩到三天。所以有一天晚上，巴巴宣佈，在自己工作之處——辦公室、工廠、商店、農場——有要緊的工作要做的人，無須等到祂正式許可之後才離開，可以把這項宣佈當成准許和祝福。祂與他們每個人一起返鄉，並會一直與他們同在，一起在農場或工廠工作，所以他們無需有「離開」或是巴巴不在身邊的感覺。

這項宣佈勸走了一大群人，但是很多人繼續等待！「他們都是我的人，是我的親友，為了我而來，」巴巴承認。從大清早直到深夜，巴巴忙十到十二小時，提供治療、諮詢、安慰，或對個人，或給全家或一個團體，各來自某個城或州，直到人群漸漸散去，大家踏著穩健的步伐，充滿自信，興高采烈的離開，勇氣滿滿，覺得一身輕。

大約一週後，訪客人數漸漸減少，巴巴給予所有人祝福後，便前往懷特菲爾得的布林達梵，離邦加羅爾 12 英哩。

三月和四月的夏天，巴巴待在布林達梵，以免讓信徒曝曬在布達巴地那種烈日下。布林達梵是一個涼爽的園子，道場大門內部一端有一棟壯麗的平房式建築。信徒也在這裡聚集，在一棵大樹下唱巴讚。當巴巴意識到大家等了太久時，便從那棟平房出來，有如一道迷人的陽光，慢慢地走在虔敬而殷切期盼恩典的求道者中間，沛降祝福和法喜給所有人。在布林達梵道場，巴巴也是一樣，從早到晚，將祂的時間和精力獻給前來尋求健康、快樂與靈性指引的人。

孟買的達摩史刹道場(Dharma kshetra，意為「達摩之地」)於 1968 年 5 月 12 日成立，在那個中心，「永恆達摩」(Sanathana Dharma)[註一]，以及從它衍生而出的佛法、耆那教達摩、伊斯蘭達摩、所羅亞斯德達摩、基督達摩，都受到尊重，而它們各自的信徒彼此也都情同朋友和同胞。該道場也是孟買信徒法喜的一個來源，因為巴巴每年固定於五月第二週，孟買慶祝道場成立的劃時代事件時，造訪孟買。

[註一] 此處 Dharma 意為「正法」、「法」，音譯為「達摩」。Sanathana 意為「永恆」。

巴巴於 5 月 8 日抵達孟買，祂頓時成了眾目之的、眾心所專注之人、數千個家庭的話題。達摩史刹的巴讚，上、下午兩場，對數萬渴望參加的信眾，是興奮的經驗。巴巴於某天晚上會見好幾群老師和校長，另一天又會見扶輪社和獅子會成員，另一個晚上又會見一群修行人。

對那群修行人，巴巴講如何手持和撥動念珠、108 這個數字的意義、持念 Soham 做為修行、萬法的真如實相。對扶輪社社員，祂談到模仿美國文化，說那是徹底的荒謬，說這個疾病正在迅速為害印度——一個有豐富的無價傳統的國度。祂說：「一些人把美國耳朵、美國眼睛、美國頭腦移植到自己身上，用它們來聽、看、想」。祂警告說，歷史、氣候、植物、語言、鄰國文化、外國勢力和敵人——所有這些都會塑造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趨勢。一味的崇洋和模仿，會毀掉個人和社會的和平。對那些老師，祂說，宗教就像一棟寬敞的大廈，由那些聖者所建立，提供人們和平、繁榮、滿足。祂勸他們去

研究宗教的基本原理，並應用於人生中。祂說：「老師要當個榜樣，充滿快樂，對神有執著愛戀，沒有世俗的執著貪婪，這樣他才夠格當一位老師。」

達摩史剎是一條磚塊和灰泥構築成的「般若之川」！祈禱廳取名為 Sathyadeep，其大門上有磨得光亮的黃銅浮雕，是代表各宗教的神聖符號：梵文的 Om、十字架、象徵伊斯蘭的新月和星星、海螺、法輪、火焰、神祕的字母 Sri、以及聖杯。它宣佈：「每個宗教都是一盞燈，照亮了真理之路；每個宗教都走過 Dharma (達摩)的 Kshetra (區域)」是對每個進來的人的歡迎詞。進門後，迎面是那盞燈，回應人類的永恆祈禱：「Thamaso maa Jyothir Gamaya：引領我，從黑暗走向光明」。燈的兩旁牆壁上各繪有虔誠的手，一邊的手上托著象徵五大元素——地、水、火、風、空——的符號。地元素具有色(形狀)、聲、香(氣味)、味、觸，可以用所有五種感官——眼、耳、鼻、舌、身——來感知；水元素缺少「香」，可以用四種感官感知；火元素沒有「味」，可以用三種感官來感知；風元素沒有形體，可以用兩種感官來感知；空元素(以太)，只有聲音，只能靠耳來感知。在另一邊，則有五大人類價值：Sathya, Dharma, Shanti, Prema, Ahimsa(「真」、達摩、和平、愛、非暴力)的符號，以及般若手印(Jnana mudra)、油燈、蓮花、月亮、以及合十祈禱的雙掌。在祈禱廳裡，巴巴叫人畫《阿特曼羅摩衍那》和《阿特曼摩訶婆羅多》，重新解釋印度兩大史詩，讓其成為明心見性基本修行步驟的課程。

因此，祂在達摩史剎開幕週年慶的演講，是達摩史剎建築宣佈的訊息：「人身就是 Kshetra(場域)，要把它變為 DharmaKshetra (達摩之地)！身體的擁有者，若拋棄欲望、激性情感、有害的衝動，其身即是『達摩史剎』」。

巴巴於 5 月 15 日飛往古加拉特邦第一大城阿麥達巴(Ahmedabad)。古加拉特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安排了一個招待會，州長、首席部長、以及其他部會首長都來了；他們有幸得以了解巴巴一視同仁的胸襟，以及祂對所有宗教的根本一體性的強調。晚上巴巴對龐大的群眾演講超過一個小時。祂說：「瑜伽和 thyaga (捨離，心無執著愛戀)是靈修的兩件主要工具。靠著捨離，你能逃脫客體世界的糾纏；靠著瑜伽(自制)，你能讓自己執著於那神性原理，它內蘊於萬法中，有真善美之處就有它」。「我祝福你們修行成功。如果你目前沒有在修行，那我勸你開始簡單的唸誦或唱誦神的名號 (Namasmarana)，做為初步的修行。並且要尊敬父母、老師、長者，並服務窮人、病患、孤苦無依的人、痛苦不幸的人、殘障者。要在每個人身上看到神，祂偽裝成那個人，

來接受你奉獻在祂跟前的愛，」巴巴如是說。古加拉特原本就迴盪著各鄉村和城市甜美純潔的賽巴讚，這回更因巴巴來訪而爆出一陣活動熱潮。

6月14日那天，百善地吠陀學會馬哈拉施特拉分會會員，在農業部長 Sri P. K. 薩旺先生家裡開會，他們在修行和研讀時遇到許多左右為難之處，想請巴巴幫忙解決。當時孟買一家馬拉第語報紙〈九時日報〉("Nava Kaal")的編輯也在場，那時他在寫一系列關於「神蹟」的文章，他想就這些神蹟的事問問巴巴，並刊登祂的答案。巴巴慷慨允許，甚至予以鼓勵，「我知道你的問題背後的動機，」祂微笑著說道，讓這位編輯放輕鬆。

我們得感謝這位編輯，以及薩旺先生、馬哈拉施特拉立法議會發言人 Sri T. S. Bharde、以及其他有參加會議並請教巴巴問題的人，因為他們，巴巴才為我們分析這些「神蹟」的意義。許多業餘的修行人和半生不熟的僧人宣稱，神蹟是對神的褻瀆，會惹神生氣，招致神的懲罰。其中一位這種人，人家問他對賽巴巴神蹟的看法，他寫道：「我對神蹟深惡痛絕，不論是耶穌基督、克里希那、或賽巴巴的神蹟。」「有判斷力的眾生都持此看法，」他寫道，意謂那些不憎惡神蹟的人，像是蘇卡(Suka，《博伽梵往世書》中對國王 Parikshit 說故事的聖者)，都不是「偉大的」吠陀先知。他繼續發表他那半盲的宣言：「一個完整的人，對於宇宙中發生的事，有相當的掌控力。但是，干涉上帝的定律，是一種罪過。」

國防部科學顧問博伽梵藤博士(Dr. S. Bhagavantham)1967年4月在馬德拉斯一次會議中談到這種「干涉大自然的定律」，說：「昨天葛卡教授(Professor Gokak)對大家讀了一首詩，形容巴巴和祂的事蹟：祂來的「像一場風暴」，「像下大雨一樣潑灑祂的仁慈」，這些形容都很好，我很喜歡。但是，在結尾時，他侵犯了我的領域，他說：「巴巴不服從物理和化學定律。」

我年輕時唸物理和化學多年，後來又從事相關工作多年，並教授那些課程，也一邊學習，有幾十年之久。我無法了解任何人，像是你和我，甚至這個星球上最棒的人，能不服從物理和化學定律而逃避其懲罰！」

也許就是這句話讓那位厭惡神蹟的人繼續寫道：「在歷史上有些時候，我們得干涉上帝的定律，也因為如此，根據宇宙的定律，當事人因而遭受報應。」就像博伽梵藤博士說的「你無法逃避其懲罰」！

這位討厭神蹟的人是一位知名的克里希那教誨闡釋者，但那卻阻止不了他寫道：「克里希那死於箭傷；耶穌基督痛苦地死在十字架上。」言下之意是：「沙迪亞賽巴巴！你小心了！」

咱們來聽聽博伽梵藤博士怎麼說。他有指控巴巴「干涉」並警告祂會受到「可怕的懲罰」嗎？——就像克里希那舉起哥達瓦里山而遭到報應，被箭射死，耶穌因五餅二魚的神蹟和治癒病人及盲人而被釘十字架。不，博伽梵藤博士比那位僧人有智慧。

博伽梵藤博士說：「巴巴把定律一個個的破壞！我有徵求祂的允許，來告訴你們一兩件這種事，因為我必須靠它們來建立我的可信度。我親眼目睹祂做外科手術，手術完畢後，祂問我兒子(當時他在場)：『你有繃帶嗎？』——好像祂能變出手術刀和針，卻變不出布繃帶一樣！我兒子回答說：『有，我爸爸是這所科學院的頭；這裡有一間藥房，我可以打電話給醫師，在兩分鐘內弄來一段繃帶。』世尊回答：『哎呀！兩分鐘太久了！不用擔心。』然後祂揮動手掌，繃帶已經備妥！」

「葛卡教授的英語造詣值得尊敬，但我覺得他不該說：『祂不服從物理和化學定律』，而應該說『祂『超越』物理和化學定律』。好，再進一步辯證，以我的邏輯訓練和在實驗室所受的訓練，我無法接受：祂像你我一樣，卻又能超越物理和化學定律。不，怎麼可能？事實是：祂是一種現象……祂是超越的，祂有神性。」

「科學有一個為人所熟知的特色：它從一個階段發展至另一個階段。那些被拋棄的理論，其骸骨標示著科學走過的路徑。科學家宣佈一個新定律來解釋一個已知現象；當新的現象出現，無法用已知的定律解釋時，科學家也接受那個經驗，而那就成為另外一個定律。因為我所見過巴巴的事蹟，現在正在目睹的，以及將來無疑會看到的，無法用已知的科學定律來解釋，所以我就單單宣佈這個定律：『世尊超越科學定律』，而這就變成另一個科學定律。」

巴巴本人在祂的一些講道中也有提到那些人所宣稱的打破科學定律的「罪」。有一次，沙迪亞賽服務組織召開全印度各單位負責人會議，巴巴對他們演講，說：「有些老一輩的人試圖誤導你。克里希那示藐視大自然的定律，示現許多驚人的神蹟，因此，他們認為，祂必須死在獵人的箭下！耶穌，據他們說，也是因為行使了很多神蹟，而被釘十字架！他們的論點是：因為我不服從大自然的定律，所以我也會遭受類似報應！這些

人希望製造和散播恐慌。然而這些都是懦弱、無知、忌妒的胡扯。他們無法了解我的榮耀，也不想容忍它！」

1970 年聖誕節那天，祂在孟買宣稱：「有許多人無法承受或容忍我發出的光輝、我透過每項行為表現出來的神性。這些人把這些事蹟貼上催眠術、奇蹟、或魔術表演的標籤！他們用字低劣，經驗有限，他們希望用這些字眼來加以藐視。我告訴各位：我的法力不是催眠術、奇蹟、或魔術！我的法力是真正來自神性的神力。心量狹窄，思維能力有限的人，是無法理解這些東西的。他們沒有力量或精力來瞭解這些事蹟的殊勝。上帝可以做到任何事，祂的手掌有一切力量。我的色身，就像所有其他色身一樣，是一個暫時的棲息處所，但是我的法力是永恆的、瀰漫於萬物中，永遠有主宰性。」

那位〈九時日報〉的編輯針對神蹟這個主題訪問巴巴時，Sri Bharde 也在場，幾個星期之前，他曾在同一份報紙上寫道：「我從未見過任何人能像師利沙迪亞賽巴巴那樣自然、自發地行使神蹟。當時祂站在著名的 Pandharpur 廟裡 Rukmini 女神的偶像前，揮動祂的手，說：『這尊神像少了最重要的珠寶飾物！』說著，一條金項鍊——吉祥的珠寶——就出現了！然後祂把那條項鍊掛在神像的脖子上，項鍊如今仍舊在那裡！」

那天 Sri Bharde 問巴巴：「您虛空取物的法力用之不竭嗎？」巴巴回答：「它無窮無盡，像大海一樣，用之不竭。每個人，不論在哪裡，不論他是誰，都可以從中取其所需，直到心滿意足。」P. K. 薩旺先生聞言，斗膽問道：「若它用之不竭，無窮無盡，那為何不用它來治癒人類的貧窮和痛苦不幸？」

「巴巴聞言，率直地大笑」，〈九時日報〉如是記載：「你把『貧窮和痛苦不幸』與『沒有擁有東西』當成同一回事了！那些君主可以支配所有能給他快樂的東西，可是他們有感到滿足嗎？心靈平靜嗎？我的工作給予平靜心。我不會為了讓人們變得富有而給他們東西。我是為了培育人們的虔誠和信心而給予。」

是的！一位非常富有的商人對筆者展示巴巴變給他的鑽戒(巴巴親自將其套在他的無名指上，大小剛好)，一面告訴筆者：「卡斯督里先生，每當我的視線落在這只戒指和這顆大鑽石上時，我就想起巴巴給我戴上戒指時說的意義深長的話：『這不是 diamond (鑽石)，這是時時給你警惕：Die Mind(讓妄心死去)！讓你的心念，以及它所有的好惡，消失，而安住在平靜中。』」

巴巴告訴薩旺：「一個病人來我這裡，我變出東西給他，聖灰或其他東西，於是意識到這種神性力量，它治療，它安慰，它圓了他的願望，他得到了平靜心。我並不是只給那些皈依我的人這些東西；只要有需要讓受苦的人轉向神，我就給予。」

那位編輯問道：「是何種法力在行使這些奇蹟？」巴巴回答：「稱它們為 miracles(奇蹟) 或 chamatkars，或說這些 chamatkars 是為了贏得 namaskars (合十，禮敬)，是錯誤的！它只是『明顯的證據』(evidence)，不是『展示給人看』(exhibition)。它就像一場遊戲(leela, play, sport) ——是我出於本性自然而然的行為。它是一種徵兆，能轉化為信心、虔誠、探究、明心見性。隨著心中生起「意願」，那件東西就被製造出來！我要它，它就到位。一發出「意願」，東西就到手，事件就發生在我要它發生的地方。」

編輯問道：「據說神蹟是把某件已經存在於某處的東西搬運過來。那些東西是搬運來的還是無中生有的？」

這個問題很多人都想問。Bharatiya Vidya Bhavan 的創立人，知名的律師、政治家和作家孟熙博士說：「巴巴偶然察覺到我的右手在微微顫抖，那是巴金森氏症會有的症狀，祂從座位起身，用手指拿著我的手指，用祂手中出現的聖灰按摩。然後祂揮手變出一只戒指，套進我的右手小拇指。我的手指的僵硬感頓時消失大半；右臂和右腿的顫抖也好了很多！我們和祂道別時，祂再度變出聖灰，擦在我的右手上。『搬運』一只戒指不令我驚訝；可是巴巴每天產生和使用的聖灰一定有一磅之多，不可能儲存在別處。若真如此，那就不是『搬運』了，而是某種更高的能力。」

孟熙博士有所不知，在那些忙碌的日子，恩典大量流出，每天產生的聖灰不只一磅；而且粉末粗細分很多等級，有多種顏色，從白色到深棕色，有多種味道，從蔗糖味到苦味，有多種氣味，從玫瑰香味到樟腦和碘酒氣味！你沒辦法將這麼大量各式各樣的聖灰儲藏在某處，然後在發出意願時產生它。

況且，究竟什麼是「搬運」(apport)？它只是一個字眼，意謂「神祕不可知」。使用這個字眼會讓人感到滿意，認為奇蹟得到解釋了，被了解了。霍華德·墨菲在他的《賽巴巴奇蹟 Sai Baba, Man of Miracles》一書中寫道：「『搬運』背後的理論，是東西已經存在於某處，然後被化解為非物質存在，在那種狀態下被某種心靈力量帶到另一處，然後變回物質！」實在是輕而易舉！好像那樣解釋夠清楚、夠說服力了！

筆者認為，一樣東西，從一開始就產生它，比較容易些，而不是大費周章，先化解它成為非物質存在，再用某種心靈力量長程搬運，然後再將它變回物質狀態！一瞬間全部完成，快過光速！

因此，巴巴這樣回答編輯的提問：「它們都是新創造出來的。『搬運』意謂它們應該是來自某處，是不？那會是一種欺騙。東西是在我發出意願的瞬間被創造出來的。另外我還給人一些別處找不到的東西。這種法力是不可能加以理解的。」

筆者知道許多巴巴變出新東西的例子，像是 19 世紀聖者羅摩克里希那的相片，上面四個角落和中間各有巴巴的像；另外有一次，巴巴在葛卡博士家的神堂看到一位上師的照片，他是葛卡的父親和祖父的古魯，是北卡納塔克的一位村長，祂就立刻變出那張相片的縮小版給葛卡博士。

編輯還繼續問下去：「您是從何時開始示現這些神力？」巴巴的回答是：「從童年時期。」「當年在學校裡，我會變出巧克力、彈珠、和其他東西給圍在我身邊的孩子。」為了澄清，編輯進一步問道：「您是在幾歲時得到這種神力的？」巴巴說：「從我一出生時，」巴巴停頓了一下，又以強調語氣補充說：「在那之前，」——因為，在降生於布達巴地羅箬家之前，祂不是舍地的賽巴巴嗎？而且在那之前，久遠以前，祂不是克里希那嗎？

那位編輯自然大感驚訝，他驚呼：「也就是說……？」巴巴繼續說道：「也就是說，我決定我的出生，決定誰是我的母親。凡人只能選擇妻子或丈夫；在神降生為羅摩和克里希那時，母親是兒子選的。那時，降生世間的任務，也是賜予愛給所有人，並透過那種愛來培養人們的道德。」

我的所作所為，是神性夏克緹(Divine Shakti，神性力量)的明顯證據，是我的神性的徵象。我賜予人東西，是出於愛，我的愛永遠不會減少。我沒有任何欲望，我講愛，我引領你們走愛的道路，我是愛。」

回到邦加羅爾和布林達梵(懷特菲爾德)之後，巴巴忙著附屬於邦加羅爾大學的藝術暨科學學院的事，學院於 1969 年 6 月 9 日開幕。18 日那天，一群詩人在布林達梵聚會，他們來自邁索爾邦各地，以其富於啟發性和詮釋性的 Kannada 語詩文而知名。D. R. Bendre 博士也在那裡，他是一位熾熱如火的神祕主義者，發出的光比熱更多，他用

詩文來應和那些軟化人心的淚水和悲劇。他把 White-field (懷特菲爾德, 又譯為「白場」) 翻譯為 Panduranga , Pandu 意為白色, Ranga 意為「場域」！那行詩讓全場數千人一陣興奮。葛卡博士在 Kannada 詩人中名列前茅, 其英語詩亦頗負盛名, 大家也要他朗誦自己的詩。R. S. Mugali 博士也來了, 他是古典研究和浪漫詩的老前輩; G. P. Rajarathnam 教授, 熱心研究佛教和耆那教的學者, 大眾詩人, 他的詩描述市井小民的感受和渴望; R. G. Kulkarni 教授, 專精於奧若賓多的整合瑜伽(Integral Yoga); G. S. Sivarudrappa 博士, 神祕主義者和修行人, 他追隨中古時代 Karnataka 語區的聖人腳步, 但也與泰戈爾和甘地的心跳保持接觸; 以及 Sri K. L. Sivappa , 林中之鶯, 自由而大膽, 甜美而強壯。這些詩人唸完他們的詩之後, 巴巴唱了一首優美的詩, 是祂親自創作的, 描述希瓦的宇宙之舞, 詩文的韻律、力量、與宇宙級的壯麗, 將永恆的造化遊戲——創造、維持、毀滅, 描繪得淋漓盡致。巴巴是 'Kavimkaveenaam' (詩人中的詩人), 在吠陀經裡, 這個字眼是上帝的一個頭銜。

六月最後一週, 巴巴造訪馬德拉斯, 所到之處, 數千信徒蜂擁而至, 暢飲祂講道的甘露。當年巴巴還是個少年時, 曾經神祕的出現在馬德拉斯一位 Loganatha Mudaliar 先生家, 治好了他被人用巫術降頭導致的腦部疾病。「您是神。」他抱住巴巴的腳說道。他決心在馬德拉斯市郊的 Guindy 區, 用他自己的地, 為巴巴蓋一座廟, 但是他得到了一個夢, 夢中他被指示要在廟裡供奉巴巴的前世舍地賽巴巴的雕像。巴巴也寫信給他, 證實了這個夢。於是寺廟蓋了, 巴巴於 1948 年親自安奉雕像! 霍華德·墨菲於 1968 年拜訪這間廟, 並看到那尊雕像, 他寫道:「它就像羅馬一間小教堂裡米開朗基羅的大理石摩西雕像一樣, 當下給我個人的感覺: 它是活的。」

安奉當天, Mudaliar 一家人有幸獨享為巴巴洗腳並供花的特權和樂趣, 他們請求巴巴在他們特地帶來的一塊絲布上留下祂的足印, 巴巴同意了, 於是他們在巴巴腳掌抹上混有薑黃粉的檀香膏, 並請祂站到絲布上。巴巴說:「為什麼要我的腳呢?」今天我在這裡安奉舊的巴巴, 我應該給你舊的巴巴自己的腳!」.....於是祂站到絲布上。當祂站回絲布旁邊時, 絲布上的腳印不是巴巴那雙纖細、柔軟、相當少年的腳, 而是一雙長而沉重, 32 年前行走於舍地路上的腳!

這次巴巴再度蒞臨那間廟, 並對聚集在那裡的龐大群眾說:「這間廟, 21 年前, 我在裡面安奉了我的舍地形象。'Vishnu(維濕努)'這個字被用來指稱上帝, 這是因為它的意思是『時時刻刻無所不在』。人們一聽說『上帝(維濕努)的一個偶像』, 便嘲笑那是愚蠢的迷信。可是, 若想啜飲上帝之瓊漿, 難道不需要一根湯匙、一個杯子? 偶像是一

種裝置，設計來飲用那種極樂。杯子可以是任何形狀、大小、款式，它只是一個裝快樂的容器。"Raso vai sah"——上帝是瓊漿，祂甜蜜、維生、給人力量，你可以藉由一只杯子來啜飲祂，杯子可以設計成 Nataraja (跳舞的希瓦)、難近母(Durga)、克里希那、象頭神、靈伽、或是耶穌、賽巴巴。你們有很多人渴望有一只杯子，形狀像這個設計成賽巴巴模樣的偶像，所以我准許你們在這裡供奉這尊偶像。這是當年坐在舍地那間小清真寺裡教導人們的『賽形象』(Sai Form)。」

7 月 29 日的上師節(Guru Pournima) 那天，巴巴送出一個訊息給全印度的賽組織以及海外信徒，在訊息中，祂引用《博伽梵往世書》裡聖者普喇拉達(Prahlada)的祈禱文，做為大家的榜樣：「主啊，請賜予我對您蓮足的敬愛，請讓我能與那些敬愛您蓮足的人為伴，並賜我慈悲心，深而廣、無量無邊，普及大千世界一切眾生。」祂寫道：「以愛開始一天，以愛活過一天，以愛充滿一天，以愛度過一天，以愛結束一天，這就是通往上帝之路。」那晚在百善地尼樂園的講道中，祂警告：不該把宗教教會化，也不該把社會區隔化。「出生在一個教會裡，是件好事；但死在裡面不是好事，」祂如是宣稱。「人要超越心念和理智設下的限制，抵達無垠無涯，絕對而永恆的阿特曼(真我，真如自性)，」祂如是勸道。

主克里希那誕辰在百善地尼樂園的「賽克里希那」跟前慶祝。巴巴降生，是為了復興達摩，而這是透過各種方法。事實上，巴巴把每一分鐘都花在糾正某些使人偏離正道的錯誤觀念，或是治療人們的一些「視覺缺陷」，那種有缺陷的眼光使他看不清真理或悖離了真理。

克里希那是所有阿梵達中最受到誤解的一位，這是因為一般凡夫好色的本性，以及那些情色詩人的特技所致，這些詩人為了做煽情的描繪，甚至無視於明顯的事實。巴巴把握每個機會，給吠陀學者、詩人、修行人灌輸正確觀念，讓現代人的心能像克里希那時代那些單純的牧牛女一樣純潔，充滿了「道」。祂說：「克里希那在你內部，祂是眾生內在的阿特曼(真我)，靈魂的核心。祂若不在你內部，你怎麼可能以個體形式獨立存在？」「祂在你內，是你的力量、愛、快樂、熱心、熱情、慈悲心。深入去探究(博伽梵往世書中關於克里希那的故事)所有比喻和隱喻的密義，布林達梵是人生的叢林；每個個人是祂牧的牛，那群牛是一群靈魂個體，克里希那是眾生內在發光的神性本質，祂貪圖那種從充滿善念和善的情感的心中攪拌出來的純潔[註一]。祂引領，祂驅迫，祂沛降祝福。」吠陀聖典形容「道」像一道閃電(a streak of lightening)，穿過厚厚的烏雲！泰盧古語稱「一道閃電」中的「一道」(streak)為 'geetha'——與梵文的 Geeta(《博伽

梵歌》)發音一樣！所以，Geeta (《博伽梵歌》)活化、照亮、散播光輝和智慧。因為巴巴經常宣示，祂是眾生內在的寓居者，所以聽者了悟到，克里希那的本質，已經化身為眼前的賽巴巴，而興奮不已。

紐約的 Hilda Charlton 作了一首詩來表達：

從您嘴唇，吹出強大的風
令樹搖曳，以舞蹈的韻律
而您也是那些樹
搖曳的樹枝低聲傾訴古老的 Om
您是萬物的開始和終結
甚至在開始之前，您已存在
您是不斷結束、不斷開始的生命
您是光，是愛
而我是您本身，您自己！

[註一]《博伽梵往世書》中記載，克里希那喜歡偷奶油吃。牛奶象徵充滿善念和善的情感的心；從牛奶中攪拌提煉出來的奶油，象徵純潔的心。

9. 法喜充滿三角洲

那些尋覓愛與光的人，有幸能見到巴巴——「真如—識—極樂(Sat-Chit-Ananda)」、阿特曼的化身，目睹祂的神性，聆聽祂宣講普世大愛，並追求絕對的真理，實在是有福。更有福的，是其中那些實踐祂的教誨，並永遠意識到真如自性遍佈於萬法中的人。他們把祂的降臨視為自己進入天國的機會。他們慶祝祂的生日，視之為自己的生日。查爾斯·佩恩呼喊：「我們的主的生日！1965 年是我誕生的年份，因為我是在那一年聽說了巴巴這個人。現在我只有三歲，」他於 1968 年如是寫道。

巴巴 43 歲生日，各地信徒以歡樂和感激之心慶祝，並安排了各種巴巴喜愛的節目。在 Kakinada 市，信徒們在生日之前連續唱了 42 天的巴讚。在其他地方，慶祝節目包括去醫院、監獄、殘障之家唱巴讚，大規模布施食物和衣服，兒童遊戲和娛樂節目、講道、音樂唱誦、特別的拜神儀式、神像出巡遊街、梵歌朗誦比賽、以及其他若干靈性節目。當天各地賽組織還正式成立了吠陀學校、梵文班、泰盧古語課程、圖書館、服務之家、眼科診療營、服務義工組織、讀書會。巴巴以各種祂臨在的徵兆，來祝福當地的信徒，有時甚至顯靈給大家看到！

在百善地尼樂園，安德拉邦沙迪亞賽組織的各單位負責人於 11 月 21、22 日兩天開會，整個氛圍充滿了聖化過的信心。巴巴告訴代表們：「每個人都有三種力量來源：身為一個人；身為一座神龕，裡面供奉著神；身為阿特曼——也就是上帝。有一次，猴神哈弩曼告訴祂的主人羅摩：『當我覺得自己是身體時，您是我的主；當我覺得自己是眾多靈魂中的一位，由神的恩典來驅動時，我是倒影，您是原像；當我知道自己是阿特曼(真如自性)時，我是您，您是我。』神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人——祂的影子——若能緊抓祂的腳，可以安全的越過火和水、污穢物、山峰山谷，抵達真理。」祂告訴與會代表說，賽組織是用來當做淨化心念的場所，「你提倡靜坐也好，組織巴讚唱誦也好，舉行講道也好，提供衣服也好，主持拜神儀式也好，目的都是為了淨化心念，去除我執、貪、仇恨、惡意、淫慾、忌妒的污垢，並以愛來取而代之，令其充滿於心。那才是賽信徒的象徵。」

生日當天，升百善地旗之前，巴巴在祂的演講中提到，有些信徒一談起祂或敬拜祂時，就表現出一副狂熱。「我沒有意願把人們拉向我，使他們離開他們原本膜拜的神——祂們是我的其他名號和形象。也許你是從那些你所謂的『神蹟』來揣測我在吸引你們，試圖將你繫縛於我，只依戀我。那些神蹟不是用來證明給人看或公開宣傳；它們是神性

的自然流露，是神性力量的確切證明，這種神性力量能把天變成地，把地變成天。我是你的，不管你喜不喜歡我；你是我的，縱使你討厭我，遠離我。所以我有什麼必要來讓你印象深刻，來吸引你，來展示我的愛或慈悲，以贏得你的敬愛？我在你內，你在我內，沒有距離，沒有分別。」祂宣示：「你來到了你自己的家，這是你的家，不是我的！我的家在你心中！」

生日慶祝基本上是從 21 日的代表大會開始，一直持續到 27 日。葛卡博士說：「如果我們想看到 Truth (真理)，大寫的'T'，那除了在祂身上，還能在哪裡看到並體悟到？如果我們想體驗和體悟到 Beauty (美)，大寫的'B'，那除了在祂身上，除了透過祂，還有哪裡有？祂是善的化身，沛降其救助於人類，療癒陷於痛苦中的人類。祂是愛的化身，那種愛，甚至養育和護佑那些不曾觀想過祂的神性和法力的人！祂是來轉變當前世界猖獗的失序狀態，成為一個新的世界秩序。為了引領我們，施惠於我們，祂穿上人類的道袍，以祂巨人的肩膀，承受人類的重擔。」

23 日當天早上，大禮堂內 20,000 多人就注意到巴巴沛降祂的救助和療癒。

當天巴巴被信徒載著，從尼樂園遊行到大禮堂，吠陀學校的學生唱誦著祈請神的禱文；還有巴讚團；巴巴的寵物象，賽吉他(Sai Gita)，被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顯得又有智慧，又敏銳，甚至可以說是「虔誠」。尤其殊勝的是，巴巴的母親，尊貴的伊西瓦拉媽，也在祂身邊，因為，這一天是紀念祂降生為人的日子。

大禮堂內，巴巴在龐大信眾的歡呼聲中坐上講台上那把銀椅，然後祂仁慈的容許一些信徒在祂頭上滴幾滴聖化過的油：他們觸摸祂的腳，並在腳上放置花朵。長久以來備受世人感激的伊西瓦拉媽第一個給巴巴滴油，接著是其他幾個人：波斯語和 Urdu 語女詩人 Begum Tahira Sayeed；Dixit 太太，一位備受尊敬的老信徒，服侍過舍地巴巴；Jamnagar 縣(原為自治土邦)的王太后；Sirohi 縣(原為自治土邦)的王太后；葛卡博士，以及英德拉. 戴維。

當英德拉. 戴維手持花朵，蘸著筆者手中的杯子裏面的油，滴在巴巴頭髮上時，巴巴忽然看到一位來自美國的安德生太太，她是殘廢，無法行走或使用下肢，靠她先生推著輪椅四處走動。她一到百善地尼樂園，就住進醫院，由專業人員照顧。巴巴於 22 日那天給她和所有來自海外的女士一件紗麗，讓她們在生日當天穿；祂派了幾位女士去幫

安德生太太裹上紗麗。23 日當天，她被從山坡上的醫院帶下來，被允許坐在輪椅上從遠處觀看講台上進行的典禮。輪椅已經多多少少成為她身體的一部分！

這時巴巴轉頭對筆者說：「那位坐輪椅的女士，如果你拿杯子去她面前，讓她用朵花來蘸你杯子裡的油，之後花可以放在我頭上，那她會很高興。」祂的慈悲令我興奮，但這還沒完……

我還沒來得及轉身向她走去(從巴巴的銀椅到她的輪椅，距離超過 40 呎)，巴巴叫住我，說：「等一下！我該親自去！」祂走下銀椅，向這位殘廢女士走去，我手中拿著油杯跟著。全場信眾看了大吃一驚。只見巴巴在她面前低下頭，讓她能滴幾滴油在祂光輪般的頭髮上！全場信眾目睹這種自然流露的慈悲，和那位癱瘓的外國女士蒼白臉龐上煥發出的狂喜的光輝，感動得法喜充滿！她用花一共滴了三滴，滴第三次時，巴巴握住她的手，說：「站起來」……然後她就站起來了！

全場信眾驚喜不已！「跟我來！」巴巴說道。於是她走了 40 呎，與巴巴一起走向那張銀椅！筆者高興得跑到麥克風前面，對全場狂喜的信眾宣佈，安德生太太多年來沒有走過路，如今殘障被治好了，在巴巴的命令下，從輪椅上起身，兩條腿完全恢復正常。這個療癒的神蹟讓全場的人興奮不已，「正常的雙腿」是她收到的生日禮物。

巴巴談到祂的生日，說子女出生，有五種通常被忽略的原因：有所謂的 Nyasaputhra，這種子女前世在你這裡有一筆「存款」(譯者按：Nyasa 意為「存款」)，被你濫用，這一世他來實現其價值。另有所謂的 Runaputhra (譯者按：runa 意為「債」)，這種子女前世「借錢」給今生的父親，未獲償還，故今生來索討債務。還有所謂的 Suputhra，他們是因神的祝福而出生的；以及 Upekhaputhra，這些子女是阿梵達，他們對父母、親屬沒有情感執著，沒有責任感，但對眾生有愛和慈悲。這顯示巴巴對自己父母抱持的態度，它甚至不同于羅摩和克里希那對父母的態度，這讓許多人感到感到困惑不解。

12 月 4 日那天，巴巴離開百善地尼樂園，前往邦加羅爾，在那裡的布林達梵道場與來自美國和其他地方的信徒在一起，約一個月，幫助他們靈修。祂並親自接洽有關在布林達梵道場裡成立一所男子專科學院的事宜。

聖誕節那天，祂以禮物祝福基督教信徒。五天後的 Vaikunta Ekadasi (毗濕努神的節日)那天，祂變出甘露(Amrita)，親自分給全場唱巴讚的信眾，有 4,000 人左右。新年當天，祂演講新年應該下的「靈性決心」，以及該隨著舊的一年一起送走的習慣和態度！1 月 13 日巴巴回到百善地尼樂園慶祝太陽北回歸日(Makara Sankranti)，這天是太陽直射南回歸線的日子(北半球冬至)，從這天以後的半年期間，北半球的太陽每天在天空劃過的軌跡，一天天向北移，直到夏至為止。巴巴說：「太陽從今天起往北移，但是你應該更關心你自己從生到死，再從死到生的旅程，直到你靠著良好的行為『服刑』完畢，讓自己解脫。」

1969 年 1 月 16 日那天，巴巴造訪 Rajahmundry 市，那是巴巴旋風式旅遊安德拉邦各個沿海縣的第一站，哥達瓦里河流經此地，這條河流經舍地附近，從舍地時代就為祂所鍾愛，充滿了前世巴巴的榮耀。當年去舍地那間小清真寺讓前世巴巴祝福的人，都會在哥達瓦里河洗個澡。如今亦然，在上天安排之下，巴讚唱誦團和賽服務組織滿佈東、西兩個哥達瓦里縣，宣佈了一個新的虔誠和奉獻的賽時代的來臨。東哥達瓦里縣有人寫信給巴巴：「這裡沒有一個家庭在神壇上沒有您的照片，沒有一間房屋不迴盪著唱誦您的榮耀的歌！」巴巴回答他：「保留你的法喜來目睹更偉大的事！我的名號和形象很快就會到處都可以看到，會佔據世界上每一吋土地。」

17、18 兩天，龐大的群眾聚集在 Rajahmundry 聽巴巴講道，Sri V. K. Rao、I.C.S.、和 Gouthami Jeevakarunya Sangham 僧團的 Karunyananda 上師發表演講，說這一世代和巴巴同時代的人，實在太幸福了。巴巴演講中提到：欲從無常的世界中解脫，必須調伏心念。要知道那「太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太一，接受與拒絕、肯定與否定的交替，都只是那太一的外表。勿為外境所轉；要如如不動，心無執著，只當一個觀者。這個世界只是一齣戲，由祂扮演和導演：「將你的愛和渴望、欲望和尋覓，導向神。」祂要信眾勿做煽動性的斷言或主張、勿說惡毒的話、不要憤怒的否定，「用二十六個英文字母，可以寫出、組成、印出所有現存的英文書籍。字母本身沒有屬性，非善非惡，但組合起來，卻能製造出枯燥乏味的書、垃圾書籍、或是最高等級的宇宙級啟示的書。同樣的，心念的運作方式，決定人在此生或此生之後的成敗。」

18 日當天，巴巴造訪安德拉造紙廠，並對員工開示，強調員工要視彼此為夥伴，互愛互敬。當晚，巴巴為一所學校舉行開幕典禮，學校以祂為名，以祂的信息和教誨為圭臬。巴巴坐在眾學童面前，心裡一陣悲哀——上帝偶爾會如此——祂說：「昔日的聖者辛辛苦苦建立的寬敞大廈——所謂的「永恆正法」，以讓後代子孫活在平靜與繁榮

中——如今卻被斥為無法居住，只適合放棄，任其荒廢！那些聖者所預見的平靜心，可以在這些孩子臉上看到，他們心中沒有忌妒、貪婪、仇恨。等到他們長大後，那種快樂變成悲傷，平靜心消失殆盡，成為憂慮和恐懼。老一輩的人失去了重新獲得、保有、並傳播平靜和快樂的藝術。」

「孩子們必須在尊敬、虔誠、互相服務、彼此合作的氛圍中長大。如今他們只學那些習字簿上的格言，缺乏任何真心實踐的衝動。父母喝酒、賭博、誹謗別人、當著這些柔嫩的花朵面前睜著眼睛說謊！不要在這些剛綻放的花朵純潔無瑕的心靈中播下對任何階級、信仰的仇恨或蔑視。首先是父母，其次是老師，之後是玩伴和伴侶，最後是那些博得社區或地方愛戴的領袖，這些人都要時時警惕自己，檢視自己是否夠格當這國家的孩子的榜樣。這個學校以我的名字命名，所以它肩負重任，它要啟發這個區域內所有的學校，使它們都以愛和關懷來對待幼童，並讓環境中充滿神性的芬芳。」這番話宣佈了一個真理、善德、和平、愛的新時代的到來！

從 20 日那天起一連五天，巴巴慈愛地走動在哥達瓦里河三角洲以及其他幾處地方，沛降恩典給將近一百萬個殷殷盼望的靈魂。巴巴造訪了一百多個村莊和二十個城鎮，以微笑或是瞧一眼、輕輕拍一拍或說句話、贈與聖灰或寶貴的紀念品，改變了每個得到祂恩典的人的看法。就像從哥達瓦里河的 Dhowaliswaram 攔水壩流出去的運河一樣，灌溉無數稻田，賜予農作物生機，巴巴走在這些運河岸邊的路上，帶著來自天上，比哥達瓦里河水滋補無數倍的水，賜予永生和極樂。

巴巴的車隊由二十多輛車組成，一大早就從 Rajahmundry 出發。佳音傳遍，整個三角洲為之歡騰，因為，連最偏遠的鄉村都企盼得到巴巴的達瞻，或是聆聽祂迷人的講道，甚至得到稀有的機會觸摸祂的腳。

男女老少穿著他們最好的衣服夾道歡迎巴巴。路被打掃得乾乾淨淨；虔誠的婦女們各自在其村子前方好幾哩處以米粉繪製圖案；村內，村民搭起棚子並加以點綴，讓巴巴能走上棚內的講台，給坐在那裡連續唱了好幾小時巴讚，等待黃金時刻的大群信眾達瞻。村民在主要道路上橫懸花綵、旗子、一排排的綠葉；這一天，民眾心跳加速，希望能得到神聖的達瞻。有時候，鎮民在路上搭起精心製作，甚至昂貴的拱門，來歡迎巴巴，那是花了好幾個小時製作的精美藝術品。

車隊由巴巴的車帶頭，到了 Kesavaram 村，巴巴指示其他的車停在主要道路上，祂開車進入小村，因為如祂所說，那裡停車位不夠。三角洲每平方呎的土地都用來種植農作物，所以空曠地區很難找到。大多數村莊都以吹奏原始管樂器、吹奏長銅角、活潑有力的擊鼓來歡迎巴巴，表達民俗式的快樂！巴巴緩緩走過男士和女士間的通道，走上講台，講了幾句話，講到持名憶神，講到巴讚的功效，要村民以深度的信心，誠心持續這種活動。接著車隊繼續前行，抵達 Palathodn 村，此地比較大，所有車輛都可以駛入村中並找到停車處。巴巴在此地也做了簡短的開示，講到要有虔誠和信心，般若智慧以之為雙翼，飛向了悟真如實相。

車隊於 21 日走另一條路，遍訪沿路及附近所有有人居住之處，給予祝福，讓當地人民興奮不已。好像所有鄉間居民都出動了，沿路排成長龍，綿延不絕，像是巴巴的榮譽護衛隊；當他們看到車隊駛來時，他們高喊「捷」(Jai : 勝利)；巴巴把車慢下來，讓民眾能得到達瞻。車隊通過他們所在之處好久之後，仍可看到祂在向他們揮手致意。車子不時停下來，巴巴屈尊打開車門，站在踏腳板上，讓群眾能得到較好的達瞻，那樣他們才能將祂的肖像烙印在心上，日後靜靜地在他們的神壇前敬拜。

三角洲號稱是安德拉邦的穀倉，到處都是人口眾多的村莊，彼此間隔不到一、兩英哩。巴巴路過這些村莊，都會下車，甚至去稍微遠一點的地方——Gummileru、Pinapalle、Gangavaram、Pamaru、Narasapur、Rapurpeta、Rajupalem、Anaparthi、Kuthukulur、Someswaram、最後是 Sampara。煙草倉庫、米廠、水閘和泵房從一片綠油油的大地冒出頭來，形成地標。在 Sampara，全村歡迎巴巴，好像《博伽梵往世書》中的牛群在歡迎克里希那回到家一樣！事實上，這個村子多年來一直以《博伽梵往世書》為精神食糧，因為那兒有一位偉大的學者，Sri Kadiyala Seetharama Sastry，以其動人的闡釋，為村民宣說這部講虔誠的典籍。巴巴在那裡停留了幾個小時，對村民開示，要他們練習意識到神隨時隨地都在他們身邊。祂還唱了幾首巴讚，以喚起村民的熱忱，唱誦神的榮耀。然後一行人返回 Rajahmundry。

巴巴於 22 日造訪 Thamarada 和 Peddapuram，在 Peddapuram，巴巴拜訪一位老信徒，Challa Appa Rao，在他家發生了一個神蹟，使他恢復健康。他臥病在床已經有三年了，病情在八個月前惡化，但是，據 G. Kesava Rao 醫生說：「他完全仰賴巴巴，拒絕服用任何藥物。他因痔瘡而有嚴重貧血，全身浮腫，血紅素百分比降至 30，泌尿也受到影響。許多醫生和我本人都建議輸血，並警告他說，不輸血，活命機會是百

分之百的零！他的幾位憂心忡忡的朋友求助於巴巴，請祂說服他使用藥物，世尊卻駁斥：『為什麼？吃藥的人就不會死嗎？』」

巴巴造訪 Peddapuram 時，去他家裏，坐在他的床邊，變出一只靈伽，並吩咐以適當的儀式用水來沐浴靈伽，沐浴過靈伽的水每天給病人服用。「奇蹟中的奇蹟！」，G. Kesava Rao 醫生寫道：「下一刻病人就轉為健康，水腫完全消失，大小便變正常，痔瘡出血驟然停止，虛脫得以克服。不到一個月，他整個人煥然一新，散發出一股青春氣息。Appa Rao 說：「巴巴來訪之前，我是屍體一具；來訪後，我戰勝了死亡。」

巴巴對一群信眾開示，隨後為村中沙迪亞賽服務組織的一個中心主持奠基典禮。然後祂前往 Kotapadu 和 Medapadu 村，在那兒祂為一間沙迪亞賽寺廟舉行開幕儀式。抵達 Vadlamuru 村後，為當地一間沙迪亞賽寺廟舉行奠基典禮，然後前往 Kothpeta 村。那兒有一大群信眾在唱巴讚，他們已經等候了好幾個小時。專科學校的校園裡擠滿了人，他們有些是徒步跋涉好幾英哩，有些是乘牛車，或騎腳踏車，或搭公車或輕舟來到此地。巴巴駛離高速公路一英哩半，到 Palivela 村祝福當地信徒。然後祂抵達 Ambajipeta 村，給當地的大群信眾達瞻，並給他們幾句勸誡，讓他們興高采烈。

離開 Ambajipeta，回到主要幹道，慈悲隊伍繼續前行，駛向 Bandaralanka 村，該地是著名的棉花工業紡織中心。當地的紡織工團體熱情預報巴巴的到來，在路旁架起壯觀的拱門，飾以綠色植物和花朵，來歡迎祂。巴巴下車祝福他們，說了幾句鼓勵的話，讓他們能得到平靜心，並了解人生的目的。

接著巴巴駛向 Amalapuram 鎮，有將近五萬人聚集在那裡，來聆聽祂講話，觀看祂的迷人法相。巴巴斥責那位致歡迎詞的人！說真的，這種公眾聚會照例會有的項目實在沒有意義，因為，巴巴無所不在，如何被歡迎或離開？而且歡迎詞還是用英語講的！巴巴說，這塊以 Amalapuram 鎮為中心的區域，地理上稱為三角洲，但是愛好古印度文明的人會稱其為「吠陀地區」，這地區孕育了許多吠陀學者，是吠陀科學的研究重鎮。「為何要對這些單純的民眾和飽學的古吠陀學者的耳朵塞進他們聽不懂的語言？」祂質問。

24 日一大清早，巴巴離開 Amalapuram 鎮，前往 Manepalli 村。在 Tatipaka，祂去拜訪一位臥病在床的老信徒。然後前往 Razole 村，那兒的村民精心安排巴巴做一場公眾演講，有相當多的人來聽。滿足了他們的飢渴後，巴巴沿主要道路向下個地點前進。

車子開得正快，巴巴忽然注意到路上橫懸著一個毫不起眼的象徵敬愛的標誌，靠近一個地圖上幾乎找不到的村子，Poathumatla。那是一條單薄的花綵，上面繫了十來片芒果葉，兩端綁在兩棵椰子樹上，中央貼了一張紙，隨風搖曳，上面以生疏的手寫著「歡迎」的字樣。車子繼續行駛了約五十碼，巴巴要車停下，倒車回去。那兒站了兩位老婦人，滿是皺紋的手拿著花圈。巴巴打開車門，讓她們可以觸摸到祂的腳；祂身體前傾，讓她們可以把花圈掛在祂脖子上，說：「這是妳們的斯瓦米！離妳們好近！來，為我掛花圈！」祂邀請她倆給祂套上花圈，不用害怕。那是她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巴巴似乎也同樣快樂！其中一位婦女伸出手來，請求道：「Prasadam，斯瓦米？」她想從神的手中得到些東西珍藏起來。巴巴從她們獻的花圈上摘下幾瓣花瓣，放在她們手上，然後繼續前行。

行進間，巴巴注意到兩位非常老的婦人，顫抖的手拄著拐杖蹣跚地走在路上。祂的慈悲心油然而生，要車停在她們旁邊。車子停靠過去，巴巴問她們去哪裡，她倆以顫抖的聲音回答：「去看賽巴巴」。巴巴笑道：「我就是賽巴巴，妳們不知道嗎？」她們以為人家在譏笑她們，於是繼續前行。車上其他人下車，說服她倆回頭走幾步，好好再瞧瞧。巴巴變出聖灰給她們，又給了她們滿手的水果，並告訴她倆可以回家了。

一行人很快就抵達 Lakkavaram 村，駛過一、兩英哩之後，巴巴轉入一條只有晴天才能行駛的沙子路，路穿過一片休耕的荒地，進入一片似乎無人居住的地方；一行人都在納悶，不知巴巴要帶他們去何處，但巴巴告訴那幾個緊張地問祂的人，前面一哩處有一個 Kaththi Manda 村，村中有一位信徒，妻子已經過世，他再婚，妻子一連生了幾個嬰兒，都夭折，迷信的村民認為是亡妻的鬼魂在作祟！巴巴容許下一個孩子在懷胎第七個月時就在布達巴地的沙迪亞賽醫院出生，讓她能揮去恐懼的陰影……孩子現在已經三歲，圓胖可愛！巴巴要去那裡祝福那個男孩和他的父母！

回到主要道路，巴巴前往 Kadali 村，那是在一片椰子樹中的一個小村莊。村民特地搭了一個講台，還頗富藝術性的裝飾了一番。來了一大群農夫，巴巴對他們講道。接著祂造訪百善地尼樂園吠陀經典學校(Veda Sastra Patasala) 校長的家，這位校長唸誦吠陀禱文的造詣，無人能出其右。若干年前，他第一次應邀在百善地尼樂園主持吠陀火祭時，就認出巴巴的神性。

巴巴要所有跟在後面的車繼續向前開，在幾哩外的運河堤岸等祂，祂則前去 Sakhinetipalli 村，去 Sri Ramalingaraju 家，他是安德拉邦政府宗教捐款部的部長。那

些被迫離開祂的車子等了足足四個小時，車上的人豎起耳朵等待巴巴車子抵達的喇叭聲，盼望繼續先前的快樂之旅。到了半夜，他們終於看到巴巴的車向他們駛來，於是車隊返回 Rajahmundry。

1 月 25 日是 Rajahmundry 賽信徒快樂的一天，傍晚，約三百位信徒搭乘三艘汽艇，與巴巴一起渡河到哥達瓦里河中央一個小島上的沙灘。那些小島在雨季後滾滾洪流退去時便會形成。巴巴坐在沙灘上，信徒圍繞著祂唱巴讚，天上的星星專心地聆聽。接著巴巴回答了幾位修行人提出的一些修行問題，給予指點，並引用《博伽梵往世書》上的內容來詳加闡釋，說著，祂從沙堆中拉出一尊克里希那的金質雕像，是嬰兒克里希那在地上爬的造型，手中還有一團奶油。

當時巴巴正講到奶油的內在意義，奶油象徵純潔的意圖，修行是「攪拌牛奶」，將其提煉出來，克里希那專門偷吃這種奶油。

信徒們的提問轉到希瓦和靈伽方面，談到各種靈伽：地靈伽、水靈伽、火靈伽、風靈伽、空靈伽。

於是祂提到這些靈伽被放置在哪些地方而聖化了該處。祂提到在一座廟裏的空靈伽，說那個靈伽是懸在半空中，沒有支撐！信徒們瞪大眼睛，不了解怎麼可能發生這種事。巴巴解釋說，那個靈伽是某種含鐵的材料。兩個磁鐵，一個在房內屋頂上，另一個固定在地上，分別從上、下方吸引靈伽，使其停留在半空中。然後祂問道：「喔！你們想瞧瞧嗎？我可以把它從吸引力中移出，搬過來！」說著，揮了揮手，只見那顆蛋形含鐵的球已經在祂手裡了。靈伽依次傳到每個人手裡，讓大家興奮的感覺一下。然後巴巴將靈伽用一條手帕裹起來，交給一位年輕人保管。整團三百人坐在沙灘上吃晚餐，巴巴在他們中間，有說有笑，讓大家都心情愉快。汽艇返回 Rajahmundry 時，大約已經是晚上十一點了。那位年輕人驚訝的發現，靈伽已經不見了！

26 日那天，巴巴對獅子會演講，「你們都是某個會的會員，這個會有個偉大的名稱：獅子。根據詩的傳統，獅與象彼此是天敵。其實這裡面有大道理，大象自由而狂暴的在茂密的森林裡遊蕩，象徵心念(妄心)，完全受到妄念和欲念嗜好的驅使，但遇到技術和力量更優越的獅子，就臣服了。獅子代表理智(intellect)；大象代表心念(mind)；理智能區分真實與虛幻，區分短暫無常與永恆。忽略了這種篩選，人會活在一個又一個的幻象中。若能使理智銳利、昇華，則內在和平與和諧會使人看到一切表面的矛盾和迷惑

性背後的真如實相。所以，光是有做服務的慈悲和熱情，不去探討『苦』的肇因，不去探討最安全可靠的除苦之道，是不夠的，甚至有危險，」巴巴勸道。「務必了解，苦的根本肇因，是無明——缺乏般若智慧，般若智慧使你能了悟那內在於萬法(分殊的宇宙萬象)中的『太一』，而拔苦最安全穩當的方法，就是去除無明，從而了悟真如實相。」

然後巴巴離開哥達瓦里河三角洲，開始回程之旅。祂在 Eluru 市稍作停留，當地沙迪亞賽服務組織各單位的負責人與祂見面，接受祂的指導和祝福。接著祂離開 Eluru，抵達 Gudivada，對當地一群信眾演講。然後繼續回程之旅，抵達 Vijayawada 市，數千人為了一睹巴巴，特地搭火車、巴士、汽車、或騎機車、腳踏車遠道而來。經過好個忙碌的一週，施恩，祝福，巴巴於 27 日造訪 Vijayawada 附近的 Akiripalle 村，再前往馬德拉斯。

來自澳洲的修行人和作家霍華德·墨菲如是說：「我們這少數幾個人，是多麼不可思議的幸運，在此處找到一個肉身，能像很久以前耶穌那樣的說：『我就是道路』。這句話，對那些能接受的人來說，很快便成為不證自明的事實。在祂身上，我們看到一些我們視之為神性的特質。愛和慈悲從心中流出，在此之前，這一直只是個夢想。與祂在一起時，我們被提昇到一個金色世界，其氛圍充滿內在法喜的振動，所有世俗的事物都被忘卻，或者最起碼在價值的尺上佔據正確的低端位置。」

約翰·希斯洛寫道：「唯有印度世世代代以來能提供適合阿梵達——像是羅摩、克里希那、沙迪亞賽巴巴——降生的土地。唯有生在印度，佛陀才能抵達涅槃之境。印度的靈性心臟是全世界的心臟；它是我這個美國人的靈性心臟，因為，要是沒有它，人生肯定會是行屍走肉，是灰燼和絕望。」

一件有趣的事可以在這裡提一下，因為它促使很多人沿著非常有收穫的方向思考。筆者引用一位這樣的探究者，R. Ganapathi，在 'Kalki' 週刊雜誌寫的信：「師利·奧若賓多(Sri Aurobindo) 靠著他的統合瑜伽(Integral Yoga)，進入宇宙意識，在三摩地中，忽然強烈的感覺到有一股超心靈的光降入地球意識。在《奧若賓多自述(Sri Aurobindo on Himself and on the Mother)》一書第 208 頁(1953 年版)，有這樣說：『1926 年 11 月 24 日是克里希那降臨至物質界的日子。』『一股萬無一失的力量，將會於燃燒著不朽者之火的世間心中，引領思緒。連一般大眾都會聽到聲音！』幾乎可以肯定的說，師利·奧若賓多提到的降臨，就是神在前一天——1926 年 11 月 23 日——化身為師利沙迪亞賽巴巴。」

希瓦之夜那天，巴巴升百善地旗之前，約翰·希斯洛說：「這是一件多麼驚人的事！這具纖瘦的身體，走在我們中間，步態如此優雅，迷人的性格展現出所有神的特質，無所不在，全知全能，有無邊法力來創造、維持、毀滅。」希斯洛這番話的意思，超出他自己料想之外！因為那天晚上，獨一無二的「靈伽現身」有了更為獨特的重要性，超越文字所能形容！

那天早上巴巴闡釋，Shivaratri (希瓦之夜)意謂：人要靠修行來把'ratri'轉變成'Shivam'，把「夜晚」——黑闇、恐懼、懷疑和妄見，轉變為「白天」——智慧、勇氣、信心和了悟。Ratri 意為夜晚；Shivam 意為吉祥、勝利、成功。當天的守夜和斷食，不是指眼睛和肚子，而是指感官和心智，要讓感官挨餓，讓心智保持警醒。

百善地尼樂園的氛圍隨著升旗而充滿靈性頻率，升旗象徵修行人的向上提昇，他克服了淫慾、瞋心、仇恨；他擴展了愛心，普及一切眾生；他修習瑜伽有成，超越各個修行次第，心中蓮花已經綻放，而達到 Pra-kanthi (較高等級的悟)、Prashanti (至高寧靜)、和 Param-jyothi (較高的明心見性般若之火)，小我融入宇宙大我；他征服了「惰性」(睡眠、怠惰)、以及「激性」(感官的喧鬧要求)，贏得了智者那種無法撼動的泰然淡定(薩埵性)。

接著是吠陀唱誦，然後在眾信簇擁下，巴巴從內殿遊行至大禮堂。隨後巴巴還為那尊金質舍地巴巴雕像做沐浴儀式，只見祂將手伸入一只空空如也的甕中(甕由筆者雙手拿著，甕口朝下)揮動，大量聖灰就開始從甕中傾瀉而出，落在雕像上，堆積如山，讓空氣中充滿香味，讓群眾狂喜。晚上，道場旁邊露天運動場，聚集了 25,000 人，面對坐在大觀賞亭上的巴巴，聆聽那些虔誠的靈魂唱頌巴讚。這些盛事為整個環境注入至為純潔的振動頻率。

巴巴肚子裡的靈伽，日漸長大，已經好幾天了，再過幾分鐘就要現身了。「靈伽」象徵萬物沒入它，也從它而出。「梵」(Brahman，道)，也就是上帝，沒有「兩極」，沒有矛盾對立，因此用最完美的數學符號——圓球體——來代表。這個處於完美平衡狀態的「太極」，受到一股根本欲望打擾：Ekoham bahusyam——「吾是一，讓吾一變為多」，於是圓球體一分为二，就成了橢球。靈伽是橢球體。獨一的「梵」變成了希瓦—夏克緹(Shiva-Shakti)。[註一]

[註一] 譯者按：希瓦是陽；夏克緹是陰。此與中國道家「太極生兩儀」或「道生陰陽」，以及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哲學相呼應。

汽車、巴士遠從邦加羅爾、馬德拉斯、孟買、海德拉巴以及其他地方趕來，以便能及時目睹靈伽從「梵」的口中現身，而巴巴與他們每個人同在，因為，是祂的恩典讓他們能去到那種神聖氛圍中。「我們想一睹希瓦之夜這個節慶，渴望了好久了，」馬德拉斯知名的眼科醫生 A. Ranga Rao 如是說。他的汽車一路上給他找麻煩，每走十英里引擎就過熱！早上升旗時，他們還在 250 哩外的 Ranipet；巴巴給舍地巴巴雕像做聖灰沐浴時，他還在 180 哩之外的邁索爾邦邊界！離布達巴地還有 60 哩遠時，車子拋錨！Ranga Rao 醫生說：「駕駛在修引擎時，汽油著火了！巨大的火舌直往上冒，我們驚恐萬分，可憐的駕駛在千鈞一髮之際跳開，保住了一命，但衣服著火了，他試圖把火撲滅。我從路上抓起幾把沙朝火扔去，一面呼喊賽朗、賽朗(Sai Ram, Sai Ram)！奇蹟發生了！火熄了，車子保住了——儘管油箱裡是汽油！還有四分之三！我搭巴士回 Chikballapur (12 哩遠)，從鎮上找來因為修車師傅。3：30p.m. 時我們還在先前汽車莫名奇妙著火的地點。從邦加羅爾方向的來車好心地停下來，有些甚至表示願意提供幫助。但我說：「不，我們要去那兒親眼目睹靈伽現身，你們可以繼續前行。巴巴會帶我們去祂那裏。」下午 5：30 P.M.，我們還在 50 哩外，開著那輛僵僵、蹣跚的車！我坐在駕駛座上，修車工坐在「馬車駕駛座」，泵浦一罷工，他就使勁地搖它！我們拼命趕路。當我們喘著氣站在百善地尼樂園前方的蓮花圓圈旁邊時，巴巴正緩緩從尼樂園前往運動場的觀賞亭(Shanti Vedika)！

經過我們身邊時，祂對我們微笑，說：「啊！你們來啦，很高興！很高興。」感激之淚從我眼眶湧出，我在心中說：「主啊！數以千計的信徒在這裡敬拜您，而您聽到了我們的痛苦的吶喊！您撲滅了火勢，把車安全開來這裡，帶我們及時趕來目睹您的榮耀。這是我的心、我的命、我的希望、我的一切，放在您腳前！」

S. 博伽梵藤博士和巴斯卡倫博士(Dr. K. Bhaskaran Nair)，都是科學博士，一個是物理，一個是動物學，一位是兩所大學的副校長，另一位是喀拉拉邦大學教育聯盟的主任，喀拉拉邦到處都有大專校院。兩人對群眾演講，談當代這位道成肉身。博伽梵藤博士講巴巴「我的一生就是我給世人的訊息(My life is My message.)」這句宣言的意義，「讓我吃驚的是，祂雖然沒有欲望，也永不缺少什麼，卻那麼忙碌，不論是在百善地尼樂園或在其他地方，時時都在處理一堆和信徒有關的問題！祂不但詳細解釋何謂『無欲行動』(Nishkama Karma，不帶欲望的行動，行動而無所求)，自己也奉行實踐，樹立

最佳的榜樣。」巴斯卡倫博士承認：「我的人生，因為皈依於巴巴跟前，而顯得豐富而有意義。我仍舊繼續是個學科學的學生，我知道在哪些地方科學得小心翼翼行走，哪些地方它可以走得很有自信。我珍視這塊土地的文化，它崇尚精神面，尊敬聖者更甚於尊敬英雄豪傑。希瓦吉大帝(Shivaji)將其帝國放在他的古魯 Ramadas 腳前；昔日喀拉拉地區的君王 Marthanda Varma 把整個王國供奉在 Trivandrum 廟裡的神壇前。阿育王，目睹戰爭造成的流血、憤怒、謊言、痛苦，良心被撕成碎片，決心不再發動戰爭。他在全國各地豎立石柱，北起喜馬拉雅山，南至 Kaveri 河，西起坎達哈(Kandahar，今之阿富汗第二大城市)，東至迦摩縷波(Kamarupa，在今之阿薩姆邦)，並在石柱和岩石上刻字，公開宣佈不再使用武力，結果他統治的二十多年期間，帝國一片和平，欣欣向榮。今日，價值觀淪喪，追求狂野的興奮刺激和吸毒成為世界各國青少年的嚴重問題。這時我們必須強調『永恆正法』的傳統價值觀，因為它們有永恆的價值。世尊巴巴的降臨，在世界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巴巴演講了約四十分鐘，講心念及其種種讓人迷惑的策略，以及人要如何找到控制心念，讓其屈服於理智的方法，從而明心見性。突然間，一陣喘氣打斷了滔滔不絕的至高開示——靈伽現身的前兆，巴巴竭力壓住它一陣子；接著，祂示意要巴讚開始，自己坐在桌子後方的椅子上。大家都在機械式的隨著旋律唱誦，但沒有人聽，因為關鍵時刻即將來到，誰也不想錯過。大家把感官注意力集中在眼睛，全神貫注，以免錯過這個神聖事件！

巨型照明燈下，巴巴的身體扭動、轉動、前傾、後仰，不時喝口水，顯得精疲力盡。這些全都是整齣大戲的一部份，讓群眾能在有生之年親眼見證與道成肉身生於同一時代的榮耀。五萬隻眼睛聚精會神地看著那張平靜的嘴，漫長而辛苦的十五分鐘！「啊！出來了，一躍而出；一道藍光，是不是？不，是一個藍色的靈伽，鵝卵般大小的寶石。根據經典，這種顏色和大小，特別的神聖。」巴巴雙手捧成杯狀，接住從口中掉落的靈伽，拿在手上，燈光下高高舉起，讓狂喜的群眾看得清楚些。

巴巴繼續坐在椅子上，以往祂通常會從觀賞亭裡面的講台走下來，回到尼樂園，但這次祂坐在椅子上，一動也不動。我們以為過一會還會有另一個靈伽現身，但不是！只見祂的身體越來越僵硬，動也不動，右手平放在桌上，左手豎起，手肘貼在桌上，手指靠近眼睛，頭微微左傾，大拇指與四指分開，無名指和小指彎曲折疊起來，另外兩根指頭直直向上；呼吸緩慢，變得更慢了。

這時有誰敢碰祂？誰有膽子將祂的注意力，從祂所在之處或所赴的任務轉移開？筆者這時坐在巴巴椅子左邊，博伽梵藤博士和巴斯卡倫博士坐在右邊。五分鐘很快過去，我期待祂會『回來』，因為，這是一個特殊場合，眾信感覺有異，開始焦慮不安。以前祂從未當著這麼多人面前陽神出竅！

然而，祂的慈悲不受限於節慶或聚集的群眾。當信徒痛苦地呼喚祂時，無論當時誰和祂在一起，無論祂當時在做什麼事，祂都會趕去那人身邊。在其他一些場合，祂是摔倒在地板上；但這次祂身體的姿勢不比尋常，讓每個人都感到驚訝，大家都面露憂色。

二十分鐘後，筆者再也忍不住了，跪到祂面前，前傾身體，輕聲呼喚：「斯瓦米！斯瓦米！」就好像祂會回應我們的呼喚而從某地回來一樣。祂去那裏，是回應某位身陷痛苦中的人誠心的呼喚，祂的 Bhaktha rakshana(護佑信徒)的任務，超越階級、信仰或國籍，無論用祂的哪個名號來呼喚祂，祂都會予以祝福。

三十分鐘.....每雙眼睛都在注意看巴巴的面容有沒有稍微動一下；他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祈禱過.....眾信的安忍漸漸轉變為緊張...僵硬的手直直立起，手指不抖動一下，也不併攏.....頭的角度五十分鐘沒變。

巴讚唱誦團的一、兩位成員來到講台上.....台下這裡、那裡開始有人哭泣.....大家在擔心之餘，勇氣漸失。

五十五分鐘.....啊.....左手手指稍微動了一下！手放了下來....我哭了出來.....祂睜開眼睛.....看見.....微笑！

群眾的憂懼和懷疑頓時煙消雲散，巴巴起身.....決定性的那幾分鐘結束了！

巴巴走進尼樂園(內殿)，我們幾個人，包括博伽梵藤博士，跟在後頭，祂對我們說，剛才祂周遊了世界一圈！以便給所有在那一個小時期間有慶祝希瓦之夜的家庭或聚會場所一個徵兆，告訴他們，上主在此，祂豐沛的恩典，所有需要的人，只消以純潔的信心，誠心祈求，就可以得到。祂沛降慈恩，而他們變得謙卑、明智，得到靈性勝利。

那晚我們有幸目睹的是：巴巴去各地賜予和平，輔導那些任性、脾氣乖戾、半盲的孩子，讓他們走上正義感、心靈平靜、愛、道德之路。祂在把人的地平線上的暗夜

(Rathri)——激性(Rajas)和惰性(Thamas) 轉變為 Shivam——愛與快樂的光輝。那天我們目睹兩種顯現：靈伽現身和聖愛的顯現。

這有可能是真的嗎？那些懷疑的人可能會問！筆者在此只能提供巴巴給予另一位著名的懷疑者的答案，那人被尊為一位可畏的懷疑者，巴巴告訴他：「你怎可能瞭解我？魚能知道天空嗎？」魚能看到閃電在水裡的反映；它能聽到隆隆雷聲的回音；然而它身陷水中，無法離水而活，它怎能知道天空的奧祕？我們受限於幻象，哪能測度那位掌控幻象者的榮耀？

10. 祂是一切，在一切中

〈客觀主義者〉雜誌的編輯，俄裔美國女士 Ayn Rand，寫道：「傳統的道德沒有教孩子們該成為什麼樣的人，以及為什麼。它只在乎將一套規定加諸在他們身上——任意、使人迷惑、自相矛盾、而且往往是無法理解的規定。孩子長大後，只會憎恨和害怕任何道德的觀念。倫理道德對他來說，只是一具幽靈稻草人，要求他履行枯燥的義務。那些成年人樹立的例子，也不是很有意義，不足以用來當做行為的標準。」難怪那些孩子會被巴巴吸引，因為祂賜予純潔的愛給尋覓它的人。「美國人來到我跟前，因為他們不知道母愛，」巴巴有一天這樣說。

「巴巴是希瓦和夏克緹，父和母。」學者 Velury Sivarama Sastry 先生如是說道：「沒有人能了解祂，但人人都可以受益於祂。科學無法定義，處理因果關係的邏輯無法瞭解。其純潔無染的榮耀獨一無二，遮蔽了那些轉瞬即逝的陰影。唯有智者和心地純潔的人才能住在其中。物質顯得有點不像物質，心念也不怎麼像心的作用，唯有阿特曼佔上風。它有數不清個面，每個人看到其中一面。若能知道一點點，就足夠了；但我們永遠嫌不夠。如此接近我們，卻又如此遙遠。賽顯現的愛，讓宇宙中每位母親的愛，加起來，黯然失色。」Sivarama Sastry 可不是等閒之輩，16 歲時就被譽為奇才，一位作品令人目眩的詩人。他是少數幾位日後大放異彩的神童，是一位傑出學者、評論家、老師，精通錯綜難解的瑜伽、譚崔(Tantra) 和吠檀多哲學。他寫過大膽而才華橫溢的論文，討論商羯羅在其《梵經注》中提出的 Adhyasa 概念，以及奧若賓多的整合瑜伽。各大學競相把他的名字加入自己學校的梵文研究委員會名單，給自己增添些光榮。他於 75 歲的熟齡，來到巴巴跟前，享受了 6 年多的親近接觸，然後才像成熟的果實一樣，從生命之樹上掉落。老學者以用字遣詞極為謹慎著稱，每個字都在超精密的真理天平秤上秤過，所以，若他說：巴巴那種母親般的愛超過所有母親的愛，那一定是真心話。

因此，九夜節這個「聖母節」，在巴巴跟前慶祝，可謂至為神聖。九天中的前三天是把聖母當成護佑者來膜拜，接下來的三天是把聖母當成供給者來膜拜，最後三天是把聖母當成老師來膜拜。

化身為巴巴的聖母，或者說，身為聖母的巴巴，利用九夜節這個時機，提供我們種種誘因，讓我們在靈性上有進展。當然，「永恆正法」擁有整套武器來征服一路上的敵人，幫助我們邁向最後的勝利。九天其中一天是用來慶祝醫院成立週年紀念日，以便讓靈魂的載具保持在良好高效狀態，讓靈魂能跨越二元對立的大海，沒入「太一」，與之

合一。另外一天則用來發放衣服給窮苦的人，並讓他們飽餐一頓。巴巴給我們每一個人分配一個角色，在人生舞台上扮演，由祂設計，由祂導演。其中有幾天，是由印度偉大的歌唱家獻唱，讓聽眾法喜充滿。另外幾天，則由純真無邪的小朋友們表演戲劇，取材自古老的神仙傳說，情節令人如醉如痴。這些劇是巴巴親自編寫的，傳達了祂的教導，做為治癒我們內心疾病的處方。我們受到激勵，在充滿困惑和衝突的人生中，去保存那些道德理想，儘管困難重重。在尼樂園外面的戲台和銀幕上，我們只看到犯罪、變態、墮落、污染；而在這個寧靜之鄉，每樣事物都是設計來提昇、昇華、拯救的。另外還有伴隨音樂的經文朗誦，以及對哲學比喻和神祕故事的闡釋。還有吠陀學者講解吠陀經和吠檀多哲學。這些學者自認為已經理解了那些超越理解的東西，直到他們遇見巴巴……！

大禮堂一端的曼塔普(Mantap，祭祀亭)裡，吠陀普儒薩(Vedapurusha，吠陀經裡面讚頌的神祇)祭祀連續進行了七天。火被奉為神聖，因為它點燃、照亮，它摧毀、淨化，它燒掉、把東西變光亮，它散播、照耀，它從一個犧牲者快速移動到另一個犧牲者。因此祭祀時它被以讚美詩讚美，被餵東西。太陽給予生命和能量；每個日落，都從我們的壽命中箝去一天；因此我們拜日，每拜一次，念頌一遍讚美詩文。其他人則能在榕樹中看到上帝，榕樹靠著它的氣根，可以不斷擴張，為鳥獸提供樹蔭和庇護，為整個區域帶來美和健康。人們也對那些樹的靈唱讚美詩。

有些人則既不用火，也不用太陽，也不用活生生的榕樹，而喜歡用靈伽，來象徵上帝。在九夜節期間，大禮堂內神壇上可以看到一位吠陀學者每天塑形 1,000 個靈伽，以至誠拜過它們之後，復將黑色的黏土滾揉回圓球形，隔天再用！那永恆的靜態基礎，純粹的「存在」，是希瓦；它投射為動態能量，是為夏克緹。據瑜伽士 Shuddhananda Bharathi 說，博伽梵拉瑪那·馬哈希給人家寫信，會在信的開頭寫一個"O"，說那是靈伽，象徵終極原理，超越生命、世界和上帝的三重存在！

其他的人，則可能較易被精緻而複雜的表達上帝力量、威嚴、壯麗的表達方式所觸動。這些人，巴巴為他們安排祭祀儀式，以鮮花、香、樟腦、檀香膏、絲和金子來祭祀難近母、喇希彌、薩拉斯瓦娣(Durga、Lakshmi、Saraswathi) 三位女神。少數人可能會對 Om ——最神祕，有各種潛在效用的咒音——的唱誦起共鳴。這種喜悅促使我們邁出修行的第一步，使我們早日抵達目標。

巴巴在九夜節開始的那天親自宣佈：「在百善地尼樂園慶祝九夜節實在是稀有的機會，充滿了驚奇和法喜，能消滅人的六大內在敵人，確保他的內在和平。」祂的任務是讓人類重新回到平靜和快樂的軌道，所以，當安德拉邦的交通部長宣佈，他馬上就會著手改善通往百善地尼樂園的路，將其鋪成柏油的高速公路時，巴巴說：「身體期待平穩地行駛在柏油馬路上，但是心卻喜歡走平靜和謙虛的路，以抵達目標——神，沒入那榮耀之海。我對那條路更感興趣，我對鋪柏油並不熱衷，因為那會使『慢慢而小心地駕駛』這麼一點小小的紀律，都成為多餘！人生不是一帆風順的，它充滿起伏、急彎、和突然的轉向。印度向來都教人安全旅行的第一課——在此生和死後：『早點出發，慢慢地開，安全抵達！』(Start early; drive slowly; reach safely!)」

數千信徒得露天而睡，所屬物品堆在床邊。有三個晚上下傾盆大雨，造成嚴重混亂。巴巴提到這些雨，說：「有些人跑來跟我說：『斯瓦米！讓雨停止！』唉，與及時雨的益處相比，身體一點點淋溼算不了什麼。做 Vedapurusha 火祭，就是為了說服神明降雨，吠陀經宣稱那就是這個祭祀存在的理由。祭祀還在進行時，雨就來了，證明祭司們有嚴格按照吠陀經的指示做祭祀。這些雨會讓農村有豐收而欣欣向榮。」

1969 年 10 月 20 日那天，舉行火祭的結束儀式，巴巴變出一條鑲有九顆寶石的項鍊給主祭，他是研究吠檀多哲學和吠陀文法的學者。在給舍地賽巴巴雕像做沐浴儀式時，巴巴變出一條閃閃發光的八星金質珠寶，將其放在銀質雕像的前額，它黏住了！博伽梵藤博士和 Tideman Johanessan 先生當時都在場，他們都感到訝異：金，不用黏著劑，怎麼可能黏住銀？巴巴知道他們心中在想什麼，幾個小時後祂告訴他們(他倆沒有開口問，也沒有任何人告訴祂)：「我要是能變出這個珠寶，難道不能讓它也黏住？一旦你對某一事件起懷疑，你會開始統統都懷疑。如實接受我，那你的信心就不會被任何懷疑干擾了。」

「你們抱怨神心腸硬，不回應祈禱或從祂的肖像顯現一些徵兆，或是從『虛空』中說話，給人安慰和保證；但我告訴你，神是愛，愛是神。若祂沒有回應，你就要推斷：自己內心的呼喚不夠誠意，只是演戲，它成了一套模式，是呼喚某個外在於你的對象，某位你接受的遠方暴君或嚴厲的主人。要知道神是你的至親。」

21 日那天，巴巴坐在綴滿了花的鞦韆上，幾位詩人朗誦祂「畫在」他們心房裡的詩，包括 Deepala Pichayya Sastry、Begum Tahira Sayeed、筆者本人、Vidwan Rama Sarma、Vidwan Seshama Raju、和其他人，他們操著各種語言，英語、Urdu 語、

坎那達語、梵語。巴巴要他們在每一粒塵埃、每一道閃爍的光、每一滴雨、每一陣空氣中，都看到最偉大的詩人——上帝——的工藝。

「偉大的詩處理人對上帝的永恆渴望，這些詩富含瓊漿，能止那種渴。它們能滿足人心，使人堅強起來，對命運一笑置之。少了靈性修習、意識的擴張、悲憫之心的擴大，少了銳利的慧眼，沒有深入和內在的智慧泉源連結，詩只是無目的、蒼白無血色的消遣而已。」

11月7日是阿南塔普女子學院校史上一個重大的日子，因為當天，在一片多采多姿的恩典和榮耀的景象中，印度副總統為一棟宏偉的建築奠基。博伽梵藤博士致詞歡迎副總統 Sri G.S. Pathak 和安德拉邦省長 Sri Khandubhai Desai (他為學院宿舍立下奠基石)，並說：「在全國各地成立學院，我相當有經驗；這所學院如何在短短一年半內，招收 300 位學生，而且設備齊全，有一間圖書館、幾個實驗室、職員和一間氣體工廠！思考這件事，著實讓我深感驚異。」巴巴說，祂決心要做的事，絕不會失敗。祂的願力至高無上。

V.K. Gokak 博士說：「在一個『無序』已經成為每日秩序的時代，這所學院會在主人的引領下，傳播『秩序新課程』。」Venkateswara 大學的副校長說：「負責管理這所學院的沙迪亞賽信託組織有個標誌，它顯現出印度文化的核心，顯現出多元的哲學學派、宗教和意識型態之間的親近性。」安德拉邦省長 Sri Khandubhai Desai 也欣賞這個標誌，謂其代表真正的世俗主義，「世俗主義(secularism)並不意謂無宗教；它意指真正的宗教，而真正的宗教，視各種信仰為真理的各個面。」

學院副校長說，這一天對他來說，是虔誠和喜悅之日，「我很高興看到這個信託組織有注意到國家的需要，我們必須塑造直而強壯的下一代，讓其有效率地肩負起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的擔子。我們需要讓有紀律、覺悟的人來負起國家責任和國際責任。」巴巴說祂決心在印度每個省建立這樣的學院，「我的 Sankalpa (意志，決心)，是提供青少年德智兼顧的教育，在培養智能之際，也淨化各種衝動和情緒，讓他們具備身心方面的紀律，以喚醒他們心中的平靜和快樂之泉。他們那些高等的天性，必須靠讀書、祈禱、修行、接觸他們國家的那些先知、聖人、男女靈性英雄，來加以培養，促使其綻放。他們必須被引領，走上自信、自我滿意、自我奉獻、自性知識之路。」巴巴以這些話祝福學院：「願這所學院教育出一代代高貴的母親，她們將活出達摩人生，養育獻身於神、皈依真理的英雄。」

11月23日是巴巴的生日，但是，正如祂在一次「越洋課程」中告訴查爾斯·佩恩：「你慶祝的，不是我的生日，而是你自己的生日。」並且又說：「我的使命是提昇人的意識到某個層次，使他不再因任何事而喜悅或悲傷。在那種至高境界，人每一刻都在經歷誕生和死亡，因為這些行為都是一樣的，有形從無形中現身，又復沒入無形。於是，沒有所謂成功或逆境，沒有快樂或痛苦。一旦信徒抵達這種合一境界，他走向我的旅程就終止了，因為他將和我在一起，直到永遠。」

1969年的生日還有一件大事，那就是第三屆全印度沙迪亞賽服務組織負責人大會。與會代表們很高興會議能在尼樂園舉行，而且東道主就是博伽梵本人。當年在馬德拉斯舉行第一次大會時，巴巴慈悲地讓自己在一天中的大部份時間都和與會代表們在一起；當年在孟買的全球代表大會期間，大多數日子，巴巴都去各個與會代表下榻的宿舍探視，並出現在餐廳。那時巴巴還邀請他們去達摩史剎，並一群群帶他們繞著那棟建築物走一圈，對他們解釋階梯數、柱子數、風速儀風杯(wind-cups)數、等等，這些數字的意義。這些數字要不就是九，要不就是九的倍數，或是加起來等於九。九是代表「梵」——終極真理——的數字。如今，第三屆代表大會在百善地尼樂園舉行，由巴巴親自關照。

會議於11月20日開始，有2,000多位來自印度各省的代表，以及錫蘭、澳洲、斐濟、美國、歐洲、非洲的代表。每個省的組織總幹事，針對組織所在地區進行的各種活動，做簡短的總結。這些報告非常具有啟發性，每個省都能貢獻一些關於服務和修行的好點子。

巴巴解釋說：賽組織，在不只一個方面，都是獨一無二的。它不向外募款或尋求贊助人，它是在一位主人的領導下運作，這位主人隨時隨地都臨在，因此這個組織只是一個名稱，代表一群人，他們以拜神的心態，來做那些能贏得祂的恩典的事情，這裡沒有詐病或競爭、敵對或虛榮或忌妒的餘地。巴巴說：「這些機構是一群有志一同的人組成的協會。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職責上；不要有種姓意識或個人偏見或政治偏好。我可以看看你看個透澈，不論你在哪裡！不要高傲地嘲笑別人。彎下腰，以便挑起擔子。服務，以便讓自己成為榜樣。追隨，好讓你能領導求道者進入上帝的心中。為人要謙虛、誠摯。虔誠不該張揚，它不是得到一個徽章，點綴點綴襯衫，就結束了；它是祕密地得到的，是一種珍貴的恩惠。」

與會代表在考慮建議成立四個子委員會，分掌組織事務、靈修活動、賽著作出版、婦女分會、以及服務活動。巴巴建議：信徒們不該尋求特權或特免，不參加組織舉辦的活動，反而要盼望賽組織提供薩桑(Sathsang)的機會。經過決議，組織成員至少必須參加百分之六十這類的聚會。大會並強調，推選組織的各個負責人，必須獲得全體一致同意。組織負責人必須像個持火炬的人，行為舉止反映出他們的智慧之光。「賽組織應該設法降低和去除靈性道路上的障礙，其成員應該因寬容、說真話、慈悲而尊貴，並且滿懷對眾生的愛。凡是棄父母於不顧，任其在貧窮或悲傷中凋萎，這樣的人，不配當組織成員。透過修行式的服務，攜帶明心見性的訊息給婦女、青少年和兒童。鼓勵婦女組織成活躍的團體，負起教育兒童的責任。建立服務志工隊。」

11月22日，在研討會閉幕式上，巴巴說：「讓我以這段提醒來做結束：不要懷疑你的最終目的地：那就是沒入至高智慧、力量和愛之中。不要躊躇搖擺或遠避。在每一步，都探究、明辨、尋覓真理。要能自立自強，大膽而自由。要知道你是神的工具，在從事一項神性工作，所以沒有理由軟弱和搖擺躊躇。做個謙虛和虔誠的榜樣。不要沒有實際經驗卻到處散播建議。愛，互相合作，服務。你的辦公室是一種呼喚，呼喚你靈修；是一種提醒，提醒你我在照顧和指揮你。」

這場研討會，是給參加者一次信心的洗禮，讓他們看到巴巴的聖愛，祂是眾目之焦點，眾心專注之對象。各個子委員會商議事情時，祂與他們坐在一起，對人家提出的那些自以為了不起，百般為其辯護的建議，加以解釋並投以笑聲。祂在各與會代表之間走動，散播恩典。祂分別接見各省代表，一連好幾小時；在縱聲大笑和打趣逗樂之中，祂化解了敵對、競爭，壓抑住派系主義，軟化狂熱主義，甜化死對頭之間的苦澀。與會人員的飲食、議程、座位安排、討論項目，所有大小事祂無不關心；而祂卻始終精神飽滿，容光煥發。注視著祂，就是在學習無私活動的課程；聆聽祂，就是在渴望恩典、渴望有機會分擔祂的任務；觸摸祂的腳，就是在增加自己的力量和勇氣，來面對這個世界及其挑戰。

與會代表 23、24 兩天留下來慶祝生日。23 日那天巴巴宣佈：「我以愛的形式誕生在你心中的那天，就是我對於你的生日。」祂提醒 15,000 位坐在尼樂園前面觀看升旗的信徒：「這兒是希瓦—夏克緹，以人的形體誕生，來引領人類走向祂。」巴巴宣稱，每個人都是上帝的花園裏的一朵花，從大地汲取力量，從太陽汲取美；這讓人想起知名的舍地巴巴信徒，Sri Das Ganu Maharaja，在解釋舍地巴巴的一生和其教誨時，所唱的一首詩：「Bakula 花、蓮花、菊花、玫瑰、Mogra、Malti、Jai、Jui、Chameli、

Dawan、Marwa、Panch[註一]——這麼多種類的開花植物在花園裡一齊開花，使得花園一片壯麗景色。諸花皆出自土壤，又復回歸土壤。回歸後，與土壤不再有別！」

[註一]譯者按：Mogra, Malti, Jai, Jui, Chameli 皆為茉莉花屬的植物。

「宗教是個體與整體的永恆邂逅，是持續不斷的邀請，堅持要求接受，」巴巴如是說。嚐過巴巴甜美邀請的人，知道祂是上主，祂「令太陽照亮，令星星在天空閃爍，令風吹並扶持生命，令河流蜿蜒潺潺而流，令火將每樣東西化為灰燼，讓百萬物種遍佈陸地和海中，見證上主的大能。」——這是巴巴生日講道開頭唱的詩文。我們聽說過在某人生日時送他禮物，但對於這位就在我們中間的上主，我們能給祂什麼呢？所以，巴巴於 23 日當天給我們禮物。我們排成長排坐在百善地尼樂園地上，祂給每人一小包甜點，說句慈愛的話或給個迷人的微笑，做為永久紀念品。

在這些節慶期間，每次講道結束，祂會唱幾首巴讚，以喚醒數千信眾的虔誠和信心。祂的歌聲真的是“Muraligana ”——從克里希那的笛子流出來的「魔曲」，能令亞穆納河的河水忘了流動，停在那裡如癡如醉。流動是水的本性！因此百善地尼樂園的祁特拉瓦底河釋放了它的水，以便聆聽巴巴的聲音，不用費心把水停下來！

一位信徒寫道：「聆聽祂以優美的聲音讚美真如自性的榮耀和偉大，使人陷入法喜極樂之中，忘卻了一切生活中令人操心 and 分心的事；使人從時間和空間的牢獄中解放出來。」

1969 年 12 月 31 日那天，巴巴與邁索爾邦沙迪亞賽服務組織各單位代表在一起，慈愛地稱他們是祂的工具，用來完成復興達摩的神聖任務。各縣總幹事輪番上台報告時，巴巴不坐在講台上特別為祂準備的椅子，而是站在會議棚的遠端，祂解釋說：「我的所在地，是在你們中間，與你們在一起，在你們從事的工作中！不要認為我在一個特別座位上，一個離各位遠遠的高座上。我是你們的一部份，是夥伴，分擔分享，在你們求我或需要我的啟發和指導時，給予啟發、給予指導。」祂勸服務志工們：「不要流露出驕傲，靈性驕傲是最毒的一種驕傲，是最高的偽善。憂懼也是靈性毒素，因為，既然你供奉於心中的那個人告訴你不用害怕，為何你還要憂懼？若你還是害怕，那你是心口不一，良心不安是一種折磨。」

巴巴說：「心中有義(righteousness，行為正正當當)，品德就美；品德美，家就和諧；家中和諧，國家就有序；國家有序，世界就會和平……因此，思、言、行要符合義。避免任何基於種姓、宗教、膚色、地位、學問和富裕程度的偏見。」這是與會代表們帶回去的指示。

幾天後，巴巴為一個由賽組織贊助的婦女薩桑團舉行開幕儀式，祂對那些婦女志工們的勸告有深遠的意義，巴巴是來釐清達摩，劃清行為的界限，規定行為方面的律法和限制，以讓妄想妄行得到控制和昇華。祂說：「讓薩桑從妳們的家開始！讓妳們的家充滿快樂、和諧，沒有摩擦、派系、裝模作樣、刻意引人注目的做法、狂熱主義。讓家中不同世代的成員，智力程度、經驗成長和造詣、收入、品味、偏見各異，學著去住在一起，互助合作，彼此寬容，仁慈愛人。妳們每個人都要盡自己的本份來讓妳的家有薩桑的芳香，充滿賽氛圍。學著去容忍不同的意見、不同的性格。培養那種想了解別人的欲望，同情他們；見別人快樂，要感到快樂；見別人悲傷，要心懷慈悲。做些服務，去貧民窟、醫院、監獄、少年感化院。服務，做為一種修行，甚至好過禪坐。"Dil me Ram, hath me kam"——心中有神，手中有工作(從事服務)。」

摩訶希瓦之夜，1970！大群信徒湧進百善地尼樂園，像一股洪流衝進來，卻完全安安靜靜。巴巴告訴由各省沙迪亞賽服務組織挑選出來的服務志工男女青年：「你們渴望以我的名義做些服務，是吧？我有千頭、千眼、千足喔！吠陀經宣稱，神是"sahasra seershaa Purushah"，祂有一千個頭！成千上萬來此地的人，老人、小孩、生病的、受苦受難的——他們都是我。服務他們，就是事奉我！」巴巴升起尼樂園的旗，並說：對那些較高真理的忠誠，必須自幼就培養，甚至透過在母親懷中學到的東西。中午，巴巴變出巨量的聖灰，源源不斷地流出，讓那些熟悉這種事，知道這是希瓦之夜節慶的一部份的人，都為之驚奇。晚上，Sri Nakul Sen, I.C.S.、果阿邦的州長拿庫勒·沈(Sri Nakul Sen)、葛卡博士、和 Osmania 大學泰盧古語教授 Dr. D. Venkatavadhanlu 分別對信眾演講。

巴巴的慈悲讓祂以一段梵文詩來開始演講，詩文意思是：「我不是人類，也不是神仙或超人。我不是婆羅門，也不是刹帝利，也不是吠舍或首陀羅種姓！那你也許會問我是誰，嗯，我是教授真理的老師；我是真、善、美！」巴巴講道時，肚內的靈伽，從一週前開始日漸長大，宣佈自己要現身了，於是巴巴坐到椅子上。全場廣大信眾感知到巴巴動作的潛在意義，興奮地唱起一首讚美希瓦的歌，殷切期盼代表希瓦神的靈伽現身。

十五分鐘後，一顆卵形、沉甸甸，材質類似蛋白石的靈伽從巴巴嘴裏出來，巴巴將靈伽拿在手上讓大家可以清楚看到，全場信眾興奮地高喊「捷」(Jai，勝利)，無法控制自己的法喜。巴讚持續唱了一整夜，靈伽被放在所有人都能一覽無遺的地方，以便激勵一下守夜和斷食的信眾。

隔天巴讚結束時，巴巴親自分發聖化過的食物給信徒。祂提到梵歌和其訊息，說這部天上的歌首先勸人「行動」；然後在接下來的章節，它要求：行動必須無所求，不為冀求果實的欲望所污染。隨後，它推薦「達摩」；過了幾章之後，它勸人放棄達摩，以便獲得解脫。最後，它勸人連解脫的欲望都放棄，因為連那也是束縛。它宣稱：人始終就是自由的，即使他想像自己是受到束縛的。「從無明中醒來；你就知道你受到的桎梏是虛幻不實的；它只是一場夢，當你醒來後，你否定其真實性。你始終都是自由、解脫的，你始終就是阿特曼(真我)，它永遠不變、不受苦受損。」

幾天後巴巴前往布林達梵，以便讓那兒興建中的專科學院加速進行。

11. 靈光出土

1970 年 5 月 9 日，剛過中午不久，巴巴離開布林達梵，前往孟買。車隊一共三輛車，最後一輛是兩位服務組織成員開來護送巴巴和祂的隨行人員的，經過仔細整修。筆者坐那輛車，結果成了其拙劣維修品質的受害者！巴巴還特別問了他們半天車子修理的細節，兩位成員向祂保證一切沒問題。

行駛了約 30 哩，車上不曉得什麼東西砰的一聲掉落路上，駕駛機警地停車，撿回那個零件，一聲不吭地放在腳下，好像那只是一件多餘的小玩意兒！行駛了 50 哩之後，他又聽到一個尖銳的聲音，遂停下車來，拉起車蓋，往內瞧瞧，確定一切沒問題。又走了幾哩，他又停下車來聞一聞，並下車繞車一圈查看，然後一副膽大包天的勇氣跳回車上，開動車子！車上兩位孟買來的朋友一點都不在乎，我卻越來越緊張。

接近 74 哩時，駕駛又停下車來！拉起車蓋，隨便檢查一下，我可以看到他將「某個鬆動的零件」復原，並一聲不吭地放在車內駕駛座下！我的恐懼不斷增加。幸好，向前開了一小段路後，我們看到巴巴的車停在路邊一處孤立的地點等我們，我跑過去請求祂讓我換車，因為那輛車似乎在迅速分解。巴巴咯咯的笑，開玩笑地說，馬戲團有一項表演，小丑坐在車裡，繞著一個環道一圈圈的開，零件一個接一個掉落，直到最後他們發現自己快樂地蹲坐在地上！

我楚楚可憐地望著祂，希望祂憐憫我；而祂卻只提議這個補救辦法：「放心！要是你掉出去，我們一定會找人把你撿起來放回車上！」我們繼續開了 250 哩路，於半夜 1 點抵達 Dharwar。一路車況良好，我們快樂地駛在林蔭大道上，從傍晚進入黃昏、天黑，直到深夜，但見兩旁的樹都放鬆、休息，進入深度寂靜。

在副校長 Adke 家的平房，巴巴問我：「你向我報告之後，車子還有出毛病嗎？」我回答：「怎麼可能，斯瓦米！」之後我們坐原車前往普那，再前往孟買，車子再也沒有發出尖銳叫聲或痙攣！在孟買，車子送去修車廠，技工問駕駛：「坐這輛車的人是怎樣活著抵達孟買的？兩個前輪的彈簧片都裂開了！」向巴巴報告這件奇蹟時，車主 Java 先生說：「司機是個賽信徒，」我加了一句：「乘客也是信徒，斯瓦米！」巴巴卻說：「不是你們；車子才是信徒，了不起的信徒！」

那輛車有人格，它祈求恩典並且得到了！事實上，每件人工製品都有人類的情感，巴巴如是宣稱。祂證實賈格迪什·錢德拉·博斯爵士(Jagdish Chandra Bose 1858 ~ 1937，孟加拉物理學家與生物學家)所言不虛：機器會疲勞。祂更進一步宣稱：山會哭泣。而那件著名的紗麗真的會哭！後來在孟買，祂要人帶些紗麗來，供祂挑選和購買，當禮物送給那些幫忙蓋阿南塔普沙迪亞賽女子學院的女工們。祂挑了 96 件，拒絕了 4 件！與那 96 件分開放，準備退回去。

一個小時後巴巴回來，祂發現放那四件紗麗的桌子上有淚痕，祂叫我們注意看，說：「可憐的東西！被我放在一邊，她們很傷心，好吧，我把她們也帶去阿南塔普。」幾個月後在百善地尼樂園一個會議中，祂再次提到這件事，當時祂在講述《往世書》裡那段 Govardhana 山的故事：當年羅摩決定造一座跨海直抵蘭卡的長橋，於是那些猴子大軍把那些巨大的山峰連根拔起，以接力的方式傳送到前方，扔進大海。橋造好之後，不再需要山峰，於是猴軍將手中山峰放下，趕去橋頭。結果其中一座山，因被從原處拔了來，帶到遙遠的地方，而哭了起來！

羅摩聽到它哭，安慰它說：「留在這裡！等我下一次下凡時我會用到你，會舉起你當雨傘，讓 Yadava 族免遭受帝釋天的怒氣。」巴巴宣佈：「那座哭泣的山峰就是 Govardhana 山。」

在 Dharwar，巴巴對大群信眾在那裡等待達瞻，一直等到隔天凌晨，表示關心。祂走在他們中間，慈祥地看他們一眼，或溫情地拍拍他們，說句難得聽到的一句話或是給個「我認得你」的眼神，揚眉表示懷疑，有時變出一小撮聖灰給有病的人，或是接受膜拜、接受一封信、一朵花或祈求。

那晚大家睡在祂的腳聖化過的地上。破曉時看到他們在唱巴讚或數念珠持名。巴巴和服務組織各負責人講話，談到 Nagara sankeertan (遊街唱誦聖歌)的重大意義。筆者覺得，這種唱歌遊街運動，意義實在比甘地的鹽行軍 [註一]要深遠，因為，統治人類的帝國主義——人類的六種激性情感——遠比鹽行軍的非暴力運動打算摧毀的帝國主義陰險。這種運動，由善人進軍每個鄉村中存在有憎恨和貪婪的角落，口念神的名號，走在被瞋怒和貪婪污染的大街小巷，剛開始時也許毫不起眼，但終將停止人類達摩的衰微。

[註一] 1930 年 3 月 12 日，為了反抗英屬印度殖民政府的《食鹽專營法》，聖雄甘地發起「鹽行軍」(Dandi march，Salt march)運動。1930 年 4 月，經過步行 24 天、390

公里後，62 歲的甘地和跟隨者們終於抵達印度洋的海濱城市丹迪。甘地和他的追隨者在丹迪海邊堅持了 20 天，他們每天除過集體祈禱，就是用海水製鹽。在甘地的帶動下，印度各地人民紛紛開始反抗《食鹽專營法》，自己動手製鹽。隨著抵抗狂潮席捲全印度，英國殖民政府被迫在當年同意廢除《食鹽專營法》。

中午的巴讚，巴巴在棚子裡的講台上待了一段時間，午餐後馬上出發前往普那。車隊經過 Belgum 和 Satara，給予當地信徒達瞻，便加速前進。一路上巴巴讓每個人都朝氣蓬勃，充滿快樂！巴巴在普那市郊的 Jamnagar House(Jam nagar 宮)，但那些品嚐過甜美的賽名號的信徒不因此而氣餒，隔天一大早就見到宮前草地上聚集了一群群信徒在那裡靜坐冥想，到了 7 點左右，草地已不再是草地！而是一對對明亮的眼睛，像五顏六色的花床一樣，熱情而哀怨地往一樓巴巴住的那間房間望去。巴巴下樓走進他們中間，獎賞他們的熱忱。

Adke 博士和他的兒子曼努哈爾(Manohar)陪同巴巴去普那。曼努哈爾在 Bhadravathi 鎮當工程師，他家裏巴巴的肖像冒出大量聖灰！父子兩人告辭巴巴時，曼努哈爾把那只戒指呈到巴巴面前，那是好幾個月前，那趟難忘的卡納塔克邦之旅時，巴巴變給他的。戒指上的黃色寶石有一點小破損。巴巴問道：「你要我修好它嗎？哦！你是要我的形象出現在那上面，就那樣嗎？」說著將戒指拿在手中，「不，你是工程師，你的手永遠忙著處理機器，或是應當如此。要是我的形象出現在戒指上，它會被刮到，被磨損。可憐的傢伙，那你的心就無法平靜了。等你去海外留學時我再給你我的形象好了。」說著用拇指和食指拿著戒指，高高拿起，讓大家都看得到，對它稍微用力吹口氣，說：「你很幸運。」

的確！他的戒指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枚金戒指，在巴巴手上閃閃發光，上面沒有寶石，但有一個凸起的 M 字母浮雕，精美極了，某位藝術家的傑作。「現在金子比較多了。」巴巴一面說，一面將戒指套進他的手指：「而且不是 Morarji 等級的金，亦即不是 14K 金(Morarji Desai 任印度財政部長時，要求所有金飾都得是 14K 金)，而是 22K 金！巴巴於上午 10：30 左右離開普那。

達摩史剎接獲通知：巴巴要到下午一點左右才會抵達，要那兒的信徒先回去，因為他們從早上十點就開始等。祂在普那逗留了一陣子，不希望看到他們餓著肚子。可是沒有人動！幾百輛停在驕陽下的汽車沒有一輛移動！一位信祆教的男士，坐在前排靠近講台之處，從早上八點就開始等，他太太問他不想離開——她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說服

他來得取巴巴達瞻。他不想錯過目睹這個風靡數百萬人的奇異現象的機會，於是他決定留下——儘管太陽在頭頂上燒，地面是燙的。他很慶幸自己穿了兩雙襪子，因為稍早之前人家警告他進大門要在入口處脫鞋子！

下午一點十分，巴巴來了，祂的車停在大門口，祂徐徐走在滾燙的通道上！接近講台時通道陡升。這位祇教徒生平第一次看到祂，眼淚一湧而出，模糊了視線。巴巴打赤腳！是的！巴巴柔軟而纖細的腳，甜美，光滑柔軟如絲，正走過炙熱的沙路，兩旁蹲坐著數千信徒！祂其實大可開車直抵那棟 Sathyadeep 一樓的住房！但祂要做個示範：想要當領導人，就要分擔追隨者的辛勞！祂照亮路徑，激勵別人起而效尤。這位男士回家後，馬上又回來參加晚間巴讚，並冀望巴讚後巴巴會對大眾開示！

孟買沙迪亞賽兒童心育班(Sathya Sai Bala Vihars)的老師們安排了一場兒童藝術展，巴巴蒞臨展覽廳。展覽顯示了一個教育新時代的來臨，這種教育正在全國各地如火如荼地展開，將孩子們導向神，以發現存在的奧祕。古聖先賢發現的答案，今人不去了解，因為今人不問那些問題。如今巴巴將古代先知的答案彙整起來提供給世人。

孩子們知道，樹長得茂盛，因為克里希那斜倚著樹幹！母牛們很快樂，因為克里希那有拍拍牠們；有一艘小船也值得一畫，因為羅摩、希妲和喇西瑪那乘著它渡過恆河；有一匹馬也是繪畫好題材，因為牠從皇宮馱著悉達多太子去森林，為人類的苦找出解藥。許多小朋友試圖製作百善地尼樂園模型，那是他們心目中神的居所；另外一些人則繪出巴巴在舍地時的樣子和現在的樣子，一筆一劃都顯示出恭敬和細心。這些畫足可做為得到神恩的證件。還有各宗教聖地的繪畫或模型——Dwarakamayi(舍地巴巴當年看守的小清真寺)、Dakshineswar(在加爾各答附近，以卡力女神廟著稱)、Govardhana 山(當年克里希那舉起來遮雨的山)、聖伯多祿大殿、Juma 清真寺、以及其他聖地。當天晚上，孩子們在巴巴面前表演了一齣戲劇，六、七歲的孩子們將各種情感——椎心之痛、驚訝、憎恨、成功勝利、憐憫、驕傲——表演得淋漓盡致，博得觀眾一致矚目和讚賞。其中有兩位小朋友演出《羅摩衍那》裡面那段喇西瑪那奉哥哥羅摩的命令，帶著毫無疑心的希妲進入茂密的叢林，把她拋棄在那裡，讓森林裡的神明去照顧她，看得全場觀眾無不眼眶濕潤。喇西瑪那沿原路返回首都，希妲這才發現，自己被孤伶伶的留在森林裡，任由森林及其居民來處置，這一幕直看得觀眾肝腸寸斷。巴巴的在場，給孩子們無比的激勵。戲劇結束，巴巴慈愛的撫摸他們並給予祝福，同時對那幾位訓練孩子和導演戲劇的老師表示讚揚，要這齣戲於百善地尼樂園慶祝九夜節的重大場合演出，屆時會有來自全世界數千人激賞他們天真純潔的演出。

5月12日是達摩史剎於1968年開幕的日子，是孟買月曆上以及賽年鑑上一個標紅字的日子，因此難怪孟買以「感恩」來慶祝這一天。來自各州，有各種信仰，操著不同語言的孟買人，聚集成龐大的群眾，連續唱了十小時巴讚。在各大報紙以頭條新聞標題報導發生於Bhiwandi市(位於孟買東北12哩處)的暴亂——狂熱主義扇風點火，恐懼和謊言火上加油——之際，這個慶祝無異是一項保證、一個承諾、一個信心和力量的綠洲。

巴巴提到公眾暴動，以及應有的信心，說：「瞧瞧一棵樹！樹根、樹幹、枝幹、細枝、樹皮、木材、木髓、汁液、樹葉、花苞、花、果實、種子——每一樣都有不同的味道、顏色、質感、氣味、光澤——但你不會否認它們都來自同樣的種子。它們各有其用處和功能，都是大地和太陽養育出來的。上主在博伽梵歌裡說：『吾乃萬物之種子』！人們縱情於誹謗和派系傾軋、污衊、人格詆毀、仇恨和戰爭的藝術，以滿足他的我執，實在可悲。愛是平息瞋怒最好的藥膏。」一番談話，讓聽眾心情開朗，提供他們對抗恐懼的甲冑。

馬哈拉施特邦沙迪亞賽服務組織的總幹事Sri M.M. Pinge是一個高效率連鎖補教機構的創立人和管理者，機構被稱為Pinge補習班，為數千位來自辦公室、工廠、田裡、家庭的學生準備各種專業和其他考試，幫助他們加強自己各種技術和能力。這個分佈廣闊的補教學校網，於5月13日在Rang Bhavan大禮堂舉行25週年慶，博伽梵巴巴親自蒞臨。孟買的知識和藝術精英都到了，還有一大群來自各專科學院的學生和老師。

有人來帶領巴巴走向講台上一張特別準備的椅子，但祂卻不聲不響地轉身走向觀眾。祂走在群眾之間，溫暖的微笑，慈愛的眼神，彷彿是至親好友。祈請詩文唱誦聲中，祂忙著祂的任務，沛降極樂之甘霖給焦乾渴極的眼睛。

稍後祂走上講台，在一張椅子背後身體前傾站立了幾分鐘，然後祂在地毯上坐下……好一幅充滿神性魅力的圖畫，全場為之驚喜、著迷。等到葛卡博士(Dr. V.K. Gokak)、Sri Bharde、薩旺先生(Sri Sawant)和其他幾位特別來賓上台後，巴巴起身，坐上特別為祂準備的椅子，要活動開始。葛卡博士是一位教育相關問題方面清晰而率直的思想家，曾任校長(Principal)多年，現任邦加羅爾大學執行校長(Vice Chancellor)，他致詞說：「在此我只舉出博伽梵巴巴置於我們面前的教育理念，因為唯有這些理念才能拯救教育體系脫離當前悲哀的狀況。巴巴立下了教育的基本原則：對真理毫不懷疑的忠誠、

對道德的信心、平靜心的培養、油然而生的愛心。巴巴將自性知識(Atma Vidya)置於這套教育系統的核心，因為，若沒有個中心思想，對靈魂缺乏正知見，事情註定會垮掉。巴巴強調，教育要能灌輸知識、培養技能、給予平衡、培養洞見和洞察力。學生要成為社會的有用份子，不只是為自己賺麵包，還要為所屬社區團體的其他同胞賺得麵包。破壞性的態度會在失衡的土壤中大量繁殖；青少年的滿腔熱血必須給予有建設性的發洩口，以便修正平衡。他們的情感要加以磨練——不是靠讀道德方面的書，而是靠接觸那些心性成熟的人、統合良好的人格(integrated personality)、以及公平卻慈善的人類僕人。」

巴巴在祂的講道中提到葛卡博士所說的知識、技能、平衡、洞見四大原理，祂說：知識是透過感官、推理、觀察而獲得。在人類歷史上某些不幸的時期，這個知識未被用來「統合」，卻被用來「分裂」；不是用來造福人類，而是用來有技術的摧毀人類。於是從知識得來的 skill(技術)變成在 kill (殺人)，結果擾亂了平衡。於是，"Insight"變成"out sight" —— 「內觀」變成感官向外界尋樂。

巴巴繼續說道：「羅摩注意到人民尖刻的流言蜚語，尊重老百姓的意見，放逐她的皇后。在羅摩和克里希那的時代，農民和工人受到尊敬，可見當時實際上有奉行社會主義。」「克里希那牧牛；祂的哥哥 Balarama 時時攜帶著一把犁為伴。他們兩人都宣稱農業和養牛業是神聖的職業。」

「今日世界的速度，讓各大洲彼此更緊密的結合在一起，然而人類卻沒有學會如何活得像宇宙中的一個人類大家庭。隨著科學的進展，人類得到了高等的技術，能廣泛掌控外在的大自然界，卻仍然有待學習去控制他的內在本性。這方面，他可以透過研讀和實踐古老的生活方式來學習。」

因此巴巴呼籲大家規劃和建立一個新的教育體系，「這種教育能培養紀律，疏導激性情感，控制情緒，讓青年具備互助合作精神、慈悲心、同志情誼，冷靜審慎，能做建設性的服務。當前的教育，只讓青年具備一只乞討鉢，使他們有資格去吵著要份工作！」巴巴說，如果「你們先準備一批夠格入學校大門的學生」，祂就會在孟買成立一所學院。「教他們靈性真理，以及修行紀律，讓他們能將這些真理轉化為每日生活。有才智而無誠實正直，不但無益，還有傷害性。政治不講原則，教育不講品德，科學不講道德，肯定是有害的。」

14 日那天，巴巴祝福好幾百個參加沙迪亞賽心育班的孩子，他們在心育班悉心照顧下，準備進入祂的恩典的大門。當天稍晚，巴巴搭專機前往古加拉特邦的 Jamnagar 市。酷熱的天氣令人難以忍受，鋪柏油的飛機跑道像著火似的，然而前來接機的，卻有好幾千人，爭先恐後渴望得到達瞻。見此情景，巴巴發出意願，讓陰影和微風出現。就在祂走出飛機之際，天氣忽然變得涼爽宜人，神奇的恩典讓所有人從頭到腳感到沁涼，Nawanagar 土邦(即今之 Jamnagar)的王太后尤其高興。

在"Amar Vilas"皇宮，巴巴受到印度家園衛兵組織(Home Guards, 包括男性和女性)派來的榮譽衛隊加上警察樂隊盛大歡迎。晚間，超過一萬人前來聆聽盼望已久的講道和祂唱的迷人的、啟人信心的巴讚。巴巴說，大家聚在一起唱頌神的榮耀，能讓內在、外在氛圍充滿著愛。

15 日，巴巴在王太后和祂的隨行信徒陪同下，前往 150 哩外的 Dwaraka(克里希那王朝建都之地)。一路上，經過市區繁忙的廣場、郊區寧靜的路上、或是平坦無樹的荒地，都有一群群的家人聚集過來，一睹巴巴聖容。他們將巴巴銘刻在心裡，供奉祂的相片在自家神堂裡。我們一路行駛，《博伽梵往世書》裡面的情景在我們面前一頁頁翻開：感覺好像主克里希那再度回到祂的老家一樣。

早在巴巴抵達之前，Dwaraka 當地克里希那神廟寬闊的走廊上就擠滿了當地民眾和別的城市來的賽信徒。雖然祂平順地穿過擁擠的群眾，走進廟裡，我們卻被推、撞、擠。見到我們的慘況，巴巴走出神廟，把那些「牧童」和「牧女」吸引到一個較寬廣的空間。我們寸步前進，以便得到「克里希那」(神像)的達瞻，而克里希那之城的居民卻群聚在賽克里希那四周，一飽眼福並互相道賀。

巴巴離開 Dwaraka，前往 Mithapur，塔塔集團在那裡建立了化學工廠和其他聯盟工廠，工廠員工組成了一個巴讚團，已有多年歷史。途中，巴巴問一位同行的信徒，要不要回去看看克里希那神廟，並得到克里希那神像的達瞻；這位信徒深情的祈求巴巴不要送他回 Dwaraka，因為他很高興能和賽克里希那在一起。善男、信女、小孩魚貫湧入 Mithapur 招待所四周的草地，巴巴走在他們中間，沛降祂的慈悲和魅力。

當晚返回 Jamnagar 時，巴巴深深同情我們在一片擁擠混亂中未能得到 Dwaraka 之上主——廟裡供奉的克里希那——的達瞻。忽然間，祂說：「哦！海在這裡！」於是車隊停了下來，我們來到一片寬闊的沙岸，沙岸盡頭的岩石上有座廟，後來我們得知，

這地方叫做 Kuranga，意為「鹿」。海和浪總是誘出巴巴愛嬉耍的天性，因為當深度寂靜的大圓中滿出現一個微小、挑逗性的波浪時，就是祂在戲耍的最初跡象。巴巴沿著海水邊緣走，開心的逗著頑皮的波浪。看到其他人被海水浸濕，祂哈哈大笑。祂撿拾貝殼……繼續尋找更多的……最後，祂坐在沙灘上——五千多年前克里希那一定有這樣坐在沙灘上。

祂在身體前方堆起一個沙堆，高度約一腕尺(手肘到中指尖的距離)，讓我們充滿期待。祂壓平沙堆，用手指在上面劃了一條三折線，在其上方畫了一個粗略的圓圈，圓圈上方畫一個小三角形，又畫了一條短線橫過圓圈，說：「準備就緒了」，一面抹去手上的沙。

我們都猜不出究竟是什麼東西準備就緒了，但那條三折線一定是代表"Tri-bhangi Body"(意為「三折姿勢」，為克里希那跳舞的姿勢，常見於克里希那雕像。)圓圈是頭，小三角形是孔雀羽毛，橫跨圓圈的線是笛子！「準備好了，」說著，祂就將手深深插入沙堆，拉出一尊金光閃閃的克里希那雕像，約 15 吋高，吹著笛子，金匠工藝的極致。祂邀請我們：「你們在廟裡沒有得到克里希那的達瞻；來，現在來達瞻。」那一刻，是至高狂喜。

這尊雕像，是偶像藝術的完美作品，可以看到祂的金色嘴唇泛出迷人的笑容。我們坐在雕像前，凝視克里希那莊嚴的美，不知自己坐了多久，是巴巴喚醒我們：「來吧，咱們走了。」Jamnagar 皇宮派來的司機第一個起身，巴巴注意到他驚奇的眼神，問他：「你拜哪尊神？」他回答道：「Amba-Bhavani 女神」，於是巴巴的手揮了兩圈，變給他一個扁平的圓形金牌，上面有 Amba-Bhavani 的浮雕。

巴巴於早上九點抵達 Jamnagar，看到數千人仍舊在那裡唱巴讚，希望祂會走近他們，走過人群中的通道。巴巴沒讓他們失望，有幾個人甚至幸運地得到祂變出的聖灰來治他們的病。

16 日那天，巴巴開車去阿育吠陀大學，是 Nawanagar 皇室建立並捐贈的，印度唯一專門教授古老的傳統醫學的學府。它非常強調隱藏在人內部的力量泉源和浩瀚的幸福貯水池，它們可以靠瑜伽、持咒、靜坐和心無執著來汲取。

「阿育吠陀又稱『生活經』」。為了提倡研究，弄清楚阿育吠陀典籍的複雜內容，並為現代疾病找出古老的治療方法，這所大學有一個專家團隊。巴巴去他們各自的實驗室和工作桌祝福他們。祂走過大學的整片建築群，每和人說句話、每瞧人一眼，都給人帶來法喜。

然後巴巴從那裡開車去一棟叫做 Indraprastha 的平房，當地沙迪亞賽服務志工正在那裡接受「以服務為修行」的進階訓練。祂對他們講信心和忠貞、服從和臣服、愛、捨離和服務。「隨時做好準備，接受太陽的光線，它們給人帶來光明、健康和快樂。」「宗教不是源自理智，而是源自想要去愛的意願。」

晚間，巴巴在 Jamnagar 市政廳對扶輪社社員演講，提醒他們不要只會舉辦演講和晚餐，並告訴他們人工避孕的災難性後果。避孕藥和避孕用品會導致精神疾病，使人更加玩世不恭、更沒有責任感，使印度文化一向標榜的道德標準降低。祂說：「靠著靈修紀律，多持名，多靜坐，多做服務，多些 Sankirtan (一群人聚在一起唱聖歌)——這些也能達到同樣目的，而不會讓人類社會掉進獸性的泥沼。」

大海又在祈求巴巴蒞臨了！晚上 9 點左右，巴巴開車去 Balachchdi 海岸，靠近 Sainik 軍事預校。預校的教職員也參加了巴讚。巴巴坐在軟沙灘上，一旁是潺潺的海浪。巴讚唱到一半，巴巴問葛卡博士(Dr. V. K. Gokak)V 和 K 各代表什麼，葛卡博士開始說：「V 是 Vinayaka (象頭神的稱謂之一)」，巴巴便從沙堆中變出一尊銀的 Vinayaka 神像遞給他。

巴巴講述 Vinayaka 誕生的故事，並解釋 Vinayaka 的意思：偉大的領袖，沒有頂頭上司。接著祂問四周的人：「現在你可以向我求任何你想要的東西。」我們多半都只問祂要恩典，但祂要我們向祂要些具體的東西，祂能變出來的。大家還在想該要些什麼，祂已經變出一張 Vinayaka 的畫像，是一幀精美的書法奇品，每一條線，大或小，都是一個梵文的 Om——耳朵、嘴巴、眼睛，事實上整張畫像是由 100 個梵文 Om 組成，一筆一劃精細而富於技巧。在場有人向巴巴要一枚戒指，巴巴變給他，金戒指，上面有搪瓷的巴巴肖像。一位女士向祂要一串念珠，巴巴變給她，上面有 108 顆包金的金剛菩提子。Sainik 軍事預校的校長——願他的名字受到祝福——請求巴巴給他的學校變出一份吉祥的禮物！巴巴毫不猶豫，玩起沙來，透過手指讓沙流出來，只見祂的手上多了一個五吋的銀質美麗神像，那是豐饒女神(Annapoorna)，她賜予食物給所有她的孩子。「把祂供奉在餐廳。那些男孩會吃得津津有味，發育好得驚人，」巴巴如是宣佈。「豐

饒女神賜予 Anna(食物)，滿滿的(poorna)，不只是給身體。Anna 意為『攝入』——透過嘴、感官、腦、神經。因此這位女神會滋養學校裏的老師和學生的身心靈，」祂如是祝福。我們在那裡歷經兩個小時的玄奧、懸疑、法喜。

5 月 17 日是個劃時代的日子，當天巴巴給索瑪納特(Somanath)寺的內殿「充電」。這座歷史悠久的廟是由 Nawanagar 土邦已故的藩王主導整修，巴巴圓了他當年的祈禱，蒞臨此廟，並允許此廟群的一個分支建築結構掛用祂的名字。王太后成功說服巴巴為該廟的新建物，壯麗的建築瑰寶，Dig Vijaya Dwar (意為：「勝利門」，紀念已故的藩王 Sri Digvijaya Singh)主持落成啟用典禮。

這間廟在吠陀經和傳奇史詩裡頗為著名，內殿供奉希瓦神，"Soma" 是"Sa-uma"(意為「連同雪山女神 Uma」)，亦即"Shiva-Shakti"(希瓦—夏克緹)。巴巴是希瓦—夏克緹的化身，來為這間古老的神殿充電。專精 Soma Vidya 的希瓦派瑜伽行者，和 Pasupatha(由聖者 Lakulisa 於西元 200 年創立)教派的信奉者，讓這間廟聲名遠播，他們在印度各地建立索瑪納特神廟——Ratnagiri、東哥達瓦里縣(E. Godavari)、Purnea、Jodhpur、邁索爾、南 Kanara 各縣。

索瑪納特寺是印度最富有的寺廟之一，在穆斯林征服並統治旁遮普和信德(Sindh)期間，它引來許多掠奪者，寺廟一再被劫掠、被褻瀆、被毀、重建、捐獻。西元 1026 年，加茲尼帝國的統治蘇丹，信奉伊斯蘭教的馬哈穆德(Mahmud of Ghazni)，攻佔印度西北地區，大肆掠奪索瑪納特寺，那是一長串災禍中的第三次。第五座重建的廟，也在當時德里統治者的手中遭到類似的命運。

1947 年排燈節(Diwali Day)那天，印度軍隊進入信奉伊斯蘭教的 Junagadh 土邦，解放了已是斷桓殘壁的索瑪納特寺，將它從那些不能欣賞偶像的價值和意義的人手中解救出來。偶像是一種符號，代表那超越智性理解範圍的無形無相者。時任內政部長的 Sardar Vallabhbhai Patel 當天在人浪和海浪的歡呼聲中宣佈：「我們決定重建索瑪納特寺，這是一件神聖的工作，大家都該參與。」

新廟(名稱沿襲舊名，叫 Mahameru Prasad)完全根據以前的廟來規劃，而現在廟的主門(Gopuram)又要由希瓦神——沙迪亞·賽巴巴——親自來主持落成啟用典禮！

巴巴宣稱，那天祂會讓大家看到真正的 Somanath(希瓦)！這讓我們充滿驚奇並熱切期待。所有前往索瑪納特寺的路上，「捷」(「勝利」)的興奮喊聲不絕於耳。神廟信託委員會成員和省縣高官在「勝利門」前方點綴過的帳篷歡迎巴巴。寺廟音樂聲中，巴巴走上鋪紅毯的石階，用一把銀製的鑰匙打開那扇上面有藝術雕刻和銀質浮雕的大門，然後走過兩旁是新鮮的香蕉樹的懸綵通道，直抵內殿——無數世紀以來無數人信仰的焦點。

他進入內殿，聖地中之聖地。婆羅門祭司的吠陀唱誦在 150 呎高、拱起的錐形屋頂間迴響。巴巴命人拿個盤子來，並張開右手伸展手指在盤子上方抖動，只見 108 片銀質 bilva 葉和 108 朵金花從祂手中叮叮噹噹如雨般掉落盤內。這些葉子和花被讓信徒們虔敬地觸摸，「因為祂是應他們的請求，是為了他們，而給那個三呎高的靈伽充電」。這個靈伽是最近安置的，在印度總統 Babu Rajendra Prasad 為寺廟舉行開幕儀式時。巴巴將銀葉和金花倒在靈伽上，就像以前祂在 Srisailam 重新賦予那個靈伽活力一樣。那就像恒河之水被倒入恒河之流一樣。

幾秒鐘內，祂就揮動那隻神聖的手！只見一個耀眼的光球出現在祂手中。當時筆者在心中默念「十二神光靈伽頌」(Dwadasa Jyothirlinga Stotram)，是讚頌那十二個有名的 Jyothirlinga (lingam of light，神光靈伽)的詩文。這十二個神光靈伽被供奉在十二座廟裡，包括在瓦拉納西的希瓦金廟、喜瑪拉雅山上的凱達爾納特寺(Kedarnath)、最南端的羅摩納塔斯瓦米寺(Rameswaram)、安德拉邦的 Srisailam 寺、位於印度中央邦烏賈尼(Ujjaini)的摩訶迦羅寺(Mahakala)、馬哈拉施特拉邦納西克市(Nasik)的三眼希瓦寺(Tryambakeshwar)，但居首的是位於古加拉特邦 Saurashtra 區的這個索瑪納特寺。索瑪納特寺供奉的靈伽是十二個神光靈伽中唯一被尊為 Jyothirmayam (光芒耀眼)的靈伽，而巴巴此刻手中有一個「神光靈伽」！多麼偉大的一刻！

然後我想起了巴巴做的宣佈：「今天我要讓你們看看真正的 Someswara (希瓦的另一稱謂，形象為：頭上有個彎月。) 靈伽！」所以這個就是了，真正的那個，根據傳奇史，是大梵天王親自安置的，並受月神膜拜，月神主掌人的心念。

當地政府旅遊司發行的小冊子上面說：「《Skanda 往世書》幾千年前提到：索瑪納特寺的『觸』靈伽是自己生成的，威力強大，亮如太陽，雞蛋般大小，位於地底下。」那是五大元素中「風」元素的特徵。還有其他靈伽(色、味、香、聲)代表其他四大元素：「地」、「水」、「火」、「空」。

所以祂手中的卵形光球是真正的 Someswara，埋藏了許多世紀，以免被劫掠、被褻瀆。這個觸靈伽許多世紀以來安居於內殿靈伽下方，這是巴巴和寺裡的祭司以及信託委員會成員告訴我們的，如今巴巴將它取出。只見巴巴再度揮手，變出一個銀座，來放置這個靈伽，將它拿給主祭司，並宣佈：「讓它重見天日！讓虔誠的眼睛欣賞它的燦爛光輝，將其榮耀銘刻在心。沒有必要再把它藏起來了，阿梵達來把所有憂懼都去除了」。

巴巴展開主殿塔頂的旗幟，代表 Someswara 靈伽成功的重見天日。祂站在寺廟石階上給群眾達瞻，數千民眾高喊「捷，博伽梵」。巴巴 於下午兩點離開寺廟，前往 Veraval 市的 Rajendra Bhavan。祂搭車去 Keshod 機場，然後搭機去孟買。孟買有超過 30,000 名信徒在達摩史剎等候祂。

葛卡博對達摩史剎的信眾詳細描述巴巴在 Jamnagar、Dwaraka、和索瑪納特的殊勝事蹟。巴巴也對他們講到上帝在一切眾生內部，提到需要修行和服務，祂說：「你探入宇宙中每個粒子，試圖發現上帝。當然，若你有慧眼，你也可以在那兒看到祂，因為，宇宙是上帝的身體。你是道的一個火花，一切眾生都是，一切萬有也都是！」祂勸道：「在你體驗到『道』在一切眾生內部，在每個細胞和原子內部之前，你得先體驗到它是你的全部，亦即它在你的思、言、行中。」

巴巴於 20 日離開孟買前往布林達梵。25 日那天，祂為婆羅多機械工廠(Bharath Engineering Workshop)主持開幕儀式，並提到雇主和員工之間，應該是一種互愛的合夥關係。六月一日，祂造訪 Kalkunte 村，這是一個偏僻的村子，隱藏在一片帶狀樹林後方，要走過 12 哩彎曲的鄉村小路才能抵達。路上每一間小屋都架起棚搭兒，男女老少在裡面手持著花等著歡迎巴巴。聚集在 Kalkunte 的村民注意到遠方山坡上有東西在發光；當巴巴的車駛近時，車身四周的光外緣呈現琥珀色和金色。巴巴下車，祭司們唱誦吠陀禱文在前頭帶路，後面跟著寺廟樂隊，以管樂器、鼓、鐃鈸伴奏，以及一群群農夫隨著音樂唱誦神的榮耀。巴巴向 Sri Ranganatha 寺的方向走了約 400 公尺，寺廟裡那尊神像，安逸地橫臥著，漠不關心的導演著「出現、維持、沒入」的宇宙大戲！

在那裡，巴巴為村裡學校的一棟建築立下奠基石。祂對村民開示說：「要讓自己成為會走動的廟，要意識到你內在的神，是祂在護佑你、撫養你、讓你不受惡劣習性所害。」提到這所即將遷入新建築的學校，祂說：「我進入了教育這塊領域，為男孩和女孩在各省建立了新世紀的學校，這些學校是薩拉絲瓦蒂——司掌學習的女神——的神廟。了脫

生死可以藉由知道真理，知道宇宙萬象的一體性，來達成。如今，老師、父母、同伴、長輩給予兒童錯誤的告誡，玷污了他們原本純潔無瑕的習性。要是他們在奉獻和服務、真理和正義、愛和光的環境中長大，他們會成為純潔、善良、勇敢、活躍的公民。如今他們不斷地給自己和國家製造問題。要是讓他們浸淫在神性氛圍中，他們肯定會成為無價的資產——對己、對人。」

當晚，Bharatiya Vidya Bhavan 邦加羅爾中心邀請巴巴蒞臨，由 Sri R.R. Diwakar 代表全體人員歡迎巴巴並感激地向他致敬。Diwakar 熱心於研究奧義書和後奧義書時代的玄秘主義，見解銳利，也是甘地式的修行人，曾因崇高愛國情操而受國家頒贈殊榮。他說巴巴是今日世界上最偉大、最有效的道德力量。巴巴指出：「Bharatiya Vidya Bhavan 和同性質的機構有責任護持古印度的自性知識，並以言教和身教來證明這種知識對個人和社會的持久益處。從那些神聖經典以及瑜伽和其他明心見性的典籍提煉出養分，與世人分享，他們正在假性的繁榮中挨餓。協會的每位志工都要讓自己成為古印度靈性知識寬大胸襟的完美展現，亦即能容忍所有宗教信仰，面對逆境時有耐心，尊敬古老、神聖、有歷史性的事物，謙虛而不愛自我表現。」

巴巴於 6 月 5 日抵達百善地尼樂園。

12. 空掉自己，讓祂來充滿

1968 年 7 月 8 日，巴巴在烏干達首都坎帕拉對廣大群眾演講，說：「各位愛的化身，培養愛心，不帶自私的動機，活出與自己的名字和傳承相配的人生。學習通用於國際的心的語言，並於行動中將字拼出。你的鄰居也是在痛苦中向同一位神祈求恩惠，他們也許說不同的語言，拜神的姿勢也許不一樣，但他們身體方面的需求和你一樣，他們也被同樣的食物和飲料滿足。他們遇到要大困難時，要試著去同情他們；他們快樂時，要感到高興。分享他們的快樂；『分享』能將快樂轉化為極樂(Ananda)。把你的愛擴展至宇宙萬物。死水會變臭，所以要讓它流動。愛是快樂，愛是力量，愛是光，愛是神。」

巴巴說：「我的一生就是我的訊息」。祂本身是愛的化身，教我們無私的去愛一切，並宣稱我們每個人都能透過愛而變成神。祂常說：「如果你要給我貼標籤，那就叫我愛的化身(Prema Swarupa)吧。」

透過純潔的愛，巴巴將我們從自私轉化為無私，從收縮轉化為擴張。「我好高興自己能為主做些服務，當圖書中心的秘書是我的快樂。自從知道巴巴以後，我們的人生完全改觀，以前從來不知道有這種快樂，為祂服務是如此的快樂，縱然只是小小一點服務。」聖誕夜那天，蓋瑞和沙蘭在他們的家舉行一場巴讚聚會，在做準備時，發生了一件最奇妙的事情，當時沙蘭正在把聖粉分裝成小包，忽然間她看到聖粉中有個奇怪的東西，硬硬的。原來是面小徽章，上有巴巴的肖像。蓋瑞和沙蘭高興得不得了，巴巴居然在聖誕夜給他們這樣的祝福！我們真為他們感到高興。

位於加州塔斯廷(Tustin)的美國沙迪亞賽巴巴圖書中心秘書桃樂絲·巴布(Dorris Babb)寫道：「事實上，祂在信徒的意識和人生中行使的奇蹟，才是真正美妙的奇蹟。祂悄悄地、逐漸的改變你，你甚至沒有察覺到有發生什麼事，直到有一天早上，你好好的瞧了一下自己，發現自己改變了。這是真正的奇蹟。有一天你體認到自己比往常快樂多了，一些壞習慣也沒有了，還多了幾個好習慣。」

Karunyanandaji 上師是一個服務組織的創始會長，該組織位於 Rajahmundry 市，規模龐大，創立 45 年來，沿著 Godavari 河岸規模不斷增長。他們建立了一間麻瘋病院和一間窮人與殘障者之家。

一天早上，這位上師走出他的住所，看到一位情況非常危險的年輕婦人，她被一位不知名的好心人士從 Palasa 鎮以火車送來這裡，她手中抱著一個兩歲大的女兒。上師讓她住進醫院，並把孩子帶到婦女宿舍，交給住在裡面的婦女照顧。她的身體狀況迅速改善，一星期內她就要分娩了。醫院的牆上掛有一幅巴巴的肖像，畫像中的祂，玩耍般的斜靠著一棵椰子樹，這比較像是夏克緹的形象，這種姿勢是所謂的 Sadhuvamma 姿勢，意為「聖女」。這幅畫像也許正好適用於這位病人，巴巴從畫像裡照顧她的康復和分娩。

一天晚上，醫院裡負責診療的人去看電影了，回來後，發現婦人產下一個兒子，嬰兒被洗乾淨，用白毛巾包著放在搖籃裡。顯然嬰兒的母親受到很好的照顧。醫療人員驚訝地問她是誰來過？她指著牆上的畫像說：「她在危急時刻給予我照顧，她去照顧另外一位病人了，很快就會回來。」由此可見祂的愛。幫助那些無依無靠的人，是取悅、追隨、抵達祂唯一的方法。

1969 年 2 月，NEFA(今之阿魯那恰爾邦)的 Rumgong 、 Panya 、 Disi 、 Jining 四個村落的部落領袖，以及政治助理 Sri Boken Ette 、一位建築師、一位執行秘書，來到百善地尼樂園。下午的時候，巴巴挑選他們和一些外國人以及幾位來自果阿邦的人進行面談。整團人與巴巴面談了約兩個小時，巴巴對他們講靈性的東西，之後每個人都得到一次私人面談的機會，讓他們得到慰藉，並受到鼓勵重新規劃未來的人生。那位執行秘書寫道：「巴巴跟我們一起坐在地上，而不坐在祂的椅子上，電風扇因為停電而不轉，房屋內好熱。果阿邦主任秘書的太太想用她的摺扇來扇巴巴，巴巴說，其他人在忍受這種酷熱時，這樣做是不對的。房間太小，容納不下 22 個人，所以巴巴把我們拉近一點，使我們感覺整個氛圍像個家庭一樣。在威風凜凜的巴巴面前，語言不是障礙，我們都能了解從巴巴的愛心流出的國際語言。祂的靈性開示，我們每個人都能各自隨自己心念的顏色直接去了解。一位英國女士說她無法集中專注，巴巴立即揮手變出一個紅色、形狀像心的東西，說：『這東西代表妳的心，它會幫助妳集中專注。』祂還變出一只鑽戒給主任秘書的太太，說她能在戒指裡面看到祂。祂說：『這是 die-mind (死掉妄心！)，不是 diamond(鑽石)。冥思神，能消除欲望，這些欲望構成人的妄心。』這實在是精妙的靈性教導！祂變出一個護身符給另外一位來自果阿邦的女士，以及一把甜食 Prasad 給我們所有人。祂又變出聖灰灑在一位部落領袖手上，要他將聖灰抹在我們每個人額頭上。祂再次揮手變出八張祂的相片給我們每個人。

然後祂把我們每個人依次帶到一旁，做私人面談。祂知道我們所有的問題和病痛，並開出處方，讓我們驚訝不已。Sri Boken Ette 想在他們的部落區域蓋一座日月神廟，以回應那些部落的願望。巴巴告訴他，那些人對於廟內該供奉什麼，有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站在那裡，祂雙手使勁地做側面圓形揮動，變出一塊圓盤，上面有太陽和月亮的浮雕，那是一片五種金屬的合金——金、銀、銅、黃銅、鐵，廟裡的神像要用這五種金屬來做。祂吩咐：『這個圓盤要供奉在廟裡，每個星期『日』和滿月那天要加以膜拜。在神壇上點一盞長明油燈。』祂又說：『犧牲動物取悅不了神。馴服自己的獸性，用上天賦予人的理智來昇華它。如果你一定要按照字面意思進行祭祀，那就在寺廟外面做。』巴巴並為寺廟的規劃做建議，繪了一張簡圖，在中央神壇前方劃了一個圓圈，做為部落跳舞之用，令那位建築師感到驚喜。」

與巴巴做過私人面談後，會感覺到祂肯定與你同在。巴巴無所不知，祂告訴 Sri Boken Ette，說他曾在加爾各答短暫停留，找知名的專家做醫療檢查，請他們幫忙治病，他的宿疾 Dibrugarh 市的醫生始終治不好。巴巴給他幾包聖粉，他才服用了第一包，病痛就解除了，再也沒有發作過。這些部落領袖是神愛的接受者。巴巴說：「是愛在求，是愛在給。當父親給我們禮物時，他並非驕傲地給予，或希望得到回報。」

這種川流不息的愛，灌溉我們的沙漠心田，使我們有信心、希望、慈悲，而最終體驗到極樂。B. Janakirama Rao 醫生寫信給筆者，提到一個無量的愛的例子：「半夜兩點，K. Bhaskara Rao 醫生和我在處理一位病人，他的脈搏已經摸不到，血壓量不到，我們覺得他在快速下沉，於是病人被從一般病房移到一個房間，我們給他注射 coramine，並塞進一些聖粉到他嘴裡，那包聖粉是巴巴交給我們用在他身上的。」

隔天早上八點，我們發現他的脈搏正常，這位病人告訴我們，昨晚有人幫助他！會是誰呢？護士和看護完全不知情，也沒有幫助過病人。我們心想：多麼不可思議的事！不消說，病人很快就康復了，健壯又快樂的出院回家。」A. Ranga Rao 醫師從馬德拉斯開車到百善地尼樂園途中，發現汽油冒出火花，他大喊：「賽朗」並扔了幾把沙子，火熄滅了，他快快樂樂地一路開到尼樂園。家住 NEFA(今之阿魯那恰爾邦)Tezpur 的 Raja 上校告訴筆者，他家平房附近的竹林失火，火焰衝上好幾公尺高，他太太跑出來，害怕附近幾棟尼泊爾人住的小茅屋會被燒毀，她大喊：「沙迪亞賽巴巴，沙迪亞賽巴巴」，據上校說：「大火於五秒鐘內熄滅；連一打消防車都做不到。」無所不在的聖靈再次像泉源般顯現自己。

下面這封信來自 Sri S.N.K. Sundaram 先生，他是 Pandyan 銀行的創始人兼董事：「我哥哥六個月前跌斷了大腿骨。在巴巴預期要來 Trichinopoly 造訪我家之前，我讓我哥哥坐在後廳一張椅子上。巴巴來到時，大家正在主廳唱巴讚，祂卻靜靜地向我哥哥走去，知道他還在生病。祂變出聖灰，要他吞下，並抹了一些在他額頭上。然後祂走進主廳，走進我，對我說：『我把你哥哥的腿矯正了。』三天之內，我哥哥就能在家中走動；一週後他自己大膽走進花園，沒有人扶持；不到一個月，他就恢復了每天例行的健身散步。」

Dr. M.S. Ramakrishna Rao 是一位技術高超的眼科外科醫生，他寫了一篇文章描述聖灰的神奇效果。當時他在為一位朋友的結膜炎做例行治療，過程中，他發現病人右眼有遠為可怕的樹突狀潰瘍，它是由一種病毒引起的，唯一能治療這種病毒的藥是美國製的 IDU，可惜印度買不到。幾天之內另一隻眼睛也感染了，這很不尋常。「我努力試圖取得 IDU。但是，在沒有 IDU 的情況下，我能做的，就只有向沙迪亞賽巴巴祈禱，並將聖灰抹在病人雙眼上，綁上繃帶。當晚我的教授 Dr. R. Suryaprasada Rao 好不容易可以買到這種寶貴的藥，我很高興，巴巴回應了我的祈禱。隔天，病人來我這裡時，我解開繃帶，急著想施用 IDU，卻驚喜萬分的發現，兩眼的潰瘍都不見了！我用角膜顯微鏡檢查眼睛，但連一點疾病的痕跡，甚至一點疤痕，都看不到。」

來自美國的約翰·希斯洛是公司高階經理人，受過高等教育。這樣的人，聽到人家談在世的道成肉身，一般都會立刻打斷。可是他卻對巴巴產生難以撼動的信心，他說：「身為一個年輕的兒子，我生長的家庭，父親有智慧，母親富於愛心，我對他倆的信任，毫無保留……從斯瓦米的信徒們不可思議的個人經驗，可以描繪出一幅獨一無二而美麗的人物肖像，他所具有的特質，超過我們所能想得到的任何屬於人的特質。」

為了將人從怠惰和睡眠中喚醒，巴巴常常使用些超自然或超人類的方法，來自古加拉特邦 Unai 村的 Sri Bhagavandas 寫道：「我在鄰居家裏看到巴巴照片冒出有香味的灰，讓我們興奮不已，渴望得到巴巴的達瞻。」巴巴以無數種方式來介紹自己、顯現祂的臨在、宣佈祂的降臨，這是其中一種。在偏遠的 NEFA (今之阿魯那恰爾邦)，人們一般並不了解聖灰的神聖性，於是巴巴的照片會生出濃稠帶甜味的甘露，有時候是奶油、米粒、或珍貴的石頭，形成點綴性的圖案或一個 Om 字。

這種恩典，甚至連那些不曾看過、聽說過、或見過巴巴的人，都有機會得到。Shri J. Gogoi 住在東北部梅加拉亞邦的首府錫隆(Shillong)，他寫道：「當我們在照片腳前

供花時，照片冒出甘露！多神奇的賽神蹟遊戲！」加爾各答的 Shri P. Tshering 寫道：「我太太在忙著擦拭所有巴巴照片以便膜拜時，忽然發現甘露從相片裡流出，佈滿巴巴全身。」奧里薩邦首府 Bhubaneswar 的 Dipendra Dass 寫道：「自從幾天前開始，博伽梵師利沙迪亞賽巴巴的照片似乎有出現水痕，為了更確信，我把所有水痕都抹掉，沒想到從主的膝蓋部位竟然流下兩道細細的水流，讓我驚訝到了極點。」

奧里薩邦 Berhampur 市的 Dr. J. Vighnesam 寫道：「我還沒有告訴任何人我家的巴巴相片冒出聖灰，但是，請告訴我該做些什麼事？從今以後我要怎樣敬拜相片？有哪些清規要遵守？食物、飲料、抽煙、等等？」從德里來了一封電報：「蜜從家中您的蓮花相片滴下。求您繼續降恩以引發虔誠。H.P. Misra ！」在 Sonapur 茶園，賽信徒們舉辦了一次薩桑聚會，他們 Nagara sankeertan (遊街唱聖歌)一結束，返回神堂，做完 Arathi (結尾火典)，巴巴的相片就冒出聖灰和甘露。「我們這下明白，巴巴與我們同在，大家都興奮不已，」 Barua 醫生如是寫道。那加蘭邦首府科希馬市(Kohima)的全印度廣播電台(All India Radio)台長 Sri Muralidharan 寫道：「這天有兩位信奉 Venkateshwara 的信徒參加我們的巴讚。做 Arathi (結尾火典)時，有個東西從巴巴相片掉落，原來是 sripadarenu，是信徒在 Thirupathi 寺 拜過主 Venkateshwara 後廟方發給的！」

任何針對個人性格或特殊困境而顯現的神恩，能對人產生衝擊，令一個求道者覺醒，或激勵其他人去修行，都是有用的。瑪麗寫信給她的老師，紐約的 Hilda Charlton：「就在不久以前，我幾乎已經死了，內在、外在都死了。我深陷毒品之中，主要是海洛因。我設法戒毒，卻得了肝炎，病了好一陣子。然後馬克(Marc Schles)從印度寄給我一些巴巴的聖灰，幫我治好了自己。我深陷絕望中，沒有一個家，也似乎沒有未來。可是，因為賽巴巴，我現在真的很快樂，因為我現在和母親住在一起，正在計劃返回大學唸書。我三位染毒的摯友也停止吸毒了。想起自己曾經因吸毒過量而多麼接近死亡，我不禁渾身發抖。我要對巴巴表達感激。」

Pedagottapalem Janakiramaiah 聽說過巴巴，但並未對祂感興趣，他認為巴巴不過是又一個托鉢僧(Sadhu)——這個國家多得是。他拜的神，在離他的村子五英哩遠的一座廟裏，是一個希瓦靈伽，數世紀以來受他的祖先膜拜。希瓦之夜快到了，廟方將於 2 月 15 日舉行慶祝。可是就在他忙著準備節慶之際，他感染了白喉，發起高燒，痛苦不堪。附近沒有住院設施；他不能吞嚥食物和飲料。人家給他試了些廚房的東西當解藥，幾位庸醫嘗試給他治療，都沒有用。13 日晚上，他想起一位親戚曾經帶了一尊沙迪亞

賽巴巴的石膏胸像來家裡，並告訴他巴巴的神奇法力。何不向祂祈禱呢？於是他把巴巴的小胸像放在床邊，凝視了半天，然後漸漸入睡。在一個夢中，巴巴要他喝些水，可是他抗議說他沒辦法喝。

然而巴巴堅持要他喝：他太太出現了，帶著滿滿一壺水。他喝到最後一滴，嚥下最後一口時，他醒了過來；是晚上 11 點。燒已經退了，白喉也好了！到了 15 日那天，他已經能做廟裡所有他負責的雜事了！懷著一顆感恩的心，他寫信給筆者，問要怎麼來尼樂園。「祂是希瓦，我一定要禮拜祂，」他寫道。

馬德拉斯的 Eruch K. Wadia 說：「這是我的氣胸病第三次發作，他們建議我去邦加羅爾的維多利亞醫院看診，因為其他的治療方法都用盡了。但是，在實行這個建議之前，我先去百善地尼樂園尋求巴巴的達瞻。我從遠處向祂祈禱，然後得離開，去看醫生。看診結束後，醫生說：『誰告訴你說你有氣胸？』我被送到 SDS 療養院做進一步檢查，那邊的人告訴我：『你的右肺，就是你說的氣胸的那半邊，比左肺良好而強壯。什麼治療都不用。』」Wadia 說：「祂的祝福完全治好了我；光是達瞻就夠了。」

尼古拉斯(Holtender Nicholas) 則有不同類型的經驗，「早在見到巴巴之前，我就已經對祂有深刻的情感。那時我在製作祂的一些肖像，完成時，我知道自己非得去印度見祂不可。我來到印度，於九夜節的三天之前抵達布達巴地。九夜節本身充滿了體驗，但我不在此詳述。九夜節一過，我感冒了，越來越嚴重，伴隨著高燒，燒到我無法清晰地思考！醫院裡的醫生給我開藥時，歎道：『賽朗！唯有您能讓他恢復健康！』聽了這些話，我祈禱：『巴巴，讓我有機會從事我在歐洲的職責，我不該死在這裡，因為我可以清楚看到那兒有事情要做。』忽然間，我看到巴巴的眼睛，然後看到祂的頭髮；這些景象不斷出現又消失，類似我在靜坐時常常看到的光。與此同時，我聽到 Om 的聲音在四周震盪。到了早上，我好多了，一位西方人，陌生人，來到我房間，說：『巴巴說到你耶，祂問我：『你認識尼克嗎？("Nick"！所以祂知道我的名字！)就是那個唱巴讚時身體會搖擺的老頭？告訴他，昨晚他心臟病嚴重發作，但現在很安全，因為整晚我都陪著他！』』。我張大眼睛，了解了自己看到的異象，疑惑盡釋。現在我知道，如果我們真的需要祂，祂會前來的。」

巴巴以一千種不同的方式，讓陷身危險的人感覺到祂的臨在。邦加羅爾科學院的 Ramakrishnan 博士，當他在百善地尼樂園時，晚上 9：30，他被叫去接一通電話，是從海德拉巴打來的，說他母親因為腦血栓住院，情況不穩定。

他設法將消息傳達給巴巴——雖然祂已經回房休息了，巴巴派傳訊的使者回來，說：「剛才我在醫院，現在她沒事了，叫他好好休息一晚。」

就在此時，在海德拉巴，約 9 點左右，他父親看到她睜開眼睛，注意起四周來，於是焦急地問她要不要把兩個兒子召來床邊，可是這位女士卻回答說：「不用，巴巴剛剛才在這裡，祂給我 prasad，並對我保證說我會很健康。」幾天後她就健康的出院！

巴巴有時會以其他方式顯示祂的恩典和愛。Sri K. Dutt Gupta 寫道：「在 Rangia 鎮，離這裡 30 哩，Biren Bardoloi 校長在他的梳妝台玻璃墊下有兩張巴巴的小照片，巴巴讓其中一張出現祂的親筆字蹟：「祝福——師利. 沙迪亞. 賽巴巴」，有時候祂會留下一兩個聖灰形成的腳印，表示祂來過或是在場。

中世紀德國神秘主義大師艾卡特(Meister Eckhart) 寫道：「上主告訴人們，我站在門外，敲門，等待。任何人如果讓我進入，我就會和他共進晚餐。」你不用到處找，祂永遠在近處，讓祂成為你的摯愛，栩栩如生的出現在你純潔的心中。祂是你的實相；你存在，是因為祂在你內。巴巴隨時準備回應你真誠的祈禱。

巴巴問住倫敦的 Sitaraman 夫婦，為什麼他們瓦斯開著，爐子上還放了一個盛油的容器，就上床睡覺了，「要是我沒有把瓦斯關掉，會發生什麼事情？」祂問道。R.G. Gholap 先生從馬哈拉施特拉邦南杜爾巴縣(Nandurbar)寫信來：「大約清晨 4：15 左右，我聽到一個聲音，要我醒來，聽到了三次，但我對自己說，那麼早起床要幹嘛？過了一會兒，我聽到：『至少睜開你的眼睛看一看！』，我非常不情願地睜開眼睛，我看到了什麼呢？——一個小偷！我一提高警覺，他就逃跑了！是誰把我叫醒的？我在心想。然後我看到一條聖灰的蹤跡，從我的臥房一直延伸到外面走廊。我知道，是巴巴。」

C.M. Appiah 從卡納塔克邦果達古縣(Coorg) 寫信來：「那是八月的 dark fortnight(印度陰曆的下半月)，停電，庫瑪(Kumar)吃完儉約的晚餐，上床睡覺。他住在一棟毀壞的建築裡。他點燃一支蠟燭和一根香，放在巴巴相片前，唱了幾首巴讚，然後入睡。外面是狂風暴雨。忽然有一個聲音在他耳際，悄悄對他說：「庫瑪，快跑！」他摸黑打開門跑到外面。一跑到馬路上，他就聽到重重的砰的一聲，屋子倒塌了！到了早上，他發現，廢墟中唯一沒有損壞的東西，是那玻璃匣裡那張巴巴相片！」

一日，奈爾先生(Sethumadhavan Nair)收到一封血書，上面畫有一個骷髏和交叉骨頭，那是納薩爾派(Naxalite)份子在他們便條紙上的炫示符號。信上寫道：「停止唱巴讚，因為你只是在欺騙、在唬民眾。收到這個警告七日內，如果你不停止，你的頭會被切下來。」這位信徒只知道一種甲冑能對付這種威脅——巴巴的名號！他毫不害怕，接下來七天七夜繼續唱巴讚。那個寫信的人受到激怒，決定執行他卑鄙的陰謀。第八天黎明，他偷偷地接近奈爾家，從一扇打開的窗戶往內眺望，奈爾正靜靜地在浴室水龍頭洗手。這個寫信的人，心中充滿了仇恨和暴力，朝毫無戒備的受害人擲出一把沉重的斧頭！可是巴巴永遠臨在，無所不在，奈爾只約略記得，當時忽然有一道橘紅色的旋風閃過他面前，同時一隻溫柔的手抓住他，將他推到房屋角落。他聽到武器劈啪的落地聲和有人逃跑的腳步聲——那個納薩爾份子成功脫逃。

奈爾的太太和一位不停在唱誦 Om 的家庭友人聽到響聲，衝進房間，發現裡面充滿一種奇特的香味，奈爾滿身都是聖灰，他一時之間無法開口說話，但她們知道，是納薩爾份子的斧頭和那位無所不在的救主。

另一次，空軍上校柏斯(Bose)從哈里亞納邦的安巴拉市(Ambala)開一輛高馬力汽車載著他太太和岳父一起到阿薩姆邦的第一大城古瓦哈提(Gauhati)，在 Hariharganj 附近，因為視線不佳而陷在泥濘路裡，無法行駛，當地整個區域因為豪雨而洪水氾濫，公路像個湖泊。車子後輪深陷泥沼，而一個前輪則卡在溝裡！當時是晚上 11：30，找不到救援，就算找到了，也沒什麼用，因為越努力讓她脫身，她反而陷得越深。

車上乘客在附近一所學校找到棲身之處，睡在空空的長凳上過夜。柏斯太太覺得，巴巴讓他們得以不必再開夜車，繼續這趟漫長而危險的旅程了，可是她先生決心要抵達古瓦哈提，他得在那裡主持一項軍法審判，他引用巴巴的話：「職責是神，工作即是拜神。」

破曉時分，路過的汽車或卡車沒有一輛願意伸出援手，一小群看熱鬧的村民也不肯幫一點忙！幸災樂禍的心態讓人更加絕望。很不幸，柏斯先生還有一點點我執未除，他決定倚賴「馬力」而不倚賴「實力」！他弄來繩子，可是車子就是不動；引擎發動，她卻陷得更深。精疲力盡的柏斯最後終於撲通坐在地上，說：「巴巴的蓮足是我們唯一的庇護。」幾乎在同時，一位面色和藹，體格壯碩的男士朝他們走來。似乎沒有人認識他，也不知道他來自哪裡。他把雨傘交給柏斯太太，然後掌控了整個情況。他要柏斯進入車內操控方向盤，柏斯聞到車內充斥著一股香味。引擎還沒有發動，目瞪口呆的群眾還沒

來得及伸手援助，柏斯太太只見這人「把右手伸到保險槓下，往上一提，就把車子往前拉到堅硬的地上，所有輪子都脫離泥沼。」然後他要所有乘客上車！困惑之際，他們試圖謝謝這人並詢問他的來歷，「喔！我是一個看守者，」說著他就走了。汽車從高聲議論紛紛的群眾中脫身駛離，不久就追上那人，他正輕快地往前走。柏斯請求他接受一些東西，但為他所拒絕，然後他拋出一句話：「為什麼你不在昨晚呼喚我？」蓮花足真的來了！

這個例子清楚地說明，我們多麼有必要降低小我意識，並認出：我們對之祈禱的神、我們所渴望的、我們最高的希望，就具體顯現在巴巴這具「微小」的軀體上。到底怎樣才算是一個真正的「人」？崇敬神並完全臣服於祂，放棄自己所擁有的一切，包括小小的自我；毫無執著眷戀；知道神化身為人的奧祕，也知道「人是神」這個道理，如是之人，方可算是真正的「人」。英德拉·戴維(Indra Devi) 位於美墨邊境特卡特(Tecate) 的農場兩度遭到森林大火。第一次，大火燒到賽尼樂園(Sai Nilayam)周圍，那兒正在舉辦一個靈修營，卡車、帳篷都被燒掉，牆壁被燻上一層黑黑的煤煙，靈修營的人都逃到山坡上；神堂內卻芳香依舊。第二次，英德拉·戴維在家裏，她信任巴巴，跑進祈禱室。結果大火撤退！之後她去印度時，巴巴給她一個小雕像，表達祂的慈悲，並說：「不會再有大火了！」

全印廣播電臺主任穆拉里達朗(Muralidharan)在巴巴遊歷喀拉拉邦時全程與祂在一起，並一字不漏錄下祂的演講和巴讚，從這些錄音帶，製作了一段新聞影片，描述巴巴為筆者家鄉 Trippuntittura 村的兒童醫院立下奠基石，破土典禮是由衛生部長 Wellington 主持。

電台主任播放那捲影片，感到高興，記得巴巴在 Ernakulam 市政廳演講時曾經答應過，希瓦之夜過後，會再次遊歷喀拉拉邦。祂對他們保證過，會從 Cannanore 旅遊至 Trivandrum，並在各處待久一點。一星期後，一位朋友來他辦公室，穆拉里達朗剛好藉機告訴他這個好消息，穆拉里達朗說，要是巴巴不兌現祂的諾言，他就要帶著錄音帶去布達巴地，播放那段巴巴的承諾，「質疑」祂。

穆拉里達朗充滿自信的語氣令這位朋友十分興奮，想聽聽巴巴親口說出的保證，於是播放錄音帶讓他聽。奇中之奇，那幾句話居然沒有被錄下來！巴巴以泰盧古語講的話和筆者以 Malayalam 語同步翻譯出的保證都不在錄音帶上！為了讓這個奇蹟完整，錄下的話，中間也沒有一段空白！

那是 Vasant Panchami (祭拜薩拉斯瓦蒂 (Saraswati) 女神的日子，是慶祝春天到來的節慶)，可是這些人並不知道，他們乘汽車到 Lakshimpur，從那兒搭飛機到古瓦哈提(Gauhati)，轉加爾各答、馬德拉斯、邦加羅爾，最後做汽車到巴巴跟前！他們心中悲傷的重擔，只有巴巴能減輕。在機場，他們接到一通家裡打來的電話，電話那端是那加蘭邦(Nagaland)政府的一個部長：「妳對我們房間裡那張巴巴相片做了什麼事？」他太太回話：「怎麼了，我什麼也沒做啊！發生了什麼事？」「妳在相片裡祂的左腕部位貼上了幾段紅線和一個穗子。」「什麼？我從來沒做過這種事！讓它保持原樣，不要動它」「它在玻璃上長出來，一定有某種意義，祂不會做任何無意義的事。反正我會……」「那些紅線是在相片表面，不是在玻璃表面，是在玻璃下面，妳了解嗎？」「啊！好，我會記在心裡」

祂在博伽梵歌裡說：「我的手和腳遍一切處。」若祂決定要賜予快樂，什麼也阻擋不了。

倫敦皇家音樂學院保存有一張紙，當年貝多芬親手在上面寫下他的一些具有開創性的想法，包括以下對上帝的看法：「從那些我們能感知、察覺得到的上帝的事功中，我們得到結論：祂是永恆、萬能、全知、遍在的。」用在巴巴身上，這段文字恰當得出奇。

在一封給一位專科學院理事會成員的信中，巴巴寫道："Sai Sankalpa is Vajra Sankalpa.[註一]"，意為：「賽的願力，如閃電，如金剛。」它無法廢止、撤銷、解除、擦去，它永不出錯、絕對可靠。「我努力，我想要，我工作，都只是為人類謀福利。」

[註一] Vajra 是帝釋天的武器，意為「閃電」或「金剛」，表示例無虛發，無堅不摧。

庫瑪(Sri Laksh Kumar)的學業成就輝煌，拿了三個碩士學位！目前是 North East Frontier Agency (今之阿魯那恰爾邦)的區教育督察。一日，他收到一個包裹，裡面是三本巴巴的書，《巴巴傳》、《祂對學生的一次演講》、和《嘉言錄》。他聽說過巴巴，還讀過孟買的〈插圖印度週刊 (Illustrated Weekly of India)〉刊載的一篇文章，但是文章一旁並列的相片並未令他動容，他覺得這篇文章不值一讀。不過他還是把這幾本書放在書架上，與那些梵文書放在一起。

大學時代，庫瑪養成半夜起床的習慣，讀一本喜歡的書，直到凌晨 3 到 4 點，然後再睡個回籠覺。但是為何他會想要精研古代梵文文法：Panini 著的《文法八章》呢？庫瑪說：「Panini 是位吸引人的作者。」庫瑪覺得這部典籍是語言學中最著名的著作，他會於家中夜深人靜時沉浸在這部學術著作中，直到深夜。一晚，他陷在文法迷宮裡一個角落，難以通過，於是閉上眼睛以便能專注。當他睜開眼睛時，他看到巴巴坐在他旁邊的椅子上，身著紅色飄逸的道袍，笑容迷人！

「我並沒有感到害怕或驚訝，通常在這種情況你一定會嚇一跳——三更半夜，正當你聚精會神地閱讀一本書時，一位陌生人突然出現！我感到安逸自在，非常放心。我還沒來得及問他是誰，就聽到他低聲親切的安撫我：『不要害怕我與你在一起。』他說了兩遍。但他是誰？我還是不知道。我還沒來得及開口，他說道：『我寄了幾本書給你。』」

「這時我知道他是巴巴了，我回答道：『是的，我有收到幾本書……』他打斷我的話，說：『讀讀！』我說：『那裡面什麼都沒有，根本是垃圾，裡面沒有我要的東西。』但巴巴不放棄，繼續以親切的語氣來說服我，像個朋友，不慍不火：『裡面還是有些值得一讀的東西喔！最起碼讀它一遍！』他露出微笑，那笑容我永遠忘不了。」

瞧巴巴的愛有多深：送書，為了繼續轉化收書人，還親自去一趟。面對庫瑪的冷嘲熱諷，仍然力勸他不要錯失救贖自己的良機。

在 M.V.N. Murthy 博士這段錄影訪問中，庫瑪繼續說道：「然後我覺得自己有些不對，不該當著送書人面前，讀也不讀，就斥之為垃圾。我說：『我該讀讀』，然後起身走進內室去取書。等我返回時，他已經走了。我總是信守承諾，所以，雖然是對一個在奇異的情況下來訪的奇異訪客做出承諾，我還是感覺有義務去讀讀。在那之前，我只對哲學，東方、西方，感興趣，而對拜神儀式或是這些宗教領袖的生平不感興趣；可是我發現那幾本書以非常簡單而崇高的方式解釋所有奧義書的偉大真理和其他東西方哲學的義理。別的哲學書籍都只是文字，巴巴的書和他講出的話卻觸動了我，因為它們是發自靈魂的永恆經驗，鼓勵我親自去抵達那種境界。」

「十天後，大約在夜晚同樣的時刻，當我在對付 Panini 的著作中另一段文字，並闔上眼睛集中精神時，巴巴又來了！他坐在同一張椅子上，離我很近，宣稱：『我知道你讀過那些書了』。我應聲附和道：『是的，讀過那些書了。』他說：『我很確定你喜

歡上它們了，我知道你會喜歡的』，語氣充滿自信。『如果你讀一讀那些書，你肯定會喜歡的。』祂重複說了一遍。」

「祂的語氣充滿著愛和祝福，我必須承認，我從未聽過這樣親切的聲音。然後巴巴說：『那你何不把它們翻譯出來？』我說：『會很難翻譯。』巴巴重複我的話：『是的，會很難，但我確信你會去翻譯。』於是我起身走進內室去拿書和一些紙。像上次一樣，我返回時，祂已經離開了。我沒問祂，要翻譯成哪種語言？印地語(Hindi)還是阿地語(Adi)？我確定祂一定是指阿地語，那是阿魯那恰爾邦部落區的語言。於是我開始不停的翻譯。」

「兩週後，正當我在為書中一個抽象的觀念苦思尋找一個適當的阿地語的字眼(阿地語不適合用來闡明抽象概念)，全神貫注在權衡幾個術語中哪個最適合時，巴巴又來了。這大約是在半夜。同樣的那種給人極樂的聲音，我愛聽的聲音。祂坐在我身邊的椅子上對我說：『你開始翻譯了？』」

「我抬起頭，看到祂，榮耀完全顯現，我回答道：『我沒法翻譯；總感覺不滿意；非常困難。』可是巴巴說：『你可以翻譯得很好，為什麼要躲避呢？凡是值得做的事都是難事，當然啦。你可以做到，你做到了。』然後祂就不見了。」

「我大受鼓舞，完成翻譯，並決定該唸給幾位說阿地語的友人和村民聽聽，看看花的工夫是否值得。與此同時，我發現巴巴的三次造訪、祂的達瞻、和我的對話，改變了我，我對工作和下屬的態度改變了，以前我會發怒、處罰人，現在我能體諒別人的困難，同情他們並予以幫助。我變得謙和溫順；我的小我不再像從前那樣宣示自己。所以我現在可以宣稱，雖然是我翻譯巴巴的書，巴巴卻使我內在最好的部份展現出來。」

文法，跟其他任何學科一樣，也是巴巴的領域。你可以經由文法抵達神，祂是完美的文法家。庫瑪指出，他對 Panini 著作的研究和他的翻譯工作，都受到巴巴的祝福。巴巴成了他的古魯，每當庫瑪呼喚祂時，都會引導他，逐步走過該部古籍中的全部八個階段，為他詳細解釋所有複雜的段落。如今庫瑪說：「我能解釋這本書任何章節裡的任何一個文法公式——所有八種形式，總共將近四千條的文法規則；我的三個孩子，年齡從十三歲到七歲，也能！」

巴巴是愛，是祂的愛促使祂挑選工具，讓他們感覺有在共同參與祂的使命。

挪威的 Tidemann 先生，巴巴告訴他：「你無需再尋找一位古魯了，從今以後我會引領你。」英德拉·戴維的一位弟子告訴巴巴他在百善地尼樂園靜坐時體驗到的「一波波的狂喜」，巴巴告訴他，那是祂賜予的「樣本經驗」，讓他能充滿信心的繼續邁進。對於心懷渴望的人，巴巴總是給予勇氣、信心、忠告、安慰。

「向我求些甚麼東西，你得審慎，因為你求的，我會賜予喔！」為何站在「如願樹」下，卻求些微不足道的小東西？祂知道什麼對我們是好的。因此祂會自動給予我們所需要的東西。所以我們最好不要干涉祂為我們命運所做的安排。

Bhatia 先生有三個女兒。巴巴說：「你很快就會有一個兒子，」於是就發生了——雖然預產期拖了好久，懷孕遠超過一般的九個月，讓醫生和爸爸十分著急。之前巴巴宣佈過，孩子會在祂抵達孟買那天誕生——這讓大家更感困惑！但是，到了懷孕第 13 個月，生下一個兒子，Bhatia 趕去薩旺先生(P.K. Sawant) 家，卻獲悉他去孟買大都會的邊界迎接巴巴了！

祂的意志總是能獲勝。最近巴巴給《賽巴巴》一書的作者阿諾·舒爾曼(Arnold Schulman)一只藍寶石戒指，他不願意收下，認為這樣貴重的戒指可能會在三藩市海關引起麻煩；巴巴說：「我會予以注意，」結果海關檢驗之後宣稱戒指「不值錢」；但後來珠寶鑑定家估價 125 美金！

若巴巴送給人裝聖粉的容器，並保證會自動補充，則聖粉一經消耗就會迅速補充！一個神性遊戲(Leela)——通常稱為神蹟——是為了顯示：一切肉眼所見，都只不過是「阿賴耶識」(Atma，真如自性)的物體部份。它不是一種展示，而是充滿深邃的意義，為了給聖靈降臨為巴巴做見證。它使人心生敬畏，更加忠誠，它去除驕傲之霧，讓人眼界大開。那些所謂先進的文化完全污染了人心，養成他對權力和財產的貪欲，讓他誤認為「快樂」在於得到這些東西，結果導致他在道德和物質方面的墮落。

祂來人間消毒和糾正，給那些有智慧和明辨力的人灌輸信心和無畏，以便在這場對邪惡的戰役中有些「工兵」可用。誠如墨菲(Murphet)所言：「這些神蹟建立我們的信心，並幫助我們以新的熱忱來製作它們的神聖版本。而這件工作得以完成，不只是因為我們眼前那些活生生例子的巨大激勵，還透過那位神性化身發出的寂靜的轉化之光。」

例如有一次，巴巴的一個神性遊戲，對有幸目睹的當事人來說，價值就像當年克里希那在戰場上對阿周那示現其「宇宙法身」(Viswarupa) 一樣。一日，在百善地尼樂園，巴巴和一位地質學教授饒博士(Dr. Y.J. Rao)走在一起，祂撿起一塊破開的花崗石，拳頭大小，問饒博士它的成份。這下能賣弄一下專業術語，饒博士心中暗喜，說出正確的岩石學答案。可是巴巴說他應該再深入探討其組成。這答案他也準備了，於是他搬出原子、化學公式、電子、質子、介子、和其他科學咒語。巴巴打斷他，說：「不，再深入一點！」饒博士技窮了！於是巴巴從這位地質學家手中拿回石頭，吹了吹，石頭變成一尊克里希那吹笛子的美麗雕像，顏色有點藍，結構稍有改變，以配合身體站立的姿勢曲線。「瞧！上帝在岩石裡！你們地質學家得意識到這一點；沒有上帝，離開上帝，沒有東西能存在。」

巴巴的每個神性遊戲都是一堂靈性修習和靈性科學的課。祂會訓斥，而這個訓斥會擊中一個隱藏心中的覺知和敬愛之泉。」

有一個人，每天在家裡拜巴巴，唸誦巴巴的 108 名號，星期四則唸誦 1008 名號，儀式結束時，他面對巴巴的相片，五體投地，匍匐在地，觀想巴巴站在他面前，自己雙手緊抓祂的蓮足。他的雙掌之間有個空間，他觀想巴巴的腳在那裡！他在享受那種觀想時，會興奮得流出眼淚。後來他去百善地尼樂園，巴巴賜與他一次私人面談。「看一下我現在站在你面前的雙腳，注意一下我兩腳距離要多寬，才能站得舒適。你的雙掌分得不夠開，害我每次都得緊扣雙腳。稍微打開一點！」

沒有祂沒聽到的祈禱，沒有祂不記在心裡的手勢、姿勢，沒有祂認為不值得注意的眼淚。祂是最親愛的親人，是最要好的朋友、最明智的嚮導、最慈愛的母親，是我們生命的呼吸。

此刻，祂就在每一條路上，在每一輛快速移動的車子後方，或是往往與其一起行進，祂隨時準備出手防止車禍發生，Shri V. Krishnamurthi 寫道：「9 月 22 日下午，我從 Colchester 鎮開車到倫敦，我兒子要我幫他把他的座位放低，因為他想斜倚在上面。我做了，然後前面一輛卡車幾乎是突然的停了下來，我們撞進車底下，方向盤完全扭曲，車頭廣泛損毀！我兒子和我的毫髮無傷，是巴巴要他斜躺著的！我們隨身攜帶聖灰，並一路唸誦主的名號。禮拜我們心愛的主，感激祂的介入。」

皮萊教授(G.B. Pillai)提供他和兒子從 Trivandrum 旅行到馬德拉斯的一段有趣經歷。他們一家人從 1961 年就知道巴巴了，並且成為虔誠信徒。1969 年 12 月 23 日，火車前往馬杜賴(Madurai)途中，受到一場傾盆大雨無情地拍打，不斷有示警消息傳來，說 Pamban 橋被洪水沖走了，所以火車在馬度賴停了三個小時，但最終決定，應該繼續前行。那時已經是晚上 9:30，皮萊和兒子，以及在同一車廂的高比博士(C.K. Gopi)，決定該就寢了。

忽然間，燈熄滅了，並聽到一聲很響的爆炸聲，他們的車廂開始跌落一個深淵，車廂內破碎的東西不斷掉落在乘客身上。皮萊教授被拋入下面洶湧的河水裡，殘骸壓得他動彈不得，他感覺自己逐漸窒息。「我兒子在哪裡？我想到我太太和女兒，並大聲呼喚：『巴巴，巴巴，救救我——救我的孩子！』」

奇事發生了，忽然間洪水似乎撤退了，壓在身上的殘骸被沖走，「我可以感覺到腳下的地。我的頭在暈眩，嗓門嘶啞，衣服被沖走了。我呼叫兒子，而他居然回答了！」

高比博士說：「巴巴保護我們！」他也獲救，並得到醫療救助，因為沙子和爛泥幾乎使他窒息。後來他還得和肺炎進行生死搏鬥，但是巴巴的恩典幫助他完全康復。

許多寫給筆者的信，開頭都是：「又發生了一個奇蹟！」「蘇珊曾經在自殺時被巴巴神奇的救回來，她有個兒子，孩提時代做過腦部手術，幸運存活，但一隻眼睛全瞎。每晚蘇珊都會在那隻眼睛上抹一點聖灰。最後，檢查孩子的眼睛時，發現視力回來了——「就算他那隻正常的眼睛失去視力，他還是可以靠那隻瞎的眼睛看到東西並繞開。」這是一封來自美國西岸聖塔巴巴的信。

將近二十年前，一天早上，筆者到尼樂園，看到一群來自邦加羅爾一所技術學院的青年，正在祈求巴巴帶他們去祁特拉瓦底河左岸的山頂，希望一旦到了那裡，巴巴就會從那棵著名的羅望子樹摘下各種水果。我也加入祈求行列，可是巴巴堅決地沉默了一陣子，然後尖銳地說：「我非得要那棵樹才行嗎？任何樹都可以。」我們心中充滿希望，祂會從任何樹上給我們水果，並使那棵樹不死！然而祂卻說：「為什麼你們認為我要一棵樹才行？沙子就夠了。」這表示祂會在河床上給我們一些東西！沒多久我們就從迷夢中醒來！「我一定要河床的沙才行嗎？任何沙不都一樣嗎？」

當時尼樂園正在施工興建，一車車的沙子被堆在一邊，我說：「斯瓦米，我們可以坐在這堆沙上！」「你們認為唯有從沙子中變出東西來，才是神蹟？非得要有沙子才行嗎？」這下我們不知道要說什麼了——我們只好以祂揮手變出聖灰為滿足，「我要變出東西來你們才能看到神蹟嗎？你們的存在本身不就是我的神蹟？」祂問道，然後起身離開，留下我們在那裡張口結舌，驚訝不已——這段話透露祂是梵天、毗濕努、希瓦的三位一體(分別司掌創造、維持、毀滅)，是上帝的化身。

巴巴的每個神蹟都是恩典禮物，它可以是一小撮聖灰、一塊糖、一張當場變出的相片；它可以是一陣聖灰雨，或是相片上冒出空控粉(Kumkum)、芳香的檀香粉或是瓊漿般的蜜，或是地上的聖灰出現 Om 字，或是香油或甘露不斷從靈伽或小墜飾流出。還可能會是一連串紙條，上面以你了解的語言寫著勸告或警告，來自你所供奉的那張他的肖像裡面的手。這些東西可能是在你清醒時，或睡著時，或做夢時給你，或是你也許沒有訂購，卻收到郵寄來的一本書或包裹。也有可能是顯靈——細微的、真實的，剎那間，或持續較久，不過總是在顯示祂的愛和殊勝。

你要得越多，祂給得越多；祂給得越多，你成長越多；你越走近祂，就越近似祂。

巴巴說：「空著手來」，扔掉所有手中緊抓的東西；扔掉那些你用來玩「得到和失去」、「收集和散播」遊戲的玩具。巴巴以給予為樂，祂並不會喜歡受到崇拜或讚美，因為我們的讚美不會給祂添增一分榮耀，批評也不會減損之。祂喜歡讓空空的手充滿持久的甜味，讓空空的心充滿持久的喜樂，讓空虛的人生充滿有益的內容，讓空心的蘆葦充滿祂悠揚悅耳的氣息。

每一件禮物都讓我們做好新一輪的準備，來接受下一件——因為祂給的東西，沒有一樣是沒有意義的，都是為了使我們容易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前進。祂不會因給予而變少；我們接受給予的容量也是無限的。所以，Manava(人)因否定而有需要，因飢餓而得到，於是最終成為 Madhava (神)本身。

最近，在一場對賽信徒的演講中，博伽梵騰博士(Dr. Bhagavantham) 說，約十年前，當時還沒有好品質的世尊彩色照片，因此他兒子祈求巴巴給他一張相片，祈禱自動地得到回應，因為巴巴變給他兒子一個靈伽，象徵內在實相、真如實相。

有一次，幾個信徒和巴巴一起坐在山腳下，巴巴抓起幾顆小石頭扔向一位信徒，將石頭變成糖果。這位信徒見此，便問巴巴，若祂能瞬間將這些石頭變成糖，祂難道不能把眼前這整座山變成糖嗎？巴巴回答：「可以做到，但是為何要干涉它的本質？沒有必要。」

事實上，他不需要任何材料或動作來變出任何東西，祂的願力(Sankalpa) 至高無上。有一次，巴巴對一位信徒談靈性的東西，忽然間信徒發現自己腿懷裡出現了一個紅蘋果，他大吃一驚，巴巴告訴他：「你剛才不是說沒有吃早餐嗎？現在把它吃了，因為還要再過幾個小時你才會吃午餐。」變出這個蘋果，沒有經過任何物質轉換，也沒有經過任何揮手動作。

巴巴說：「捨離那些短暫的愉悅，大膽執著於那獨一而永恆的「太一」，安住於極樂與覺知的寧靜中(Sat-Chit-Ananda)。」

13. 真仁慈！真仁慈！

1970 那一年百善地尼樂園舉辦了兩場研討會，十月九夜節期間的服務志工研討會，和十一月巴巴生日期間的全印度沙迪亞賽服務組織各機構負責人研討會。兩者都對穩固和傳播巴巴的使命和訊息大有貢獻。所有河川都自動流向大海，同樣的，所有的人，為了自我進步，應該自願彼此合作，打破個體的枷鎖，抵達合一的目標：此乃巴巴設計的行動計劃，讓個人沒入那整體，與之合一。祂視那些不與他人接觸、不涉入社會的孤獨求道者為拙劣的修行人。單獨一滴水很快就蒸發，無法抵達大海——它原本是從那兒受陽光照射而升起的——除非它與它的至親好友一起流動，加入一條小溪，進入一條溪，進入一條河，往前流。巴巴說：「勿視社會為陷阱或圈套或逗弄人胃口的玩藝兒。愛心瑜伽(Premayoga)，這條愛之路強調，服務同胞是最好的修行。」

服務，是一個了悟「我與祂一而不二」的人率性的表達，他了悟到：「彼」與「此」、造物主和其所造之物、能量和物質，沒有區別。這個眾生一體的原理，乃是「你願意別人怎樣對待你，你就要那樣對待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條金律的哲學基礎。

「Prema，聖愛，是我的特徵，而非虛空取物或運用意志來賜人健康與快樂。你把那些你所謂的『神蹟』當成神的標誌，其實，那份歡迎你們所有人，促使我出現在那些尋覓上帝的人、那些朝聖旅途上的殘障者面前的愛，才是真正的標誌。讓愛充滿每個行動，讓你的思、言、行不造成任何人絲毫痛苦。讓這成為你的修行，因為，你是一切眾生，你是賽(巴巴)，所有其他人也都是賽。眾生一體，傷害別人就是傷害你自己，手怎麼可以挖出同一副身體上的眼睛？我來人間點燃各位心中的愛之燈，讓你們能在那愛之光中看見賽在人人身上。」

巴巴為全印度沙迪亞賽服務志工研討會舉行開幕儀式，說：「要感覺人人都是Thryambakam(三眼希瓦神)，顯化為『意志—工作—智慧』、『為者—職責—所作所為』、『力量—甜美—光』。要感覺到神在他們內部，提供他們你能做的服務，有明辨能力，沒有受迫感，沒有想到報酬。你無需穿制服，也不用炫示識別證。陷身困苦的人無需請求幫助，因為，施予和寬恕，慈悲的看著他的眼睛，伸出兄弟之手，是你的天性。愛誕生於服務的子宮，愛經由服務而成長；神是愛，愛是神。這是我來人間要教的真理。在沉悶的心中散播愛的種子，這些種子會萌芽為愛的花朵，讓空氣充滿芬芳。當愛的雨滴落下時，愛的河流會狂喜的潺潺流過山谷，每個孩子、每隻鳥獸、每個小圓石都會唱起愛之歌。」當天 700 位男女青年聽了巴巴這番充滿了愛的訊息，個個如癡如醉。

一位美國修行人總結這種氛圍，宣佈：「讓我們成為全心投入的志工，充滿賽精神。讓我們修習瑜伽，與道合一。」各縣服務單位在會議中做工作報告；各小組委員會的召集人提供他們的建議做參考；拿庫勒．沈（Sri Nakul Sen）I.C.S. 先生提醒志工們服務的精神理念。

巴巴強調，每位服務志工都要有良好的靜坐基礎和對持唸神名難以冷卻的熱情。祂說：「不能和自己和平相處，就無法和別人和平相處。而和平難道不是最偉大的禮物、最珍貴的資產？」巴巴說，各小組委員會列出各種志工可以做的服務項目——捐血、識字班、清掃貧民窟、打掃寺廟、去監獄唱巴讚、去青少年拘留所講課、醫院探病、急救、救火、在朝聖中心協助旅客下火車、等等，「從事每一項這種服務活動，都要深信：你是在為賽的各種形體服務。」

在這個階段，也許最好引用 Hilda Charlton 信中一段話：「巴巴告訴我——走在這個世界上，頭高揚，靈魂翱翔，心對愛敞開，相信自己，相信內在的神，那樣一切都會順利。不論你朝哪望去，我都在那兒；不論你走到哪裡，我都在那兒；不論你接觸誰，我都在那人之內。我在每個人內部，我會從每個人身上回應。你不可能在一個地方看到我，在另一個地方卻錯過我！因為，我充斥於所有空間。你無法逃避我，或是秘密的做任何事，因為沒有我不知道的祕密，我也沒有不為人知的祕密。活得完全符合我的律法，則奇蹟自會隨之而發生！」響亮的聲音在每一位與會青年心中迴盪。

700 位與會成員留下來繼續參加九夜節慶祝，因而能聆聽主人親自給他們訓示。晚上的聚會，巴巴談到每個人的自我，談到所有自我的一體性，所有自我都是同一個自我。祂說：「今天，每個學童都具備對太陽、月亮、星星、甚至遙遠的太空的知識，可是對『我是誰？』或『我是什麼？』這個問題，連最博學的學者也不知道答案。『我』是最常被用到的字，在談話中一再出現——我看到、我走、我聽到、我感冒了、我是飛機駕駛、我很生氣、我討厭它、我很高，這個具有這些屬性、擁有這些東西的『我』究竟是誰？奧義書宣稱：這個『我』，不是個體小我，它不僅僅侷限於它寓居或操作的身體，它是最普遍存在的一種東西——道、聖靈(Paramatma)，它是無所不在的『識』——『真如—識—極樂』(Sat—Chit—Ananda)。」巴巴在另一天詳細說明所謂的『真如—識—極樂』：「每一個『我』都想滿足三種渴望：(1)我一定要活著。這是來自『永生』的核心本質——『真如(Sat)』——的驅策。(2)我一定要知道。這是小我對其全知的大我的依稀印象。(3)我一定要快樂。這顯示，『極樂(Ananda)』是每個個體本然具有的。」

十勝節過後，信徒們離開時，巴巴告訴他們：「我和你們一樣吃東西，一樣走動，我以你們的語言講話，我表現得讓你們可以理解，這些都是為了你們，不是為了我。我和你們相處在一起，成為你們的一份子，以便贏得你們的信心、你們的愛、你們的忠誠，指導你們走向『道』。我的目標是轉化你們成為靈性求道者，讓你們能知道自己的本來面目，知曉宇宙的實相，它只是你的實相的投射。我是一切會動的、存在的東西的內在泉源，我是那能量，是那股驅動的力量，我是知者(能知)，是所知，是知識。可是我不會表現得反覆無常，或讓你們感到驚訝和困惑。我是一個榜樣、一個啟示、一種教導。我的一生是這段信息的註解。」

生日慶祝，1970 年！巴巴命令各賽服務組織的幹事協助信徒有效率的組成兒童心育班、服務志工隊、婦女團、讀書會、巴讚團、和遊街唱誦隊。

巴巴說：「這個組織已經廣佈四方，雖然只有總幹事和秘書受邀，而且不准找人代理出席，卻仍有約 3,000 人參加這個研討會。慎思熟思後，選擇你的路，然後堅持沿那條路走，以抵達目標。建立沙迪亞賽組織，是要將愛和非暴力的原理落實於生活中。它也促使人去探究四個基本問題！

這副身體，它是什麼？Deham(色身)

我是它嗎？Naham(不是)

那我是誰？(Koham？)

最後，『此』(this)為『彼』(that)嗎？『此』與『彼』有別而不同嗎？

對這些問題，聖者們給的正確答案是 Soham[註一]——吾乃彼也(I am That)。不要認為自己是會死的色身和變化無常的心念，要知道自己只是目睹者，在看一場橫過眼前的戲。

[註一] So：『彼』，That。Aham：我，'I'。Soham：彼乃吾也；那是我；That is I.

所有宗教都推崇愛和非暴力，並鼓勵做前述的探究。賽組織得和所有宗教信仰的人共事，「如果你心中有愛，你就會到處受人歡迎。我來人間，是來促進全人類的幸福和快樂，因此，若你們和諧共處，那就不會有不和，那你們的所作所為肯定會讓我高興。」研討會最後一天，巴巴花了約兩小時詳細回答與會代表們提出的一系列問題——心念的本質為何？宇宙萬物是怎樣產生的？對別人的服務如何能變成修行？持哪一個神的名號最好？哪一種瑜伽能讓我們最快抵達上帝？需要上課學靜坐嗎？賽組織負責人若是

穆斯林，他能參與巴讚到何種程度？巴巴說，誰都不可以違背自己的信念而行動，那是虛偽，是對上帝犯罪。

愛心瑜伽(Premayoga)能引領人走向上帝。沒有人可以訓練別人靜坐，或是宣稱能訓練！它是一種心念的功能。神只有一位，你換一個名號來稱呼祂、拜祂，祂沒有改變，也不受影響。服務能去除「多」的幻相面紗。睡眠導致做夢；摩耶(Maya，幻相)——「道」的幻力——導致人們只看到表面的「萬象」而看不到萬象背後的「一」。心念(妄心)就是一捆欲望，環繞著自我意識(我執)而形成。要決心在持唸神的名號和靜坐、巴讚和服務這些修行取得成功。在這些方面做個榜樣，那就是激勵和領導別人的方法。

在我執猖獗蔓延的情況下，你必須保持心念平衡，不該屈服於情緒或強烈的情感。一定要把對感官和感官世界的執著愛戀轉化為對上主的執著愛戀，以讓心中充滿甜蜜的極樂。

「你深信我是每一個人，在觀看每一件事，這個信念要能使你靈修走直路，以服務和研讀為修行。我希望這些服務組織每一位活躍成員，對已經完成的工作，都快樂滿溢，對接下來的工作充滿熱忱。愛、尊敬、寬容、彼此合作、安忍——這些必須從所有的心流向所有人。各位是同體的，是同一個身體——賽身——的各個肢體。」

無怪乎海外信徒於九夜節期間，懷著敬拜的心情齊聲合唱：

賽巴巴！賽巴巴！真仁慈！真仁慈！

祂是我們的母親、兄弟姊妹——

集於一身！

祂是泥土、空氣和水

月亮和太陽，

賽巴巴，賽巴巴，

真仁慈，真仁慈——

祂是我們要永遠是的一切——

是我們曾經是過的——

我們在這裡，今天，明天，

讓祂能幫我們看見！

賽巴巴！賽巴巴！真仁慈！真仁慈！！

巴巴說，修行能幫助我們發現自己的內在實相，它被粗元素和精細元素包裹住了。雖然我們被這些元素迷惑住了，但是道成肉身卻能超越它們並掌控它們。當我們認為自己是這些元素，並相信那些明明是無足輕重的差異時，我們就開始向下沉淪了。這些元素要以明辨、心無執著、參究(discrimination, detachment, enquiry)來穿透，以便提昇自己，脫離獸性層次。有時這個過程使我們直抵最根深蒂固的虛妄——我執，這是妨礙我們覺知上帝的最後一個障礙。將心念從外界撤回，安住於靜默中，我執可以被征服。

生日慶祝一結束，巴巴就去邦加羅爾，待在布林達梵。十二月份發生的事情又是另一段傳奇。

14. 盲腸炎神蹟

「尊貴的卡斯督里先生，您來電報，取消原先答應的拜訪錫蘭之旅，使得我們對巴巴的信心比以前更堅定！」這種回覆，來自一位沙迪亞賽服務組織秘書，並不算特別客氣。巴巴先前准許筆者接受邀請，拜訪錫蘭，做一次賽朝聖，會見當地鄉村和城市的信徒，與他們分享經驗和法喜。我訂了火車和飛機票，帶著行李袋和行李箱，去懷特菲爾德向巴巴告辭，接受祂的祝福。我要搭郵件火車到馬德拉斯，再轉搭飛機，那班車一個小時內就要離開邦加羅爾。當我觸摸巴巴的蓮足時，祂問我：「你要去哪裡？」我說我正要去錫蘭，祂說：「為什麼要去錫蘭？拍封電報給他們，取消行程，明天和我一起去果阿邦(Goa)。」

就是這封電報讓錫蘭賽信徒的信心有了堅定的基礎！後來這位秘書，Sri Thyagarajiah，對我解釋他那段密語式的評論，讓我心中釋然。當時的情形是這樣，賽服務組織的總幹事，那雷納坦先生(Dr. Nallainathan)當眾朗讀我的第一封信，信中接受他們的邀請，做為期十天的訪問。當他讀完時，他做了一件非常不像那雷納坦會做的事——他聽到自己居然在說：「當然，卡斯督里先生非常好心的同意來訪並待十天，但是，聽著，他也許根本不會來！事情往往一波三折，也許我們會在最後一刻收到他取消訪問的電報。」六天後電報來了！錫蘭信徒知道，那天是巴巴誘使那雷納坦說出這些話，因為，是祂在塑造未來，改造祂的計劃。我們連自己的未來都無法預測了，如何能對巴巴做預測？祂說沒有人知道接下來的五分鐘祂會做些什麼事，所以我們要學著去目睹這齣神劇並感到滿意。

隔天中午，我陪巴巴去果阿邦，一路迂迴繞道經過多處地方。我們一行人搭三輛汽車向 Jog 瀑布前進，包括三位美國來的女士：瓊恩·舒懷勒(June Schuyler)，自稱是一位單純的中年教師，教小朋友；號稱美國瑜伽第一夫人的英德拉·戴維；以及羅加苟帕喇太太(Mrs. Rajagopalan)，她是義大利人，與印度裔丈夫住在美國，是黛安娜·巴斯金(Diana Baskin)的母親。車隊駛離布林達梵時，信徒們照例夾道目送巴巴離去，盼望能看到祂一眼，看到祂的手伸出窗外揮動示意，直到車子拐彎看不到為止。

當天有個晴朗而寂靜的下午，瓊恩寫道：「車隊進入氛圍寧靜的廣大鄉村地區，我心中摻雜著一種難以置信之感！多年來，任何內在平靜，對我來說，似乎都遙不可及。神是我唯一的希望；而如今，奇蹟中的奇蹟，我感到快樂，上主卸下了我心頭的重擔。」

途中，巴巴示意要車隊轉入一條支路，讓大家能喝杯咖啡，吃些點心。祂親自打開罐頭、容器、水瓶，為大家準備點心和咖啡。司機也加入了我們並被伺候。幾個在耕作的農夫走過來站在那裡看，結果受到「主人」特別款待。

我們返回路上，繼續前行，這時巴巴的車似乎在發牢騷，結果靠溫柔的輕推勸服它上路，接下來十五哩路還得勸服它三次，Jog 瀑布還遠在一百哩外！到了晚上 8 點，車子停了下來，就是不肯走了，怎麼威脅勸誘都沒有用。實在不得不將它拖回 Tiptur 市修理。於是巴巴就決定返回布林達梵。祂似乎毫不在意，語氣中沒有一點失望之情。「心無執著」是神性的八大特質之一。

瓊恩寫道：「一顆流星墜了下來，從不錯過任何東西的巴巴看到它墜落，並評論了幾句。我覺得好感激，自己也看到了那個明亮的東西掉落在上主來到的地方。在車裡，祂燦爛的歌聲充滿了整個夜晚，吸引流星掉到地球上！我們抵達布林達梵時已是半夜，晚餐已經做好了。疼我們的巴巴，表現出擔心我們餓壞了的樣子，確定我們都吃飽、就寢之後，祂才回房就寢。我們覺得，因為引起祂的關懷，而害祂比我們還要疲累。我們在想，那副珍貴的身體純粹是靠它沛降的愛來支撐嗎？」瓊恩寫道：「我躺在床上，心中感到焦慮，擔心巴巴會獨自搭機去果阿邦，我心中十分著急，不想錯過這趟快樂的果阿之旅。因為車子拋錨而不得不返回，實在可惜。那個星期天早上我醒來時，腦海中好多事情在戰鬥，我沉思著那些事。上主能運用祂的意志造出各式各樣的東西，為什麼祂不修好祂的車呢？祂應該能預料到並且絕不讓其發生才對呀！這問題對我很重要，因為我完全相信心靈力量能掌控物質。也許是巴巴發出意願，讓車子拋錨並中途返回，以引起我思考這個問題，並去找答案。巴巴的每句話、每項行動都是一堂課，這就是一堂課——不知是針對誰。

出發前我們就知道，巴巴對 Jog Falls 瀑布不怎麼熱衷。祂曾經譏笑它是「Joke (笑話)瀑布」，甚至是「Joke False (笑話假的)」！祂說，要是把 Jog 瀑布納入行程，路程會太長，那祂就得在晚間一路經過許多村莊，村民若是獲悉祂經過，卻未能得到達瞻，心裡會很難過。有人告訴我們，巴巴曾問過司機這輛「古董車」維修品質如何、維修到何程度——維修廠「服務」這輛車時司機在場督導，那人說：「祂一定早就知道，這輛車會有拙劣表現。」

當然，如果祂當時發出意願，那輛車會繼續駛向 Jog 瀑布；但祂卻作意讓「Joke」(笑話)發生！一天後，我們全部的人乘坐兩輛車前往果阿邦。一路上巴巴講了好久關於靈

性方面的東西。途中大夥下車吃早餐，巴巴從附近樹上摘下又熟又甜的野生漿果給我們，「漿果，就像當年我是克里希那時，和同伴在亞穆納河岸邊養牛處摘下來吃的那種！」

兩輛車非常合作，我們順利來到達瓦市(Dharwar)的卡納塔克大學校區，於下午兩點到執行校長 Adke 博士的家，那兒的棚子下有大約 500 人在唱巴讚，他們已經聽說上主會來！午餐後，巴巴坐在他們中間，沉默了幾分鐘，讓人法喜充滿。

瓊恩寫道：「那些學院院長望著巴巴，像一群虔誠的小孩，讓我大為感動。」忽然間有人問了一個問題，打破了沉默。接下來一個小時，巴巴對他們講了些寓言和取自傳奇史與民間傳說的故事，祂說：「神隨時都在伺機回應，只要有人呼喚求助。是啊，你求神降恩，但如果你不回應那些陷身困苦中的人發出的呼喚，你能得到神恩嗎？.....神像陽光一樣，等在門口，渴望從門縫擠進屋裡，在黑暗中散播光明，在寒氣刺人之處散播溫暖。同樣的，你要隨時等待機會來照亮別人的生命，他們缺乏歡樂，得不到賙濟.....藉由遊街唱誦(Nagar Sankirtan) 來喚起人們覺悟到造物主的榮耀。」

屋內不時爆出哄堂大笑，瓊恩對此寫道：「我感覺，祂完全不是嚴肅無趣的神。當我想到巴巴時，我會觀想耶穌有同樣的幽默感。巴巴在用印度語言講話，我聽不懂，然而，在某種神祕方式運作下，我也接收到啟示。」

巴巴、N.D.M. Appah 先生(邁索爾邦電力委員會主席)和筆者共坐一輛飛雅特 1500 的汽車，一路上都是石頭，崎嶇不平，車子顛簸得很厲害，使得巴巴斥責司機開車不夠慎重，「你不知道車子顛簸時我的肚子有多痛，」祂說道。我們心裡納悶：比這更差的路，巴巴反而更能忍受，為何那天祂卻堅持要司機慢慢開？

車子在西岸山脈中爬坡，夕陽斜照，高大茂盛的樹木投射出狹長的影子。抵達山頂時，太陽已沉入海中！這齣每天都要上演的日落之劇，壯麗中帶有某種淒涼——日落無可避免，無聲無息，造成你的恐慌，愚蠢地深怕它從此不再升起。黑暗的力量迅速籠罩大地，有時會給人一種怪異而可怕的絕望感，不過我們隨即想到，明智的地球設法讓她的一半受到光照和溫暖，於是我們進入希望和快樂的夢鄉！

抵達果阿時，已是夜晚，星星們紛紛出來，以同樣的速度與我們一起行進。抵達果阿邦的邊境時，東道主，州長拿庫勒．沈 (Sri Nakul Sen)，前來迎接巴巴並帶我們

去一間旅店，裡面的壁櫃擺放著閃爍的瓷器，窗台上，天竺葵盛開。我們喝了些咖啡；接下來巴巴就一直和州長坐在同一輛貴賓車裡。

車隊匆匆繞過凌亂的街道，駛向 Panjim 市，終於抵達「海角宮」(Cabo Raj Nivas [註一])，它原屬葡萄牙在印度和遠東的資產，幾個世紀以來都是葡萄牙總督的宮殿，如今是州長官邸。這時是晚上 9：15，我們從早上開了 385 英哩的車，駛過好路、壞路，可是當祂快速爬上 28 階鋪了紅地毯的樓梯，走到那間用鮮花裝飾，專為祂準備的臥室時，祂卻顯得柔軟而像朵百合花。沒多久，州長便帶領我們於餐桌就坐。巴巴坐上主座，頗覺有趣地看著一整隊侍者和那些精美瓷器，那是葡萄牙人從澳門帶來的。

[註一] Cabo Raj Nivas：Cabo：cape，海角。Raj：國王。Nivas：住處。

州長太太大膽提醒巴巴要對自己盡義務，可是巴巴一口都沒有吃，祂似乎急著要送每個人上床睡覺，「去睡覺，去睡覺！你們每位都精疲力盡了，」祂堅持道。筆者抗議說，與祂同行，誰也不會精疲力盡。但祂又重複說我實在需要立刻休息。我們起身時，巴巴要州長太太明早 8 點給祂準備咖啡就行了！她知道，在百善地尼樂園，巴巴會在晚上 6 點或 6：30 喝咖啡，可是雖然她請求祂更改命令，祂依舊指示咖啡明早 8 點再送來。

巴巴獨自一人在祂的房間，州長請求祂容許他在附近守候，隨時待命，可是巴巴卻叫他離開，回自己房間。我們幾個從邦加羅爾來的睡在樓下房間。

那晚發生的事情，巴巴有寫信告訴博伽梵騰博士，由筆者於十二號那天轉交：「12 月 7 日晚上，發生了奇怪的事，我無法躺在床上，也無法坐在上面，或是翻個身。也無法說話或呼叫別人。我不願讓人擔心或給人製造麻煩，所以我保持安靜，假裝沒事！」

次日早晨，州長夫婦漸漸曉得真相，明白了為什麼昨晚祂不吃晚餐並延後咖啡時間，只想快點離開餐桌去床上！我知道祂為何離開達瓦市(Dharwar)，為何責備司機了，顯然當祂從達瓦市出發時，祂已經「病」了！

州長太太認為「海角宮」官邸是一處不吉祥之地，因為祂在那裡病倒了，可是巴巴立即更正她說：「不，它是一間好運屋！我帶著病來到這個海角宮，以便在這裡除去它。」

到了 12 月 8 號黎明，巴巴似乎痛苦不堪，拿庫勒·沈 (Sri Nakul Sen) 打電話請來果阿醫藥學院的幾位醫生，以及市區幾位頂尖的醫生。沒多久，一個顯赫的醫療團隊就圍在病床四周，他們的診斷報告：「疼痛歷史：腹部右下方從 12 月 7 日下午 3 點開始痛。剛開始時整個腹部都痛，強度逐漸增加；到了夜晚，疼痛集中到肚臍區域和右下腹。右下肢伸展有困難。移動會加劇疼痛感。12 月 8 日早晨噁心想吐，有發燒。」沒有一位醫生能確定病因；太多專家，診斷結果互相衝突，令巴巴覺得好笑。

幾位美國女士被送去參觀果阿那間 古老的教堂，那是一間富於歷史氣息，充滿靈性力量的教堂。事情突如其來的演變，令州長夫婦一時間驚惶失措，因為，除了別的理由之外，當地的沙迪亞賽服務組織之前曾宣佈，巴巴會於當天傍晚 5 點在市中心廣場講道。

瓊恩·舒懷勒(June Schuyler) 寫道：「我們回到海角宮，吃中餐，沒有巴巴陪。那是令人沮喪的一餐，我們各自在想，為何祂沒來？我不知道其中有些人知情，但因為太悲痛而講不出來。巴巴不走出房間，是件非常奇怪的事；在百善地尼樂園，或是不論在何處，祂總是慷慨地的把自己給出去，從早到晚。我知道巴巴預定要去市區對大眾講道，去教堂途中，我們經過那個廣場，有注意到民眾在好幾小時前就開始湧進。這讓我樂觀了一些，因為那時我們會見到祂，也許我們會和祂一起去！還差 10 分鐘就 5 點時，我們穿上最好的衣服在走廊集合；隨著時鐘滴答滴答，我心怦怦的跳，因為時間快到了，我們即將看到祂，那還是當天首次……我的思緒回到當初第一次聽朋友說到巴巴的時候，當時朋友力勸我敬拜祂，我回答：『怎麼可以？我是屬於耶穌的。我對耶穌堅信不疑，如果巴巴與耶穌一而不二，那我就是在向祂祈禱。若祂不是，那我不會和祂有任何牽扯。』我還補充道：『如果巴巴真的完全如妳所想，那我相信祂肯定不會在意的！』當年那觸電般的一刻接著浮上心頭，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注視著祂，還記得自己淹沒在敬畏與法喜的洪流中。當祂看到我時，他的第一句話就讓我確信，祂知道我對耶穌的情感並贊同之……祂當然與耶穌一而不二。我的思緒又回到當下，我目不轉睛的盯著巴巴的房門。」

此際，巴巴因為疼痛、噁心想吐和發燒而一整天都躺在床上。消息傳來：市中心廣場擠滿了 20,000 人等在那裡，其中半數來自遙遠的村落。巴巴努力想起身，穿上新鮮的衣服，準時赴約，不讓民眾失望。然而「海角宮」官邸沒有電梯，為了去廣場，巴巴得走下 28 階樓梯，再走一段路，給民眾達瞻，然後再爬上 28 階樓梯！

巴巴指示筆者告訴群眾安靜地散去，並對他們保證，說幾天後祂會在同樣的地點對他們講道。我打算告訴群眾祂接下了一位信徒的病，因為過去我目睹過這種療癒和救命的例子。

瓊恩寫道：「巴巴的房門打開了！……出來的竟然是卡斯督里先生！怎麼會是卡斯督里先生？怎麼不是巴巴呢？我們沮喪地坐在那裡，看著血紅的大太陽沉入印度洋。」

群眾聽到筆者的宣佈，感到既驚訝又充滿景仰，因為他們聽過許多巴巴和祂的神蹟的故事，可是，接收信徒的病以救其一命，這種不可思議的事，他們從未聽說過，也從未想像過有此可能。這種慈悲有可能存在嗎？巴巴怎樣承擔這個病？又如何將其除去？過去祂是怎麼做的？許多人追著我問。我便告訴他們那次偉大的上師節神蹟，說當時巴巴承擔一位信徒的大腦血栓和心肌梗塞，經過漫長的八天，然後當著 4,000 位民眾面前排除疾病，瞬間恢復祂鮮活、自由、完全的本來面目。我告訴他們，拯救善人，和懲罰惡人一樣，同樣是阿梵達的任務。我說，當信徒誠心祈求恩典時，祂會替他償還業債。祂就有那麼慈悲。

當晚 8 點時，醫生們報告：「仰臥床上，雙腿彎起。經檢查，右腹未隨呼吸而動；右腹有壓痛，右?腹(右腰部)下方……右下腰最疼痛的壓痛點……無反彈痛……右下腹有腹壁緊繃徵象，右?腹僵硬。體溫 100F；脈搏 100M；呼吸 16m。全血細胞計數 22,000；嗜中性白血球 88%。診斷為結腸周圍的急性闌尾炎。病人不願意動手術。」

新聞記者們紛紛來詢問醫生，急著想報導公眾聚會延後的原因，聽到這位世界名人生病的消息，讓他們驚恐不已。醫生告訴他們，巴巴患了急性盲腸炎，這則新聞迅速被閃電傳至印度各地，並透過孟買、德里、加爾各答、馬德拉斯、邦加羅爾、馬杜賴等地的早報和日報散播開來。電報和電話從各地湧入，祈禱和祈求、拒絕相信、盼望、哭泣、哭嚎。許多人說自己願意接下巴巴的「病」；有些信徒說要斷食到巴巴康復為止。對祂的神性堅信不移的信徒，則深信：祂能神奇的承擔疾病，也必能神奇的甩掉它。

醫生告訴我們，巴巴一定有感到劇痛，可是祂卻說：「要是我得承認它令我痛苦的話，我怎會讓自己去承擔它？我是懷著愛心接下它的，而愛不知痛為何物！」瓊恩寫道：「州長太太私下告訴我，她整天都在向巴巴祈禱，請祂讓她分擔一些痛苦。我們紛紛生起了這種想法，於是結隊進入巴巴房間做同樣的請求。結果祂遣我們回來，說：『我沒

有感覺到任何疼痛，即使有，也不會把疼痛當做靈糧(Prasadam) 分給大家，我沒這習慣。』」

英德拉·戴維有一個裝聖灰的小容器，是巴巴給她的，蓋子上有個象頭神像，裡面有聖灰。當初巴巴將其放在她手上時說過：「把這粉給那些為病痛所苦的人，它會解除其痛苦。聖粉會取之不竭。」現在她想提供這些聖粉給巴巴用，巴巴把她遣回，說：「那是自私。我要妳只對別人使用。」瓊恩默默懇求：「哦，巴巴！您那麼甜美，那麼完善，我們其他人該受這個苦，但您不該，請將這種狀況從您寶貴的身體移除吧。」

瓊恩寫道：「猶豫了半天，最後終於向耶穌祈禱：『如果巴巴不治好自己，您可以治好祂嗎？』可是我領悟到，這是個不會有回應的祈禱，因為耶穌和巴巴是同一位！我退回到形上學，認清實相也許能驅除這個疾病，在救世主本人身上比較容易看到救世主！『巴巴，您是光，在光中沒有黑暗。』我默默地不斷說這句話，我知道這句話絕對為真，但我也知道，在物質界層面，巴巴為了拯救某位皈依祂的人，而讓幻象自由地演出。祂不會讓我微弱的形上學口吃影響祂已經決定的那一步，我這一套恐怕錯得離譜。」

醫生們魚貫進出巴巴房間。英德拉·戴維坐在「海角宮」官邸的神堂裡，把巴巴給她的聖灰抹在一張大張的巴巴相片裡巴巴的右?腹部位，並祈求祂快快治好自己！州長太太則時而有信心，時而擔心。

瓊恩寫道：「卡斯督里先生流露出相當的自信，確信這又是一次奇蹟中的奇蹟，巴巴是為了某人而受苦，那位信徒本來要受苦好幾星期，祂會將其濃縮為幾個小時，而我們很快就會看到這個神蹟遊戲的結束。他溫暖的樂觀情緒讓我們一再感到溫暖。州長也確信巴巴會讓醫師們目睹又一次令人驚訝的奇蹟！

突然間一個想法閃現：巴巴要卡斯督里先生取消錫蘭之約，參加我們的果阿之旅，正是為了這個原因，為了散播信念——當『疑心』昂起它可怕的眼鏡蛇頭時！祂扮演的角色是把蛇笑走，恢復信徒的勇氣。『告訴我們那次巴巴承受癱瘓性中風的始末』我們祈求，於是卡斯督里先生興致勃勃地講起那嚇壞人的八天八夜、兇猛的病癥突然被去除、最後的勝利！無限的慈悲——無限的法力！」

信徒們走出巴巴臥房，神色凝重，好似被某個解決不了的問題重壓著一樣。瓊恩寫道：「我曾經問過巴巴一個問題：『巴巴，耶穌為什麼讓自己被釘十字架？』還記得祂回答：『因為那些偉大的人從不為了自己而使用法力。』啊！那個星期六晚上巴巴沒有把汽車變正常，是因為，那樣做，並不是為了某個別人的好，所以並非必要。我吶喊道：『巴巴！巴巴！我崇敬您，愛您至極。我雖不完美，但仍把我的心完全給您！』

就在這一刻，我注意到州長在向羅加苟帕喇太太、英德拉·戴維和我招手，要我們進去巴巴的房間，我簡直難以相信那是真的。我們跨進房門，半帶期望，注視著我們的主躺著那張的床，祂正在為祂鍾愛的信徒受難。祂不在床上！祂站在我們面前，身體虛弱，眼神充滿愛和慈悲，但迷人依舊。

祂拉起橘紅色道袍，准許我們觸摸祂那雙珍貴的腳。兩隻可愛的腳因發燒而暖暖的，那張惹人愛的臉龐蒼白而蝕刻著痛苦，兩頰因缺乏睡眠和精力補充而凹陷。但是為了我們，祂站在那裡，以柔和、安撫性的語氣，指著身體右側說：『不用擔心，只不過是腸胃有點不舒服而已。』

『斯瓦米，請接受醫生開出的療法，』我們祈求道。『那些醫生懂什麼？他們能開出什麼療法？我只要妳們的愛，』祂平靜地、幾乎是語帶願望地說道。祂走出房間，進入隔壁的會客室，好幾個人焦急的等在那裡。祂在那裡站了幾分鐘，無精打采地看著他們，眼神充滿了愛，給那些膽小的人打氣，要他們放心，然後祂回到床上。當時我們都不知道，祂的闌尾已快要爆裂，醫生囑咐祂萬萬不可起床。」

後來聖誕節時，在孟買，巴巴提到「祂在果阿所承擔的病」，說：「前幾天，一個嚴重的疾病侵襲這副身體，許多皈依我的人獲悉此事，心中充滿焦慮和絕望。疾病永遠無法使這副身體痛苦，連接近都接近不了！有時若它來了——相信這點——那其實是別人的病，不是我自己的。而出於我的自由意志，它會來，也會去。我和它沒有瓜葛，我不受它影響。」事實真相是：當某位信徒祈求巴巴解除他的痛苦時，巴巴會直接或間接賜予其恩典。有時信徒無法覺察疾病將至，那時無所不知的巴巴會介入，就像傳說中希瓦神從閻羅王手中救出聖者 Markandeya 一樣。

12月9日那天，醫生們決定插鼻胃管以排除胃裏的氣體，舒緩打嗝，以免情況複雜化。他們還認為急需刺穿膿腫，將膿灌洗出來。每次打嗝，拉緊肌肉，影響到闌尾周

圍的膿腫，一定會讓巴巴痛徹心肺！然而最終醫生們還是帶著他們的管子和瓶子離開了官邸，因為巴巴拒絕了他們的提議。

12月10日那天，官邸宣佈要舉行巴讚，同時有傳聞巴巴會蒞臨！巴巴也說：「對！去安排。」醫生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們不預期巴巴當天有可能出現在公眾面前。人們有的懷疑，有的驚奇，有的驚愕，有些人相信，凡祂所說，定會發生。用茶時間，州長太太神色凝重，因為時間就快到了，民眾正湧向巴讚地點。先前果阿的民眾因巴巴重病的信息而震驚，如今因喜訊而驚喜。

巴巴的狀況可用祂自己的話來描述：「醫生們一致認為要立刻動手術，否則後果他們不負責。他們說，闌尾已經爆開，膿已流入血液，這對所有人來說都是致命的！」

巴巴得走過自己的房間，走過會客廳，沿著走廊走，爬一小段樓梯，一直走到祂挑選的唱巴讚的大廳門口，走過大廳場地，抵達講台，登上兩階台階，最後坐上放在那兒的椅子。全長200呎！整段路都鋪了鮮花地毯。

州長後來在巴讚時演說：「醫生們慌了，我可以感覺到他們極力反對巴巴交代我的事。我的第六感隱約覺得，世尊正在果阿表演祂的另一個神蹟遊戲，透過祂的意志，祂會除去病痛，像先前承擔起病痛那樣快速。」

醫生團隊的主治大夫 Dr. Varma 於下午4點左右來到，看到那條綿延200呎的鋪花地毯，抗議說距離太長了，並建議改走捷徑，經過另外的門和走道，將距離縮短為只有40呎。他說：「講台得移開；椅子直接放地板上，因為台階再低祂也走不上去——還有，拜託，椅子放近處，不要放在最遠端。」

5點整，巴巴讓人帶路去浴室，二十分鐘後祂走出來，鬍子刮得乾乾淨淨，穿著一件新的道袍！新鮮如剛綻放的玫瑰。

醫生重新為祂做檢查，找不到任何膿腫，也找不到附近有任何肌肉腫起，整個盲腸區域柔軟正常到了極點。

6點整，巴巴於講台上就座，州長隨即做開場白：「瞧！世尊從祂的臥室一路走到講台，約有200呎，不靠任何幫助，直挺挺地坐在一張辦公室座椅上。」

瓊恩描寫這個歷史性的狂喜時刻：「巴讚開始，我心快樂地怦怦跳出期待的曲子，信徒對巴巴的愛充滿了整個大廳。啊！祂來了，如王者般一路走下大廳。雖然之前祂整天都需要兩位男士幫忙，現在卻像沒發生過任何事一樣，步伐穩定，優雅一如往昔，之前凹陷的兩頰完全填滿了。祂的愛有如一股洪流，淹沒整個大廳。祂轉進一間房間，看到有個人帶著生病的孩子，靠著牆，祂的手就開始揮圈子，變出治病的藥來。

巴巴的眼神，一如往昔，表達力十足。祂的眼睛，能洞察內心深處，散發出愛和慈悲，講到殘忍、謊言、偽善、不公不義時會發亮，富於詼諧風趣。祂坐上一張放在大眾面前無靠背的長沙發椅，頭和手開始配合巴讚的旋律。羅加芎帕喇太太在我耳邊低聲說：『瞧！那雙眼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美，眼神有一種天仙般、不屬於人間的空靈飄逸，散發出喜悅和深深的愛。』

巴巴的眼睛撫愛著大眾，他們眼睛眨也不眨地注視著祂，擔心祂沒有完全治好自己或只是暫時治好而已。」

州長拿庫勒·沈先生滿懷感激和驚奇！在致歡迎詞並按照習俗介紹群眾給巴巴時，他說：「世尊住在祂的信徒內心深處，沒有祂不願幫他們做的事。祂曾經以這個形體同時出現在不同地方，幫助陷於困境的信徒，或是幫他們消災解厄，那即將臨頭的災難只有祂能預知！祂曾經透過祂的意志，擔起信徒的病，代為受苦，否則，如果放任不管，他們會死。

現在我們親眼目睹了，一個讓果阿醫療專家百思不解的神蹟遊戲。它讓我們毫不懷疑，這世上沒有世尊師利沙迪亞賽巴巴做不到的事，祂的神蹟遊戲是前所未見的，它使人興奮，它是甜美的回憶，促進人類幸福，它制伏心念，令其轉向真、善、美，它給人極樂！」

州長還介紹了一番果阿邦，包括果阿與羅摩和克里希那的關聯。他還講述 Mandavi 和 Aghanasini 兩條河的傳奇史，為這兩條在海角宮正前方流入大海的河平添一份神聖性。

拿庫勒·沈講述果阿昔日的榮耀，與希瓦、羅摩、克里希那、持斧羅摩(Parasurama)等阿梵達的神聖聯繫，並以這段話做結語：「難怪上主決定，以祂目前的形體，以沙迪

亞賽巴巴為名字，再度造訪這塊古老而神聖的土地。從前祂化身為人時，曾經愛過果阿，即使在今天，果阿依舊是祂心中的愛。」

巴巴以祂慣有的強調語氣和熱情演講超過四十分鐘，群眾聽得如癡如醉，因為演講傳遞了勝利、仁慈和祝福的信息。

一個小時前剛消失的病仍舊盤踞在所有人心中，所以巴巴就講起這段疾病「進出」的意義，以及它在阿梵達的活動計劃中所佔的地位，「許多人懷疑上帝是否存在或是否定祂，或是認為上帝這個觀念是愚蠢陳腐的迷信。為了讓他們拋下貢高我慢，聖靈，出於其慈悲本性，顯露其超人的榮耀。懷疑者求都沒求，就收到回答；敲都沒敲，門就開了；因為，那些否定上帝的人根本不會敲門。一個具體的經驗、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會啟蒙這個「迷信」，使之成為神聖的信念。人體因壞食物或惡習，或是不顧後果，或激烈的情緒，而生病。但是這兩天來你們目睹的疾病，性質截然不同，那是我接過來的，自願承受，以拯救一位受難者，否則他無法活下來！他繼續健康的活下去，對我喜歡做的工作來說，比較好。沛降恩典於虔誠的人，是阿梵達的功能之一。這盲腸發炎，演變成膿腫，醫生只能靠切除來治療……他本來是不可能安然度過的，我知道的。我來人間，具有這副身體，以便拯救『別的身體』，令免受苦。這具身體永遠不會有痛苦，永遠不會受疾病影響。

我得去救一個把自己，甚至連他應受的報應，都交託給我的人。我接過他的病，承受它。它不會再度在他身上發生了。你們稱此為神蹟，可是要記住，每個人都是一個神蹟！每個呼吸都證明上帝的主宰，每件發生的事都是上帝的全能所造成的結果。何處有真、善、美、公義、智慧、慈悲——那兒就有上帝，在活動。一位無神論者以上帝給他的呼吸來否定上帝！他閉起上帝為他開啟的眼睛，宣稱他在那兒沒有看到上帝。所以我必須成就這種驚人的事蹟，並讓所有地方的人都知道，以拯救人類，使其不致迷戀、深陷這個世界，並令其愛上、被吸引向這個世界的主人。」

對於我們這些敬愛巴巴的人，對於所有受益於阿梵達這次降臨父母們的人(不論他們承認與否)，這是個偉大的日子，12月10日。此刻巴巴的王者之風、莊嚴殊勝、慷慨大度，不但毫無損傷，還因為世人對祂的使命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而有所增強。

巴巴唱了幾首巴讚，然後返回祂的房間。巴巴的完全康復可以從下面一件趣事判斷出來。之前巴巴要兩位在布林達梵的青年前來孟買與祂會合，我們於12月9日打電話

給他們，叫他倆直接來果阿，幾個小時後他們回電說，印度航空罷工已經擴散至邦加羅爾，所以人家告訴他們坐汽車去果阿。他們於 10 日傍晚 6：30 抵達果阿。他們聽到擴音器傳來巴巴的聲音，就進入海角宮的花園，跑上樓梯，進入大廳。他們聽到巴巴說：「現在我要告訴各位關於這個病的事情，它讓全國民眾為之不安，讓數百萬顆心感到焦慮，擔心我住院了，要動手術！」那是他們兩人首度獲悉這個病來了又去。

巴讚結束後，巴巴在祂的房間裏被我們、沈氏夫婦和眾醫生圍著，醫生們問祂一些複雜的靈性問題，祂一一予以闡明。講到三位一體神(Dattatreya，有三個頭，象徵梵天、毗濕努、希瓦的三位一體。在象島石窟(Elephanta Caves)有其壯觀的雕像)時，祂宣佈祂就是三位一體神，並揮動手掌，只見祂手中出現了一張三位一體神的相片，可是，妙中之妙，相片中右邊、中間、左邊三個頭都是巴巴本人！這種相片還是生平第一次有幸看到！

11 日那天，巴巴召集醫生們到祂面前，變出恩典禮物給他們並祝福他們，每個人都得到一份這次事件的紀念品。接下來每晚在官邸都有巴讚，有遠道而來的信徒參加。先前約定好在市中心舉行的聚會被安排在 18 日晚上；群眾數目比 8 日那天失望而返的多了一倍，因為有數以千計的人想「達瞻」這個能為信徒承擔疾病的巴巴。聚會由師利·拿庫勒·沈主持，他談到無形無相的「道」化為有形體的世尊·師利·沙迪亞·賽巴巴，來到人間，以完成各式各樣的任務。巴巴談到瑜伽，說要把所有活動都當成“Ud-yoga”，亦即更高形式的瑜伽——將瑜伽付諸實踐。

孟買的信徒在等待巴巴來到，心中益發不安，航空公司飛機駕駛和地勤人員的罷工讓他們絕望。一些人企圖說服巴巴搭汽船，沒有成功，因為那樣要被拘禁在船上好多個小時！最終，一架包租的私人飛機於 12 月 21 日載巴巴和我們幾個人去孟買。

15. 活在愛中

「他們之中，有些戴著善辯者挑釁的眼神，或是高傲地賣弄學問。這些人極愛貶抑別人，宣傳自己。他們就像禿鷹一樣，飛得高，只是為了在更大的範圍內搜尋腐肉，」一位走遍印度尋找古魯的求道者如是寫道。保羅·布倫頓(Paul Brunton)聽從人家建議，每天向上帝祈禱，求祂引領他，找到當今那位身為上帝化身的人。化身是因愛而降臨，所以，這個化身所具有的最重要的標誌，是愛。

試著去在所有人身上看到你自己，那你就不會愛這個人多一點，那個人少一點了，因為你了悟到他們都是你。愛一旦被共享，和平就降臨。人與人之間所有世俗的關係，都是建基於「給」和「取」。愛的最高形式表現在信徒和神之間，信徒想要與聖靈合一。愛從聖靈流向萬物和眾生。巴巴說，神是愛；愛者是每個個人，被愛者是大自然。明知大自然是在上帝的完全掌控之中，為何還要被它迷住呢？既然體認到上帝無所不在，那我們就學著去愛那造物主吧，因為一切萬有不過是祂的顯化而已。巴巴說，我們要讓所有思緒都指向神。然而，除非心念被調伏，否則這無法做到。唯有靠長期修練，我們才有辦法活在神內，亦即透過祂的恩典活在愛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出錯，幾乎都是因為自私的衝動戰勝了利他的衝動，或是因為過度重視胃口的滿足，不重視精神飢餓的滿足。真正的快樂，只有那些將自己的神性潛力發展到極致的人，才能得到。

此即通往上帝之路，所謂的「愛之路」(the path of Love)。在博伽梵歌裡，上主說：「阿周那，上主位於眾生心中；一心專注於吾，虔誠皈依吾，獻身於吾，頂禮吾，則汝必抵達吾。」你沒有理由畏懼神，因為，「愛」超越懷疑和畏懼。愛神，視祂為伴侶，尊敬祂，神的信徒應當如此。巴巴與一群孩子在一起時，表現得像個孩子；遇到學者則表現得像學者；遇到醫生會表現得像個醫生——都是出於祂的愛，因為祂要讓大家感到自在。

施食窮人，服務監獄裏的人，探望聾、啞、盲人、癲瘋病院、精神病院，這些是巴巴定下的最高等級的修行。「當你坐在那裡持名或靜坐時，若聽到有人呻吟，就要起身去看看。幫那個人去除痛苦比你錯過的那段靜坐更有功德。」

巴巴對信徒的愛，表現在許多方面，有一次在達摩史剎的 Sathyadeep 廳，來了一群兒童心育班的老師，集會開始後，小丘下的巴讚團也被邀請參加，那些人趕忙跑上陡坡來，許多人上氣不接下氣，其中一位年長女士似乎感到特別難受，巴巴讓她靠牆坐在

電扇下方，然後祂消失了一會兒，再出現時，手上拿著一杯水，給這位女士喝。祂不忍心讓人站在大太陽下等待達瞻，信徒被雨淋濕也讓祂於心不安。炎夏期間，巴巴准許百善地尼樂園內殿供年老或生病的婦女睡覺用。是愛促使祂親自分發甜食給每個人——雖然在場有數千人，並且總是吃簡單的食物，以便讓最窮的人也能招待祂。

巴巴的愛心，在祂優雅地走在一排排的人群中時，也可以明顯看出。群眾耐心地等待，以期被挑選做私人面談。生病的孩子會特別被挑出來給予祝福，巴巴會和他們講話或給他們聖灰！生病的、年老的、被社會唾棄的、經濟落後的，祂都鍾愛並予以照顧。祂用一則泰盧古諺語來向你保證，不論你坐在多遠的地方，四周有多少人，祂都會看到你並祝福你，只要你的祈禱是誠心誠意的。祂說：「你是『賽身』的一部份，是其中一個肢體，要為之感到快樂，不要抱怨自己只是『腳』，或是以自己是『頭』為傲，因為那愛的血流同樣流過並滋養兩者。」遇到可憐的殘廢者，無法彎下身去摸祂的腳，祂會抬起一隻腳，以便賜予療癒、慰藉和平靜。祂說：「我總是預期信徒會祈禱，預期災難何時會降臨，並及時介入，以幫助或拯救他們。」

祂說過，愛的種子，在人的心田播下，在家庭中萌芽，枝葉擴展至親戚朋友、鄉里、社會，最後將全人類籠罩在其樹蔭下。教導靜坐時，祂指示：觀想火焰是最好的方法。「觀想火焰在眉心，觀想火光進入心窩，照亮那兒。讓光摧毀一切憎恨、貪婪、我執，讓它充斥你的整個存在。然後讓它從你身體向外擴張，籠罩範圍越來越大，擁抱全人類——一切你視之為友善的眾生，甚至那些你視之為不友善而予以排除的眾生。」

多年前巴巴在海拔 3800 呎的 Horsely Hills 待了幾天。每天兩次，祂會帶我們去一些美麗的景點，我們可以在那裡安靜地跟祂學些靈性方面的東西。我們的小營帳在群山中，只有吉普車可以開上來，所以我們的食物和飲水必須由村民從山腳下一個小村馱運上來。其他用途的水，則由平房那兒的一頭水牛，背上挑著皮製水袋，從一口井運送過來！大家都很享受這個寂靜的森林之美，我們有幸能與巴巴共享。到了要收營離開的那天，巴巴提議大家一起走下山，祂提議大家試試，看誰最快跑下山！巴巴隨即打斷說：「稍待，我馬上回來，」然後走進院子。我們幾個人安靜地尾隨在後，發現祂在跟水牛道別！祂疼愛地拍拍水牛，說：「你對我做了很好的服務，寶金如(Bangaroo，為非常親密的稱呼用語，意為「金」)，」

巴巴對所有透過「服務一切」來服侍祂的生靈，都很仁慈，即使那是微不足道的服務。在藍山(Nilgiri Hills) 的 Bikkatti 村，有一隻跛腳的狗，名叫庫趟(Kuttan，意為「瘸

子」)，他是一隻可愛的老狗，但是對陌生人警覺性卻很高。巴巴於 1962 年造訪該村，走過鋪著地毯的走道時，庫趙狠狠扯著皮帶，要不是那條皮帶拴著，他就向巴巴撲過去了。可是巴巴卻停下來，憐愛地拍拍他，要人把他放開，說：「寶金如！不用去管他，他是個純潔的阿特曼。」於是庫趙跟著巴巴走上講台，坐在那裡聽巴讚。後來又跟著巴巴進廚房，巴巴加持食物後，叫人先餵庫趙！庫趙吃完後又走回裝飾過的講台，臥在巴巴椅子旁邊，看著一排排村民用餐。過了一會兒，庫趙把頭放到巴巴的墊腳椅上，不到幾分鐘，就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大家都覺得他是一個純潔的靈魂。他被葬在講台附近，身上覆蓋著花。巴巴養了好多寵物——狗、兔子、孔雀，現在又多了一隻大象，賽吉他(Sai Gita)，她對她的主人之愛慕，要是巴巴一段時間不在，她會掉淚！遇有流浪狗被驅出尼樂園，以免狗吠聲打擾道場的清靜，巴巴會指示將它們帶到有食物的地方。

祂說：「光是敬拜我的名號和形象，卻不去培養我的平等心(對眾生一視同仁的愛)、內在平靜、愛、耐心和安忍、我的極樂本性，有什麼用？我在講道結束後唱巴讚，是為了你們，不是為了我，讓你們能知道神的名號的甜美，名號能淨化心念，從而讓你體悟到，神永遠與你的身心靈同在。」

據說，上帝有兩種幻力：無明幻象和有知幻象(Avidya Maya and Vidya Maya)，有時候祂的摩耶(Maya，幻力，幻象)讓我們覺得祂只是一個凡人，我們從事那些會膨脹我執的行動，使我們覺得自己重要、無所不能，驕傲之霧遮蔽了真如實相。此為無明(Avidya)也。若我們順服祂的旨意，祂便顯示奇蹟，使我們渴望遵循正確的道路。此為有知幻象(Vidya Maya)，從中，我們得知：我們是活在祂內，動在祂內，存在於祂內。「祂」和「我們」一而不二。唯有這樣，我們才得以淨化我們的態度、習慣、判斷，而發現上帝寓居於一切萬有之中。我們只是祂手中的木偶，這個認知，會經由持念祂的名號而烙印在我們的意識中；然後我們就開始安住於祂之中，透過祂沉思，沉思祂。

來自世界各地有幸接近祂的蓮足的人，在重塑他們的人生，改變自己的世界觀、價值觀。這場影響數十萬人、無聲的心靈革命，足以顯示神的恩賜。真正的修行，巴巴說，是耕耘我們的心田，盡量在那裡栽培最值錢的作物。

16. 極樂燈塔

各種巴巴生病的謠言，甚至子虛烏有的手術細節，製造了令人沮喪的消息：祂恐怕好幾個月都無法公開露面，讓心情低落的孟買信徒憂慮不已。這種不必要的憂慮，是謠言和幻覺的子孫，巴巴於聖誕節當天現身達摩史剎，將其消除。巴巴做了一場時間頗長的開示，然後唱了幾首巴讚。信眾聽到了這個盲腸炎故事的真實版本，疾病看似影響了那副神聖色身，其實無法侵襲它。它只是一個過渡，來了又去，如過往雲煙。

「但是我和它沒有關係；許多人卻膽敢向我建議種種對付這種情況的方法！」這些人認為，斯瓦米不該容許他人的疾病上身，害得數十萬人受苦。巴巴告訴信眾，對那些圍繞著祂的人，祂有責任代為受苦。同樣的，祂的信徒也有責任為了那個原因而受苦。但是，真相是，沒有所謂受苦，因此沒有理由憂慮。基督為了那些信靠祂的人，犧牲了生命。服務是神，犧牲奉獻是神，此為祂的宣言。整個世界可以從那段神聖保證得到法喜：「不要悲傷，救世主已經來了，祂會承接你的悲傷。」

1971 年元旦那天，知名的工業鉅子卡馬尼(Kamani) 家族有榮幸在孟買東區的 Kurla 鎮歡迎巴巴，他們的社區聚會中心(其實是個祈禱廳)於當日開幕。寬敞的大廳，雖然得有通行證才能進入，卻擁擠到連換個坐姿的空間都沒有。整個區域裝潢得很有品味，簡單莊重而不鋪張，一整套電視設備讓全體信眾都能享受到遠瞻的興奮。

師利沙迪亞賽巴巴 1971 年元旦在孟買一處大型工業機構的場地所做的開示，個中智慧，十分適用於現代印度。

Bharatiya Vidya Bhavan 出版的半月刊評論道：「若一位聖者讓他的心從一個較高的極樂境界降下來，思考一件世俗的事情，像是雇主與員工之間的關係，他註定會為那個主題開啟一個新的次元，注入一股新鮮的靈性火花。」

巴巴勸那些員工培養工作熱忱，盡自己的義務，以獲得權利；同時也勸那些雇主要照顧員工，並為他們的子女提供環境設施，培養其強壯而有德的個性。用巴巴的話來說：「快樂和內在平靜是心靈狀態，會在愛的土壤中生長，而非在權力、富裕、技術的土壤。」

巴巴開示：「生命之樹結出其最珍貴的果實，愛。甜美的果實會有苦澀的外皮，這顆果實外面也包了一層又厚又苦的六重外皮，是由淫、瞋、貪、執著愛戀、驕傲、仇恨

組成。如果能讓這些習氣失效，除去這層果皮，就能嚐到並攝取愛的瓊漿。努力向內在探索愛的寶藏的人，才有可能得到平靜和極樂。所謂修行，就是一套程序，藉此，人能發現自己內在的大愛之泉；藉此，他有特權與眾生分享愛。

財富、擁有物、權力、名望——這些沒有太大的價值；愛，這件真正珍貴的擁有物，是人的生命氣息。一顆無愛的心，猶如神壇陷入一片黑闇中，那些邪惡的激性情感會像蝙蝠一樣以之為家，把它變成一處髒亂沉淪之地。唯有愛之光能照亮心房，驅走這些壞居民。

這裡聚集了幾千位卡馬尼工廠的員工。工業、農業、商業、政治、行政，這五個領域，乃是人類社會的五種生命元氣，它們必須保持健康與和諧，人類才会有和平與繁榮。如果這五者知道彼此間唇齒相依，並且懷著愛心互助合作，共同努力，那這個國家，以及全世界，天天都可以過節了，家家戶戶的門檻都可以結綠綵了。

可是在現在，我們看不到愛和互助合作，五個領域，每一個內部都有派系傾軋，都在製造混亂；所以整個國家越來越深陷焦慮之中，人民在憂懼中四處遊蕩，性命握在手上，不確定下一刻會發生什麼事，此種狀況，非吾人所樂見。

情緒和強烈的情感會突然上升為毀滅性的洪流。真正來講，每個工人都應該獲得職權——在成為組織的一部份之前。情緒和強烈情感必須出自當事人所獲得的職權；而如今，它們卻是出自沒有盡自己義務的人。職權和影響力必須來自盡自己的義務，那樣才會有效。我們務必堅信：盡義務，才夠格享有權利。

可是在今天，大家只會為了爭權利而騷動，沒有人熱心地靠盡義務來獲得權利。人人都要懷著『職責是神，工作即膜拜。』的意識來工作。若每個人都能熱心投入自己的職責所在，像拜神一樣的真心而正確地從事其工作，則人人都會快樂，整個社會就不會有不滿的情緒和悲苦不幸。

卡馬尼家族的工廠製造輸電塔，每個負責製造和豎立電塔的員工都得正確而真誠地進行他的工作，讓電塔堅固又安全。他們之中誰做的工作比較重要？那是不可能區分出來的。每一項工作都很重要，每位員工都克盡自己份內的職責，以獲得他的權利。不要去區分工作等級的高低，說這是高級工作，那是低級工作。這種區分只會激起敵意，阻擋愛和寬容的流動。

我舉個例子來說明，有個人走在鄉間小路上，眼睛看到路邊樹上有幾顆熟透的果子，眼睛告訴他，這些果子不錯，能讓他飽餐一頓，於是心中生起執取的念頭，腳帶他到樹附近，背部的肌肉讓他彎下身，手伸到地面，手指撿起一顆石頭，扣緊，朝果子扔去，肩膀提供必要的甩力。這使得一顆果子掉落在地上，然而還有更多的工作項目要由各個肢體來完成，手指得將果子撿起，手得將它拿給嘴巴，舌頭得將其放置在牙齒間，牙齒得咀嚼它，喉嚨得將其嚥下，送它到胃裏。好，這些工作項目，哪些比較重要，哪些比較不重要？哪個肢體做的事比較多，哪個比較少？每個肢體，輪到需要它時，都全力以赴，盡其職責，於是樹上的果子才抵達這人飢餓的肚子。我們一定要尊重每一位員工，每一位對那項共同任務都有重要貢獻。要感覺所有人都是神，平等地愛所有人，這種修行才能讓個人和社會都得到極樂。

盡自己份內該盡的職責，最能讓人生活得值得，也是貢獻自己的技能與才智以利益眾生的最佳之道。此乃投胎為人所應償還的欠債。我們來這世界，不是為了吃喝；我們吃喝是為了活下去；我們活著，不是為了吃喝，而是有遠為崇高的目標——經由愛之路，抵達上帝。這是更高的職責，是我們在「工廠」(身體)裡所從事的最超脫的一件工作，要把所有精力和技能都投入。否則，我們會在混亂的情緒衝動中白白浪費了生命。

當然，我們可以問：『上帝是誰？在哪裡可以找到祂？有誰見過祂？我可以告訴各位一個故事來加以闡釋。有一位雲遊僧，身穿赭紅色僧袍，在朝聖途中路經一個村莊，該村以不信神出了名，村民看到他穿著僧袍，代表他獻身於神，便聚上來圍著他，開始詰問他上帝是否存在，『你能讓我們看到祂嗎？』他們問道，雲遊僧回答：『我能』，不過他先要了一些牛奶，顯然是想克服疲勞。牛奶拿來後，雲遊僧默不吭聲地往杯裡瞧了半天，村民失去耐心，吵著要他讓他們看到神，他答應過的。他們問他為何瞧著牛奶瞧那麼久，雲遊僧回答說，他聽說牛奶裡有奶油，所以他想看到奶油！村民大笑，說他是個呆子、愚人，『你難道不懂嗎？牛奶要先煮過，然後冷卻，讓其凝結，然後攪拌，才能清楚看到奶油。現在它每一滴都溶在牛奶裡。』雲遊僧說：『這就對啦，你們回答了你們自己的問題。上帝在萬物中，在一切眾生內部。要想清楚地看到祂，就得經過各種過程，稱為修行。你們以後就能看到祂，而不是現在，不是光靠這樣要求我。』

這個修行，其精髓是愛，修行而缺少對萬物的愛，只會讓人成為魔。

我要稍微再解釋一下，現在在此處，有孟買廣播電臺的無線電波，載著音樂，圍繞著我們。另外還有來自德里的無線電波，事實上，此地此刻，有來自全世界的電台的無線電波——雖然我們看不到它們，也聽不到它們載送的節目。如果我們有個 Yantra(一台機器)，稱為『收音機』，並調至正確頻道，就能收聽到音樂或新聞。上帝此刻也在這四周，祂可以靠一個 Mantra (真言咒語)來清晰地覺知到。有了真言咒語，集中專注於它(調至正確頻道)，懷著愛(亦即收聽)，你就覺知到上帝(亦即聆聽那無所不在的節目)。若頻率調得不準確，你就有可能聽到討厭的雜音，而非新聞！同樣的，除非大量散播愛，而沒有想到自己，否則你恐怕會覺知到魔，而非上帝！並且，如果你的心念不夠專注，則它會漫無方向的遊蕩，造成迷惑和混亂。

因此，愛是贏得神恩最好的工具。把人人都拉近自己，就像把你自己的秘密兄弟姊妹拉近一樣，並且盡心盡力、盡你的技能來承擔你所負的責任。事實上，工作者的人生是最有價值、最根本的。工作、膜拜、智慧(work, worship, wisdom)是通往上帝之路上的三個階段；工作是基礎——奉獻式的工作，以正正當當、尊重他人的方式。雇主和員工是緊密地束縛在一起的，有如心臟之於身體。心臟不能沒有身體，身體不能沒有心臟；兩者相依相存。僱主和員工，關係有如父親和子女。雇主和員工彼此間有這樣的情感和關懷，工人們彼此情同兄弟，互助和服務的風氣才會盛行。在這種情形下，每個人都能高高興興心平氣和地盡其職責。

員工若有任何問題讓他們擔心，可以將其攤在雇主面前，雙方可以平心靜氣、和顏悅色地討論，無需動情緒，不要引起仇恨和敵意而感染其他人，造成騷動。最重要的是，永遠要意識到自己有該盡的義務，也有可享的權利，那是基本而必需的。

剛剛我為這間社區活動中心舉行開幕，我建議各位每個月在這裡聚會一次，或是更頻繁，每半個月或每週一次，做為薩桑(Satsang：靈性聚會)，可以唱巴讚，舉行靈性演講，或其他節目，讓心念轉向神的榮耀或是你自己內在的靈性寶藏。我還希望工廠為勞工的子女提供學校，教他們巴讚、靈修、信仰，培養他們堅強的善德。

紀律是人不可或缺的工具，紀律的培養應該是所有努力的主要目標。有紀律的人生，才算活得值得，才可取。

與各位在一起，是我的法喜的一大來源，願各位在這個新年有新機會讓自己心中快樂而平靜。」

1971 年有個引人矚目的開始，因為對孟買信徒來說，它充滿祥瑞，巴巴與他們同在。元旦晚上，巴巴在達摩史剎對大眾演講，現場人山人海，幾乎擠爆了整個區域。約翰·希斯洛，只要是和莊嚴的巴巴在一起，總是手不離紙筆，簡短的記下巴巴講的東西。這回他提出兩個問題：「巴巴對於我這個在外國出生、受教育的人，意義為何？」以及「巴巴對我內在比較精微、沒有國籍的那一面的意義為何？」希斯洛自己回答了這兩個問題：「祂是心的上主，祂軟化了我心中累積多年的『硬』，使其煥然一新而充滿喜悅。」第二個問題他這樣回答：「巴巴的神性所向披靡，其奧祕深不可測，祂是大宗師，引領我們了脫生死。」巴巴祝福眾信徒，告訴他們，要為社群彼此之間和國與國之間的和平和諧祈禱，人類要像個大家庭一樣彼此快樂相處。

巴巴在孟買期間，沙迪亞賽心育班的兒童表演戲劇，朗誦詩歌，唱誦巴讚，誦讀史詩和《往世書》裡面的故事。有時候，小朋友們同情他們扮演的那些角色，想到巴巴對他們的影響之深，不禁哭了出來。其中一位男孩，以直接向站在他旁邊的賽克里希那懇求，來結束他講的《博伽梵歌》故事，喜極而泣。難怪巴巴視那些孩子為現代的普喇拉達(Prahlada，《博伽梵往世書》中的一位兒童聖者)。

巴巴說：「沙迪亞賽心育班的孩子一定要知道沙迪亞賽寓居於他們心中，老師也要把教學當成敬拜賽的儀式。如何讓這些孩子內在的賽彰顯出來，是各位老師要思考的問題。老師們引領孩子走向真如自性，就是在為家長和社會服務，因為這些孩子會淨化和照亮他們的家和周圍環境。」

和沙迪亞賽服務組織成員談話時，巴巴強調修行所扮演的角色，它讓人明心見性，祂說眾生都是聖靈(Paramatma)的浩瀚大海中的波浪。巴巴警告他們做服務不要炫耀、鋪張、愛出風頭，並勸他們以愛為鏈，將自己與神連結起來——藉由持念神的名號(這些名號飽含祂的各種令人愛的品質)。若以怠惰或輕忽的態度，懷著仇恨、怨恨來持念祂的名號，則只會形成一條弱的鏈子，與祂連結不起來。

1 月 7 日是 Vaikunta Ekadasi 節(Vaikunta 為毗濕努所居的世界)，這一天是「天堂的大門打開的日子」。巴巴也慶祝這些節日，以便復原它們的意義。當天阿坎巴讚(Akhand Bhajan)結束時，巴巴揭示 Ekadasi 這個字的真正意思——第十一；若人的十種官能(包括五種感覺器官：眼、耳、鼻、舌、皮(五知根)，和五種運動器官：語、

手、足、大小便道(五作根))互相協調，轉向神，則天堂的大門自然會打開，歡迎你進入第十一位——亦即神——的所在之處。

離開孟買之前，巴巴對服務志工演講，說：「當世間憎恨或嘲笑的黑暗洪流從四面八方向你猛攻時，或是當那些你信任的人與你斷絕往來，遠遠避開你的時候，紀律來援救你。把我執釘死在慈悲的十字架上。竭力把自己準備好，以你的專長來服務他人。在你沉浸於這種工作的同時，以 namasmarana (持神的名號以憶神念神)、Japam (持名，持咒)、靜坐、研讀來去除我執。」巴巴勸誡他們要過簡單的生活，不要穿俗麗的奇裝異服或是一副這種樣子，因為那會使一般人避而遠之。用這塊試金石來測試你的每個動作和姿勢、舉止與風度、每種習慣、每個突發念頭：巴巴會贊成嗎？

巴巴在孟買的期間，全印度百善地吠陀學會的馬哈拉施特拉邦分會獻給巴巴一本獨特的書，學會理事長，尊貴的薩旺先生(Sri P. K. Sawant)宣稱，這本書會「照亮一條通往上帝的路」馬哈拉施特拉邦立法委員會主席帕給(Sri V.S. Page)在達摩史剎一次公眾聚會上獻書給巴巴時說：「那時我坐在師利沙迪亞賽巴巴跟前，開始問祂許多關於靈修進展的祕密，祂慷慨大方地給予祂的恩典，學會其他成員也參加了這場發問和學習。這本書(《Dialogue With The Divine》是這些神聖對話的忠實記錄，能為那些在黑暗中奮鬥，摸不清方向的人，提供照明。」在書中，根據巴巴的解釋，神的信徒，一生似乎有三個階段：(1) Tvamivaham (「我完全是您的」)，在這個階段，信徒把自己完全交給神，沒有任何保留。(2) Mamaivatvam (「您專屬於我」)，在這個階段，信徒認為自己是主所揀選的信徒，並開始對祂做出這樣的要求。(3)唯有您存在，我不存在。我是您的，而您不是別的，您就是我。在這個階段，信徒處處都只看到上帝，照見一切萬有皆是上帝，包括他自己。

在書中巴巴對禪定給予指點，提到一個祂經常闡釋的方法：「在前念已滅，後念未起時，我們不是和平靜狀態嗎？你得觀察那個瞬間，安住於其中，則平靜狀態會持續不斷。念頭如水面之漣漪，生起又消失；你要看水，而非漣漪。看著水面，忽略水波。」帕給繼續追問：「那是 nirvikalpa samadhi (最高等級的三摩地)，nirvikalpa(無想，無思)就像沒有波紋的水面。即使水面有波紋，我們也能觀那水面嗎？為了讓內心有深度的寧靜，我們是不是有朝一日該體驗一下 nirvikalpa？」巴巴回答：「是的，修練靜坐冥想的人總有一天會進入 nirvikalpa 的狀態，雖然那種狀態很難達到。縱使是一位 Karmayogi (修習行動瑜伽的人)或 bhakta(修習奉愛瑜伽的人，神的信徒)，也不時會觸及這種階段——以最自然的方式，並充分了解它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因此他能記得那

種狀態而重溫那種時時與神交流的法喜。」帕給寫道：「這個答案完全回答了我的問題，讓我感到非常滿意。我在經典上找不到這個答案，但是師利沙迪亞賽巴巴慷慨給予答案，所以我希望它能對一些求道者有些用處，包括我自己。」

另外一個非常有趣的一點，巴巴也予以澄清，那就是關於奧義書中那句有名的「neti, neti」[註一]，祂說：「梵(Brahman，道)有如一個會膨脹的氣球，它絕對不會爆掉！所以，neti 是指對道的認知，而不是指道本身！Neti 不是『不，它不是這個，』的意思，而是『不，它不止於此。』『不，這不是全部。』『不，梵遠不止這個或這樣。』」

[註一] 意為："Not this, not this." ——「非也，非也。」或「非此，非彼。」或「不是這個，也不是這個。」

帕給還提到，巴巴對我執和真我做出區分，巴巴說：「純粹而單純的『我』，是上帝；把色身、細身(subtle body) 或夢境中那副身體當成『我』，則是我執(小我)。」然後帕給問：「人說上帝只有一位，那有沒有這麼一個純粹而單純的『我』，是我們所有人共有的？」巴巴回答：「各個不同的小我都只是同一個真我(大我)——亦即上帝——的反映。」帕給問道：「心念是一種物質嗎？就像我們的身體一樣？可以把它物體化，視之為物體嗎？」巴巴回答：「是的，心念是物質，只是它非常細微，我們無法說出其寬度、長度、厚度或重量。它可以被物體化，意志力(sankalpa)可以做到這一點。」帕給也問了一些關於神蹟的問題，他說：「師利沙迪亞賽巴巴非常率直地解釋這些法力，而我們也毫無保留，照單全收。」巴巴說，神蹟是神(梵天)出於祂的意志創造世界的例證。

1971 年的摩訶希瓦之夜於 2 月 23 日慶祝，那段期間百善地尼樂園雖然擠滿了人，卻因為那最神聖之地發出的聖光，而仍然保有寧靜的氛圍。巴巴從運動場大看台上對群眾講話，祂提出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並親自回答，「斯瓦米為何要在摩訶希瓦之夜這一天從體內生出靈伽(Linga)？我告訴你，聖靈的屬性是不可能加以了解的，你無法量度其潛在力量，也無法度量其殊勝性；它是『無法抵達』、『無法理解』的。因此，各位得以目睹一個聖靈屬性的實例。靈伽現身，就是為了讓各位見證這個在各位內部的神性，從而受益、受祝福。若連這些都不讓你們瞧一下，那你們對『至上』的信心會消失殆盡，貪婪、仇恨、殘忍、暴力、不恭不敬的氛圍將會淹沒善良、謙卑、虔誠的人。

這個巴巴體內生出的靈伽，是那無限、無形無相、無始的神性原理的一種展示。巴巴待在百善地尼樂園，來滿足大群的信眾，他們遠道而來，就為了能興奮地目睹神聖的靈伽現身，就為了能觸摸祂的蓮足。沛降恩典給他們之後，巴巴動身前往布林達梵，因為祂之前已經決意要讓阿南塔普的女子學院，從新的學年度起，由目前臨時的棚子和房間移至屬於它自己的富麗堂皇的家。

孟買的沙迪亞賽服務組織於 5 月 11 和 12 日安排了全印度兒童心育班教師首次的研討會，所以巴巴回應孟買信徒的祈禱，造訪該市，待了幾天，以祝福那些老師。一共有 404 位老師參加，404 位教育新「賽」紀元的先鋒，都受益於世尊巴巴的寶貴建議。巴巴解釋一段常見的弟子祈求上師的禱文：“Guru Brahma, Guru Vishnu, Guru Devo Maheswara”如下：古魯(老師)是梵天，因為教學是一種創意性活動；他是毗濕努，因為老師要養育學童，引領他，保護他；他是 Maheswara (希瓦)，因為他要拔除有害的成份和不好的習性。這句詩句，傳統上向來都是用來讚美和榮耀上師，如今成為對整個教師行業的號召。「古魯被讚美為至高的梵，亦即他對弟子揭示真如實相，使他解脫。」祂說道：「要看到蟄伏在孩子內部的巨大潛力，助其顯現出來。」

為了這個原因，巴巴建議把這套兒童教育的名稱從"Bala Vihars"改為"Bala Vikas" [註二]，因為，不是讓兒童快樂地玩耍嬉戲就夠了，而是要讓他們內在的真善美綻放、顯現出來。巴巴說：「Bala Vikas 是比較正確的名稱。」祂要求一定要訓練那些兒童務，並鼓勵他們敢在信眾甚至其他人面前講話，讓那些年長的人從小孩口中學習——如今他們拒絕向那些有資格規勸他們的人學習。一位幼小學童以「電影海報的可怕」為題，做了一場短的演講，巴巴十分賞識。演講讓那些成年人開了眼界，他們居然能坐視這些東西侮辱純真無邪的家庭生活。

[註二] Bala ：兒童。Vihar ：天堂、快樂之地。Vihara：娛樂，活動。Vikas：成長，開花，綻放。

現在全印度兒童心育班(Bala Vikas) 的幼兒，以那些心靈英雄、歷史上偉大的母親為題材，來唱巴讚、畫圖、繪畫、寫故事並說故事，並以戲劇的形式來演出奧義書、史詩、往世書、以及各宗教信仰記載的崇高事蹟。一場思想和社會關係的大革命正在快速開花結果，馬哈拉施特拉邦和古加拉特邦的賽組織研討會於五月召開，巴巴出席在孟買舉行的馬哈拉施特拉邦賽組織研討會，並傳訊祝福在 Dwaraka 舉行的古加拉特邦研討

會，寫道：「我在觀看整個會議進行；不要哀嘆我沒有與你們同在，我以永恆見證者的形式臨在。」

從孟買返回途中，巴巴於 14 日在 Dharwar 主持邁索爾邦的研討會，約有 200 位來自邁索爾邦各地賽組織單位負責人參加，研討會使他們以更堅定的信心和更深度的虔誠迎接今後的工作。

博伽梵藤博士(Dr. S. Bhagavantham) 寫道：「阿南塔普的學院是某種超越人類的成就，巨額耗資四百萬盧比，破紀錄十個月內完工，巴巴建立了一個足可當做大學的建築結構！這些工作是誰做的？經費是從哪來的？如果你想看看神性表現為行動，你可以在阿南塔普找到具體證明！它超越人類的理智，超越凡人的力量！」

學院預定於 1971 年 7 月 8 日由印度總統來舉行開幕，然而建築物看不到有任何希望可以在預定時間內完工！人人都斷言那是不可能的任務，一位工業鉅子在開幕前一週來訪，說：「要是我花所有精力，用上我公司所有的機器，我會認為那還需要六個月才能完工。」

學院的建築是賽時代靈性教育的建築原型，中央的塔上面有一個賽標誌，做為希望和勝利的符號，標誌描述人類為了明心見性所做的各種努力。學院整棟建築形成一個圓環，美觀而又莊嚴，象徵人類的宗教和心靈追求得到圓滿；圓環象徵無始無終的「道」。它充滿印度文化遺產的芬芳，迴蕩著「永恆正法」的旋律。高高位於半空中的一朵蓮花(心蓮)接觸到日出(智能，理智)的光線而綻放開來。

巴巴在塔上安裝了一個鐘，讓時間——神聖的守夜者——能喚醒、催促和提醒師生的教學與學習、學生的塑造與強化。建築師們坐在巴巴身旁，將祂的構想畫在紙上，但是「至高建築師」心中早已有整個藍圖，那就夠了。阿南塔普學院像一段從心中升起的祈禱，像一首詩，讚美那位善的賜予者。整棟建築是大理石、磚塊、石頭、色彩和光構成的奇蹟。

開幕當天，一群國際嘉賓看到在場的大人物如眾星雲集，印度總統 Sri V. V. Giri 及夫人 Srimathi Saraswathi Giri，邁索爾邦的邦長 Sri Dharma Vira，果阿邦的執行邦長拿庫勒·沈(Sri Nakul Sen)，安德拉邦的首席部長 Sri P. V. Narasimha Rao，

Venkateswara 大學的執行校長 Jagannath Reddy 博士，以及安德拉邦的部長 Sri G. C. Venkanna 和 Sri M. N. Lakshminarasiah——才華、權威、奉獻、愛國心的集錦。

而最重要的，是巴巴的出席，只見祂新鮮如花，散發出仁慈親切的笑容，臉上毫無倦容、憂慮(祂除去了那些甚至最忙碌的工人的疲憊和憂慮！)。晴朗的早上因那張臉發出的愛之光而加倍晴朗。

Simla 市高等學術研究院(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的主任葛卡博士(Dr. Gokak)致詞歡迎貴賓，他提醒大家這是一個新紀元，「這所學院和其他巴巴計劃在印度每個邦設立的學校，將會給學生灌輸印度文化的精華，它們不但培養知識和技能，還有健全的心智和洞察力，以及對各宗教殊途同歸和對自己的真如自性的信心。」前任 Andhra 和 Osmania 大學的副校長說：「一所學院在開幕當天就配備齊全，在歷史上是少有的！」Jagannath Reddy 博士談到，短短三年間，學院的擴展蔚為奇觀。教育部長說：「巴巴若設立一所女子學院，那可以肯定，它不會僅僅只是眾多學院中的一所，它會是一座燈塔，是給別人上一堂課，是一個模範、一個先驅。」Sri Brahmananda Reddy 祝賀 這一天是安德拉邦的一個節日，也是印度文化的一個節日。Sri Dharma Vira 覺得，這個女子學院對整個國家會有持久的益處，因為教育一位女性就是教育整個家庭。總統說，巴巴不只讓數百萬人得到靈性啟迪，而且給予這個國家的青年一種較為正確的教育，這對印度是個吉兆。

7 月 8 日是 1971 年的 Guru Pournima (上師節)，這一天是滿月(Pournima)，是獻給上師的鼻祖——傳說中《摩訶婆羅多》的作者毗亞撒(Vyasa)，也是求道者敬拜他的古魯的日子。這天是百萬信眾尋求巴巴達瞻的日子，巴巴決意讓女子學院在這一天開幕，來復興古印度上師與弟子間的密切關係。

巴巴指出，那些低級的欲望，就像地底下的岩漿一樣，正在大量湧出，讓人類窒息。人類的主要欲望，應該是明心見性和培養內在平靜、美、真、愛——這些是內在神性的標誌。「人內在有一個快樂、平靜、愛與勇氣之泉源，要靠言教、身教和練習來培養這些素質，那樣，受過教育的男女終其一生都能活得安全而甜蜜。」

「印度正在被打造成一個 Bhogabhoomi ——一個奢華之地——一個摩天大樓、罐頭食品、空調、電視的國度。印度人正在被塑造為一群只知模仿、愛暴動鬧事、缺乏紀律的民眾。它們是從別的土地移植過來的，並被鼓勵生長，沒有根。這對我們的過去是

一種侮辱，這是一種違抗歷史的危險行為。它褻瀆神聖的時間，褻瀆人身的神聖目的。因為這個原因，我才決定這所學院要在上師節這天(剛好是星期四——『古魯日』!)開幕，做為一所 Gurukula(古印度上師隱居修道與弟子學習之處)。」

巴巴最後祝福道：「種子已被播下，它會發芽、成長、結實纍纍，提供樹蔭、安全、養份。」

巴巴設立的教育機構不會去模仿或幫忙打造一個富於競爭與強迫性的社會，這些學校的願景，是一個建立在愛和互助之上的社會，讓人類心靈綻放，社會繁榮。

17. 巴巴的各種稱謂

Bhagawan Sri Sathya Sai Baba(博伽梵 師利 沙迪亞. 賽巴巴)是數百萬敬愛祂的人稱呼祂的方法。在祂 14 歲那年，1940 年 5 月 23 日，祂宣佈自己是 Sai Baba (賽巴巴)，當時祂父親要求祂解釋為何祂說祂有信徒要照顧，有未完成的工作要完成。

Sathyanarayana(沙迪亞那羅延那)是祂的俗名，Raju(羅箸)是姓。這個名字被縮短為 Sathya (沙迪亞)，在家裡、村裡、學校裡，大家都如是稱呼祂。「沙迪亞」被加在祂自己宣佈的名字——賽巴巴——前面，成為沙迪亞賽巴巴。五、六年後，那些想將祂和舍地賽巴巴區分開來的信徒，體認到巴巴就是舍地賽巴巴，但他們不希望把那些比較懷念舍地巴巴的人搞糊塗。Baba(巴巴)這個字，在馬拉第語(Marathi)和印地語(Hindi)中是指「聖人」，字面意思是「爸爸」。Sai(賽)是當年年輕的巴巴來到舍地時，附近那間 Khandoba 寺裡的祭祀稱呼祂的名稱，Sai(賽)意為 Master (主，主人)，它是梵文 'Swami' (斯瓦米，師尊)的衍生字。也有人將「賽」這個字溯源至波斯字 Shah, Shahi, Sahi, Sai (薩伊)。

Sri(師利)是一種頭銜，是對神明、經典、知名人士的尊稱。它是個吉祥的字眼，意指「幸運」。這個字後來也被用來做為對每個個人的尊稱，讓「幸運」普及化、平民化。這個平民化又導致修道院弟子吹捧 逢迎其道院住持的一股歪風，例如，Sri 108 這個頭銜意為：名字前面要加 108 個 Sri，以表尊貴。

Bhagawan (博伽梵)意為「具有 Bhaga 的人」。根據古代梵文辭典編纂者解釋，Bhaga 意為(1) Aiswarya——由法力而來的權威性；(2) Virya——英雄氣概，勇敢；(3) Yasha——名望；(4) Sriyah——豐盛富足；(5) Jnana——般若智慧；(6) Vairagya ——心無執著。

巴巴的 Aiswarya，亦即由其法力而來的權威性，顯而易見，各個專業的專家，像是醫生、律師、工程師、藝術家，都承認祂是他們那一行的專家，因為，祂能糾正他們和給他們寶貴的幫助。不論祂去哪，名望和豐盛總是尾隨其後，雖然祂從不重視。至於勇敢、智慧和心無執著，成千上萬認識祂的人，都知道祂是這些特質的化身。巴巴在 1968 年於孟買舉行的全球研討會上宣稱：「前世的舍地賽化身之所以博得信徒的忠心和虔誠，一部份是因為敬畏，一部份是來自祂超人的法力。這一世的沙迪亞賽化身沒有這些附屬物，但是，在這個猖獗的無神、物質主義、人們譏諷藐視崇高價值、不恭不敬又挑釁的時代，仍然博得數百萬人的敬愛。」這是因為祂把愛的信息直接帶到「不信」

與虛無主義的漩渦中，有如一道光，穿透黑暗，直接進入其核心。祂本身是源源不絕的健康、快樂、智慧水庫，同時又毫不執著，對虔誠、嘲笑都不在意，一概接受。在祂還是個二十歲的大男孩時，祂就寫信給祂哥哥，說祂沒有特定的名稱，沒有自己本來的所在地，所有名號都是祂的名號，每個地方都是祂的所在地。祂是「無欲」的至高榜樣，祂只有一個欲望：拯救這個世界，使其免於遭受無明造成的可怕後果；這個欲望使祂從無所不在的至上意識下凡人間。

經典上說過，通曉六種主要奧祕的人，才可以被稱為 Bhagawan(博伽梵，世尊)：

「

知曉眾生的起源和瓦解之奧祕

知曉眾生的判罪和救贖之奧祕

知曉眾生的無明和智慧

如是之人方可稱為博伽梵」

很明顯的，巴巴正是這樣的人。祂告訴阿諾·舒爾曼(Arnold Schulman)：「我知道你的過去，知道你的未來，所以我知道你為何會受苦，知道你要如何才能離苦、何時才得以離苦。我知道過去發生在每個人身上的事，知道每件正在發生的事，以及每件未來會發生的事。我知道為何某人此生要受苦，知道他來生會因此生所受之苦而發生什麼事。」

祂在孟買 Patel 露天運動場對人山人海的群眾演講時說道：「我知道發生在所有人身上的一切事情，因為我在每個人內部。這個電流在每個燈泡內，我照亮每個意識。我是你們每個人內在的促動者。」祂在阿南塔普宣稱：「縱使十四個世界(七個天界，七個幽冥界)聯合起來阻撓我來人間要做的工作，那些工作也不會受影響或遲滯。」1965年祂在百善地尼樂園一場聚會中說：「過去沒有一位阿梵達有這樣做過——走在村裡的民眾之間，找出悲慘不幸的人，喚醒睡夢中的人，使遲鈍的人加快，沛降恩典給百萬民眾，給予勸告、安慰、指點，在真理、達摩、內在平靜、愛的道路上提昇他們。我既不是古魯也不是神，我是你！你是我！這是真相，等你抵達目標時你就會了悟這一點。你是浪，我是海。」

1970年聖誕節那天，在達摩史剎，巴巴說：「我做的那些事，不是催眠術、奇蹟、魔術，我的法力是真正的聖靈的力量。那些心念渺小、理智有限的人能力太弱，覺察不到聖靈的存在。聖靈現象太過於殊勝壯觀了，他們充滿『幻象』的眼睛，實在難以承受，

所以他們譏笑它是神通、催眠術、魔術。但是聖靈無所不能，祂的手掌擁有一切法力，祂的法力，不是會持續一段時間，然後漸漸消逝的那種。」巴巴在 1963 年九夜節時就說過：「垂死的人祈求我迎接他；他的親戚哀傷之餘，祈求我延長他的生命！這幅圖的正反兩面、過去和現在、罪與罰、成就與報酬，我都知道，所以我很公正，不時以恩典修改判決。這個出生，另一個死去，我一點也不受影響，我的本性是不含雜質的極樂。」

Bhagawan 又有「極樂」之義，《毗濕努往世書》上說，'Bha' 意為「宇宙的撫育者和支撐者」；'ga' 意為「領袖、推進者、或是嚮導」；'va' 意為「元靈」、「靈元素」——眾生在它之內，它在眾生之內。這個'va' 也出現在 Vasudeva 這個名字裡，舍地巴巴說這個名字也是祂的名字。Gunaji 在他的《舍地巴巴傳》第 103 頁裡說：「巴巴說祂無所不在——在光中、在空氣中、水中、世界中、陸地、天空——而不限於此。」祂說：「我住在每一處地方，我沒有形體，我不需要從門進來。」(第 155 頁)。這一世巴巴也是如此，祂進入拉瑪那·馬哈希道院內 Abhedananda 上師的房間——房門是栓上的，給他保證，啟發他，並接受他為弟子。祂還會進入邦加羅爾一間外科醫院手術室——雖然門是栓上的——祝福一位正在接受攝護腺手術的病人。

梵文古籍對博伽梵(Bhagawan)這個字還給了一些其他定義，《Saranagathi Gadya(皈依禱文)》上面說：「博伽梵者，無量極樂也，此極樂獎賞宇宙一切眾生。」《Saranagathi Gadya》繼續說道：一位博伽梵必須具備超凡的知識，知道這個世界的一切奧秘，能掌控大自然的各種力量，具有法力、光輝、母親般的愛，慈祥親切，柔和而慈悲，正直、朋友義氣、公平無私、憐憫心、高貴、慷慨、足智多謀、英雄氣概、衝勁與熱忱、真實可靠、以及所有其他好的品德。葛卡博士(Dr. Gokak)對巴巴超人一等的法力、掌控大自然、王者莊嚴、光輝，總是津津樂道。法力是區分神的化身與一般聖者的特質之一。巴巴的學問，所向披靡。本身沒受過什麼正式教育，卻能琅琅上口那些化學分子式、吠陀梵唱、醫藥處方、譚崔咒語。師利·奧若賓多說過：「每一位神的化身都讓自己成為人們的典範，並宣稱自己是道路，是門。他也宣稱，自己身為人的形態，與那位神祇是一而不二的。」

畢竟，人不外就是聖靈，只是被時間、空間、因果綁住了，所以巴巴說：「一旦你表現出真如本性，你就成為博伽梵。各位都可以藉由讓自己的個體小我沒入宇宙大我之海，與之合一，來成為博伽梵。」

Avatar (阿梵達)的意思是「下凡」，那無限者給自己加上限制，以便來引領人類。幾年前巴巴在希瓦之夜演講時，朗誦了一段詩文(祂往往會在開始講道前即興作一首詩並當場吟唱)，講述祂下凡到布達巴地的目的，「寓居於一切眾生內部的 Vasudeva(克里希那的名號之一)以這個身體來到了人間，在布達巴地，以便為這個『末法時代』指出真理的道路，消除憎恨和貪婪，拯救善人和謙卑的人脫離痛苦和恥辱，揭露那些隱沒在古籍裡的文字的意義，摧毀小人物的炫耀與驕傲，履行祂應許人類的恩典。」祂曾經宣佈過，祂就是那神性本質，世人以種種名號和形象來稱呼、膜拜之。

師利·奧若賓多在他的《梵歌筆談 Essays on the Geeta》中分析阿梵達所扮演的角色：「阿梵達是在人性中顯現出神性，顯現出其基督本質、克里希那本質、佛性，以便讓人性沿著基督本質、克里希那本質、佛性的方向，塑造其思想、感受、行為，將自己改頭換面為神。阿梵達永遠是神性與人性的雙重現象，聖靈給自己披上人的特性，以及所有附隨的外在限制……阿梵達下凡的目的，是要證明，雖然生而為人，有種種限制，仍然可以被打造為神的化身和神性工作的工具。」

吾人要記住，關於此點，巴巴是怎麼對舒爾曼說的：「要是我以那羅延那天尊的形體下凡，有四隻手臂，那他們會把我放在馬戲團裡，來看我還要收費。要是我下凡為一個普通凡人，那有誰會聽我的？所以我必須以人的形體下凡，但具有超人的法力和智慧。」

巴巴還在 1971 年祂的生日那天，簡單地解釋了阿梵達的奧祕：「你們每個人都是一位阿梵達，你們像我一樣，是聖靈，被裹在人體的骨肉中！只是你們沒有意識到而已！你因為累世造業而投胎到色身這個監獄；可是我是出於我的自由意志而穿上這副色身。你被三條繩子——三種 guna[註一]——綁在身體上；而我卻是自由的，不被這三種屬性觸及，因為這三種屬性只不過是我的玩物。我不受它們束縛，我用它們來束縛你。你被欲望驅使去這樣、去那樣；而我沒有欲望，除了那唯一的欲望：讓你變成無欲。」

[註一] Guna：屬性。三種屬性分別為：薩埵性(Sathwa，清淨純潔)、激性(Rajas)、惰性(Tamas)

對受苦的人類，巴巴的召喚，直接而又單純：「為什麼要害怕？有我在這裡！來吧！你們這些受苦的人哪！」巴巴向我們保證，如果我們向祂走一步，祂就向我們走十步。當我們痛苦地呼喚祂時，祂聽得到。誠如博伽梵歌所說：「聖靈的手和腳、眼和耳、頭

和舌，遍一切處，來幫助我們、拯救我們、引領我們抵達聖靈，只要我們真心想要超脫至聖靈。」

巴巴說過，阿梵達與動物和人類一樣擁有五種感官，但是阿梵達有七種獨一無二的特徵，其中四種為：造物的法力，養育、保護的法力，摧毀的法力，讓東西消失的法力；另外三種屬性是完全的道成肉身才擁有的：恩典，有兩種，一種是賜予夠格得到的人，另一種是不管配不配得到都賜予，如同晴天霹靂。此外，凡是有持念祂的名號的地方，以及有供奉祂的形象的地方，都有祂的臨在。世界各地巴巴的肖像冒出來的聖灰，顯示祂如何以肖像和我們保持聯繫。

筆者引述考文夫婦從美國加州橙縣的來信，做為一則巴巴具體臨在的例子：「我們家裡有一個小房間，裡面擺滿了我們偉大的上主沙迪亞賽巴巴的肖像，我們睡前在那裡靜坐冥想。常有賽大家庭的人不期而至並在裡面祈禱。每晚我們都會看看有沒有聖灰冒出，但到目前為止，聖灰尚未出現。大約一個月前，幾位朋友，都是沙迪亞賽巴巴的信徒，來訪，並和我們一起在祂的房間靜坐。我想要說的是：這間房間有一股美好的香味，就好像幾百朵花在盛開一樣，這是偉大的斯瓦米賜給我們的其中一件禮物，香味讓朋友們驚奇不已。

我們圍著小小的神壇坐下，歎賞那張照片！瞧！那張彩色大張的博伽梵．師利．沙迪亞賽巴巴相片上出現了一個藍寶石星！發出八道光線，就好像那是一條項鍊，上面有一顆藍寶石在祂喉嚨中央位置！消息傳得很快，很多賽家庭的人都來看這個上主的神蹟。」

在印度、非洲、錫蘭、以及其他國家，有幾千戶人家和公共祈禱廳，巴巴發出旨意，讓那兒的信徒從掛在牆上的相片得到有療效的聖灰。考文夫婦家中神壇也有聖灰，以下是一位懷疑者去考文家拜訪的經過，這位拜訪者名叫裘爾．里奧丹(Joel Riordan)，是一位好萊塢電影編劇：「我太太跟我說考文夫婦家裡的一張相片會生出灰來！她講完馬上就走開。這下她得逞了……在我面前故意勾起我的好奇心，我無法抗拒，星期天一早我就準備好去接受挑戰……我們跟隨希斯洛夫夫婦的車，超過一個小時，來到聚會的地方，我以為是一間離家三哩遠的教堂，我根本不會花時間去那種地方的。我在這裡幹什麼？……聚會的聲音傳出來，好像他們的手在打拍子配合唱誦的節奏，傑克．希斯洛當眾朗讀一封賽巴巴寄給他的信，並說那封不可思議的信沒有附郵票！我心想：「郵票脫落在郵差的袋子裡了」，我確定這個故事不只於此，可是我一心想看看那張相片，它在

那裡？為什麼我不能現在看？.....那一刻終於來到，我們獲准進入另外一間設有神壇的房間，賽巴巴的相片就在那裡，它在生出聖灰！

我試圖不引人注目，但一定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因為當我走近相片，從各種角度，正前方、上方、後方觀看時(我甚至假裝蹲下身去繫鞋帶，來查看桌子底下，看看能不能發現什麼詐術)，我看到女主人跟兩位年輕男孩講話，三個人看著我，我感覺到他們認為我會偷走相片或房間內其他東西，我面帶愧疚，立刻離開。」

在印度，有些了不起的占星術古籍，在南印度稱為 Nadi，在北印度稱為 Bhṛigu Samhita，裡面詳細記載了許多人的一生，甚至海外人士。負責保管這些古書的人代代相傳，遇到有人來詢問，便找出與他們的人生相關的那一部份讀給他們聽。已故的孟熙博士(Dr. K. M. Munshi)幾年前在吠陀學會的半月刊上寫過一篇文章，說這些手稿上面記載他的人生細節，令他驚駭不已，那上面有精確記載他會於何時、何地向他未來的太太求婚。哈里亞納邦前任首席部長 Sri Sharma 說，根據 Bhṛigu Samhita 的預言，他會在百善地尼樂園見到上帝的化身，Sri Sharma 說，他的一項工作是找出百善地尼樂園在哪裡。巴巴親切地歡迎他，並變出一個 Nataraja(希瓦神跳舞的形象)神像給他，讓他可以時時戴在身上。這些占星術古籍，若有提到巴巴，都稱祂是「三千大千世界之父；至高無上的醫生，以閃電般的速度治病；高等學術機構和醫院的創辦者」。

Sri J. P. Maroo 寫道：「我有一位家庭占星師，是尼泊爾人，他記得一部古代占星百科全書，叫做 Bhṛigu Samhita，的 15,000 句詩句，並能背誦和引用！去年十月，也就是 1967 年，他在回尼泊爾前來探望我，我問他在不久的將來會發生些甚麼突出的事情，他查閱 Bhṛigu Samhita，唸了一句詩文，詩文說：我會在 1967 年 11 月 4 日「得到神的具體化身的達瞻」！事情果然如預言所預測！巴巴於 1967 年 11 月 4 日來到 Usha Kiran 宮，來到我家，接受我的膜拜。」

巴巴於 1970 年 6 月在懷特菲爾德的布林達梵道場對一群來自美國三藩市和錫蘭的求道者開示，說：聖靈渴望與靈魂個體合一，就像靈魂個體渴望與聖靈合一一樣。祂說那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很像鐘乳石洞裡的鐘乳石和石筍，一個是從石洞頂端形成，往下長，另一個是從地面往上長，地面的石筍是從洞頂的鐘乳石每千年滴下一滴而形成的。巴巴用祂的手指來示範這個過程。祂對這個示範有些不滿意，於是揮手做出很長的扁平圓形運動，變出一個黑色圓形的石頭，石頭的重量讓祂的手像音叉般抖動，石頭是圓形的，平滑而有光澤，頂端和底端略扁，上面沒有甚麼記號。巴巴將它舉起，放在離嘴巴

幾吋之處，以至高的神力，輕易而優雅地在上邊吹出一個洞，洞的形狀像兩個相交的圓，交叉之處打開得很寬。深入洞內，兩個圓穴漸行靠近，試圖交疊在一起合而為一。巴巴用這塊石頭做比喻來表達祂的意思，然後將石頭送給其中一位名叫吉爾(Gill)的訪客。大約一年之後，吉爾偶然把這塊石頭拿給孟買 Juhu 區幾位印度友人看，他們告訴吉爾說，那塊石頭是一塊化石，叫做 Shaligram，印度人以之做膜拜用，讓吉爾大吃一驚。這件趣事是一位當時在場的男士 Howard Melvin 告訴筆者的。

另一項事實，讓我們感到巴巴的神奇，那就是他多面的人格，每個人都在祂身上看到自己要仿效的完美典範，大公司的經理在祂身上看到一位理想的策劃者和經理人；醫生在祂身上看到一位診斷和醫療技術臻至完美的專家；工程師或建築師在祂身上看到一位大師，用一支藍鉛筆就折服他們，並提供他們各種構思和設計，其中隨便一種都能以其美觀與實用性讓他們致富；音樂家在巴巴身上發現優美旋律與和聲的來源，有人稱讚巴巴的音樂才華，拿祂與蒂亞哥拉賈(Thyagaraja)相提並論，巴巴問他：「而你認為是誰教蒂亞哥拉賈音樂的？」；巴巴是詩人中的詩人，不但祂本身就是一個富於啟發性的主題，而且祂的談話、祂的魅力，讓埋藏已久的靈感之泉，湧現於詩中；哲學家能向巴巴學習如何用簡單、直截了當的方式表達其謎語般難懂的思維；巴巴臉部和眼睛豐富多變的表情，讓天才畫家遇到挑戰；演員向祂學到那些最能表達靈魂的細微音調變化；受過訓練的教師發現巴巴是一位精通全新的教育方法的專家。誠如博伽梵歌所言：「聖靈乃最好、最強大、最迷人、最明智、最高、最複雜難懂的存在；聖靈的化身也具有這些人格特質。」巴巴問舒爾曼：「魚哪能了解天空？」祂還在別處說過：「我集所有神明於一身。你可以盡你所能努力幾千年，全人類陪你一起追尋，但你還是無法了解我的實相。」

Bhagavan Das 在他的《Krishna, a study in the theory of the Avatars 克里希那——阿梵達理論探討》一書中，提到阿梵達在什麼情況下會降臨人間：「當假上師們得勢，把肉體升至心靈之上時；當低等的強烈情感和六種內在敵人或七種致命的罪業掌控了人類時；當野心、自私、邪惡支配了世界時，阿梵達即現身世間。這三種情況出現任何一種，就會有阿梵達降世。假上師若得勢，會有阿梵達降世，再度照亮心靈科學；當錯誤的情緒情感盛行時，會有阿梵達下凡，純潔而不喜歡出鋒頭，吸引了人們對祂的愛；當邪惡統治世界時，會有阿梵達下凡，糾正普遍存在的錯誤，並調整人類的宿命。」

我們看到巴巴集此三種角色於一身，祂是偉大的老師，以簡單而甜美的闡釋今日吠檀多哲學而名聲遠播；祂是偉大的施愛者；最後，祂是人類精神文明的偉大復興者。

P. Shankaranarayanan 教授在其《Sri Ramachandra 師利羅摩》一書中說：「為了讓人受到神的激勵並做出反應，神必須變成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有人的特質，卻具有神性。為了讓人變成無限，神必須把自己有限化。」這段話也可以套用在巴巴身上。

18. 結語

讀過這本關於巴巴的書和本系列前兩部的人，肯定會感受到強烈的衝擊而再也不是原來的人了。如果他認真看待書中介紹的人生觀，他就得接受挑戰，對自己證明其是真或是假，以讓自己滿意。巴巴光靠說一句：「Cancer(癌症) is cancelled (取消了).」就能解消癌症腫瘤。祂光是在祂的印度道場說一句：「No more fires! (不會再有火災了!)」就能撲滅墨西哥邊境 Kuchuma 山的那場森林大火。祂能變出一個小罐子，裡面裝的聖灰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祂只消簡單的觸碰一下，就能賜予人靈性狂喜。祂知道每個人的過去和未來。祂說：我們和祂無二無別，只因妄見才覺得自己有所不同。

〈出版者週刊〉介紹阿諾·舒爾曼的書《賽巴巴》：「沙迪亞賽巴巴自稱是阿梵達，神的化身，祂的超過六百萬追隨者來到祂位於南印度布達巴地的道場，坐在祂跟前，唱誦祈禱歌並祈求神蹟，巴巴回應他們的祈禱：祂治好那些無法治癒的病，變出東西和聖灰，支撐虔信者，說服懷疑者。」

我們常常會錯誤地視巴巴為一個跟我們一樣的凡人，忘記了祂就是那神性本質、真如自性，在每一個身體裡面。巴巴說過，祂和舍地賽巴巴都是同樣的真如自性的流露，巴巴與所有過去下凡過人間，以及今後將會下凡的阿梵達一而二。巴巴的信徒不分內圈與外圈，全人類都在祂懷抱中。無數人被祂吸引，而遠離了低等的慾望和激性情感，遠離了狂熱和冷嘲熱諷的態度。「賽」這個名號很快就會被裝飾在每顆心中。

布達巴地因祂誕生於該處而永垂不朽，百善地尼樂園是位於該處的道場。祂總是說：「我的寓所在你們的心中，我的百善地尼樂園在你們內部。」

巴巴的巴讚進入了無數家庭，城市裡不時有巡迴演唱，喚醒人們意識到神的榮耀。吾人可以用神的任何一種形象來敬拜巴巴，用神的任何一個名號來指稱巴巴。

祂的法力有如一道超越性的光線，照射到宇宙定律所不能及之處。祂召喚我們接近祂，抹去我們悲傷的眼淚——儘管我們犯錯、失敗。1962 那年，祂宣佈：中印戰爭不會持續到祂的生日那天，11 月 23 日。歷史事實是：中國軍隊於 1962 年 11 月 22 日晚上撤回至喜馬拉雅山以北。1965 那一年，由於巴基斯坦的入侵，大家都認為九夜節慶祝應該延期，巴巴卻宣佈會如期舉行。事實上，聯合國安理會於九夜節三天之前達成決議，發出停火令，並被接受。第五屆沙迪亞賽服務組織全印度代表大會原定於 1971 年

12 月 22、23 兩天在馬德拉斯舉行，當時電報滿天飛，詢問研討會是否延期，因為巴基斯坦於 12 月 3 日轟炸印度飛機場，接下去發生的事件似乎預示很快就會發生全面性的戰爭。巴巴說不會有戰爭，研討會如期舉行。結果戰鬥於 1971 年 12 月 17 日結束。

巴巴寓居在每個人心中。日復一日，祂聚集人們圍繞著祂，待之以以愛和慈悲。人們的身體疾病、心裡的憂慮、精神性疾病、經濟拮据、家庭不和、智力缺陷、事業挫折，祂一一處理，技巧之佳，從不失敗。

祂給人聖灰，因為那是所有東西的終極形體——亞歷山大大帝、拿破崙、希特勒，他們的野心，他們的帝國。祂以此來教我們「心無執著」，祂提醒我們世間的榮華富貴最終的宿命，以此來治好我們的貪婪和仇恨。

巴巴的無所不知，連舒爾曼那樣的懷疑者都不得不承認，因為巴巴道出他去日本學習禪佛教的事和其他細節。舒爾曼以為巴巴在炫耀從葛卡博士那裡收集來關於他的資訊，巴巴當場感知到這個想法，告訴舒爾曼說葛卡沒有給祂任何資訊，並繼續提到他太太的病，這件事沒有人知道。巴巴告訴他，是祂讓她的病在他登機去印度一週前消失的，讓他能及時抵達印度。巴巴是一本攤開的書，供所有人閱讀。祂是嚮導，也是目標。